天虹奇略

下卷

落雁遺策

孟青 著

「持天命之緣，渡江山奇才；
扶草莽真龍，造黎民萬福。」
瑤池聖意點示天機，諸葛遺策即將開啟？

天虹奇略 下卷 落雁遺策 孟青 白象

完成文天祥遺囑的李玄揚
一心只想與未婚妻平淡過日子。

然而命運捉弄，宋室後裔的消息竟是由
李玄揚口中透露給陰謀家，
導致趙氏血脈斷绝。

羞愧悲憤之餘，也決心誓殺紅蓮教主梅少龍。
五指峽中李玄揚血戰三大高手，
卻陷入九死一生，性命垂危。
生死一線之際，李玄楊再入凡界仙地落雁峰，
開啟了萬古第一軍師冰封千年的《乾坤奇略》。
而此時梅少龍卻與蒙古大將軍密謀，
欲將武林各大門派各個擊破。
一場武林浩劫一觸即發！

李玄揚該如何挽救武林危機，誅殺老謀深算的梅少龍？
瑤池聖意及諸葛遺言所提「江山奇才」與「草莽真龍」人在何方？

患難知己袁莫雲、未婚嬌妻孫羽珊，
古今難解的三角習題李玄揚又該作何抉擇？



9789865890216 00300
白象文化生活館
http://www.pcstore.com.tw/elephantwhite/
ISBN978-986-5890-21-6 NT$300


天機奇遇
下卷
落雁遺策
孟青 著
「持天命之緣，渡江山奇才；
扶草莽真龍，造黎民萬福。」
瑤池聖意點示天機，諸葛遺策即將開啟？

Author

孟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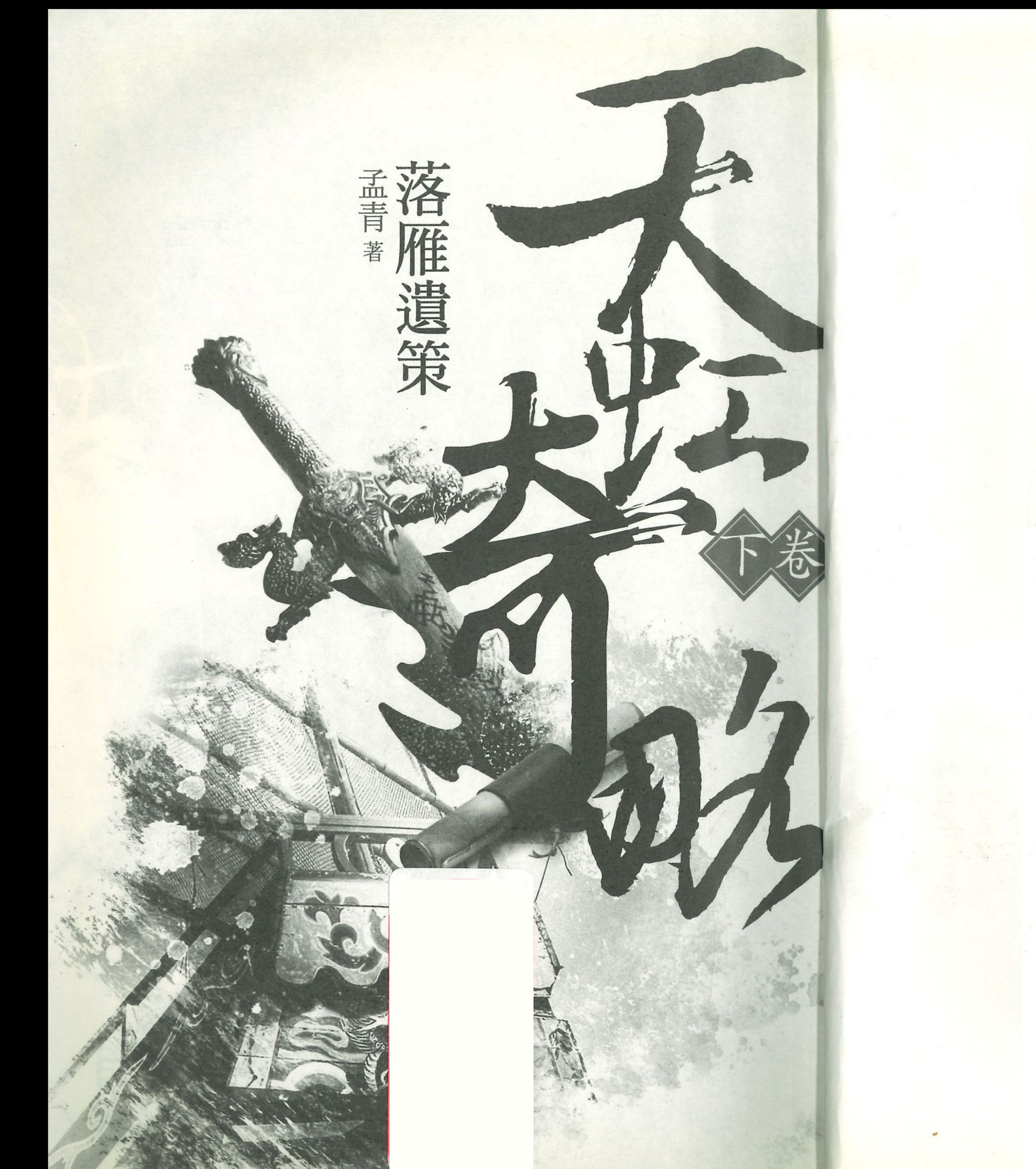
本名**郭茂盛**，台灣台南人，一九七三年生。

學歷　台南關廟國小、歸仁國中、台南二中、中國文化大學市政學系、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工學碩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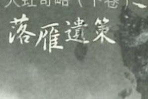
經歷　曾任職於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，並曾於國防部軍備局、透明房訊、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講授都市計畫專業課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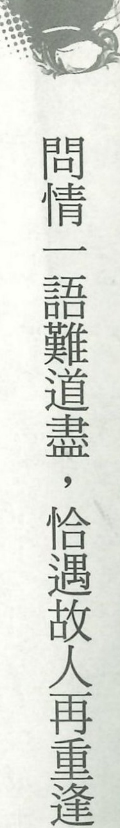
現任　永盛都市計畫事務所負責人、中國文化大學兼任講師、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顧問。

曾經撰寫過許多本計畫書、報告書……，現在，決定開始寫小說。


天虹奇略
落雁遺策
孟青 著
下卷

目錄





問情一語難道盡，恰遇故人再重逢

辭別了趙平後，李玄揚一行循路下山，沿途武功山景色奇幻絕美，此時李玄揚心境已與來時截然不同，心想總算完成文天祥臨終託付之江山重責，而趙平堅辭興復江山之重擔，則非自己所能改變。因此，待報知梅少龍有關宋室後裔之事，讓他們兩人自行協商議定後，自己便將這乾坤門寶藏祕密告知趙平指定之人，便可完成文天祥託付之事。如此想著，李玄揚心中更是喜悅，慢慢賞玩著沿途武功山的奇幻美景。

下山之後，李玄揚依著梅少龍當時所給的紅蓮教總壇路圖方位而行，數日之後，一行人來到紅蓮教總壇入口，見那入口戒備森嚴，數名紅蓮教徒來回巡邏護守。

見李玄揚一行人來到，一名紅蓮教徒朗聲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李玄揚輕聲回道：「在下李玄揚，想求見貴教梅教主。」

那名教徒喝道：「本教教主豈是你說見就見！」說話之口氣令人頗有不悅之感。

李玄揚本是一股怒氣上衝，但此時尋思心想：「罷了！他說得也對，如果尋常之人想見就見，那他教主還有威嚴麼！可這下該如何呢？」李玄揚突然想起梅少龍離去之時所給的那張路圖，並回憶起當時梅少龍曾說持此圖前來。

於是李玄揚由懷裡拿出那張路圖，遞給那名教徒說道：「這位小哥，此圖是梅教主給我，要我持圖來見他，煩你通報李玄揚來訪，有要事相商。」

那名教徒見圖上有梅少龍之字跡，立時轉為恭敬誠懇說道：「好好，諸位請在此稍候，我等馬上稟明教主。」隨後另一名教徒持著那張路圖，急忙奔去向梅少龍稟報。

李玄揚見那教徒一見梅少龍信物，說話態度立時不變，搖頭心想：「還差真多呀！實在是喜怒無常！」不由自己冷笑數聲。

四人等了約莫半個時辰，李玄揚雖已不耐，但為儘速完成這最後的交待，只好耐住性子繼續等候。不久通報之人回來，立即領著四人，前往紅蓮教總壇大殿。四人隨那名領路教徒，走了約莫半個時辰，一路行經數處小徑、溪流，才到總壇大殿，這時李玄揚才知方才為何通報時間如此長久。

大殿位於一處峽谷洞內，入殿之後，見殿內高約數丈，殿內四周熊熊烈火，照耀殿內亮如明晝，此時殿上高座紅蓮教教主梅少龍。

李玄揚四人入殿後，梅少龍連忙下階相迎，盛情說道：「李少俠光臨，梅某有失遠迎，請坐請坐！」隨後轉頭對一旁護衛說道：「快，快給李少俠等人看茶，記得備上等的大紅袍。」

李玄揚則說道：「梅教主無須多禮，在下依約來告知教主有關宋室後裔居處，李某另有要事，說完便走。」

梅少龍一聽有關宋室主之事，心甚歡喜，並說道：「既然來了，梅某自當讓李少俠嚐嚐這上等的大紅袍，略盡地主之誼呀！」

李玄揚直言說道：「梅教主，在下已經尋得宋室後裔，所以依上次武林大會群雄之議，特來告知梅教

主宋室後裔的消息。梅教主前次既已取得天虹劍，本該協助宋室後裔興復大宋江山，但是……。」

梅少龍聽他語詞停頓，問道：「但是怎麼了……，難道宋室後裔不知去向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，嘖嘖聲道：「這宋室後裔名叫趙平，玄揚已經尋得他了！但是我將文丞相託付持天虹劍號召天下，以興復江山之事告知他，他卻……他卻無意再涉及江山大業，所以特來向你報告此事。」

梅少龍聞言深思半晌，隨後鎖眉狀似憂心之樣，說道：「宋室後裔無意再涉江山大業！那他自然也無意出面號召天下人共驅蒙古，這可如何是好？如他無意出面號召天下，梅某取這天虹劍又有何意義？」

李玄揚見梅少龍憂心之樣，心想：「這梅教主邀集召開武林大會，技壓群雄取得天虹劍，武功不凡，他既有心扶持宋室後裔，說不定有可能再說服趙平興復大宋江山。嗯！還是讓他再去邀請趙平試試！」

於是，李玄揚說道：「梅教主，也許在下口才不好，也無王佐之才，所以不能說服趙平興復江山，不妨請梅教主再去相請，如果他仍是不願意，梅教主既是武林人士公認之天虹劍持有者，便看趙平對你有無授意，你再視他之意決定天虹劍之任務吧！」

梅少龍嘆道：「也只好如此！如宋室後裔無意號召天下勤王，屆時梅某再與李少俠共同號召天下，驅逐蒙古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臉色驟變，連忙說道：「別，別，別找我，我李玄揚不懂什麼國家大事，是因文丞相臨終託付，才涉入此事。任務既已完了，如果宋室後裔無意江山大業，便請梅教主自行定奪。天虹劍既是你的，就由你自己決定，別再找我李玄揚了。拜託拜託，我準備開個小館做點生意，可不想再爲這事煩心！」

梅少龍聞言大笑：「哈哈！好，好！李少俠小館開張之時，梅某屆時一定上門光顧。」

隨後梅少龍問道：「但李少俠一身好武藝，難道無意於江山大業？」

李玄揚搖頭說道：「我這身武功是在獄中無聊所練的，並不圖什麼江山大業，我在獄中十多年來不見天日，如今只盼與雙親團圓，與未婚妻終老。」

梅少龍疑惑道：「李少俠曾囚禁獄中，此話怎講？」

李玄揚想起孫羽珊曾告誡自己乃屬越獄之人，今後還是謹言慎行，勿提囚禁之因及越獄之事，以免無事惹出事端，於是回道：「唉！過去之事，還是別提了，免得心中不愉快！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哈哈，也對，也對，梅某失言了，失禮失禮！」

於是，李玄揚將宋室後裔趙平居處告知梅少龍後，梅少龍本是盛情預備設宴相留，但李玄揚因急欲尋親，不便久留，相辭而去，梅少龍便也不再勉強。

離開紅蓮教總壇的李玄揚，此刻心情格外舒坦，出獄後終於完成文天祥臨終託付之事，看在孫羽珊及袁莫雲眼裡，更是爲他高興。尤其那袁莫雲見李玄揚出獄後，除了心繫尋找未婚妻及雙親外，一心繫著與文天祥的臨終之約，對於李玄揚的重情重義，袁莫雲心中更是感佩萬分，眼下見他如此寬懷喜悅，心中暗自爲他慶喜。

這時，天真的阿永見李玄揚興奮地奔躍，也隨他一起狂奔吶喊，寒冬的日耀餘暉之下，只見師徒兩人的笑樂聲不斷，後方孫羽珊及袁莫雲亦步亦趨跟隨，並談論著李玄揚，見他師徒二人如此興奮，不由也是呵呵而笑。

一路上四人商討著如何藉由經商前往西域，以申請通關文件。於是四人先回臨安城神農堂的孫羽珊家中，與孫羽珊舅父洽詢如何進用西域藥草細節後，孫羽珊便計畫申請前往西域的通關文件，以協助袁莫雲千里尋夫。

這日，李玄揚與孫羽珊閒情雅致，卿卿我我的漫步在臨安大街，自小時李玄揚與孫羽珊分離後，再至兩人重逢，因李玄揚爲尋親及完成文天祥託付之事，一路上袁莫雲及阿永相隨，兩人少有獨處之時，更無今日般的卿卿我我。

閒步間，孫羽珊問道：「玄揚哥，你眞還要開小館做生意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那是當然，妳難道忘了，我們要讓那椒鹽排骨及紹興醉雞，千里傳香呀！」

孫羽珊嘆息說道：「可是，……可是……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可是什麼，難道妳不想……？」

孫羽珊無奈說道：「可是我們目前不知李伯母去處，你會這些廚藝嗎……？」

李玄揚恍然驚悟，自嘲說道：「對喔！我現在一點也不會廚藝……，這些都是娘的經典名菜呀！我實在太天眞了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玄揚哥也別氣餒，待尋得伯父伯母，自然可學這些廚藝！」

李玄揚嘆道：「只是天下之大，不知何時才能與爹娘相見，我實在很想知道他們現在究竟在哪兒？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我想伯父伯母應該終究會回沛坡村，我們離去之時已在你老宅內留下字條，伯父伯母若眞回來見了字條，你們便有機會重逢。只是眼下得先協助莫雲姊取得前往西域尋夫的通關文件，待申請

通關文件後，莫雲姊便可前往西域，我們再繼續尋找伯父伯母。」

這時李玄揚突然若有所思，似有心事。孫羽珊見他沉思之樣，似有所知，問道：「玄揚哥擔心莫雲姐？」

李玄揚卻不知如何回答，因袁莫雲見他囚禁獄中，人地生疏，遂一同陪他尋親，他也允諾袁莫雲於尋得雙親之後，將陪她千里尋夫。他更曾對袁莫雲說過，如果孫羽珊嫁人，袁莫雲尋不到夫，兩人便此作伴一事，如今天幸自己未婚妻常伴身旁，卻不知生死相識的袁莫雲，如尋不得夫君，又該如何。

心思細密的孫羽珊，見李玄揚如此悵然神思，心中自然明瞭，問道：「玄揚哥，你……你喜歡莫雲姐嗎？」

李玄揚聽聞孫羽珊此言，心中一怔，突然停下腳步，轉頭對孫羽珊說道：「珊兒，妳怎會這樣問我，難道妳認爲我對莫雲……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我只是想聽聽玄揚哥的心裡話……」

李玄揚憂心說道：「珊兒，實話對妳說，我不知對莫雲的感覺是什麼！但我要珊兒知道，我李玄揚在獄中千盼萬求，只奢望與妳重逢，今生今世也只渴望與妳終老，珊兒千萬勿疑！」

孫羽珊見李玄揚如此憂心正經之語，不由嫣然笑道：「玄揚哥，我知道你對珊兒的眞心，我沒懷疑，只是，想知道你對莫雲姐的感覺罷了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擔心珊兒懷疑我的眞心，我不能再失去妳了！」

孫羽珊笑道：「一個男孩子家說這等話，不怕被人笑話了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這是我內心真話，豈怕人笑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好，珊兒早就相信玄揚哥的眞心，珊兒無論如何再也不讓玄揚哥離開我了。只是……，羽珊想知道，如果莫雲姐眞尋不到她夫君，玄揚哥如何想呢？」

孫羽珊此言，倒是令重情的李玄揚陷入一陣沉思無語，孫羽珊見他這般沉思，終於對他與袁莫雲這段生死情緣，有更深刻的瞭解與體會。

便在李玄揚尷尬不知如何回答之際，遠處三個人影縱馬急馳於大道之上，朝兩人方向奔來，李玄揚見狀急忙抱住孫羽珊退開大道。卻見那馬奔至兩人數丈之處，忽然騰空飛來一條白影，踢落馬上之人，馬上之人跌落之時，手中一名男童應聲墜落，那男童正要觸地之時，白影人速如虹電，一把將那男童接於手中，放於一旁。

那落馬之人急忙站起，兩名同伴勒馬急停，一躍而下，其中一人對那名白影人氣憤喝道：「你是誰，膽敢在此多管閒事！」

那白影人說道：「洛玉波，這閒事管定了。」

一旁李玄揚及孫羽珊，一見洛玉波，兩人驚訝相望，脫口而出：「是洛叔叔！」

一聽對方乃洛玉波，那人厲聲說道：「玉面如來，洛玉波！數年前你親手滅掉血掌幫，今日我摩神天尊血沽刁，倒想領教你玉面如來的威名。」

洛玉波冷言回道：「血掌幫專門打劫強盜，擄掠婦女，無惡不作，自該絕跡江湖。你所謂摩神天尊也是擄人小孩嗎？」

血沽刁笑道：「眾生在世爲禍，我摩神將降臨，殺戮天下，奉我摩神者方能得救，我今帶這些小童回教內培育，乃是救他性命，你懂什麼！」

洛玉波聞言，轉爲氣惱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等專門拆人天倫，比起血掌幫更是罪大惡極，這等邪教留你在世上，只是爲禍蒼生。」

血沽刁大聲笑道：「哈哈，笑話！洛玉波你聽著，血掌幫只是泛泛之輩，你滅他全幫，天下人便以爲你是如來渡世救人，給你取這名號。但是，遇我摩神天尊，你這如來只好再去轉世了！」

洛玉波聽他輕蔑之語，冷毅之語回道：「洛玉波封掌多年，只爲一女子；今日掌風再出，誓取你等之命，只爲天下蒼生！」

血沽刁一句「誇口！」，拔劍直刺洛玉波，洛玉波側身閃過，見那劍鋒來到眼前三寸之間，氣聚於指，運勁點撥血沽刁劍身，血沽刁只覺虎口一震，勁力卻如崩山裂地一般宏大，手中長劍落地，跌了個踉蹌。

此刻血沽刁臉上驚慌駭然，心中顫抖，便對兩名同伴喝道：「快上，別留他性命！」

那兩名同伴立時提劍而刺，一前一後夾攻洛玉波，劍風迴旋之間，雖有亂石崩雲的劍勁，但劍法參差紊亂，破綻連連，如與一般劍客比鬥，自是威力萬鈞，可洛玉波何等高手，一眼便瞧出兩人劍路。

數招過後，只見兩人劍鋒運勁直刺洛玉波胸口，洛玉波一個縱身飛旋，連續兩掌拍落兩人胸前，「啊！」的驚恐聲中，兩人應聲飛出數丈，口吐鮮血立時氣絕。

便趁洛玉波縱身飛落之時，血沽刁運起畢生功力，趁機威力萬鈞一掌，偷襲洛玉波後方背心，那掌劈中，洛玉波必是重傷。

千鈞一髮之刻，洛玉波聞風聽波警覺，雙腳正要落地之時，連忙運勁一個彈步再起，空中一個翻身，便在這電光石火的瞬間，絕學「迴雲掌」竟能夾帶氣勁應式而出，與那血沽刁雙掌砰然互擊，血沽刁只覺胸口一震，竟口吐鮮血。

一旁的李玄揚當年曾蒙洛玉波傳授三式迴雲掌，自己只知勤練武功可保護孫羽珊，幼小的他不懂武學根基，因此不知洛玉波武功境界。如今自己已是絕等高手，此番見洛玉波如此身手，竟不由讚嘆道：「原來洛叔叔武功這麼高強！」

血沽刁受傷後，仍是勉力說道：「好個洛玉波！今日血沽刁要讓你見識我摩神教的神威。」話畢，血沽刁氣提眞元，目光猙獰之狀，五指爲爪，撲天狂掃洛玉波，氣勁威猛，令人窒息。

洛玉波左右避閃，出招應敵，數十招後，洛玉波再顯身手，反掌收氣，掌風勁如雲動，由一化百，以飄忽之路破風急速而來。

血沽刁見狀猛提眞元，全力應掌，雙掌再次砰然互擊，此番洛玉波氣勁非凡，血沽刁「啊！」一聲，震飛數丈，含血噴天，五臟俱創落地呻吟。

隨後洛玉波走上前，冷言對著血沽刁說道：「留你殘命，回去告訴你們當家，擄人孩童，罪大惡極，來日洛玉波誓滅你摩神教！」

血沽刁起身，拖著苟延的性命離去之時，仍是對洛玉波說道：「你會後悔今日放了我，我摩神教，今

後誓殺你玉面如來，你等著！」

洛玉波冷然而立，並無答話，見那血沽刁離去後，回到那男童身邊說道：「快去，你娘正急著找你不到，在那！」

洛玉波指著遠處正在苦喊尋找親兒的母親，那男孩童一見遠處母親身影，當下嚎啕而哭，急奔而去。

洛玉波轉身便要離開，這時後方一句「洛叔叔！」吶喊之聲，洛玉波回頭一望，見一對男女走來，洛玉波卻不相識。

洛玉波疑惑問道：「我認識你們嗎？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洛叔叔，你不認得我們了嗎？」

洛玉波勉力回想，一副無奈說道：「抱歉，實在想不起來何時認識你們！」

孫羽珊嘻嘻回道：「洛叔叔，我是羽珊呀！你忘了嗎？」

洛玉波聞言，恍然憶起，驚訝說道：「妳是……羽珊！妳是羽珊！」他仔細端詳一下，說道：「都長這麼大了，我倒眞是認不出來了！」

洛玉波看著一旁的李玄揚，端詳一會後，說道：「那這俊俏小公子哥兒，不就是當年，一心想保護我們羽珊的玄揚老弟囉！」

李玄揚一旁聞言，靦腆笑道：「洛叔叔，我是玄揚！沒想到今日在此與洛叔叔重逢，眞是萬分高興！」

洛玉波道：「數十年不見，沒想到你倆長得這麼大了，洛叔再見你們，也是相當高興。只是，沒喝到你們喜酒，就可惜了！」

孫羽珊嬌羞回道：「洛叔，我們還沒成親啦！」

洛玉波頓時疑惑，調侃問道：「還沒成親！兩人青梅竹馬到現在，都這麼大了還不成親，還要騎竹馬到何時呀！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哎呀！洛叔叔你不知啦，我和羽珊也是最近才重逢，還未商議婚嫁之事！」

洛玉波疑惑問道：「最近才重逢，此話怎講？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唉！洛叔，這事說來眞的話長！」

洛玉波打斷話道：「既然話長，咱邊走邊聊，我得快回客棧，免得小瑩見我久去未回而心慌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，我們與洛叔叔同去客棧，走吧！」

一路上，李玄揚將自己當年用洛玉波所授迴雲掌，擊斃蒙古世子列里哥，而後被囚十多年，因緣越獄而出，再與孫羽珊相逢之事告訴了洛玉波。

聽了李玄揚遭遇，以致與孫羽珊分離十多年之苦，洛玉波搖頭嘆息，仍是笑道：「蒼天用分離考驗了你們的感情，但你們堅如磐石的眞情，終究不懼任何考驗！而我洛玉波，正身在這考驗之中。唉！我不懂男女眞情，卻須面對這眞情的考驗！」

孫羽珊聞言，深感興趣說道：「洛叔叔此話又怎講？」

這時，一名女子在客棧門口，見洛玉波回來，喚道：「哥，你回來了，才想說哥哥不知何時回來！」

那女子走到三人面前，孫羽珊及李玄揚見狀也是驚訝不已，孫羽珊說道：「洛叔，這不就是那日你相救的大姐姐！該不會你們……你們也成親了嗎？」

那女子模樣天眞的問道：「成親？哥，成什麼親呀！」

洛玉波對孫羽珊兩人說道：「是，她便是那日妳所救治的江瑩，但我們並未成親！」

孫羽珊一眼便瞧出江瑩眼神有異，端詳半晌後，對洛玉波關心問道：「洛叔，江姐姐是不是有什麼不對勁之處？」

洛玉波聞言一怔，回道：「羽珊好眼力，一眼竟能瞧出小瑩情形！」

李玄揚一旁說道：「洛叔，不是好眼力，羽珊現在可是了不起的神醫了！」

洛玉波一聽「神醫」，心下又驚又喜，連忙問道：「羽珊……妳懂醫術？」

孫羽珊靦腆回道：「玄揚哥太誇了，亂稱什麼神醫的！羽珊只是鑽研醫理，希望行醫濟世而已，哪是什麼神醫！」

洛玉波說道：「既如此，煩請羽珊幫我看看小瑩之症！洛玉波此番經人推薦，特來臨安城神農堂求名醫診治，奈何神農堂神醫已經離去，本想明日起程前去襄陽再尋名醫。今天幸遇羽珊，還要勞請羽珊爲她診治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嘻嘻竊笑，隨後說道：「洛叔，你要找的神農堂神醫，恰恰好，正是你眼前這位姑娘！」

洛玉波驚道：「羽珊……，妳……妳便是神農堂神醫，唉呀！如此恰巧。」

孫羽珊又是嬌羞道：「都說不是什麼神醫了，玄揚哥，你不要再如此亂稱呼了，自誇你未婚妻神醫，不是讓洛叔笑話麼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心有不甘，正色說道：「我李玄揚從不誇言，實話實說，哪有亂稱！像劉大叔之妻的十數年絕症，無人能醫，不也是珊兒治癒，連劉大叔都稱妳是菩薩派來的，我哪有誇言！」

孫羽珊見他如此正經地誇讚自己，不由笑道：「好！謝玄揚哥讚美與抬愛，但是咱們在洛叔面前，總是謙虛點吧！」

洛玉波見他倆如此甜蜜之語，說道：「羽珊，看來我們玄揚老弟相當疼妳護妳，妳也就別再推卸這個世俗名號了！老實說，洛玉波也是經人推薦來此尋神醫，可見妳的醫術精湛已是聲名遠播，就無需再自謙了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倒是讓洛叔見笑了！……對了，江姐姐是何病症，我觀她眼無神韻，偶呈呆然之狀，似乎不像那日的江姐姐，難道……驚嚇過度或……失憶！」

洛玉波聞言，目光登時轉亮，驚道：「對！羽珊，妳……妳……妳真是神醫，好神準的醫術，一眼便可看出小瑩就是失憶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此症少見，羽珊治過病患曾有一例，師父當年傳我之醫書，也曾有數種失憶病徵之記載，因此羽珊一看便如此猜測。」

洛玉波說道：「我這七、八年間，走遍大江南北尋訪名醫，以求救醒小瑩，但所有大夫均束手無策。

而十多年前，我與小瑩，唉！那時還是清醒的小瑩，我倆曾前往紫雲洞山，尋找一位絕靈聖手仁齋仙，前來煙波山莊治癒她父江莊主之病。洛某本想再尋仁齋仙診治小瑩，但去他故居之時，其鄰居老婦卻告知，仁齋仙自與我前去煙波山莊後，自此未回。因此，洛玉波便帶著小瑩，四處打聽仁齋仙消息，卻毫無音訊。後來經人推薦，才來臨安城的神農堂尋訪，卻在此巧遇你們！」

孫羽珊本想打斷洛玉波的話，後來還是靜靜聽完洛玉波說完後，回話說道：「洛叔，你所說的絕靈聖手仁齋仙，正是羽珊師父！」

洛玉波聞言，內心激盪不已，他一生縱橫天下，卻爲江瑩而動情，而畢生心境豁達，少有感動的情思，如今千里尋訪多年的神醫，竟在此聽聞他的訊息，內心不由激動萬分，隨後說道：「歷盡萬里塵沙，尚難如願，如今不費吹灰之力，神醫竟在眼前，唉！或許真是蒼天憐憫我洛玉波吧！」

李玄揚聽聞孫羽珊師父仁齋仙之名，疑惑問道：「絕靈聖手仁齋仙，珊兒，我怎不知妳有這位師父？妳不是自己研讀醫書的嗎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自己研讀醫書，哪能如此便可濟世。唉！玄揚哥也知，羽珊自幼熟讀經絡及藥草典籍，自玄揚哥被蒙古人捉去後，忽有一日，咱沛坡村上來了一位神醫，便是師父仁齋仙，他雲遊四海經過咱沛坡村時，見隔壁王大叔雙腿殘疾，竟然妙手治好王大叔那十多年的腿疾。羽珊當下詢問所用藥草爲何，師父見羽珊小小年紀如此熟知藥草，便細細爲我解說，後來師父見我與他有緣，便在沛坡村住了數月，收我爲徒，盡將畢生所學傳授予我，因此羽珊醫術才更精進，後來便在此臨安城開立神農堂，行醫濟世。師父離開沛坡村後，曾言要往南疆一帶而去研究藥草，從此絕跡江湖。」

洛玉波仔細聽完後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日仁齋仙離開煙波山莊後，便經過離煙波山莊不遠的沛坡村，才與羽珊相識，今日再遇仁齋仙傳人，實乃小瑩之福。」

孫羽珊客氣說道：「洛叔先別期望過高，羽珊尚未診斷，也不知能否治癒。讓我先看看江姐姐之症再說，走，咱先前往江姐姐客房讓她平躺，我再來把脈診斷。」

於是，洛玉波帶著江瑩，領著李玄揚及孫羽珊兩人，前往江瑩的客房。而江瑩只是像個小女孩一樣，乖乖的聽從洛玉波的吩咐，平躺於自己的床榻。

此時，孫羽珊仔細為江瑩把脈，數度查探江瑩眼神，並問話請江瑩回答，江瑩紛紛依孫羽珊之言照做，查探了半個時辰後，孫羽珊輕聲的對江瑩說道：「江姐姐，妳現在閉上眼睛，不要張開喔！」

江瑩眼神看著洛玉波，問道：「哥，女大夫要我閉上眼睛喔！」

洛玉波英雄俠骨，竟也有柔情似水一面，輕聲對江瑩說道：「對，小瑩乖，聽女大夫的話。」

於是江瑩閉上雙眼，一直不敢張開，不久便不知覺的睡著了。

見江瑩睡著後，洛玉波心急問道：「看出甚麼端倪否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羽珊初判應是壓迫性的暫時性失憶。洛叔，你可以告訴我為何造成此現象嗎？我好正確判斷。」



歷盡滄桑繫情緣，神醫傳人顯絕學

俠骨柔情的洛玉波，緩緩坐下，喝了一口茶，輕嘆一聲，細細說道：「唉！事情說來還真是話長，這便是洛玉波方才所言，我所必須面對的真情考驗！」

這時李玄揚也挪了張椅凳，坐於洛玉波身旁，準備靜靜聆聽。

洛玉波繼續說道：「當年我救她回煙波山莊後，其後煙波山莊又經幾番波折，洛玉波便客居於煙波山莊，與小瑩相處一段時日。但洛玉波一生飄泊四海，內心不懂男女真情，心清如水，自也未動真情，豈料小瑩對我應是日久生情，將她對愛人羅俊的依賴習慣，移情於我。而我洛玉波在感情上彷彿木頭，豈能懂小瑩已漸移情於我，所以待煙波山莊平靜後，洛玉波自然告辭而去。」

孫羽珊問道：「洛叔喜歡江姐姐嗎？」

洛玉波靦腆笑道：「當年確實不懂何謂喜歡，現在卻懂了！」

孫羽珊也笑著調侃他說道：「洛叔你這呆頭鵝，懂了卻遲了！那後來呢？」

李玄揚則是一旁竊笑，沒想到洛玉波這樣英姿冷然之人，面對男女真情，卻也是這般柔情靦腆。

洛玉波繼續說道：「唉！就因當年我不懂，她也未提示我，我們就此錯過了！可是，……卻為了我開導過她的話，她為了歷盡水火去找回這段因緣，竟遠赴千里之遠的台灣島玉山峰尋我，不料……不料卻失足墜落深谷……」

一聽墜落深谷，孫羽珊眼神訝異，思索之後說道：「墜落深谷……原來如此！難怪江姐姐會稱呼你哥，原來是失憶了，後來呢？」

洛玉波說道：「她自墜落深谷後，與她同行的武雲到處尋不著她的行蹤，因此江莊主便以為她應是凶多吉少，他夫婦倆幾乎哭斷肝腸，過了兩年，我再度造訪煙波山莊時，才知此事。」

說到此處，洛玉波深深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洛玉波飄泊之人，竟蒙小瑩垂愛，為我喪命，竟又屍骨無存，我洛玉波怎能不動波心，立誓尋得小瑩厚葬，於是立回台灣玉山峰，動員我派上下及山中部落友人，全力尋找，豈料竟在一處山宅，發現大難不死的小瑩。原來當年小瑩墜落深谷叢林後，幸有一對老夫婦路過之時，見一旁垂死的小瑩，便帶回家中醫治，沒想她大難不死，性命因而得救，但卻完全失去記憶，可能因跌落山谷時，腦部受創嚴重，完全失去記憶。因此，此刻的小瑩，已完全不認得我洛玉波，及她爹娘。但為醫治她的病症，得江莊主允許，洛玉波便此帶她走遍天涯海角，尋名醫診治，但卻無人能治癒她失憶之症。」

孫羽珊聽完，感嘆說道：「原來洛叔的感情也是歷盡滄桑呀！」

洛玉波感性說道：「為她，我動了真情，只盼她能重拾往日記憶，還她爹娘一個原來的小瑩，則洛玉波心願足矣！」

孫羽珊認真問道：「如果江姐姐識得往日的你，洛叔會與她從此相伴嗎？」

洛玉波不知何回答，靦腆說道：「羽珊問得我不知如何應答，唉！如果她還願意，洛玉波願今生與她共遊天涯！」

孫羽珊聞言，內心無限感動，眼神卻看著李玄揚。而李玄揚見孫羽珊眼神望著自己，一時不知所措，一臉無辜模樣，卻不知孫羽珊心中之思，也盼能與李玄揚從此相廝相守，不再分離。

這時洛玉波關切問道：「羽珊，妳看過病症後，是否能治癒？」

孫羽珊心情沉重，嘆了一口氣，緩緩說道：「洛叔，羽珊不瞞你，實話對你說吧！江姊姊應是頭部碰撞之血瘀，於腦內壓迫筋絡導致的失憶之症，如果當年緊急以活血化瘀之方內服順氣通血，或許能化去血瘀，不致如此。但時隔多年，如今單以活血化瘀之方，也無濟於事了！」

洛玉波聞言，心知應是無解，雖有失落之感，但仍樂觀面對，淡淡說道：「也是緣分了，看來，我真無法還她爹娘一個原來的小瑩！」話畢，洛玉波默然端視江瑩清晰的臉龐，堅毅深情的眼光中，是英雄的俠骨柔情，也是莫可奈何的聽天由命！

孫羽珊見洛玉波深情之樣，心下不忍，對洛玉波說道：「洛叔，雖說單以活血化瘀之方無濟於事，但輔以一帖猛藥，或許尚有治癒的轉機！」

洛玉波沉思的心情，忽聽此言，登時眼光轉亮，企盼的眼神看著孫羽珊說道：「羽珊，依妳之意，有救？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一線生機，但羽珊也難保是否能治癒！」

洛玉波喜悅之情溢於言表，說道：「一線生機，總是一線生機，過去訪遍天下名醫，均是束手無策，如今有此一線生機，終是機會因緣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洛叔，可是，方才羽珊說這是一帖猛藥，暨是猛藥，便是傷害頗大之勁力，恐洛叔不

忍！」

洛玉波聞言，猶豫說道：「傷害頗大，……傷她還是傷我？若是傷我，洛玉波縱是殞身殉命，也會爲她奔走。不過……若是傷她……，倒想聽聽傷她情形爲何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要治癒江姐姐病症，必須將她顱內血瘀化去，但由於時日過久，除了內服活血化瘀藥方外，須以最極端方式，讓她腦內瞬間大量充血，以鬆動血瘀凝塊，如此，活血化瘀之藥方有療效。」

洛玉波說道：「既如此，如何傷她？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要讓她腦內瞬間大量充血，洛叔可有方法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這……難不成要再重擊一次，不……若再重擊頭部則傷害過大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重擊雖可，但性命危險，不可用此法。因此，羽珊所知，也只有另外一法能試。」

洛玉波心急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

孫羽珊嘆氣說道：「唯一之法，讓江姊姊再承受一次她記憶中最大的恐懼驚嚇，如此將會腦際瞬間充血而昏厥，也是唯一可將血瘀凝塊鬆動之法。但是，要讓她再次承受畢生最大的恐懼驚嚇，只怕洛叔不捨！」

洛玉波聞言，沉思無語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尋思暗想：「也僅有此法能再讓小瑩回復記憶，不損身體，但……讓她再承受驚嚇，她可承受得住！」

幾經內心掙扎後，洛玉波嘆道：「看來，也只能一試，畢竟我不能讓她失去自己回復記憶僅有的機會。但……該如何讓她驚嚇，羽珊可有方法？」

孫羽珊問道：「洛叔可知江姐姐畢生，最爲恐懼或驚嚇之事物？」

洛玉波認眞思索半晌後，推測說道：「黑衣人……，對，黑衣人，我與她第一次相遇之景，應是她最恐懼驚嚇的經歷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得再演一場戲，讓江姐姐重新身歷其境，喚起她最深處潛藏的記憶，重新經歷一次恐懼驚嚇，以激化腦血的運行。只是，到時洛叔會相當不忍見她如此惶恐無助。」

洛玉波一陣默然，內心果然不捨江瑩再次承受那樣的驚慌，但爲江瑩，經一番沉思後說道：「眞若如此，能喚醒她，洛玉波即便心上一刀淌血，也不捨棄這一絲的機會。如果可以，便依羽珊之言一試。」

孫羽珊問道：「當時她驚嚇之地位在何處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煙波山莊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好，便去煙波山莊。我明日先準備幾帖活血化瘀藥草，讓江姊姊先服用，三天後我們便陪洛叔動身前往煙波山莊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好，如此說定，洛玉波在此先謝過羽珊及玄揚老弟。」

於是，李玄揚及孫羽珊兩人，告辭洛玉波回家後，數日之後，一行人便會合出發前往煙波山莊。

一行人來到煙波山莊，江天雨夫婦一見寶貝女兒江瑩，高興地上前緊緊抱住她，但江瑩只是淡淡的說道：「爹，娘。」

冰冷無情的言語，聽在江天雨的耳中，已知江瑩的失憶之症仍未好轉，否則如是當年完好的女兒，此

番久別一見自己，必是高興地撒嬌；但雖是冰冷無情的天真言語，仍是自己心愛的寶貝女兒，緊緊擁抱之時，江天雨總能回憶過往歷歷在目的江瑩身影。

突然，江天雨驚覺還有其他客人，連忙回身招呼眾人，卻見李玄揚等，驚訝說道：「這……這不是李少俠麼！稀客稀客。」

李玄揚拱手作揖回道：「看來與江莊主有緣，又再次相見了。」

洛玉波疑惑說道：「你們認識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是，幾面之緣，在武林大會上與江莊主相識。」

江天雨說道：「李少俠英雄少年，非但蒙文丞相信任託付大事，而且武藝高強擊退蒙古高手，乃我漢族才人，怎能不識。」

洛玉波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沒想數年不見，玄揚老弟還眞能保護雨珊了。」隨後洛玉波對江天雨說道：「不過此番請玄揚老弟前來，乃因羽珊姑娘已有治癒小瑩之法，故前來山莊與江莊主共議。」

江天雨聽聞有醫治女兒之法，內心激動萬分，連忙來到孫羽珊身邊問道：「瑩兒之病能救，瑩兒之病眞能救？」

孫羽珊連忙說道：「莊主先莫期望過高，羽珊只是盡力而爲，能不能治癒我也不是十分把握，只能試試。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好，好，只要有方法，便是機會，便有治癒可能，江某還是在此先謝孫姑娘大恩大德。」

於是，孫羽珊便將那日對洛玉波所說之法，告訴江天雨夫婦，兩夫婦聽得愛女須再次承受那樣的恐懼，心中十分不捨，但又無奈，若非已是黔驢技窮，否則誰也不願見那悽楚可憐的江瑩，再次歷經那恐怖經驗。因此，江天雨夫婦也贊同此法，只爲期望喚回一個完整的寶貝女兒。

江天雨夫婦既然贊同，孫羽珊便說道：「接下來，這場戲如何演，才能讓江姊姊逼眞的親歷當時情景，我們得先籌劃，否則無法使她驚恐懼怕，仍會功虧一簣。」

洛玉波便將當日與江瑩相遇情景，詳細告訴眾人，江天雨也將當時回莊所見之慘狀，傷感的重述一次。眾人雖不知當日實際情景，但孫羽珊聰穎，聽此事件原委及現場位置拼湊後，逐漸還原當時過程，雖非完全相同，但實有八、九分與當日情景相符。

因此，眾人經一番商議後，決定由李玄揚喬裝黑衣人，武雲、袁莫雲則喬裝已死去的羅俊、歐陽秀模樣，由兩人在莊內先與李玄揚搏鬥，並佯裝身亡後，再由李玄揚一路追殺江瑩直往當時洛玉波救她之地。

如此商議已定，眾人便依計而行，各自準備衣裝，並依孫羽珊所編劇本套練劇情，以求逼眞。

第三日午夜時分，月懸高空，一樣的煙波山莊，今夜寒風格外沁骨，顫抖的慈父心，將忍痛目睹愛女的無助驚恐，卻不能相救呵護；惆悵的俠骨情，須冷然等待摯愛之人驚慌狂奔，卻只能心上捨得。

兩個深愛江瑩的男人，獨立夜色之下，任憑刺骨寒風無情，心中卻只有一個共同的期待，只盼今夜過後，一切晃如噩夢一場，江瑩還是以前的江瑩！

這場戲，終在孫羽珊的細心策畫下，正式上演。寂靜的午夜，武雲喬裝的羅俊，碰碰的擊門聲響，驚醒了正在熟睡的江瑩，武雲闖入房內，驚慌急促說道：「瑩妹，快走。」抓了江瑩便往戶外急奔。

只見江瑩跟在武雲背後一臉驚惶，便在這時，一個黑衣蒙面人，正是李玄揚所喬裝，攔在兩人面前。江瑩一見黑衣人，登時淒厲「啊！」的尖聲哭叫，聽在慈父慈母江天雨夫婦的耳裡，心碎了！但卻只能獨坐房內，無助落淚！

見黑衣人李玄揚攔路，武雲喬裝之羅俊護著江瑩，與李玄揚過招數回之後，袁莫雲喬裝之歐陽秀趕來，共同圍攻李玄揚，隨後武雲大喊：「二弟，快帶瑩妹離開，快！」

這時江瑩已是驚恐不已，渾身發顫，袁莫雲拉著江瑩，往大門奔去，武雲則佯裝被李玄揚擊斃。

李玄揚快步追來大門，攔下兩人，說道：「今日你們別想活！」此話一出，神情驚恐的江瑩已是站身不住跌坐於地，袁莫雲連忙拉起江瑩，大聲說道：「小姐快逃，快逃，逃得越遠越好！」

江瑩聽她之言，掩面哭號的往外狂奔而去，暗夜中，無意識地驚慌尖叫，往當年同一條路徑奔去，見江瑩奔去不久，李玄揚尾隨而追。

看著李玄揚追去已遠後，袁莫雲卻因難過不捨而哭了出來，一旁啜泣。這時，孫羽珊、武雲及哭紅雙眼的江天雨夫婦，也趕來大門等候。

只聽得孫羽珊說道：「江莊主，眞對不住了，讓你愛女承受這樣的劫難！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孫姑娘快別如此說，畢竟都是爲了瑩兒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現在只等洛叔帶回江姊姊了。等會兒他們回來後，讓江姊姊躺臥床上，羽珊得去準

備一帖猛藥。成功與否，便看此藥了！」於是，心情沉重的孫羽珊，也是不捨江瑩如此驚慌，獨自心傷退去。

一樣的月色，一條單薄的女子身影，暗夜哭號奔馳，後方一個蒙面黑衣人忍心逼命而追。

暗夜之下，只見另一條超卓冷然的身影，默然靜立暗夜之中，見那單薄女子悽楚之狀奔來，只能一旁袖手無語，卻心中暗暗立誓，今後即便水裡來火裡去，窮盡一己之命，也要傾力護衛那女子周全。

來到熟悉的地點，一樣的位置，黑衣人一個騰空而躍，攔住了單薄無助的江瑩，江瑩一驚跌坐於地。月光下那條超卓冷然而靜立的人影，心上一陣抽動。

黑衣人冷冷說道：「受死吧！」一掌舉起，佯裝使勁往她天靈拍去，江瑩一聲大叫「啊！」，反射性地緊閉雙目等死。

正在此刻，月光下那條超卓冷然的身影，一手抓住黑衣人之手，佯裝使勁推開黑衣人，黑衣人借力退了數步。

江瑩睜開雙眼，見洛玉波挺然站立眼前，驚恐的目光中，隨著嘴裡一句「哥！」後，全身虛軟昏厥於地。

見江瑩確已昏厥，李玄揚掀開蒙面黑罩，說道：「洛叔，剛剛眞對不住了！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玄揚老弟，也眞難爲你了！現在……，只看蒼天了，走吧！」

於是洛玉波抱起昏厥的江瑩，緩緩走往煙波山莊。同樣的抱著江瑩，同樣的月色下行走，十多年前只

是因緣相救，這次，卻是無盡的殷殷企盼，只盼江瑩一覺醒來，已是原來的江瑩。

回到煙波山莊後，洛玉波依孫羽珊之言，讓江瑩平臥床榻，一旁江天雨夫婦，無助又心疼地看著心愛的掌上明珠，淚卻依然流著。

這時，只見孫羽珊端來一碗熱酒進房，走到床榻之旁，將手中一包粉末及那碗熱酒遞給洛玉波，說道：「洛叔，……這是奪命散，……這帖猛藥過後，就看天意了！羽珊也是盡力！」

洛玉波取過那奪命散粉末，端過那熱酒，堅毅說道：「無妨，如果無法治癒，洛玉波還是會天涯海角帶她尋醫。……還是謝謝羽珊了！」

見洛玉波如此為江瑩真情執著，看在江天雨的眼中，既是感謝，又是感動。自己愛女雖是千里尋找洛玉波而變得如此，但當年以為江瑩已死的哀傷，終是俠骨柔情的洛玉波急回台灣島，費盡千辛萬苦尋得江瑩，又為治癒江瑩失憶之症，也是洛玉波帶著江瑩，天涯海角四處求醫。

因此，在江天雨的心中，只盼江瑩醒來，得與洛玉波這樣的英雄共譜佳話，也了身為人父內心最深的期望。

只見洛玉波餵過江瑩藥方後，江瑩仍是昏迷不醒，沉睡床榻之上。時已夜半時分，眾人便各自回房安歇。

天亮之後，耀眼的晨曦，喚醒一夜輾轉難眠的心靈，江天雨夫婦整夜守護江瑩，此刻撐著仍是疲憊的

身體來到床邊，卻不見她任何動靜。隨著漸昇漸高的冬陽，心中的忐忑更為難安，憂的是愛女尚未清醒，怕的是醒來後的江瑩，還是那冰冷無情的天真江瑩。

時過正午，孫羽珊依舊煎煮活血化瘀藥方讓江瑩服用，江瑩依舊未醒。直到日落黃昏，殷切的企盼，漸轉為沉重的失落。薄暮之下，洛玉波一人獨立庭院之中，腦中靜靜飄過與江瑩的種種回憶。

這時，只聽江瑩房內傳來江天雨的喚喊聲：「瑩兒，瑩兒，妳終於醒了！」

房內奔出一條人影，正是武雲高喊：「小姐醒了，小姐醒了！」

孫羽珊、李玄揚及袁莫雲三人，連忙進入江瑩房內觀看究竟，但情緒複雜的洛玉波，卻靜靜兀自樹下靜思，沉澱心情，如果醒來後的江瑩，記憶仍未復原，他將如何安慰失落的江天雨夫婦，今後，又該如何！

而在房內，江天雨扶著愛女江瑩半臥，卻見江瑩眼神呆滯，軟弱的餘光看著屋內眾人。

江天雨憂心叫道：「瑩兒，瑩兒，可別再嚇爹了！」

江瑩氣若游絲的說聲：「爹，……」經昨夜的驚嚇後，思緒天旋地轉，卻無力再言。

眾人雖聽得她開口叫「爹！」，卻不知她記憶是否復原。畢竟失憶的江瑩，同樣如此喚著江天雨。

大覺初醒的江瑩，只覺天旋地轉，意識迷離而模糊，眼前的一景一物，似乎不是她所熟悉的情景，李玄揚、孫羽珊、袁莫雲，這些陌生的身影既模糊又清晰，加上虛弱的身軀，她仍失神疑惑呆視著。因此，憂心的眾人，仍然不知江瑩是否回復記憶。但見她眼神呆滯無語許久，眾人心中更覺不妙。此時，房內氣

息凝結，鴉雀無聲，顫抖的心跳聲，卻聲聲敲在每人的心扉。

這時，薄暮的餘光，映射一條挺然的身影入房，緩緩走向房內而來，江瑩眼雖呆滯，餘光卻可見那地上躍動的人影。

那人影來到門邊，卻見一條挺然身影倚門而立，虛弱的江瑩，模糊的目光，卻在那眼眸餘光映入那條身影的瞬刻，猶如黎明破曉的晨光，喚醒一夜沉睡的萬物般，只見江瑩原本迷離的雙眼，登時目光如炬，原來呆滯的神情，頓時轉爲憂喜複雜之色。

隨著江瑩緩緩移動的目光，竟見那憔悴的容顏上，不住潸然而落的淚滴，對著那倚門挺然而立的身影，傾盡全身氣力，哽咽的叫道：「洛……大……哥，……我終於……找到……你了！」

一句「洛大哥」！……一生天涯飄泊，未曾滴落一滴眼淚的洛玉波，平澈已久的波心，登時泛起滔天之浪，洛玉波心血翻湧，一陣鼻酸。此刻，默然未語的洛玉波，堅定清楚的知道，迴盪耳際的是「洛大哥」，而不是「哥哥」，那是原本完好的江瑩稱呼他的名稱。洛玉波內心的聲音，朗朗的暗自迴盪著：「醒了，她醒了」，俠骨柔情的洛玉波，紅了眼眶。

而意識模糊卻又漸漸清晰的江瑩，原本虛弱而又昏眩的腦際，當那潛藏記憶深處的洛玉波人影映入眼簾之時，激動情緒喚起一身虛弱的熱血，她連忙由江天雨身邊起身，激動渴望的在床榻上勉力爬往洛玉波的方向，隨著淚眼潸然的哭泣聲，江瑩一個失去平衡，險些跌落床下之時，那個立誓今後要護她周全的洛玉波，比起他人更爲警覺，一個急如電火的身影，已無聲的來到身邊，抱住正要跌落的江瑩。

這一抱，江瑩卻緊緊竭力的抱住洛玉波，哭道：「洛大哥！洛大哥！我找到你了，我終於找到你

了。」

兩人緊緊擁抱著，江瑩的聲聲呼喊，如天雷陣陣，一聲一聲的敲震在洛玉波心坎。

緊抱著淚眼潸然的江瑩，洛玉波落下了一生最初的英雄淚！

堅毅冷然的眼眸，泛著紅眼的淚光，模糊了洛玉波的視界。誰說英雄無淚！只是未遇眞情，在歷經百轉千折的眞情後，縱是百戰無懼的堅毅英雄，也會化成繞指柔情的感性男兒。而在歷盡這段刻骨銘心的遭遇後，洛玉波此刻緊緊抱著江瑩，任由英雄熱淚垂濕雙頰，洛玉波一樣默然無語，腦際卻迴盪著這些年來的歷歷過往。

那一年，自洛玉波離開煙波山莊後，一樣天涯飄泊，幾年後果然前往血掌幫總舵，親手滅掉血掌幫，當場擊斃血掌幫主段仁金，及陳雄、鬼佬兒等人，血掌幫門人四處逃竄。

而後，當他再次回到煙波山莊探訪江瑩之時，才知江瑩爲千里尋他，命喪異鄉。一生未遭逢內心激盪的洛玉波，當下立誓尋回江瑩屍骨，以讓她與愛人羅俊同葬。於是，洛玉波趕回台灣島，動員玉峰派門人及其山中部落友人，全力尋找江瑩屍首，便在一處山宅，發現了大難不死的江瑩。

當年江瑩墜落深谷叢林後，幸得一對好心的老夫婦路過搭救，才免於殞命之劫。但當洛玉波尋得她時，江瑩卻已記憶全失，彷若小女孩一般天眞，認不得洛玉波。因此，洛玉波將江瑩帶回煙波山莊以安慰江天雨夫婦之心後，並徵得江天雨夫婦同意，從此帶著天眞無邪的江瑩，開始這七、八年歷盡艱辛的尋醫之旅。

往事幕幕掠過洛玉波心頭，歷歷過往，如今都已值得，懷中緊緊抱住哭泣的江瑩，洛玉波終於淡淡說道：「我在這，不怕了！」

一旁眾人見景聞言，掩面而泣，哭的是為這段刻骨銘心的真情，也為苦心籌劃的這齣戲，終於喚醒失憶的江瑩而喜悅。

江瑩離開洛玉波懷裡，看著另一旁不住垂淚的雙親，江瑩回頭緊緊抱住江天雨，嗚咽泣道：「爹……，娘……，我找到洛大哥了！」江瑩不知父親為何如此傷心，因她不知自己失憶近十年，江天雨彷如割去心頭肉一般，傷心欲絕，沒有親身經歷的人，是永難了解的。

此刻，江天雨緊緊抱住江瑩，哭喊道：「瑩兒，瑩兒，我的瑩兒醒了！」

多少年來的泣盡眼淚，哭斷肝腸，殷殷企盼的老父之心，終於如願，恍如隔世的父女，再度重逢，這是蒼天憐憫，也是蒼天的祝福，告訴世人：因緣當下及時把握，錯過之時，只怕歷盡水火，也未必如願。

眾人心情平復之後，洛玉波及江天雨夫婦，不住的道謝孫羽珊。江夫人則連忙吩咐家丁速去準備豐盛宴席，宴請眾人。席間，江瑩總算知道自己失憶後的經歷，以及洛玉波為自己的真情奔波，感動的江瑩，情難自己。

晚宴之後，天真愛玩的阿永，依舊到處閒晃不見蹤影，其他人則在大廳喝茶敘話。孫羽珊寫了幾帖「甘麥大棗」安神藥方，及補血益氣的「保元湯」藥方，詳細吩咐洛玉波煎服之法。

而歷盡家事萬劫的江天雨，自煙波山莊那夜血案之後，這十多年來，為三珠之事心悶煩憂，為愛女之

事傷悲斷腸，如今三珠之事已了，愛女康復，頓時心中雲霧撥散，總算一洩胸中悲氣，笑顏逐開。

這時，江天雨突想起一事，對李玄揚道：「對了，李少俠，江某想起一事，想與李少俠討論討論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莊主何事，說來無妨。」

江天雨問道：「那日李少俠提到，文丞相曾交代宋室後裔行蹤，不知這宋室後裔行蹤，李少俠是否告知了紅蓮教主梅少龍？」

李玄揚堅定地回道：「已經告訴他了，而且我已尋得宋室後裔趙平，詳細居所盡已告知梅教主。不過……那宋室後裔趙平，似乎無意號召群豪再興復大宋江山，所以讓那梅教主再去商請他看看！」

江天雨聞言，似乎面有憂容，說道：「你已告訴梅少龍了！唉，但願江某多慮了！」

李玄揚似有不解，問道：「莊主，何出此言，你又是多慮何事？」

江天雨沉默半晌，尋思暗想：「我該將此事告訴李少俠嗎？這畢竟是我臆測之事，但若我臆測無誤，宋室後裔不就有生命危險？算了，說出與李少俠商討再說！」於是江天雨說道：「唉！李少俠，此乃江某觀察臆測，並無實證，只是說來供你參考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莊主請講，晚輩倒想聽聽何事。」

江天雨緩緩說道：「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，我煙波山莊遭人夜闖，全莊上下盡遭殺害，連我兩位義子羅俊、歐陽秀也命喪黃泉。我回莊清理之時，見歐陽秀屍首之旁，地上寫了『臂火』二字，應是秀兒臨死之前，用盡最後氣力寫下兇手訊息後，才氣絕而亡。而那夜，陸丞相交給我的月靈珠也同時失落，兇手並未盜走任何財物，卻僅準確的翻閱江某書房奪走月靈珠，顯示端為月靈珠而來。」

李玄揚聞言回道：「晚輩第一次於武林大會時，曾聽莊主說過月靈珠本在你手，原來是被人盜去！」

江天雨說道：「是，看來上我煙波山莊盜珠之事，應是經愼密籌劃而爲。由於江某不願再惹江湖事，一心只盼瑩兒康復而已，事隔多年，也漸淡忘此事，只是……」江天雨突然停下話語。

李玄揚心急問道：「只是什麼？」

江天雨躊躇後說道：「這僅是江某臆測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莊主說來聽聽無妨。」

江天雨繼續說道：「只是，那爭劍比試的武林大會之上，卻讓江某再度憶起塵封多年的記憶。那時，正當神決劍及鬼決刀與紅蓮教主梅少龍比鬥之時，那紅蓮教火雲堂主馮鳴南出手相救梅少龍，卻被鬼決刀回刀削落右臂衣袖，馮鳴南露出右臂上隱隱的火狀烙痕，當時江某見狀，一時想起我煙波山莊血案，當下疑惑不已。事後，江某回想一切種種，月靈珠落於紅蓮教手中，紅蓮教召開武林大會，又見紅蓮教馮鳴南右臂火烙印記，因此懷疑這一切……會不會是紅蓮教之陰謀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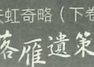
李玄揚聞言，心中漸漸顫抖，尋思：「如果莊主臆測是對，那我告知梅少龍有關趙平的行蹤，會不會……」李玄揚不敢再思後果，心中卻不自覺開始擔憂，如果眞是梅少龍陰謀，趙平因而閃失，他將如何告慰文天祥在天之靈。想到此處，李玄揚不由心頭一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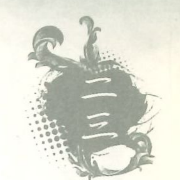
江天雨見李玄揚沉思之狀，說道：「這只是江某臆測，也無證據，因此才與李少俠商議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雖是臆測，但若莊主之言是眞，那將如何！」

江天雨面有憂色說道：「若臆測是眞，兇手冷酷殘忍，那……那宋室後裔，……恐有危險！」

雖是一句臆測之語，但卻深刻震撼李玄揚內心。原以爲文天祥交代之事已經完成，今後將極力尋找雙親，如今江天雨此言，卻讓李玄揚不知所措。倘若趙平眞有不測，等同自己謀害宋室血脈，內心越想，越是不安！





二三 為奪江山陰謀計，暗結敵軍圖稱王

這一夜，李玄揚輾轉難眠，一想趙平若眞有不測，他將如何原諒自己所犯的滔天大錯。心想：眞若如此，蒙古大軍僅是攻滅宋朝，但自己則是斷絕趙氏血脈的罪人。反覆思索之後，李玄揚於是決定明日一早，立即快馬趕往連峰岡，儘快協商趙平一家人遷離，以保安全。

翌日清晨，李玄揚起個大早，一人獨步煙波山莊庭院，待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起床後，向兩人訴說昨夜的決定道：「爲確保趙平安全，我還是得儘速去通知趙平遷離連峰岡，否則莊主猜測若眞，趙平如有不測，我如何對文大叔交代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一同陪玄揚哥去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昨夜我想過，此事不可耽擱，我必須快馬趕去，否則遲了恐有變數。因此，我一人趕路可快些，十日內應可趕回，你們先回臨安神農堂等我。」

孫羽珊本不放心，但李玄揚既有趕路之考量，且事涉趙平安危，於是同意暫不跟隨，並說道：「玄揚哥一路上務必小心，我……我……可不能再失去你。」

李玄揚安慰說道：「珊兒放心，我都已經長大，會照顧自己，此番只是趕去通知趙平便回，不必擔心。」

這時，袁莫雲上前，眼眸深情而關切的說道：「我們不在身旁，你一路上務必小心！」

李玄揚出獄之後，袁莫雲一路相陪照料，李玄揚知她關心自己，也是安慰說道：「莫雲放心，我會儘快趕回。只是……，只是煩妳幫我照料珊兒，妳知道的，……我也不能再失去……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你放心，我會好好照顧羽珊！」

於是李玄揚謝過袁莫雲後，回頭對阿永說道：「阿永，我有事要自己先走，你與師娘先回神農堂。」

阿永急忙搖頭說道：「不要不要，我要跟師父一起去。」

李玄揚再費心安慰他說道：「阿永乖，師父這次要騎馬騎很快，你會趕不上，如果迷路找不到師父，你今後不就見不到我了！」

阿永一聽有理，天眞說道：「師父，你不要騎很快，騎慢點，阿永就跟得上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這次一定要騎很快，不然師父會哭喔！」

阿永回道：「師父不要哭，好……好……，阿永聽你的話！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這樣才乖，阿永跟師娘回去，要保護師娘跟莫雲姊姊喔！」

阿永聞言，神氣之樣說道：「好，阿永保護師娘跟莫雲姐姐，壞人來了，阿永就把他打跑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，那師父就先走了，阿永要記得喔！」

阿永點頭應允後，一旁孫羽珊及袁莫雲見李玄揚哄阿永之話，一陣竊笑。

李玄揚辭別江天雨及洛玉波後，便獨自一人快馬加鞭，趕往連峰岡。

且說這頭，紅蓮教主梅少龍自取得天虹寶劍後，按兵不動，未見任何作爲。又這天虹劍既是名劍有

主，武林人士也就不再你爭我奪。有志之士既知天虹神劍所負之江山任務，均自暗暗等待持劍英雄擁護宋主，號召天下「勤王」，共同響應驅逐蒙古異族的江山大業。

那日，自李玄揚告知宋室後裔居所後，梅少龍便暗自籌劃自己的江山大業。

這日，紅蓮教密室之內，來了一位貴客，梅少龍特地召回火雲堂主馮鳴南、水龍堂主淩嘯天，及地虎堂主雷彪，於密室共商要事，梅少龍並喝令左右護衛禁止任何人靠近。

密室之內，梅少龍高舉酒杯，對那貴客笑道：「敬秋門主，祝賀我倆合作愉快，共圖江山大業。」

那貴客不是別人，正是百毒門主秋槐仇，他微笑說道：「好說！只是梅教主大業功成之時，可別忘記對秋某的許諾。」

梅少龍笑道：「哈哈，一定，一定，梅某若成大業，必將大理雲南疆土全部贈與秋門主，讓你好好攻研百毒。」

秋槐仇聞言，舉杯欣喜笑道：「好，好，敬我們順利成功。」

原來秋槐仇一心煉製劇毒，鑒於大理雲南一帶毒類生物多元而豐富，因此與梅少龍合謀奪得江山，自己則分得大理雲南疆土，以完成他的劇毒王國美夢。

眾人一飲而盡，放下酒杯後，梅少龍緩緩說道：「不過，日前那元朝蒙戰將軍遣人前來，約我共議大事，此事不知秋兄有何看法？」

秋槐仇思索後回道：「梅兄之意如何？」

梅少龍說道：「現在武林皆知天虹劍在我手中，江湖人士只爲扶那無德趙氏，因此，我們或可與元朝

合作，先鏟武林名派，減低我倆阻礙，當群雄一盤散沙之時，便無人能阻我倆江山大業。」

秋槐仇點頭同意說道：「梅兄之言有理，藉元廷之手削弱武林人士之力量，對我等定爲有利。只是，如果群雄知你與元朝勾結，該當如何，這十多年來的籌劃不就白費心思。」

梅少龍哈哈說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，秋兄，梅某十多年來的辛苦籌劃，只爲天虹神劍，及解開『一雪神州』之謎，原來竟是那宋室後裔尚存於世。眼下梅某已知宋室後裔之居處，僅差這最後一步棋完成後，則天虹在我手中，宋室遺孤盡亡，梅某便再無所懼。況且，如與元朝合作，元明我暗，逐一消滅各派，何人能知！」

秋槐仇聽完，哈哈大樂，說道：「借兵殺人，梅兄果然高明！不過……，與元朝爲謀，你將如何成就你的江山大業？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就是爲此江山大業，才需與元朝爲謀。」

秋槐仇疑惑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梅少龍說道：「武林皆知天虹劍在我手中，元廷又豈不知！這些年來，忽必烈行以漢制漢政策，統治中原，又逐一消滅各門派，避免反元勢力聚結。如今，這號召天下勤王的天虹劍在我手中，故那蒙戰將軍特遣人前來約我共議大事，必是欲採以漢制漢之策與我商議。我若不允，反成他主要消滅對象，我又如何蓄積反元勢力以圖江山。因此，爲今之計，便是與他合謀，藉此剷除武林名派。當天下群雄如同散沙之時，屆時我紅蓮教已是兵多將廣，我再發起反元大業，一擊可成。」

秋槐仇猛然拍案讚道：「高招，不愧是文武雙全的梅教主，看來與你爲謀，是我秋槐仇明智之舉。」

梅少龍端起酒杯，與秋槐仇敬酒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那日武林大會也是秋兄襄助，多虧秋兄合作，趁機殺了歸末谷取得日耀珠，直接參與爭劍戰，並親手在那籤上用毒，使得玉霖雙內力受損，梅某才能輕易勝出，否則與他需纏鬥多久，尚難預料。」

秋槐仇問：「霍山派玉霖雙，及劍門派郭雲天，兩人中我獨門『鎖筋散』之毒，當下必定削弱功力。只是，五派中以玉霖雙及陽平秋武功最高，怎會陽平秋輸給了郭雲天，卻未按原先計畫毒傷陽平秋，以便於武林大會散後下手擊殺陽平秋？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我聽聞陽平秋先前曾於漢蒙比武大會受傷，可能內力尚未復原，因而敗給郭雲天。不過無妨，如今天虹劍已得，總算不枉咱們這十多年來的精心籌劃。」

秋槐仇歡欣得意說道：「咱們合作無間，加上在座幾位堂主不露痕跡的身手，才能完成這十多年的計畫。」

梅少龍聞言笑道：「嗚南、嘯天、阿彪，秋門主讚賞你們呢，可得好好敬敬人家。」

於是馮嗚南舉杯說道：「敬秋門主，往後還請多多指教。」

凌嘯天及雷彪則跟著馮嗚南舉杯，與秋槐仇敬酒一乾而盡。

放下酒杯後，秋槐仇爲解心中疑團，問道：「說起幾位堂主的身手，秋某有一事不解，如今想起便請教梅兄，以解心中疑惑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秋兄有何疑問說來聽聽。」

秋槐仇說道：「當年梅兄又怎會知道月靈珠蹤跡，並順利取得？況且，江天雨見月靈珠在你手中，卻不認爲是你盜取，真令秋某不解。」

梅少龍聞言，哈哈大笑說道：「秋兄，這事說來話長，好！今日我倆十多年的籌劃總算如願，梅某便細細說給你明瞭。」

夾起桌上菜餚，梅少龍邊吃邊說道：「話說當年傳言著『日月星聚，乾坤門啓，天虹劍出，一雪神州』之語，這天虹劍乃岳武穆佩劍，人人皆知的神兵利器，武林人士何人不想，但這『日月星聚』之語，梅某卻始終不解其意。直到江湖傳言綠林幫手中持有日耀珠後，梅某才知這日月星乃是三顆明珠，於是吩咐三位堂主暗中找尋。突有一日，本教吸收一名教徒，名叫張澄，此人原乃煙波山莊莊主江天雨之家僕，後來加入我紅蓮教，從他口中得知江天雨常常關注一顆明珠，夜夜思索許久，梅某聽他此言，心想必是江湖所傳言之日月星珠。因此，便在探知江天雨遠行之時，由馮堂主及雷堂主兩人黑衣蒙面，依張澄所提供之方位，前去盜得那月靈珠，當日煙波山莊未留活口，因此也就無人知曉我紅蓮教奪得月靈珠。」

秋槐仇細聽點頭，說道：「原來是江天雨的家僕告知你的。」

梅少龍繼續說道：「江天雨失落明珠後，曾召集五大派掌門密會。當時梅某心想，江天雨必是想尋求五大派襄助，未來若知月靈珠在我手中，梅某恐爲武林人士之敵。因此，我便派人佯裝天道門，再次夜襲煙波山莊，透露天道門奪走月靈珠，豈料派去之人竟然盡皆斃命，無一生還！」

秋槐仇疑道：「無一生還！你派去之人武功如何？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雖非高手，但有幾名武功不凡，豈料竟無一生還。梅某這才警覺煙波山莊內有高手，故不知那次任務，是否如願誤導江天雨相信那月靈珠被天道門所奪。」

秋槐仇問道：「若未成功誤導，往後月靈珠落你手中，你便有盜竊嫌疑了？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沒錯！因此，爲使那江天雨確信月靈珠乃天道門所奪，我便在江天雨密會五大派之客棧前，由天道門許平，及商請幾位蒙古韃子，在江天雨面前合演一齣戲，我本命許平詐敗輸給那幾個蒙古人，以便在江天雨面前讓那月靈珠落於蒙古人手中，豈料當時竟半路殺出個叫做楊錨的人來攪局，以致當時計策有變，便乾脆順勢讓江天雨更爲相信月靈珠落於天道門許平身上。事後也證明了，江天雨確實相信是天道門闖入煙波山莊，梅某的計畫也總算成功。」

秋槐仇點頭贊同，說道：「梅兄果然深謀遠慮，思慮周全呀！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若不如此，神劍未得，卻惹得武林公敵，豈不愚蠢！當時若非那星炫珠不知所蹤，梅某又何須召開這武林大會，惹得天下皆知天虹劍消息。因此，才商請秋兄出手相助，以求神劍得手。」

秋槐仇說道：「梅兄武功絕倫，照我看來，玉霖雙非你對手，秋某就算未出手，梅兄也必有勝算！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這天虹劍，梅某誓在必得，若真玉霖雙及陽平秋兩大高手前後與我對決，勝負尚且難料，爲保萬全，梅某還是不敢冒險，因此仍是商請秋兄出手。」

秋槐仇道：「總算一切均在梅兄料算之中，天虹劍也如願取得了。」

梅少龍說道：「此次若非召開這武林大會，還真不知星炫珠原來在文天祥之手，交給那李玄揚！」

這時他突然鎖眉，繼續說道：「但這李玄揚年紀輕輕，竟有如此高深的武學造詣，連敗神鬼雙決，此人不除，必礙我倆大業。」

秋槐仇回道：「梅兄可知這小子是何來歷？」

梅少龍搖頭說道：「這也是梅某疑惑之處，他劍法之快，實在看不出其武功路數，但內功卻明顯是少林最上乘的易筋心法，連那普明大師的易筋經修爲都遠不如他。而令人疑惑的是，易筋經乃少林不傳絕學，他非少林弟子，又怎可能有如此上乘的易筋內功修爲，令人十分納悶呀！」

秋槐仇聞言之後，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梅兄有何想法除掉此人？」

梅少龍沉默片刻，心中盤算一番後，淡淡說道：「眼下不急！此人似乎對天虹劍這等江山大業毫無興趣，暫時應不致對我倆大業有所阻礙。屆時如真有阻礙之時，梅某另有除他之計。」

秋槐仇點頭應道：「好，相信以梅兄之智謀，要殺此單純之人，應是不難，到時如需秋某相助，只管吩咐。」

梅少龍笑道：「的確，要殺此人，確實需你這毒不失手的秋門主相助，否則此人功力遠在梅某之上，取他性命不易。」

秋槐仇回道：「放心，我已研發一種無解之毒，到時只要梅兄吩咐，秋某便好好伺候李玄揚這年輕人……」

話畢，席間眾人一陣哈哈大笑，又是舉杯同乾，慶賀多年來的完備籌劃所獲得的豐碩成果。

離席之前，秋槐仇問道：「如今大事已成，天虹劍已在我等手中，梅兄後續有何計畫？」

梅少龍冷冷而笑，說道：「方才梅某說過，只差這最後一步棋，我等便再無所懼，如今，便要下這最後一步棋。」

秋槐仇疑惑說道：「最後一步棋，難道是？」

梅少龍眼露凶光，冷冷說道：「沒錯，從此再無宋室後裔！」他轉頭對馮鳴南說道：「鳴南，你即刻與阿彪兩人，前往連峰岡，將趙氏一家全數送上黃泉。記得！要俐落，不可洩漏身分！」

馮鳴南及雷彪兩人同聲回道：「是！」

梅少龍又對一旁的凌嘯天說道：「嘯天，你與我前往一會蒙戰將軍。切記！萬不可讓龍燁知情。」

凌嘯天回道：「是！」

突然秋槐仇搖頭嘆道：「梅兄，說到龍燁，我真不解，你紅蓮教下轄『地、水、火、風』四大堂主，你怎會不告訴風雷堂主龍燁，讓他了解我們的計畫呢？」

梅少龍無奈嘆道：「唉！秋兄有所不知，龍燁爲人耿直，如讓他知曉這些計畫，必定難成此事，因此只好瞞著他呀！」

秋槐仇搖頭說道：「唉！不過那是梅兄家務事，秋某倒是不便多管。」

梅少龍起身說道：「那今日之事就此說定，梅某與蒙戰會晤之後，再邀秋門主前來共商。」

秋槐仇也起身回道：「好，就如此說定。」

這時，梅少龍轉身對馮鳴南及雷彪說道：「鳴南、阿彪，你們即刻動身前往連峰岡，記得！不留活口。」

馮鳴南及雷彪兩人應允後，便取過梅少龍所給之路圖，立刻啓程前往連峰岡，梅少龍則親送秋槐仇離去。

數日之後，梅少龍應約來到大都將軍府內，僅有水龍堂主凌嘯天陪同，將軍府內侍衛領著梅少龍二人來到大廳而坐。

這時，堂內兩名身形魁梧的大漢走了出來，正是神決劍冷心楓及鬼決刀蕭藏，出了內堂之門立於兩側。

後方一位棕髮碧眼，意氣風發之人，隨後而出，一見廳堂上的梅少龍，便上前拱手示意說道：「久聞梅教主盛名，老夫蒙戰，今日幸會。」

梅少龍起身淡淡一笑，回道：「久聞蒙戰將軍威名，今日得見，梅某之幸！」

蒙戰歡喜笑道：「呵呵，好說，好說。坐，坐。」於是蒙戰坐於堂上，並命人再爲梅少龍及凌嘯天端上茶水。

隨後蒙戰說道：「來，老夫介紹我兩位護法認識認識，這是冷心楓，這是蕭藏。」

梅少龍冷笑回道：「梅某已領教過兩位護法神威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佩服！」

蒙戰疑惑說道：「咦！你們見過梅教主？」

冷心楓回道：「那日奪劍會上，與他交過手！」

蒙戰聞言，說道：「交過手！哎呀，失禮失禮，那還不跟梅教主賠個不是！」

梅少龍搶先說道：「各爲其主，說不上失禮，勿怪兩位護法，總是不打不相識。」

蒙戰哈哈說道：「梅教主大量，你們還不跟人家賠個不是！」

於是冷心楓說道：「梅教主，多有得罪，尚請包涵！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將軍實在多禮了，今日將軍邀梅某前來，有何貴事相商，不妨明說。」

蒙戰聞言，朗聲說道：「好，乾脆，老夫便明說了！不知梅教主可願歸順我大元帝國，爲我朝效力？」

梅少龍聞言，冷笑說道：「將軍，要談歸順，似乎言重了！若談合作，倒可商議；但若將軍一心只談歸順，恐今日之會便將毫無意義。」

蒙戰聽他此言，收起臉上笑容，嚴肅說道：「不歸順，梅教主不怕進了我將軍府，卻出不得了！」

梅少龍意氣風發，冷冷而笑，說道：「梅某今日敢單身前來，便有離開的把握，只怕不是將軍可以留住！」

蒙戰威嚇說道：「可知我兩位護法，江湖人稱神鬼雙決，老夫若要留你，只怕也由不得梅教主。」

梅少龍起身，語調堅毅地說道：「那日會上，兩位護法有天虹優勢，梅某自難以一敵二。今日天虹既在我手，便讓將軍看看，梅某是否走得出這將軍府大門！」

冷心楓聞言，手握劍柄，目光冷冽；梅少龍手按天虹劍，眼神堅毅，昂然而立。一時現場氣氛凝結，肅殺之氣瀰漫大廳。

片刻之後，突然蒙戰一陣呵笑，劃破寂靜的大廳，並說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，好！梅教主臨險不慌，膽識不錯，老夫算是找對人了！請坐，請坐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蒙將軍邀梅某前來，若是僅爲測試膽識，梅某如何敢坐。」

蒙戰自知失禮，說道：「老夫失禮，梅教主請坐。梅教主若是臨險而屈，老夫又如何與梅教主商議要

事，故而測試，如有失禮，尚請包涵！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倒是將軍看輕了，梅某今日既敢前來，必有誠意與將軍合作，否則將軍又何須三番兩次請人邀我。」

蒙戰說道：「好，咱倆既有誠意，打開天窗說亮話吧！既然不談歸順，就談我朝聖上的治漢政策。今日邀請梅教主前來，乃因近聞梅教主取得武林傳聞的天虹神劍，梅教主若真號召天下，扶持前朝趙氏及餘黨作亂，意圖一雪神州，則老夫必領聖命，再率我朝漠北鐵騎神兵，此番必定踏平中原，血染神州，絕不留情。」

蒙戰喝了口茶，繼續說道：「然聖上體恤天下萬民之難，命我與你商議，梅教主如不擁立趙氏餘孽，號召天下勤王，我大元鐵騎便不剿滅你紅蓮教。但若梅教主執意擁立趙氏餘孽，老夫在此直言，我大元鐵騎必傾千軍萬馬，剿滅紅蓮教。畢竟我大元歷盡無數征戰，千辛萬苦擊滅宋朝，豈容它再死灰復燃。今日邀梅教主前來，主要商議此事。」

此時，梅少龍暗想，紅蓮教眾雖多，各堂主武功雖高，但若元朝大軍以叛亂之名前來剿滅紅蓮教，那紅蓮教卻是絕計遠遠無法相敵。心中也知蒙戰之言不無道理，因此暗自盤算，默然未答。

蒙戰見他沉思之狀，又說道：「梅教主乃聰明人，應做聰明之事。此外，你若不扶持趙氏餘孽，再與我朝合作，以梅教主對中原武林派門之了解，協助我大元剷除各據山頭伺機作亂的中原派門，聖上當以平亂有功之名，爲你封官晉爵。當然啦！梅教主若無意於功名，有何酬謝需求，任憑梅教主之意，不知你意如何？」

梅少龍聞言，仍是暗自沉思，心想：「與元廷合作，剷滅中原各派門，對我有利，不妨先表明合作意願，日後再談細節，中原各門派剷滅後，屆時我再另圖大事。不如應允不扶持宋室後裔，以表善意。」

這時蒙戰問道：「梅教主考慮得如何？」

梅少龍喝口茶後，微笑說道：「聽將軍此言，梅某感激聖上及將軍誠意。梅某向將軍保證，必不扶持宋室後裔，也不號召天下『勤王』。梅某今日前來，也是有意與將軍合作，至於咱雙方如何合作，待梅某回去思慮之後，再與將軍另議。只是……將軍可別忘了今日之言呀！」

蒙戰聞言大喜，哈哈笑道：「哈哈，好！梅教主果然爽快，老夫欣賞。梅教主既不扶持趙氏餘孽，老夫在此保證，絕不侵犯你紅蓮教；也將奏明聖上，剷除中原派門之後，必依梅教主之需，重重酬謝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如此說定，梅某先回去分析中原各派門特性，籌劃如何與將軍合作後，再另與將軍會商，不知將軍意下如何？」

蒙戰爽朗回道：「好，便依梅教主之言，老夫隨時等候梅教主通知。」

梅少龍又說道：「梅某也不該常來將軍府，免惹人生疑。將軍若有要事聯絡梅某，可遣人與我教這位水龍堂凌堂主聯繫，梅某自會知情。」

凌嘯天聞言，一旁點頭對蒙戰示意以表尊敬。

蒙戰高興回道：「好，便此說定。」

雙方議定之後，蒙戰便命人送梅少龍與凌嘯天兩人離開將軍府。

待梅少龍兩人離開後，冷心楓問道：「將軍，與此人合作適當否？」

蒙戰冷言回道：「此人城府甚深，龍非池中物。不過無妨，利用漢人統治漢人，或利用漢人剷除漢人，正是聖上『以漢制漢』之妙策，先剷除可能爲亂的派門後，往後看梅少龍態度再說，反正對我大元有利無害。」

蒙戰思索片刻後，又說道：「對了，心楓，梅少龍此人武功如何？」

冷心楓回道：「與我相當，武功不凡。」

蒙戰聞言，心中一顫，又問道：「此人武功竟可與你相當！似他這等武功高強之人多嗎？」

冷心楓回道：「依我所見，那日武林大會之上，只有一人，其餘之人不足爲懼。」

蒙戰說道：「何人？」

冷心楓說道：「一名年輕人，名叫李玄揚。」

蒙戰聞言疑思半晌，說道：「年輕人？莫非是那日金獅於蒙漢比武會上所遇之人，此人武功如何？」

冷心楓聞言，思索半晌後說道：「高於卑職甚多，那日我與蕭藏兩人聯手，無法制伏他，又因分心，得手之天虹劍就是被他奪回。」

聽聞李玄揚武功造詣，蒙戰尋思暗想：「我神鬼二將征戰無數，武功如此高深，此人竟能與之平手！此何人也？改日老夫倒想會會這年輕人，如能歸順我大元，爲我所用，必能隨我征戰收服欽察各國。……算了！先剷滅中原武林各派再說吧！」

於是蒙戰說道：「心楓，你去通知金銀銅鐵四大金剛戰神待命，隨時準備征討中原派門。」

冷心楓應命而去。不久，蒙戰麾下開始部署剿滅中原武林派門之兵源配置，並準備與梅少龍合作，以元朝最少兵力剷除中原門派，徹底根除他們認為可能聚眾為亂的禍源。



淒風悲連峰血濺，屠猛將計擒佳人

離開將軍府後，凌嘯天依梅少龍一路上吩咐之事，前往百毒門通知秋槐仇，梅少龍自己則回到紅蓮教總壇。

這時，奉命前往連峰岡，誅殺宋室後裔趙平全家的馮鳴南及雷彪兩人，已回到紅蓮教總壇等候梅少龍。

一見梅少龍，馮鳴南說道：「稟教主，奉派之事已順利完成！」

梅少龍喜道：「確實不留活口，可別留下禍根！」

馮鳴南說道：「教主放心，兩大三小，加一老，全數未留活口。」

梅少龍問道：「可有讓人見著了？」

馮鳴南回道：「連峰岡旁僅有此戶人家，四周並無其他人跡，因此無人知曉。離去之時，我倆將現場布置殺人劫財之狀，並將屋內收刮紊亂，不留痕跡，教主放心。」

梅少龍聞言，內心萬分欣喜，大笑道：「好，很好。哈……哈……！多年來的籌劃總算完成，今後再無宋室後裔，再無所懼，我紅蓮大業指日可待了！哈哈……」

雷彪一旁見梅少龍如此欣喜，賀道：「賀喜教主，恭祝教主早日完成大業。」

梅少龍喜道：「阿彪，紅蓮大業功成之時，你們都是功臣，到時由咱們大家共享江山，哈哈！」

梅少龍如此歡喜不無道理。自驚天動地的厓山海戰之後，宋室覆亡，從此天下盡爲元朝江山，便在此時，梅少龍邀集龍燁、馮鳴南、凌嘯天、雷彪四人，創立紅蓮教，並下設地水火風四堂，分由這四人擔任堂主。而當年自綠林幫眾包正，於沿海岸邊拾得日耀珠獻給幫主歸末谷後，江湖便流傳「日月星聚，乾坤門啓，天虹劍出，一雪神州」之偈語。後來那包正又被吸收加入紅蓮教，梅少龍由包正口中得知日耀珠消息，便暗自派人找尋其餘二珠；豈料其後江天雨家僕張澄也加入紅蓮教，告知江天雨夜觀明珠之事後，自此梅少龍便與秋槐仇合謀，共尋三珠，以揭開乾坤門之密。

因此，梅少龍遂遣馮鳴南及雷彪兩人，侵入煙波山莊，順利奪得月靈珠；但秋槐仇雖籌劃奪取綠林幫歸末谷之日耀珠，卻遲遲未能成功。

此外，因星炫珠遲未現世，梅少龍暗尋十多年，實在苦無訊息，便與秋槐仇策劃，由梅少龍前往煙波山莊，邀集江天雨召開武林大會，以引誘星炫珠現世，並預謀由秋槐仇奪取歸末谷之日耀珠後，直接晉級四強對決，再於籤單之上，灑下無色無味的鎖筋散毒，藉此減弱對手功力，以順利取得天虹劍。

天虹劍既得，梅少龍多年計畫終於如願完成，本應欣喜萬分，但因李玄揚提及宋室後裔尚存於世，並告知天虹劍持劍者應號召天下勤王一事，對梅少龍紅蓮大業造成極大變數。因此，梅少龍唯一所懼者，乃宋室後裔，畢竟宋室後裔尚存，當天下大起之時，忠義之士必然擁立前朝舊主，則梅少龍十多年的苦心豈不白費。

如今，令梅少龍憂心的宋室後裔趙平，全家盡滅，天虹劍又在梅少龍之手，十多年的處心積慮總算順

利完成，此刻梅少龍的喜悅自然可以想見。

這一方面，李玄揚自離開煙波山莊後，一路快馬直奔連峰岡，馬蹄震黃沙，聲聲觸動心急如焚的李玄揚，心中暗暗祈求江天雨之猜測非眞，但又爲免萬一，仍是快馬加鞭，不敢耽擱片刻，經過數天的奔馳，總算來到連峰岡。

步上連峰岡後，李玄揚一路來到趙平家宅，見宅外花草依舊，並無異常，戶外趙平飼養之雞鴨依舊覓食，一切平靜如常。見現場並無任何打鬥、廝殺痕跡，李玄揚心下稍寬，來到緊閉的門扉，輕輕地「叩叩」兩聲敲門聲，迴盪在萬籟俱寂的連峰岡，經過半晌卻無人應門。

李玄揚心想：「無人應門，……難道外出，……可是那三個孩童尚小，應不至於全家外出吧！」心中如此想著，卻突有一種莫名的憂慮湧上心頭，李玄揚一時心轉生懼，隨之而來的，卻是心頭的顫抖。

他毅然使力，推開緊閉的雙扉，映入眼簾的一幕，那一刻，李玄揚心如萬箭穿心，登時彷彿魂魄離體。驚懼的雙目，驚恐的面容，眼前難以置信的情景，正是一幕慘不忍睹的事實。屋內七零八落，遍地鮮紅血水，倒臥血泊中的，不僅是趙平夫婦，不僅是伶姨，更有那年未五歲的三名稚嫩小孩……。

一切猶如晴天霹靂，李玄揚不敢相信、無法相信……，但是，卻又是血淋淋的事實，連三歲孩童都不放過的慘絕人寰，何人能信！

頓時，寂靜的連峰岡上，一陣「啊……」的嘶吼，正是驚恐的李玄揚悲鳴之聲，如驚天震雷，劃破寂靜的山巔，吼聲響徹雲霄。聲嘶力竭之後，李玄揚雙眼垂淚，顫抖的雙腿跪了下來，面對眼前的一切，他

仍是一副驚恐不能置信的面容。

此刻，李玄揚迷離的眼神中，出現文天祥慷慨赴義前的身影，迴盪耳際的，仍是文天祥殷殷叮囑的保全宋室後裔之語。然而，文天祥冒死由北地迎回的宋室後裔，如今雖非自己手刃，卻如同喪命於自己手中，李玄揚內心既愧又悔，愧的是對文天祥之託付，悔的是恨自己的單純無知，竟告知梅少龍趙氏居處，而引來殺戮。

愧對亡魂的託付，悔恨自己的無知，此時又是怒上心頭，李玄揚如發狂似的急奔戶外，仰天長嗚，心中怒氣所致，勁隨掌發，掌風所到之處，摧毀無數巨石山林，揚起漫天黃塵，李玄揚猶如發狂的猛獅、出閘的猛虎，長空嘶吼、悲鳴而泣。

不久，發狂後的李玄揚突而跪地，長空吶喊道：「文大叔……，我殺了趙平全家，嗚……我殺了宋室後裔，我親手毀斷了趙氏血脈、宋室江山。我李玄揚今後有何顏面見你於九泉之下……」無住的悔恨，卻再也改變不了眼前的事實。

懊悔不已的李玄揚，只因辜負文天祥的臨終之託，內心自責不已。或許是天地同悲，這時原本晴空之陽，瞬間烏雲蔽天，落起淒風含悲的白雨，李玄揚佇立雨中，淋漓的身軀，夾帶一顆失落悲鳴之心，一人獨思良久……。

數個時辰過去，李玄揚終於收起失魂落魄的心境，將趙平一家五口，及伶姨安葬之後，跪於墳前祭拜許久，沒想數月前活潑蹦跳的孩童，情景猶是歷歷在目，如今卻成黃土一坏，李玄揚一想到此，又是一陣哀傷。

李玄揚對著趙平之墓，堅毅冷然說道：「趙大哥，你全家因我而死，我李玄揚在你墳前立誓，必拿梅少龍鮮血來此墳前祭你，……以謝我罪！」

隨後李玄揚又哭泣說道：「文大叔，我親手斷送趙氏血脈、宋室江山，玄揚之罪萬死猶輕！爲彌補滔天大罪，玄揚將盡一己全力，驅逐蒙古韃子，以告慰你在天之靈，望你寬恕我罪……。」淒風含悲，山林無語，只有哀傷的李玄揚一人，於荒野中一人獨自悲痛自責，久久不能自已。

祭拜過後，心力憔悴的李玄揚，收起哀傷的心情，由悲轉怒的堅毅之心，冷然躍身上馬之後，便疾馳而去，堅決的意志下，縱馬而去只有一個目標——紅蓮教。

星夜疾馳而來的李玄揚，到了紅蓮教總壇入口，正有六名侍衛看守。

李玄揚一見侍衛，當下厲言說道：「叫梅少龍出來！」

其中一名侍衛聽李玄揚如此無理喚喊教主之名，大聲怒道：「大膽，我教主豈是你想見就見，你是什麼……」

「東西」兩字尚未說完，李玄揚反手一掌，那人當場「啊」的一聲，筋脈全斷，僅存一條性命。

其餘五名侍衛見狀，一陣驚恐，連忙持刀應敵，顫抖說道：「你眞大膽，竟敢殺我紅蓮教，你眞是不想活……」話未說完，身影冷然的李玄揚，掌風飄動之際，身影輕輕掠過之間，五人已是口吐鮮血，躺地哀號。李玄揚雖是氣惱，但卻未殺無辜性命。

侍衛既不通報，李玄揚便逕自進入，但因紅蓮教總壇內，自入口到大廳處尚有數里之遙，且沿途多條

岔路，李玄揚不識大廳何在，因而進入後經數個時辰尋繞，卻無法尋得紅蓮教總壇大廳。

氣憤無奈的李玄揚又回到總壇入口，卻已不見方才受傷倒地的侍衛，原來自李玄揚進入後，六人已緊急由秘道回到總壇大廳，稟明梅少龍知曉。

盛怒的李玄揚尋不著梅少龍，心想：「哼！尋你不著，我便在此入口等候，你總不會永遠不出！」

於是李玄揚佇立紅蓮教總壇入口，欲待紅蓮教徒出入之時，便逮來一名教徒強迫帶路。豈料自李玄揚怒傷入口侍衛，那侍衛回報梅少龍知曉後，梅少龍已下令跟盯李玄揚，並命教徒由其他入口進出。

因此，李玄揚等候數日，卻未見任何人影進出，氣憤之心更爲怒火中燒，再次由入口進入尋找總壇大廳，但經過幾日尋找，仍無所獲。

李玄揚猶如發狂後神情落寞的猛虎，自責之心再度譴責己罪，於是垂頭絕望的離開紅蓮教，決定另謀他法尋找梅少龍。

而在紅蓮教總壇內的梅少龍，聽得侍衛來報李玄揚盛怒而來，心下十分震驚，疑惑暗想：「我尚未思謀他性命，他如何這樣惱怒尋我，……莫非趙氏之事他已知曉？縱若知曉，又怎會來此尋仇，彷彿已知此事乃我所爲！」

心中疑惑的梅少龍，緊急召回馮鳴南、凌嘯天及雷彪，並在紅蓮教總壇密室會商。

梅少龍問道：「鳴南，那日你誅殺趙氏全家，當眞未留下任何活口？也未留下任何痕跡嗎？」

馮鳴南恭敬回道：「稟教主，屬下確實未留下任何活口，那趙氏全家均未習武，我與阿標乃用兵刃砍

殺，也確認全部均已氣絕，並於現場故佈疑陣後才離去，確實未留下任何痕跡！」

梅少龍皺眉深思許久，心中十分納悶，說道：「這李玄揚又如何斷定此事定然是我所爲！雖說我知趙氏居處，但趙氏已死，也該尋我商討後事，而非如此盛怒前來尋仇，斷定是我所爲，此事著實令人費解！」

凌嘯天問道：「教主，一個李玄揚，需要怕他麼？」

梅少龍仍是鎖眉，回道：「倒非怕他，只是此人武功高深，如要阻我大事，對我們而言可是芒刺在背。若不除他對我們不利，但要除他，恐得花上一番心思！……然而……，我所憂者，……莫非已有人知曉我們的計畫？……眞若如此，須加快腳步與蒙戰合作，否則日久生變，情勢便將對我等江山大業不利！」

雷彪問道：「教主，那咱現在應該如何？」

只見梅少龍深思許久，似在謀劃一件毫無破綻的誅殺計畫，準備移除他江山大業的絆腳石。過了半個時辰，梅少龍吩咐侍衛取來紙筆，並提筆寫了兩張信函，信函封妥之後，取了一張信函，對水龍堂主凌嘯天說道：「嘯天，持我手書前往將軍府，務必將此信函親自交給蒙戰將軍，不得有誤！」

凌嘯天接過信函後，說道：「屬下遵命！」

隨後，梅少龍又將另一封信函交給地虎堂主雷彪，說道：「阿彪，持此信函前往百獨門，親手交給秋門主。」

雷彪取過信函後，說道：「雷彪遵命！」

馮鳴南問道：「教主意欲何為？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咱得布下天羅地網，移去影響我們江山大業的絆腳石。……鳴南，我要你前去擒捉一名女子，要擒此女得花費一番心思，你依我計而為，應能順利擒捉此女。捉得此女，我們便有十足的勝算。」

馮鳴南說道：「教主吩咐，屬下一定傾力完成。」

於是，梅少龍便令凌嘯天及雷彪，立刻動身前去傳送信函，並於密室內對馮鳴南詳細吩咐計略，領令之後，馮鳴南便迅速離去，前往執行擒捉令。

此時，失落自責的李玄揚，獨自一人失魂騎馬，輕攬馬轡任由前行，想尋梅少龍雪仇，卻尋不著，此刻卻不知應往何方。而自離開煙波山莊前往連峰岡，在連峰岡耽擱幾天，又前往紅蓮教總壇耽擱幾天，因此自與孫羽珊別後，迄今已有一個多月，突然想起自己已離去多時，恐孫羽珊及袁莫雲擔心，如今既尋不得梅少龍，只好先回神農堂再議，於是縱馬而奔，往臨安城而去。

數日之後，李玄揚回到臨安城神農堂，入見孫羽珊雙親，但羽珊之父孫強卻說道：「珊兒跟袁姑娘自煙波山莊回來後，在此等你十多日，卻見你遲遲未回，珊兒放心不下，擔心你有個什麼意外，三日前已與袁姑娘及阿永動身前往尋你。」

李玄揚聞言著急說道：「去尋我……！伯父，他們可曾說去哪裡尋我？」

孫強回道：「有，珊兒說她們會前往連峰岡。但珊兒吩咐，如果你回來，讓你知道他們所行路線，及沿途停歇客棧，讓你回來後可依路線前往尋找。」

李玄揚急忙說道：「好，伯父，路線及客棧在哪，玄揚立刻動身前往。」

於是，孫強將孫羽珊臨行前所留之路線圖，及沿途預定停歇之客棧紙條，交給李玄揚，李玄揚一看便知是他們四人當時回來時所住客棧，當下辭別了孫父孫母，疾馳前往尋找孫羽珊、袁莫雲及阿永。

原來那日李玄揚自煙波山莊離去後，孫羽珊便與袁莫雲及阿永三人回到神農堂。但等候李玄揚許久尚未歸來，孫羽珊與袁莫雲甚為擔心，畢竟那連峰岡四人才方回不久，來回不需十日，但李玄揚卻去了將近一個多月，孫羽珊越想越為不安，袁莫雲也憂心李玄揚安全，於是兩人便商議前往一探究竟，與阿永三人辭別孫父孫母後，前往連峰岡找尋李玄揚。

三人一路行了三日後，來到天河鎮一處客棧暫歇，憂心的孫羽珊牽掛李玄揚的安危，一人獨坐在客棧門前觀望，盼李玄揚如回神農堂，見了自己所留字條，能趕來客棧相會。

袁莫雲見狀不捨說道：「羽珊，不必擔心，玄揚一身本領在身，不會有什麼危險，明日我們便上連峰岡一探究竟，問問趙平便知詳情，放寬心吧！」

雖是這麼說著安慰孫羽珊，但袁莫雲內心其實更為擔心李玄揚，深怕他不懂人情世故，如因趙平真有什麼不測，他隻身前去尋仇，只怕單純的他會中人奸計而身險，因此內心甚為憂心。

孫羽珊聽了袁莫雲的安慰之語，回道：「他年少時就是血氣方剛，才惹得身陷牢獄十多年，我真怕他

太衝動又惹出什麼事端！」

袁莫雲仍是安慰說道：「羽珊勿憂，明日問過趙平便知詳情了！這樣吧，中午未吃什麼東西，我去買幾個熱騰騰的包子，咱們先填飽肚子，明日才有體力上山前往連峰岡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也好，那我同莫雲姐一起去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我怕玄揚眞若見了妳的字條趕來，尋我們不著又錯身而過，所以妳還是在客棧內等候，我去去便回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莫雲姐說的也對，那好，我在此等候玄揚哥，只好勞煩莫雲姐了。只是這阿永不知又上哪兒去，不然讓他與莫雲姐同去。」

袁莫雲笑道：「阿永玩都來不及了，哪能見著他人影，我去了！」

於是袁莫雲前往鎮街上買幾個包子，順道準備隨身的乾糧物品，以便明日上山得以充飢。孫羽珊則一人依舊獨坐客棧門前，企盼等候李玄揚的身影出現。

袁莫雲離去之後不久，客棧門前突有一群人聚集爭執，越吵越烈，圍觀人群也越來越多。

當中一名高個兒喊道：「宋朝都已經亡國，你不要癡人妄想了，乖乖認清事實，快將寶物交出。」

另一名胖漢則喊道：「是你見識淺薄，前些日子李玄揚少俠在武林大會上已經說了，宋室後裔尚存於世，到時號召天下群雄勤王，江山是誰的還不知道，你懂個屁！這寶物既是宋朝宮廷所有，就應交給宋室朝廷。」

那高個兒也是大聲回道：「趙氏後裔，宋室朝廷，我呸！都是李玄揚那小子透露趙氏後裔消息，現在那趙氏後裔早被蒙古人殺害了，哪來勤王。」

自那日武林大會後，經李玄揚告知，宋室後裔趙氏尚存於世的訊息，便已傳遍武林。但此刻那高個兒竟說趙氏後裔已死，圍觀群眾一聽甚爲震驚駭然。

孫羽珊一旁聽見兩人吵喊之時，聽清兩人對話正談到李玄揚及宋室後裔之事，心急李玄揚消息的她，也跟著上前圍觀，一聽究竟。

那胖漢一見孫羽珊近前圍觀，更是大聲喊道：「你竟敢亂言宋室後裔已死，誤導群眾，今日就是不交此物給你。」

高個兒也見孫羽珊前來圍觀，怒聲喊道：「不交出寶物！好，兄弟們上，將他身上寶物搶過來。」

於是高個兒後方數十名大漢持刀，往胖漢砍去；胖漢後方也有數十人持刀保護，頃刻間，數十人登時持刀鏘……鏘……一陣鬥殺，圍觀民眾突見雙方人馬持刀砍殺，嚇得四處奔竄，孫羽珊才一入圍觀人群，卻遇鬥殺之景，登時被往外逃竄的人群擠得暈頭轉向，也跟著向外驚慌而奔。

由於現場一片混亂，孫羽珊只覺人群之中，突有一道指力，往自己身上「巨闕穴」一點，登時全身發軟無法行動，並有兩人借力左右夾著自己奔走。便在這人群散開之時，孫羽珊已無聲無息被人帶往角落之處擊昏，裝入布袋挾持而去，現場群眾無人知曉。

見孫羽珊已被擒捉，那高個兒及胖漢兩群人馬，往東方邊跑邊追的繼續佯裝鬥殺而去，漸漸離開了客棧門口。

圍觀群眾見兩方人馬離去，都是一陣搖頭納悶，不知方才兩方人馬究竟吵些什麼、鬥些什麼，這會兒卻又消失無蹤，眾人心上都是一頭霧水。隨後眾人也各自離去，一切又回到平靜如常。

過了一個時辰，袁莫雲買了包子及乾糧回來，客棧門口及客棧內尋不著孫羽珊，便對客棧店小二問道：「請問可有見著與我同行那位姑娘？」

店小二回道：「方才還在門口坐著呢，這會兒卻沒見著！」

袁莫雲又問道：「可有說上哪兒？」

店小二回道：「沒，可能方才跟上前去看熱鬧吧！」

袁莫雲疑道：「看熱鬧！什麼熱鬧？」

店小二回道：「方才戶外一群人爭吵打殺的，後來散去了！」

袁莫雲疑惑半晌，到房內也尋不著孫羽珊，便在客棧廳堂獨自等候。

這時，阿永遊玩回來，見了袁莫雲又是高興說道：「莫雲姊姊，怎麼妳一個，師娘呢？」

袁莫雲疑惑回道：「你也沒見羽珊！這下奇了，羽珊上哪兒去了？」

阿永說道：「師娘不見了！阿永去找，阿永去找找。」

於是袁莫雲仍在客棧內等候，阿永則外出去尋孫羽珊，阿永來回尋找了三次，卻仍不見孫羽珊蹤影，直到日落天黑，孫羽珊仍未歸來，袁莫雲等候的心，漸漸轉為惶恐憂慮，心想：「認識羽珊以來，羽珊從未不告行蹤，怎麼今日……難道……難道羽珊出事了？」一想到此，袁莫雲心中開始驚慌無措。此刻不知

李玄揚安危，她已甚為憂心；如今孫羽珊又失去行蹤，袁莫雲頓時不知所措。

客棧大廳打烊後，袁莫雲回房等候孫羽珊直到午夜，仍未見孫羽珊歸來，袁莫雲無助的心已開始顫抖，心疑孫羽珊是否出事了，否則斷不可能此刻尚未歸來。徬徨無助的袁莫雲，對著暗夜長空不住發抖，卻又不知該如何。

翌日，一夜未睡的袁莫雲，急忙喚醒鄰房沉睡的阿永，阿永起身開門問道：「莫雲姐姐，什麼事？阿永還沒睡飽呀！」

袁莫雲焦急說道：「睡！阿永，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睡得著呀！你師父不知行蹤，如今你師娘又失蹤，你還能睡呀！」

阿永聞言，柔柔惺忪的睡眼，說道：「師娘昨晚還是沒有回來嗎？」

莫袁雲搖搖頭，落莫回道：「唉！沒有。」

阿永開始轉為焦急，急忙說道：「師娘不見了，師娘不見了……怎麼辦……莫雲姐姐，阿永再去找，阿永現在再去找！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阿永莫急，聽我說。等等你出客棧大門往東街尋找，一路仔細看看有沒有你師娘留下的蛛絲馬跡，一定要仔細看看喔！」

阿永認真回道：「莫雲姐姐，阿永會認真看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好，我會由西街尋找，仔細詢問路人，不管有無尋到消息，我們約定於午時回客棧會面，懂嗎？」

阿永點頭回道：「懂，懂！」

於是袁莫雲交代客棧店小二，如見孫羽珊回來告知她與阿永外出尋她，請孫羽珊於店內等候之語後，便焦急的與阿永外出尋找孫羽珊。

然而，孫羽珊終究是昨日被人於混亂中擄走，因此，袁莫雲與阿永找了一整日，黃昏回到客棧後，還是尋不著孫羽珊。無助的袁莫雲此刻心知，孫羽珊必定出事了，慌亂、憂心填滿心頭，她卻不知如何是好。

惶恐無助的心，猶如汪洋大海孤舟的徬徨，想強忍眼中的淚水，卻又不住淚流，一個單薄女子獨坐床前，心想夫君失蹤多年遍尋不著；患難結緣的李玄揚又不知所蹤；如今難得知己相惜的孫羽珊，卻無端失蹤。紅塵世事無情的打擊，已讓袁莫雲頻臨崩潰邊緣，但經昨夜未眠，今日奔波的袁莫雲，終因體力透支而睡著。

一夜沉睡醒來，天色已亮，無助的袁莫雲，今日未再叫醒阿永，獨自一人失魂模樣走到客棧廳堂。突然，前方一聲熟悉的叫喊「莫雲」，……兩日來的無助惶恐，袁莫雲終於崩潰落淚，一個多月來音訊全無的李玄揚，總算出現在自己面前。

李玄揚上前而來，卻見袁莫雲不住哽咽哭泣，不知情的李玄揚見此情景，急忙問道：「怎麼了？莫雲，怎麼了？」

兩日來無情的打擊，情緒已然崩潰的袁莫雲，如何說得出話來，李玄揚的關心言語，只是讓袁莫雲更爲哽咽。

雖是散亂的秀髮，但袁莫雲憔悴的倦容下，卻仍難掩其傾城傾國的容顏，啜泣哽咽的憔悴模樣，如何不令人心疼。見袁莫雲如此嗚咽哭泣，李玄揚也顧不得孫羽珊是否誤解，當下心疼不捨的將袁莫雲擁入懷中拍背安慰，任由袁莫雲依偎在自己胸膛前哭泣淚流。

心稍平復後，仍是哽咽的袁莫雲，原本依偎在李玄揚胸膛的面頰緩緩移開後，看著李玄揚，語帶啜泣的說道：「玄揚，羽珊……羽珊……失蹤了！」話畢，袁莫雲更爲難過的哭泣著。

一聽孫羽珊失蹤，對李玄揚彷如晴天霹靂，震驚心頭，心下逐漸慌張，但仍安慰嗚咽而泣的袁莫雲說道：「莫雲放心，我回來了，放心，別怕！」

李玄揚的出現與安慰，總算平復袁莫雲兩日來無助惶恐的心情，見袁莫雲心稍平復之後，李玄揚問道：「莫雲，你說羽珊……羽珊失蹤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於是袁莫雲收起崩潰決堤的心情，擦乾雙頰的淚痕。兩人來到一處方桌而坐，袁莫雲說道：「羽珊與我，在神農堂等你許久未回，我倆憂心你的安危，於是決定前往連峰岡一探究竟。兩日前投宿這間客棧，我前往鎮街上買些包子、乾糧，才短短一個多時辰，回來後卻尋不著羽珊，我與阿永連尋了兩日，還是不見羽珊蹤影，心想羽珊該不會出事了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心下又驚又慌，問道：「怎會無端失蹤，客棧店小二可曾見到羽珊上哪兒了？」

袁莫雲搖頭說道：「沒有，店小二只說那日門前有人爭鬥，不知羽珊是否跟上前去看熱鬧，但卻不知羽珊行蹤。……我到處尋找，就是沒有任何蹤跡。」

李玄揚此刻已是心急如焚，聽袁莫雲之言，孫羽珊定然失蹤了，以孫羽珊之個性，斷然不會不告而

別，但究竟孫羽珊發生什麼大事，有無性命危險，卻令李玄揚憂心焦急不已。畢竟兩人生離十多年，好不容易重逢相聚，此刻孫羽珊卻又無端失蹤，惶恐的李玄揚，誓要找回孫羽珊。

便在此時，門外一名小童持了一封信函進到客棧內，見了李玄揚後，將手中信函遞給李玄揚，說道：「叔叔，方才有位叔叔要我把這信交給你。」

李玄揚疑惑說道：「交給我？小弟弟，請問是哪位叔叔？」

那小童說道：「他說是你朋友，有要事先走，要我將這信交給你。叔叔，信給你了，我要走了。」

李玄揚點點頭說道：「喔！小弟弟謝謝你！」

於是那小童出了客棧大門，繼續遊玩而去。

李玄揚疑惑對袁莫雲說道：「我朋友？難道是洛叔？」

袁莫雲心情已經平復，說道：「拆開看看便知。」

於是，李玄揚拆開那紙信函，信中寫道：「欲救佳人，五指峽前，單身赴會，勿有人隨；三月十二，未時一刻，大元蒙戰，恭候尊駕，望君歸降。」

細細讀完之後，李玄揚當下惶恐心碎，手中信函掉落桌上，面容驚恐無語，心中萬分慌亂顫抖。

袁莫雲見狀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見李玄揚仍是瞠目驚慌，發呆無語，袁莫雲便取過那信函來看，也是一陣吃驚惶恐，原來孫羽珊失蹤，竟是被人擄走，心中開始驚駭起來。

不久，李玄揚低聲說道：「羽珊眞是被人抓走！……蒙戰，我與那蒙戰將軍不識，何故挾持羽珊要我歸降！」他的心中疑惑不已。

袁莫雲說道：「是蒙古人抓羽珊，目的要你歸降……，玄揚，你現在有何打算？」

李玄揚抑制焦急的心，深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唉！我好不容易盼得與羽珊重逢，我……我不能再失去她了。」接著，李玄揚又無奈沮喪的說道：「如果他們眞挾持羽珊要脅我歸降，我……我也只好歸降，……我……我眞的不能再失去她了。但我已經對不起文大叔在天之靈，如果……如果又降元朝，……那……我豈不是不忠不義之人……」話說到此，李玄揚又是無盡的自責。

袁莫雲見他如此自責，心中不捨，問道：「你已信守承諾，完成文丞相託付之事，像你如此忠義之人，又怎會對不起文丞相在天之靈？」

李玄揚仍是沮喪難過說道：「趙平……趙平全家……均已被人殺害。」

袁莫雲聞言詫異不已，驚道：「全家……全家被人殺害，莫非……莫非眞如江莊主推測之言？」

李玄揚點頭回道：「我在趙平墳前立誓，誓取梅少龍之命來祭他在天之靈。」話畢仍是氣憤之狀。

袁莫雲安慰說道：「梅少龍之事改日再說，眼前羽珊之事你有何看法？」

李玄揚惆悵之狀說道：「我現在立刻趕往五指峽去救羽珊，只是……爲了羽珊，我眞若降了北朝……妳……妳會看不起我嗎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人非鐵石，焉能無情，蒙古人既以羽珊之命要脅你，你又能如何？大丈夫爲心愛女子，能屈能伸，不管你決定如何，莫雲永遠支持你。走吧！我們這就出發去尋羽珊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可是那蒙戰要我單身赴會，勿有人隨，我怕妳跟去，恐對妳性命不利，我不放心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我們先到五指峽附近客棧暫宿，到時我與阿永便在客棧等你。」

於是李玄揚將阿永喚醒，三人整理行裝後，便急忙動身往五指峽而去。

一路上李玄揚心中焦急，急忙趕路，來到五指峽外圍十里之處一間客棧投宿時，已是三月十日黃昏。歇息一宿後，翌日早晨用膳之時，袁莫雲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，明日你一人前去我實在放心不下，我還是陪你前往好了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莫雲，羽珊目前身陷險境，我已思緒紛亂，那信函告誡要我單身赴會，勿有人隨。因此，我不能再讓妳跟我前去冒險，妳還是與阿永在客棧等我。」

袁莫雲憂心說道：「可是，我實在怕你一人前去，若遭蒙古人算計，……」

李玄揚握著袁莫雲的雙手，安慰說道：「莫雲妳放心，我答應妳會平安回來，為了羽珊性命，我已顧不得志節如何，只要羽珊平安，他若要我降，我也只好降他了，我若降他，便可安然回來，所以妳放心在此等我。」

雖說如此，袁莫雲仍是眼皮直跳，心中憂慮不已，深怕李玄揚受蒙古人暗算而有危險。



二五 報血仇綠林攔路，五指峽龍虎鬥纏

翌日清晨，李玄揚單身一人來到客棧門口正要出發，袁莫雲及阿永於門口送行，袁莫雲將手中一把長劍遞給李玄揚，並殷切說道：「玄揚，這把劍帶著以防急需，一切務必小心，你與羽珊一定要平安歸來！」

李玄揚為免袁莫袁擔心，取過長劍，再次安慰她說道：「莫雲放心，我一定會小心謹慎，平安回來，不要擔心！妳也要好好照顧自己，等我回來。」

袁莫雲深情點頭未語，心下卻十分憂慮。

李玄揚回頭對阿永說道：「阿永，這幾日不得亂跑，好好保護莫雲姊姊，懂嗎？」

阿永猛力點頭回道：「好，阿永會保護莫雲姊姊，師父快去救師娘回來。」

於是，李玄揚暫辭袁莫雲及阿永，轉身快步而去，袁莫雲望著漸行漸遠的李玄揚身影，掩藏不住焦慮忐忑的心。

由於昨日夜裡，袁莫雲於睡夢中突見瑤池金母靈光駕臨，袁莫雲於夢中祈求瑤池金母保佑李玄揚平安，並請示李玄揚安危，金母聖音卻告誡：「血光之險，當有此劫」。因此，今晨醒來後，袁莫雲便憂心不已，但又無法跟隨李玄揚前往營救孫羽珊，心中更顯焦慮。

李玄揚前去約莫一個時辰之後，袁莫雲眼皮直跳，幾度心悸憂慮，內心不住牽掛李玄揚及孫羽珊的

安危，又恐昨夜金母顯靈告誡若真，那該如何？心想及此，袁莫雲心中更為惶恐，於是，焦急地對阿永說道：「阿永，咱們跟去看看！」

阿永疑惑說道：「可是師父叫我不要跟咧！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如果你師父有危險，怎麼辦？」

阿永聞言一驚，仗言回道：「師父有危險，阿永當然要救師父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阿永，我們跟去後頭看看，但你一定要乖乖聽我的話，不得亂跑亂吵洩漏行蹤，不然我便自己去！」

阿永緊張回道：「好好，阿永一定聽莫雲姐姐的話，不要丟下阿永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好，去準備準備，我們馬上出發。」

於是袁莫雲與阿永兩人，便一路匆匆趕往五指峽，沿途阿永果然謹遵袁莫雲的囑咐，不敢亂跑亂言，深怕袁莫雲丟下他一人獨去，也怕李玄揚深陷危險，天真地想前去營救李玄揚及孫羽珊。

這時，五指峽外數里之處，秋槐仇急急而奔，目的是趕往五指峽，來到途中，卻遇尋仇之人攔路阻擋，那人正是綠林幫長老，余萬堂。隨後，魯若泛及另外三名綠林幫長老也趕到現場。

秋槐仇見狀一驚，隨後冷笑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綠林幫，不知綠林余長老攔阻秋某有何貴事？」

余萬堂說道：「上次武林大會恩怨，此日該來了結了！」

秋槐仇冷言回道：「哼！今日我秋槐仇無閒暇與你們爭鬥！」

余萬堂怒道：「哼！今日你可別想離開了，一命抵一命，今日我余萬堂定要取你性命，讓綠林弟兄有個交代，以祭歸幫主在天之靈。」

秋槐仇心中一驚，尋思暗想：「他怎如此確定歸末谷死於我手，那日明明無人察覺，也吩咐楚萬心及麻多處理屍首，怎可能有人知曉！」秋槐仇認定余萬堂只是猜測，自己無須承認便是，於是回道：「何謂一命抵一命，何謂祭歸幫主在天之靈，歸幫主之死與我無關，今日秋某有事在身，如不閃開，可別怪我不客氣了。」

魯若泛一旁怒目回道：「秋槐仇，你還想狡辯，南疆蛇毒，你還想抵賴嗎？今日定要你血債血償。」

秋槐仇一聽南疆蛇毒，雖不知對方如何知曉，但對方既知歸末谷死於自己手中，於是哈哈笑道：「哈哈，是歸末谷不識相，自己找死，可怪不得我秋槐仇。」

余萬堂聞言，怒道：「秋槐仇，真是你殺人奪珠，讓我綠林幫失去爭取天虹劍的優勢，今日余萬堂要你賠命。」

話畢，余萬堂手中綠竹杖唰唰而出，勁力萬鈞，直搗秋槐仇，秋槐仇急忙避過，迴身三步，心想：「此刻再不脫身，恐怕延誤了約定時辰。」於是手中紅簫急晃數下，逼退余萬堂，轉身一個輕功急躍而出，正要飛離脫身。

豈料，魯若泛早知秋槐仇善用陰毒，特請綠林幫兩名吹箭長老前來，便在秋槐仇一個騰身而起之時，兩名長老手中竹杖吹箭而出，箭鋒逼命急馳，秋槐仇聽聲避過一箭，但卻閃不過另一箭，一箭射中左背，當下鮮血直流，難以脫身。

秋槐仇心知此番均是綠林高手，不得大意，否則恐有性命之憂，於是豎目說道：「今日被你們誤了大事，你等既要尋死，秋槐仇便成全你們。」

魯若泛回道：「無須誇口，今日，綠林幫定要你賠命。各位長老，小心他身上劇毒。」

於是，綠林幫五人分立五位，圍住秋槐仇。

秋槐仇陰險笑道：「看來你們讓秋某失約了，既然如此，嘿嘿，只好讓你們嚐嚐歸末谷的死法了。」

只見余萬堂綠竹杖長空飛舞，宛如一條青龍飛騰，一個瞬間擊落秋槐仇胸前，秋槐仇提簫相抵，紅簫轉動余萬堂手中之綠竹杖，兩人勁力相催之際，兩名吹箭長老再次吹動奪命箭，急馳秋槐仇左路，秋槐仇借力收簫往後一退，紅簫順勢化去兩支竹箭。

這時，魯若泛又是一杖直取秋槐仇背心，秋槐仇猛然回身提簫相擋，余萬堂綠竹杖同時來攻秋槐仇，如此車輪之戰已過數十招，秋槐仇一時難占上風，心想：「糟糕，時辰將至，今日恐怕失約了。」秋槐仇一個分心，右臂又中一支吹箭。

秋槐仇這一耽擱，已被綠林幫困住一個多時辰，原本急欲趕往五指峽之約，卻一時分身乏術，只得應付眼前危機。

約定的未時已至，李玄揚來到五指峽口，峽口之處濃蔭蔽日，山峰高聳，濃蔭之下約莫五名蒙古士兵固守。

李玄揚上前冷言問道：「我乃李玄揚，依約單身前來，羽珊姑娘現在何處？」

其中一名蒙古士兵，和顏說道：「將軍在峽谷內恭候李少俠，請李少俠由此前去約莫三里之處可見一處潭水，孫姑娘便在那裡。」

李玄陽一聽孫羽珊果然在此，焦急地往峽谷內直奔而去，李玄揚往峽谷內深入前去之後，峽口前方突然冒出許多紅蓮教徒，分由馮鳴南、凌嘯天及雷彪領軍，分三批人員層層固守五指峽口，不讓任何人出入此峽口。

李玄揚進入後約莫一個時辰，袁莫雲及阿永也趕到峽口，躲於一旁，卻見峽口前方重兵層層把守，但固守之人卻是紅蓮教徒，並非蒙古士兵。袁莫雲心下生疑，尋思：「奇怪，此處怎是紅蓮教固守，不是蒙古將軍——蒙戰約見玄揚嗎？……難道……糟糕……，該不會梅少龍要取玄揚性命，這可如何是好。」一想及此，袁莫雲心中更是焦急萬分，眼前重兵把守，無法進入五指峽，一時不知所措。

憂心的袁莫雲，於是低聲在阿永耳邊吩咐說道：「阿永，這種地形路勢你最有辦法了，前方壞人將路口堵住，你去幫莫雲姐看看，有沒有其他路可通往峽谷內。」

阿永也是低聲回道：「莫雲姊，這個阿永最厲害了，阿永一定去找一條路進去，我們去救師父。」

於是，阿永迅速由後方離去，一溜煙進入竹叢林中，一會兒便不見蹤影，只有焦急的袁莫雲一人，於暗處觀看峽口前方動靜。

過了半個時辰，阿永果然滿身泥濘，興沖沖的回來，對於袁莫雲說道：「莫雲姐姐，阿永找到路了，我們趕緊進去，走！」

袁莫雲聞言大喜，急忙跟著阿永由後方離去，繞過後方一座小丘，涉過一條山澗小流，再翻過幾處巨

石之後，來到一處山壁下方，山壁下方林木樹叢錯雜，卻見扶疏的林木後方，正有一處小小洞口，大小僅容一人爬行而過。

阿永對袁莫雲說道：「莫雲姐姐，從那洞爬進去後，就可以到峽谷內了哦！」

袁莫雲見那洞口如此窄小，心疑說道：「阿永，你確定可以進到峽谷內？」

阿永回道：「莫雲姐姐，相信我阿永，我剛剛可是跟了一隻野兔，再跟了一隻山狸，才找到此洞，阿永也鑽過去看過了。」

袁莫雲半信半疑，但眼下已無他法，於是說道：「好吧，既然可通峽谷內，阿永，我們爬過去吧！」

於是，身手矯健的阿永，蜷曲著身體，一會兒便穿越那洞口，但爬行身手較為拙絀的袁莫雲，則是花了好大氣力，弄得滿身泥濘之後，才穿越那洞口。

而這時，焦急尋找孫羽珊的李玄揚，早已來到五指峽內一處潭邊。卻見一條身影冷冷佇立等候，那熟悉而又殘酷的背影，喚起李玄揚滿腔的怒火，見李玄揚來到，那人冷然轉身過來，目光含笑，正是紅蓮教主梅少龍。

見李玄揚怒目之狀，梅少龍笑道：「那日李少俠親登我紅蓮教要尋梅某，不巧梅某有事外出，失禮之處，還請見諒！」

李玄揚想起趙平一家五口性命，心中怒火高揚，但此次攸關孫羽珊安危，於是抑制心中怒火，冷冷說道：「蒙戰將軍約我前來，怎會是你？羽珊現在又在何處？」

梅少龍哈哈笑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，李少俠，今日……沒有蒙戰將軍，只有我梅少龍。」

李玄揚怒道：「明明是蒙戰發書給我，約我前來！……莫非……莫非你冒充蒙戰將軍，誘我前來！」

梅少龍眼光突轉陰邪之狀，冷然說道：「是，確是蒙戰將軍發給你的信。只是……，來的非是蒙戰將軍，而是索命閻羅！李玄揚，今日恐怕你是插翅難飛！」

李玄揚聽他此言，心覺今日廝殺難免，此刻李玄揚也終於了悟，原來孫羽珊的失蹤，竟是梅少龍佈下的天羅地網，應是那日怒上紅蓮教尋仇後，梅少龍便已萌生殺意。於是，李玄揚說道：「讓我見羽珊一面，我要確認她的安全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會，梅少龍會讓你們這對鴛鴦會面，只是，……會面之地是在黃泉路上。」

李玄揚心中仍是憂心孫羽珊安危，怒道：「梅少龍，快交出羽珊！」

梅少龍淡然回道：「不急，你先一步上黃泉路，梅某便會好人做到底，馬上送她前去陪你，讓你們於黃泉重逢！」

李玄揚心想：「他既出此言，表示羽珊性命應該無憂，我今日便先擒他，再逼他交出羽珊。」

然而，李玄揚如此想著，卻不知已然落入梅少龍的心戰陷阱，正逐步將他對孫羽珊安危的戒心放下，等待關鍵時刻，給予李玄揚心頭致命一擊。

由於李玄揚心下誓擒梅少龍，於是淡淡回道：「要我上黃泉路，便要看看你有沒有這本事！」

梅少龍笑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，有自信的年輕人，但是，今日你縱有萬夫莫敵之勇，恐怕也一人難敵三大高手！」

話畢，李玄揚身後，冷然躍出兩名鬼魅般的高手，正是蒙古絕等高手——神鬼二決，冷心楓及蕭藏。

李玄揚見神鬼二決出現，想起當日武林大會之上，與神鬼二決以一對二比鬥，勢均力敵難分軒輊之時，若非當時阿永高喊蒙戰將軍到，以致兩人分心，恐怕自己未必占得上風；今日又加上梅少龍這位中原武林第一高手，李玄揚心中已然了悟，今日必然是一場死戰。

李玄揚此刻又突然想起那日梅少龍召開武林大會的凜然正氣模樣，與今日陰險狠毒相比，心中一陣感慨難以置信，冷然問道：「看來，今日你等定要置我於死地，我李玄揚也只好搏命了。只是……等會兒各人生死難料，在廝殺之前，梅少龍，我問你一事，爲何要殺趙平？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宋朝既已亡國，國祚已終，代天而起的自然另有九五眞龍，蒙古大元既已代天而立，何須再留殘喘的禍根！」

李玄揚又問道：「又爲何連那無辜的三個孩童你也不放過？」

梅少龍冷冷笑道：「哼！斬草如不除根，我梅少龍又何須斬草！」

李玄揚搖頭嘆道：「原來你處心積慮尋得三珠，並非爲了雪復大宋神州，而是爲了與蒙古人勾結，斷絕宋室後裔。而你竟然爲此目的，還犧牲煙波山莊上下數十條人命，如此慘絕人寰之事，你竟然做得出來。」

梅少龍聞言，詫異問道：「煙波山莊之事，你又怎會知道？」

李玄揚冷言回道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你所派的火雲堂主，其右臂上的火狀烙痕，在煙波山莊二少死前，記錄了下來，你的惡行惡狀，今後我李玄揚也將公諸世人。」

梅少龍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梅少龍這十多年來縝密籌劃，天衣無縫，心想怎會讓你篤定趙氏之死與我有關，原來是馮堂主露出破綻了。……不過，這次梅某一定改進，定要讓你之死天衣無縫，所以你放心，梅某再如何惡行惡狀，你也再無任何機會可以公諸世人了！」

李玄揚聞言毅然說道：「好！既是你殺了趙平全家，也證實那趙氏後裔確實因我李玄揚而死，我李玄揚今日就算戰死，也要拿你之血，來祭趙平在天之靈。」

梅少龍喝道：「好！有氣魄，我梅少龍之血在此，便等你來取！」

這時梅少龍一直等候一個人遲遲未到，尋思：「秋門主怎還不來，莫非有事耽擱了！也罷……，再候他片刻，如若未到，憑我三人武學，及等會兒的攻心計策，也足以致他於死地。」

因此，爲拖延時間等候秋槐仇，梅少龍再對李玄揚說道：「李玄揚，你若不插手宋室後裔之事，梅某尚可饒你性命，只是你執意干涉此事，梅某卻饒不得你！」

李玄揚怒眉回道：「受人之託，本就該忠人之事，只是，我李玄揚竟然相信你這冷血之人，蒙古之狗，釀成如此大禍，反而愧對託我之人。……今日，交出羽珊，饒你性命，否則，我李玄揚少時便殺得了蒙古人，今日也就不差多殺幾人！」

梅少龍聽他譏笑自己爲蒙古之狗，怒上眉梢，決意立殺李玄揚，不再等候秋槐仇趕來，於是怒道：「不自量力，今日便讓你含恨歸天！」隨後朗聲對神鬼二決說道：「兩位將軍，不必等秋門主了，手下無須留情，取他首級獻給蒙戰將軍，作爲雙方初次合作之賀禮。」

話畢，梅少龍手中天虹劍凌厲而出，劍鋒急猛，瞬間李玄揚感受那逼命殺氣，連忙急速退開，手中長

劍出鞘，提劍抵擋梅少龍招招斃命的劍式。由於梅少龍招招直抵命門，出劍毫不留情的氣勢，已讓李玄揚感受到自學武以來最大危機。

兩人來回鬥了數十招過後，梅少龍出劍越加急速，劍勁越加威猛，兼之天虹劍鋒銳無比，李玄揚只能護守，謹慎拆招。

梅少龍心下暗道：「這小子武功果然深不可測，雖只護守，但竟能一一拆我劍招，今日如不誅殺此人，必成後患。」於是，梅少龍絕學「落鷹劍法」上手，登時虹光飛閃，劍風凜凜，瞬間梅少龍手中天虹化成漫天劍雨，急刺李玄揚上盤數劍後，劍鋒再轉中路。李玄揚挪步輕盈，運勁抵擋，一個迴身氣運易筋護體，手中長劍疾快如電，反守為攻，兩人雙劍交鋒，鏗鏘聲響迴盪五指峽谷，更顯爭鬥之激烈。

兩人雙劍交鋒又鬥了一百多招，一旁冷心楓及蕭藏兩人仍未出手，李玄揚心中疑道：「既要殺我，他二人卻為何不出手？」

便在此時，梅少龍心知李玄揚武功確實高強，必須竭盡畢生所學，方能取他性命，於是，梅少龍氣凝於劍，勁力九分，一式「殘鷹掠影」，如蒼鷹掠地般，利、疾、狠、快，變幻莫測的劍法，招招刺往李玄揚天靈、咽喉、心口等方位；李玄揚見情勢不妙，一個墊步運勁，劍光疾無影，氣無蹤，身影移動快如鬼魅，更似天神，不僅避過梅少龍之劍招，疾快無影之劍法，反守制敵，反而劍劍直刺梅少龍，正是李玄揚腳踩絕頂追雲步輕功，出招便是不世劍法——疾龍劍法之「疾風訣」。

梅少龍見此劍法，心中一驚，暗道：「好迅疾的劍法，此人真是恐怖，到底是何來路？」這時梅少龍只能每攻一式，卻須護守兩招，漸趨下風。

正當李玄揚「疾風訣」招式急攻梅少龍之時，突然，左路一陣冷冽劍鋒，右路一陣雷霆刀鋒，氣勢萬鈞破風而來，直取李玄揚面門，李玄揚急忙躍身正要離開避過，豈料，那劍鋒早已算準李玄揚避開之方位，跟隨轉位，便在這電光石火之間，劍鋒已來到李玄揚胸口一寸之處，只稍再上前一寸，必定刺入李玄揚胸口。李玄揚見狀一陣詫異，立時再顯追雲步絕學，一個輕盈後仰，避過冷心楓那疾速而來的致命劍鋒。

卻在這時，那雷霆刀鋒似又算準李玄揚之身法，正當李玄揚仰身避過劍鋒之時，赫然驚見一抹刀光，正要斬落自己項上人頭，那刀光已到面前兩尺之距，李玄揚再要閃避已然不及，一刀落下之後，李玄揚必然魂斷，……危及之時，李玄揚周身氣流翻動，易筋凝氣，一個掌腕轉動，手中長劍如電馳疾快，瞬間旋動，登時護於正面頸前，只聽得「鏘」……的一聲轟天巨響，李玄揚被刀勁震躺於地，卻見蕭藏手中鬼決刀，不偏不倚劈在李玄揚之劍上。

這一驚天巨響，卻讓蕭藏眼神露出不可置信的驚恐，他此刀已是運勁十分，但劈在李玄揚之劍上，竟如劈在巨石一般，心中不敢相信李玄揚的內力如此深厚。

李玄揚被蕭藏一刀劈中長劍，失去重心而躺落於地後，一個運勁立刻縱身而起，內心驚恐不已，驚駭方才自己險些喪命。

原來方才神鬼二決兩人，在李玄揚與梅少龍互鬥之際，一方面仔細觀察李玄揚武功路數及其破綻，一方面也是配合梅少龍付託之計，待李玄揚專注比鬥，鬆懈對神鬼二人防備之時，乘機一擊致命，幸得李玄

揚追雲步輕功無敵，易筋內力渾厚，方能逃過冷心楓及蕭藏的致命一擊。

經過方才的纏鬥，四人對彼此的武功根基心中各自明瞭，梅少龍朗聲說道：「李玄揚，你果然武功驚人，今日若不殺你，必爲後患，你認命吧！」

隨後，梅少龍、冷心楓、蕭藏各立三方，圍住李玄揚，各自運勁氣發，出手盡是畢生絕學。

而李玄揚與梅少龍過招，雖是自己略勝一籌，但已知對方武功高強，如再加上冷心楓及蕭藏聯手，自己恐怕難敵，已是心知今日難過此關，但也只能搏命擒得梅少龍，方能救出孫羽珊。

於是李玄揚劍鋒再出，先取梅少龍。但冷心楓已率先出招，劍鋒呼嘯而鳴，瞬間已來到李玄揚腰際，李玄揚身移快速，一個側身避過，可李玄揚手中長劍仍是急刺梅少龍，梅少龍運劍揮擋，與李玄揚拆上數招，不料，蕭藏冷冽刀鋒又從後方劈來，李玄揚只得運劍來擋，噹……鏘……之音綿密聲響，聲聲震懾人心。

四人刀劍來回已過數百招，李玄揚以一敵三，一人獨鬥漢蒙三大高手，歷經二個多時辰，雖未占得上風，卻也未露敗象。

此時，身爲蒙古高手之一的神決劍冷心楓，雖身經大小戰役數百陣，但卻未逢李玄揚如此高手，心中暗自驚服，尋思暗想：「此人所用究竟是何劍法，竟然如此精湛高深，連我與蕭藏聯手都難占上風，今日不使畢生絕學，定難取勝。」

由於，今日冷心楓及蕭藏之任務，乃奉命誅殺李玄揚，因此，經此一番纏鬥後，兩人互使眼色，心中明瞭，準備傾畢生絕學應敵。只見冷心楓將長劍於左路畫了數道光圈，捲起強大氣流，那劍鳴之聲擾人心

思，音波迴盪之間，突然如驟雨綿密的劍鋒，在一陣狂風過後，猛然數劍由風中而出急刺李玄揚，李玄揚以劍擋過，隨後又是一陣劍鳴呼嘯，分不得劍鋒何處刺來，一個冷不防，又是一抹劍光直刺右胸而來，李玄揚一個機警又是擋過，冷心楓出劍越快越猛，正是他武學的巔峰之式「風劍亂流」。

正當李玄揚奮力抵擋冷心楓的亂流之劍時，後方呼嘯而來的刀鳴之音，織構層層綿密的刀網，如萬馬奔騰的氣勁，正乃蕭藏的巔峰絕招「鬼神斬」，直逼李玄揚背心而來，李玄揚連忙一個側身，趕緊挪劍來擋，又是刀劍鏗鳴之音不絕於耳的震撼。

此時，李玄揚左擋冷心楓氣勁冷冽的巔峰劍招，右敵蕭藏雷霆萬鈞的絕頂刀式，左右應敵之下，刀劍氣流毀枝斷葉，摧毀無數林木枝葉，李玄揚只要稍有不慎，便是立時喪命。

就在李玄揚左右纏鬥冷心楓及蕭藏之時，梅少龍一旁觀察李玄揚劍招之破綻，以便伺機再次致命一擊。就在三人又過百招之時，冷心楓突然一個劍鋒轉向急刺李玄揚左胸下方，蕭藏一個驚天劈斬，已近李玄揚後頸三尺之距，李玄揚劍法再快，要同時化去這刺胸劍鋒及取項刀光，恐非易事，便在這逼命時機，梅少龍見機不可失，此時出手，李玄揚斷難擋去這致命的第三劍，必然喪命。

於是，正當冷心楓劍鋒來到李玄揚左胸一尺，蕭藏刀鋒已到後頸兩尺之距時，梅少龍運足十成神功，也是畢生落鷹劍法之巔峰絕招，氣勁萬鈞的逼命劍鋒，無情急速的刺往李玄揚咽喉而去。

如此危機瞬間，縱是當今武林任何一個絕等高手，也恐難逃生天，化去這致命危機。李玄揚避無可避，閃無可閃，三道逼命的刀劍虹光，正如索命閻羅的勾魂使者，正要無情取走李玄揚性命之時，情急之下……卻見李玄揚手中長劍，光虹數閃，幾抹劍影晃動之後，隨著噹……鏘的數響之聲，李玄揚已騰身立

於數步之外，而冷心楓、蕭藏、及梅少龍三人則各自退回原位，卻是一副驚恐詫異的表情，此時三人手腕之上，竟各自滴落數滴鮮血，頓時天地一片寂然無聲。

原來，李玄揚自學成疾龍劍法第二式「千軍破」後，因少有實戰經驗運用，方才情急之下，李玄揚由心而起的寫意劍法，正是見招拆招，見縫使劍的「千軍破」心法，竟在頃刻間破去梅少龍三人之逼命刀劍。

這時，大地漸颳起陣陣淒風，雲霧蔽日，隨風而來的蕭蕭細雨，更顯蒼天憂容。

冷心楓拭去手中滴落的鮮血，冷冷嘆道：「閣下驚天神功，冷心楓佩服！只是，我冷心楓征戰無數，卻未見過此等劍法，敢問方才是何劍招？」

李玄揚冷冷回道：「疾龍劍法，千軍破。」

一聽「疾龍劍法」，冷心楓及蕭藏兩人眼神略顯詫異之狀，蕭藏心想：「我蒙古代代口耳相傳此劍法之威力，但這套劍法終究只是傳說，如今真有此套劍法！」

冷心楓則心想：「我蒙古部族世代畏懼此套劍法威力，如今不除此人，日後必是我蒙古大敵。」

只見梅少龍對冷心楓及蕭藏兩人，點頭使個眼色示意後，似有驚天陰謀，隨後語帶陰險對李玄揚說道：「李玄揚，你真有萬夫莫敵之勇，以一敵三，你竟不敗！……只不過，今日索命閻羅定要取你性命，任你再勇武，也要含恨！」

話畢，梅少龍躍身而退數尺後，全神貫注，氣凝丹田，登時有如風起雲湧的驚天氣勢，凜凜生威，頃刻間氣聚於劍，手中天虹神劍映天虹光再出，梅少龍大喝一聲「納命來」！手中天虹化爲擊天一擊的逼命

劍鋒，勁馳李玄揚面門而來；同一時間，冷心楓及蕭藏，也已氣運畢生修爲，化爲致命一擊的絕等招式，正是「神決劍出，鬼決刀鳴，諸佛迴避，不攖其鋒」天衣無縫的刀劍合一，排山倒海的氣勁，由李玄揚後方急攻而去。前後夾攻的宏大氣勁，讓李玄揚感受前所未有的逼命危機。

李玄揚急忙易筋氣轉，沛然內力源源不絕而來，劍虹再閃，疾劍無光無影，李玄揚正要使出疾龍劍法第二式——千軍破的驚天威力，誓取三人性命，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……

突然，東方山頭之上，駭然一幕陡然映入李玄揚眼簾，便在這高手對決不容閃失的剎那，李玄揚突然一怔分了心思，正是梅少龍設計的攻心之策。



二六 血戰力竭悟菩提，生死真情挽垂危

那東方山頭之上，紅蓮教徒早已暗伏於此，待梅少龍大喝一聲「納命來」之時，便由山頭之上猛力拉起繩索，一個被繩索懸住頸頭的女子身軀，赫然由山頭之下被挺直拉起，那女子堅毅忍住索頸痛苦而不哀號，但身軀仍因索頸重力之痛，本能性的不住晃動，因而映入李玄揚眼簾。那女子，正是李玄揚窮盡己命，也要護她一生周全的——孫羽珊。

此時，正值李玄揚內力沛然，運勁使劍，劈天撼地的「千軍破」劍招正要隨勁而出之時，堅毅之心誓殺梅少龍，不料，一見孫羽珊被高空懸頸吊起，映入眼簾的瞬間，李玄揚心頭一怔而驚，便在這電光石火的頃刻，高手對決豈容分心，待李玄揚回神再要運劍之時，終究遲了一步，只見李玄揚手中長劍擋住了蕭藏劈頭之刀；但是，梅少龍的天虹神劍，卻不偏不倚地直直刺入李玄揚心窩，由前胸刺入後背，李玄揚「啊」的一聲，鮮血噴出，血流如注，眨眼一刻梅少龍手腕轉動，又是一式「震天乾坤掌」拍中李玄揚胸前，李玄揚立時口吐鮮血；豈料，冷心楓之取命劍鋒又至，由後背又刺入前胸，李玄揚再一聲「啊」的哀鳴，又是一注鮮血噴出。

李玄揚雖是身中兩劍一掌，但是一心牽掛孫羽珊安危的他，一陣宏大氣勁再次隨劍而出，那開天闢地的氣勁，硬是將梅少龍、冷心楓及蕭藏三人震退數十步，李玄揚登時將手中長劍急射而出，只見那長劍飛馳東方山頭之下，瞬間切斷吊住孫羽珊項上繩索，正當孫羽珊陡然掉落之時，李玄揚施展絕等追雲步最上乘輕功，瞬間已到東方山頭之下，一把接住掉落的孫羽珊。

也在此時，李玄揚被刺中兩劍的瞬間，只聽得五指峽內一陣女子的淒厲叫聲，悲鳴喊叫著「玄揚……」之後，由樹叢內奔出兩條人影，正是袁莫雲及阿永，急急奔往李玄揚接住孫羽珊之處。

原來袁莫雲及阿永兩人，方才由小路及小洞鑽入五指峽後，順著峽谷而進，便見到李玄揚與梅少龍等人激烈之鬥，爲免李玄揚分心而入險境，兩人便躲在草叢之處觀看動靜，四處張望也見不著孫羽珊，卻突然見李玄揚身中兩劍，驚駭之餘急忙衝出，才見孫羽珊已獲李玄揚搭救。

李玄揚雖是口吐鮮血，胸前背後血流如注，但一接住孫羽珊之時急忙將她項上繩索解開，悲鳴而道：「珊兒，珊兒……！」

孫羽珊雖是被懸吊獲救，但並無傷，一見李玄揚中劍嘔血，登時嚇得花容失色，驚慌哭道：「玄揚哥，玄揚哥！你要緊否？」

這時袁莫雲已經趕到，見李玄揚傷重之狀，兩手前後壓住李玄揚血流如注的傷口，驚慌憂心的說道：「玄揚，痛嗎，痛嗎？」隨後袁莫雲傾國傾城的容顏上，滑落兩行憂心無助的眼淚，那是對生死之交的李玄揚最真摯的情感。

李玄揚氣力漸虛，說道：「我撐得住，羽珊，妳……總算又找到妳了！」

孫羽珊泣道：「玄揚哥，對不起，嗚……嗚……，對不起，讓你擔心了！」

而純真傻愣的阿永，見了李玄揚全身是血的模樣，慌張說道：「師父受傷了，師父流血了，可惡的壞

人，可惡的壞人！」

於是，阿永起身對梅少龍等人喝道：「你們這些可惡的壞人，欺侮師父及師娘，我阿永今天要把你們殺光光！」

梅少龍見狀卻冷冷笑道：「呵呵，好感人深情的畫面，只怪你們不該干涉此事。既然你們郎情妹意篤厚，主僕情深，今日我梅少龍便好人做到底，讓你們一同共赴黃泉，也免得黃泉路上孤單！」

袁莫雲挺身回道：「梅少龍，你這毫無血淚的漢奸，想當年多少群雄協守襄陽城，前仆後繼的迢迢英魂，只爲捍衛大宋疆土，不容蒙古異族侵我河山，如今，你竟勾結蒙古異族，褻瀆岳武穆將軍的天虹神劍，與那捍衛山河的迢迢英魂相比，你眞無愧咎！」

梅少龍聞言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好個美如天仙的姑娘，死到臨頭，竟教訓起梅某來了！不知姑娘尊姓大名？」

袁莫雲不愧是堅守襄陽城英雄之妻，面對危機毫無懼色，堅毅之語冷冷回道：「哼！蒙古蠻人，不配知我漢名！」

梅少龍聽她嘲笑自己爲蒙古人的輕蔑之語，心下怒不可抑，勃然怒道：「死到臨頭，還不知死活，既然想死，我梅少龍便成全你們。」

於是，梅少龍使個眼色對神鬼二決說道：「兩位將軍，今日一個不留，先誅李玄揚，再殺其餘諸人，便可回覆蒙戰將軍。」

冷心楓點頭示意，於是與蕭藏兩人眼神示意後，再運氣勁，雖見李玄揚已受重傷，但兩人仍不敢大

意，此番再擊，誓要取下李玄揚性命，以防生變。因此，兩人起手運勁又是頃盡畢生神功，一刀一劍再度交織綿密宏大之劍雨刀網，兩人大喝一聲後，驚天一擊如電疾馳；梅少龍更是不留生機給李玄揚，一式「殘鷹掠影」也是頃盡畢生功力，輕功縱身往前疾馳，……索命刀劍正由三方往李玄揚四人而來，一個負傷在身的李玄揚，一個手無寸鐵的孫羽珊，以及一個天眞傻愣的阿永，面對這急馳而來的索命刀劍，該當如何？

只見袁莫雲急忙提起地上長劍，如螳臂擋車一般，護在李玄揚面前，正要抵擋那宏大無情的索命刀劍。一個武功薄弱的袁莫雲，如何抵擋三大高手強大勁力的刀刃劍鋒，但是無情的刀劍終究逼近而來，……九死一生，千鈞一髮之刻……，無人來救，只有天地悲風泣雨，見證這慘烈無情的龍爭虎鬥。

隨著鮮血的流失，臉色慘白，氣虛體弱的李玄揚，負傷盤坐於地，伸指點住自己傷口周圍的數處穴道，減緩鮮血流速後，仰頭正見袁莫雲仗劍挺身，護於自己面前。危及之時，李玄揚急忙運勁，將袁莫雲拉回，一把將她抱住，並將她橫抱躺於自己盤坐的雙腿之間，用自己最後一絲氣力雙手凝指，氣運易筋……

隨著神智漸趨恍惚，迷離的意識中，生死交關之際，李玄揚腦中不自覺徘徊的一念正是：「菩薩應離一切相……，無我相、無人相，我相即是非相，身相即非身相，應不住於相，……是故諸菩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……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；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，……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何以故，一

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……是故修證菩提，無住菩提」。

李玄揚腦中浮過之念，正乃近期閱讀劉廣所贈「金剛經」之片段經文及達摩祖師告誡無住菩提之心法，在此生死交關之際，李玄揚突然明瞭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的眞相。此刻，李玄揚意識突又閃過當時少林寺普明方丈之釋經義理：「一切本無菩提，又何須執著菩提，便是達摩祖師告誡之無住菩提。因此……，既無菩提，何住菩提。」

頓時，李玄揚雖是意識迷離，九死一生，卻突然心念澄明，頓悟我相非相之如來實義，身雖處於驟雨之中，但此刻卻心靜如水，萬念俱寂。

李玄揚方才一個凝指運氣瞬間，已然了悟「菩提易筋經」最後一式「無住菩提」的境界，登時功體彷如氣空勁虛一般，卻有源源不絕之乾坤氣流，如海納百川般的氣勢匯聚周身，李玄揚易筋轉氣，氣隨意走，那沛然內力已然突破功體承受之極限，但李玄揚已不執著，更是無念，雙目微閉，卻耳際清明，聽聲辨位。

陡然間，冷心楓的神決劍，蕭藏的鬼決刀，風馳電掣直抵李玄揚腦門，只見兩人排山倒海的擎天一擊，劍鋒刀刃來到李玄揚腦穴三寸之距。李玄揚一個曲臂凝指，雙手指尖夾住兩人刀劍，那勁力宏大的兩柄刀劍，在被李玄揚手指夾住的瞬間，竟然定住不動。

這時，輕功縱身疾馳而來的梅少龍，一式「殘鷹掠影」正要騰身飛起，由上空掠刺李玄揚。豈料，梅少龍蹬足正要騰身而起，冷不防，突然一個人影急奔上前緊緊將梅少龍雙腿抱住，以致梅少龍未能與神鬼二決兩人，於同一時間擊殺李玄揚。而緊抱梅少龍雙腿之人，正是傻愣天眞的阿永，護主挺身而出。

再觀冷心楓及蕭藏兩人，見自己刀劍竟被李玄揚定住不動，兩人心中駭然之時，李玄揚氣隨意走，內力已達武學最高化境——「無住菩提」，一個引力將兩人拉身向前，再運勁雙手反掌拍出，分別擊落在冷心楓及蕭藏胸前。這一掌，蘊含乾坤氣流，足有毀天滅地的勁威，拍落兩人胸前之時，只聽得「啊」的兩聲慘叫，冷心楓及蕭藏的身軀，隨那股毀天滅地的勁力飛馳數丈之外，口吐鮮血濺染四周，落地之時，身軀仍是拖行數尺，武功高深的神鬼二決，竟然當場氣絕斃命。

被阿永緊抱雙腿的梅少龍，目睹神鬼二決被李玄揚擊飛一刻，見那蒙古戰神排名前二的兩大高手，竟然瞬間喪命於李玄揚之手，簡直難以置信，頓時，面色驚恐駭然，急要後退，卻被阿永雙手緊緊纏抱，難以脫身，於是驚駭喝道：「滾，滾，滾！」使勁掙脫，卻甩不開阿永。

梅少龍又驚又恐，又氣又怒，手中天虹劍再出，一個反手劍鋒一轉，使勁一劍刺入阿永腦門……。

李玄揚睜目之時，驚見這駭然一幕，當那天虹劍刺入阿永腦門一刻，李玄揚驚恐地長鳴喝道：「阿永……不……！」悲鳴聲波迴盪五指峽谷，但純眞善良，忠心護主的阿永，卻已魂斷歸天，與李玄揚再也難續師徒情緣！

李玄揚悲憤交集，縱身而起，顧不得血流傷勢，悲憤仰天長喝：「梅少龍，你罪大惡極，我李玄揚不殺你，天誅地滅！」話畢，氣劍匯流，怒不可抑的李玄揚，雖是氣血已空，卻如迴光返照一般，提劍急馳梅少龍。

梅少龍方才驚見李玄揚擊殺神鬼二決的驚天神功，心知李玄揚已是窮途之將，奮力一搏，此刻不可再

與他交鋒，想要掙脫而逃，但阿永雖已魂斷死去，雙手仍是緊緊纏抱梅少龍雙腿，梅少龍見李玄揚提劍來到，情急之下，揮劍斬去阿永雙臂，急忙縱身退開。

李玄揚又見梅少龍斬去阿永雙臂，又是一聲悲鳴「不……！」更增心中悲憤，大聲吶喊「啊……」，提劍運勁擊刺梅少龍，梅少龍橫劍一擋正要揮開李玄揚擊刺之劍時，雙劍交鋒頃刻，梅少龍只覺虎口一陣發麻，震裂出血。卻見李玄揚劍鋒正要刺往自己咽喉之時，梅少龍急忙運足畢生神功，用勁甩出天虹神劍。當飛劍急馳而來之時，李玄揚橫劍一擋，天虹神劍掉落於地，便在這千鈞一髮的瞬間，梅少龍已棄劍而奔，以上乘輕功縱身逃離現場。

李玄揚則是氣憤難消，追雲步輕功急追在後，追了百步之後，李玄揚猛然回神憂心孫羽珊及袁莫雲安危，停住腳步，見梅少龍確已不見身影之後，急忙回到孫羽珊及袁莫雲身旁。

只見李玄揚一到孫羽珊及袁莫雲身旁後，一句話也說不出口，已是油盡燈枯的他，鮮血已經流盡，真氣已然虛空，登時「碰！」的一聲，癱軟昏厥於地。

孫羽珊驚恐的哭叫：「玄揚哥，玄揚哥！」她雖是神醫，但見李玄揚一身鮮血，傷口更是被天虹利劍刺穿，心知難以回天，慌張的手腳顫抖，不知所措。

一旁的袁莫雲，自與李玄揚相識以來，兩人心中情愫莫名，卻沒想李玄揚竟然生死便在一瞬，心中難以置信，神情驚慌卻是至悲無語。

這時，躺臥血泊的李玄揚，微睜雙眼，握住左邊的孫羽珊，氣若游絲的說道：「珊……兒……我……不能……陪妳……白頭……到老了……，對……不……住……，我先……走了……，如果……見到……

我……爹娘，告訴……他們，我這……不肖……兒子，對……不……起……他們！」

孫羽珊呼天搶地哭道：「玄揚哥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……嗚……嗚！我們還要開館子，你不能死，不要丟下羽珊……」

李玄揚雖已意識迷離，但雙目流下淚珠，斷續說道：「我……對……不起……妳，不能……和妳……開……館子……了！」

孫羽珊嗚咽說道：「不……不……」

於是，李玄揚再握住右邊的袁莫雲，用盡最後一絲氣力，勉力說道：「莫……雲……，對……不起，不能……陪妳……去尋……妳……夫君……了！」話畢，李玄揚撒手氣絕。

袁莫雲見狀，一副不可置信驚恐的眼神，雙頰滑落潸潸的淚水，驚恐之中默然無語。

而見李玄揚撒手而去那刻，孫羽珊呼天搶地的哭喊：「玄揚哥，玄揚哥！」

這時，大地捲起颯颯淒風，驟雨無情打落在兩名無助的女子身上，草木含悲，天地動容，蒼天無語，大地無語。

默然片刻之後，袁莫雲雖是無語悲痛，卻突然情急生智，心想：「禪定止息！對了，他一定禪定止息了，芸香……芸香……，對了，只有芸香，只有芸香！」

於是，袁莫雲慌忙對孫羽珊說道：「羽珊，他一定禪定止息了，要救他，七天，七天之內我們一定要救活他，否則，……否則就真的回天乏術了！」

孫羽珊一聽袁莫雲之語，抑制悲傷情緒疑惑問道：「禪定止息？……玄揚哥五臟俱創，失血過多，

怎……怎……能有救？莫雲姊，所言當真？」

袁莫雲勉強鎮定心思，回道：「這是玄揚教我的，他所學內功可以禪定止息，瀕死之前，他一定禪定止息了，只要七天內解開他禪定靈穴，玄揚還能有救。快！我們耽誤不得，儘快前往落雁峰。」

這時的袁莫雲，突然抑制驚恐顫抖的內心，鎮定自己的情緒，思索之後說道：「不過，……峽口前方有紅蓮教守軍，我們可能要另覓出口通路。」

一聽李玄揚可能有救，孫羽珊收起悲傷情緒，一心要救自己的未婚夫，於是孫羽珊回復原有的聰穎機靈，見峽口前端湖水因驟雨而高漲，匯成溪流宣洩而下，於是說道：「莫雲姊，谷口前方既有守軍，我們搭個竹筏，便由此處流水而下，應可出這峽谷！」袁莫雲點頭認同。

為免梅少龍又再追回，兩人心知必須盡速離開峽谷，於是，驟雨之下，孫羽珊先敷以金創藥消炎，並包覆李玄揚傷口。而袁莫雲一個單薄弱女子，如今卻似有無窮神力，先是含著淚水將阿永埋葬之後，隨後又一人四處尋找竹木準備編製竹筏，但在尋找竹木之時，竟在那池潭水旁的樹叢內，赫見一只竹筏，可能是附近之人用來涉水之用，袁莫雲見那竹筏，欣喜之下，卻不知哪來的神力，竟能一人獨力將那只竹筏拖行到潭邊。

隨後袁莫雲來到孫羽珊身旁，竟也一人獨力背起李玄揚走往潭邊，並身手俐落的將李玄揚綁牢固定於竹筏之上後，又將那沉重的竹筏推往潭水之上。孫羽珊一旁護著李玄揚傷口，但見袁莫雲一個單薄女子的背影，為自己未婚夫如此竭力費心，一旁不住感動落淚。聰明心細的孫羽珊心知，那是袁莫雲對李玄揚的真情，她內心沒有醋勁，只有無盡的感動與感激。

袁莫雲將竹筏推至潭水之上後，說道：「羽珊，快，上船吧！」

兩人坐上竹筏後，袁莫雲遠望著阿永之墓，一陣鼻酸哽咽，說道：「阿永，永別了，永別了！」想起那天真無邪的孤兒阿永，一路上雖是傻愣愛玩，卻乖巧聽話，如今已成黃土一坏，袁莫雲及孫羽珊不禁悲從中來，淚水不住滑落。

此時，三人乘坐的竹筏於潭上漂流，因驟雨而來的山洪，滾滾奔來這池潭水後，擾動潭水波面，順著那洪流走向，竹筏漸漸順水而下，歷經多次撞擊起伏之後，那竹筏竟已漂流至下游水淺之處。

袁莫雲下筏將那竹筏拖行至岸邊後，趕緊褪去自己身上已被風乾的外衣，將李玄揚頭頸及傷口稍微擦乾後，急促對孫羽珊說道：「羽珊，妳在此護著玄揚等我，我盡速去找來馬車，七天內我們務必要趕到落雁峰，普天之下，只有芸香能救他了，遲了就來不及了！」

孫羽珊早已慌張沒了主意，點頭應允，說道：「好，莫雲姐姐，謝謝！」一句「謝謝」，卻是道盡孫羽珊對袁莫雲的無限感謝。

袁莫雲腳踩李玄揚所教她的追雲步輕功，匆忙急促地往前奔去，瞬間已沒了蹤影。

這時，逃竄而去的梅少龍，急奔來到峽口前方，仍是喘息未定，火雲堂主馮鳴南見狀，問道：「教主，發生何事？」

梅少龍仍是驚喘未定，無法答話，待喘息稍平後，說道：「好恐怖的李玄揚，此人實在非人……，對了，你等有無見到秋槐仇？」

馮鳴南回道：「稟教主，我等奉命在此固守峽口，無人進出，也未見秋門主！」

梅少龍聞言怒道：「無人進出，虧你們說得出口，方才李玄揚身邊的一男一女出現攪局，你們還敢說無人進出！」

馮鳴南突然啞口無言，不久淡淡回道：「確實……確實無人由此進出，怎會……」

梅少龍驚魂已定，冷靜思索後，尋思暗想：「鳴南既說無人出入，那麼此峽谷定然還有其他出入口！方才李玄揚已是重傷，再撐不久，如果真有其他出口，讓他走脫可就不妙了，不可在此守株待兔，得趕緊以人海戰術收拾他命！」

正當梅少龍準備派員攻入峽谷之時，突見秋槐仇急忙趕來，一見梅少龍連忙說道：「梅教主，秋某來晚了，見諒見諒！」

梅少龍內心不悅，回道：「梅某精心策畫，卻因秋門主失約，以致功虧一簣，如今，不知是否已收拾李玄揚性命，但神鬼二決卻已當場喪命！」

秋槐仇詫異道：「神鬼二決喪命？此事當真！」

梅少龍冷言回道：「兩人在梅某面前喪命氣絕，還能有假！」

秋槐仇歉道：「秋某來時之路，不巧卻遇綠林幫攔路，要報歸末谷之仇，我花了一番纏鬥，才讓綠林幫等人死於我南疆蛇毒之下，不過身上卻也處處是傷。如今誤了梅教主大事，秋某也是無奈！只是……那李玄揚竟如此威猛，能擊斃神鬼二決……不可置信！」

梅少龍聽秋槐仇遭綠林幫攔路，也知殺害歸末谷是自己的主意，因此也就不敢再怪秋槐仇失約之事，

便說道：「既是因綠林幫攔路，想必秋門主也是無奈，梅某也就不怪秋門主。然而，此刻我等得盡快進入峽谷內，收拾重傷的李玄揚性命後，方能高枕無憂！走吧，分路進入。」

於是，在梅少龍令下，由馮鳴南爲前軍領路，梅少龍與秋槐仇自居中軍，分三路人馬依序進入五指峽內，準備以人戰術收拾李玄揚性命。豈料到了戰鬥現場，空無一人，只有地上氣絕多時的冷心楓及蕭藏，根本不見李玄揚等人蹤影。

梅少龍見狀，拾起方才掉落之天虹劍，並查看四周動靜後，喃喃說道：「前有潭水，四周陡峭山壁，無路可走，怎會不見人影！」於是他吩咐說道：「鳴南，擴大搜索四周，查看有無其他出路。」

經過一個時辰的搜索，馮鳴南回報說道：「稟教主，前方峽谷中段之石壁下，有一小洞可容一人穿越，可能由此逃脫了！」

梅少龍驚訝回道：「走，我去看看。」

到了那石壁小洞後，梅少龍仔細查看後，疑道：「那一男一女定是由此進入峽谷，……只是方才李玄揚若是由此處逃脫，怎會一路上及洞口均無血跡？不，一定不是由此逃脫。」於是他又吩咐說道：「再去搜索，一定不是由此逃脫。」

其後經過數個時辰的搜索，已是薄暮黃昏，梅少龍苦思不解，李玄揚一行人怎會無端憑空消失，正要抬著神鬼二決的屍首，撤兵退出峽谷之時，梅少龍突見地上雨水沖淡的斑斑血跡，直到那潭水邊緣，梅少龍這才認爲，李玄揚應是落入潭水，又見那潭水山洪湍急，梅少龍心想李玄揚重傷失血甚多，又落入湍急的潭水之中，落水絕無生機，這才放心離去。

原來袁莫雲將阿永安葬於一處草叢內後，因那樹下淋漓之雨沖淡掩埋的痕跡，而袁莫雲拖行竹筏所留下之痕跡，也因滂沱大雨而洗去，因此梅少龍等人萬萬料想不到，袁莫雲等人已乘竹筏藉由潭水順溪而下，逃離了五指峽。

在岸邊等候的孫羽珊，看著臉色慘白的李玄揚，見天色已近黃昏，苦候不到袁莫雲歸來，內心越加焦急。突然遠方一輛馬車縱馳飛奔，馬蹄之聲揚動黃沙飛塵，黃沙前方一個獨攬馬繩的女子，正是袁莫雲。

孫羽珊見狀總算鬆了一口氣，雙手合十，尋思祈禱：「謝天謝地，謝天謝地，莫雲姐總算來了！蒼天呀，求祢務必保佑玄揚哥平安！我孫羽珊立誓，今後將竭盡我醫術之能，救濟更多蒼生，以換取玄揚哥的陽壽！求祢了！」

孫羽珊虔誠祈禱完後，睜開眼睛已見袁莫雲縱馬來到。袁莫雲下了馬車，對孫羽珊說道：「羽珊，我們走吧，務必趕到落雁峰。妳在後方照料玄揚，我來駕馭馬車。」

孫羽珊感動的鼻酸落淚，點頭說道：「嗯！」內心卻對袁莫雲的眞情無限感激。

這時，袁莫雲趕忙使勁將李玄揚抱起，袁莫雲又不知哪來的神力，竟能將那壯碩的李玄揚抱上馬車之上，只見袁莫雲美貌的容顏上，涔涔汗珠不斷滴落，待孫羽珊上車後，袁莫雲揮去雙頰汗水，一聲「駕」的吆喝聲，馬車隨即奔馳而去。只是落雁峰距此數千里遠，如何能在七天內趕到落雁峰，並及時救回李玄揚性命，正考驗這兩個單薄無助的女子。

馬車狂奔疾馳，行經之處依然黃沙飛揚，一心趕往落雁峰的袁莫雲，手攬馬轡，駕車而馳，卻抑制不住心中的惶憂，不由臉龐糾結，淚水滑落，獨自在風中啜泣，畢竟七日能否救活李玄揚，均是自己猜測，心中所憂者：李玄揚眞是自封天靈，禪定止息了嗎？如此失血，傷口惡化，眞能救活嗎？芸香仙子是否願捨代代所傳之起死回生靈藥，相救李玄揚？這一切，袁莫雲都沒把握。

惶憂的袁莫雲，腦裡回想起鳴沙山囚牢李玄揚的救命，以及漢蒙比武之夜，兩人於臨安城內小客棧共處一室之時，李玄揚看著自己的深情眼眸；又想起李玄揚在落雁峰將自己由寒冰宮救回一命的眞情，往事歷歷在目，而如今李玄揚卻命在旦夕，袁莫雲心中百感交集，悲從中來，眞情的淚水已然沾濕衣衫，此刻她只知道，爲了李玄揚，就算窮盡一己之力，也要挽回李玄揚的性命。

這時已是暗夜時分，馬車後方的孫羽珊，突然欣喜的對袁莫雲說道：「莫雲姐，我已將玄揚哥止住血流了，妳一路如此駕車趕馬，我們是否歇息一下？」

袁莫雲回頭說道：「血止住了，太好了！羽珊妳自己先休息，我們必須趕路，遲了可就糟了！」她仍是馬不停蹄的趕路，不敢歇息。

人不累，但馬可會累，黎明時分，三人一路趕到了澤州城外，那一路奔馳的馬兒，已是累得直喘，袁莫雲不忍，對孫羽珊說道：「羽珊，妳在此等我，我去馬市換匹駿馬。」

於是袁莫雲將馬車卸離馬匹，讓孫羽珊在車駕內等候，獨自縱馬入城，約莫兩刻鐘時光，袁莫雲已換了匹馬兒回來，將車駕搭上後，袁莫雲又繼續駕馬奔馳趕路。

這時孫羽珊憂心說道：「莫雲姊，妳已一夜未睡，是否休息一會，累壞了身子可不好。」

只聽得袁莫雲回頭，於風中說道：「羽珊，我們只有一絲機會，沒有時間了，如果能救玄揚性命，一切都值得了！」說完仍是繼續趕路。

聽袁莫雲此語，孫羽珊流下了眼淚，一方面憂心李玄揚的生死，一方面卻是感動袁莫雲的無悔眞情。

於是，那馬車一路上星夜奔馳，途中經過數十處城鎮，換過數十匹駿馬，毫不停歇的趕路已至第四天，終於來到中慶都城，不可思議的袁莫雲，經過四天四夜的星夜趕路，未曾闔眼休息，傾國傾城的容顏上，雙目佈滿血絲，髮絲散亂，像是歷盡滄桑的模樣。孫羽珊見她如此不眠不休的趕路，心中不捨，但知袁莫雲一心擔憂李玄揚的生死，因此不敢再勸她歇息。

到了中慶城後，因往後路途顛頗，於是袁莫雲賣去馬車，換了一匹高壯駿馬，將癱軟的李玄揚牢牢綁於自己前方之位固定後，隨即躍身上馬，並讓孫羽珊坐於自己後方，說道：「羽珊，抓緊了，往後路程上山涉水，務必牢牢抓緊我！」

孫羽珊應道：「好，我會抓緊！」

袁莫雲又是「駕」的一聲叱喝，縱馬急速奔馳而去，隨著落雁峰距離越來越近，袁莫雲心中越是忐忑，既是高興，又是憂心，但她已不能再多想像，只能先趕到落雁峰，再看緣分了！

總算，經過六日的趕路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袁莫雲終於來到了落雁峰入口。袁莫雲騎著馬匹，遇樹而轉，逢溪涉水，幾番轉折之後，進入了落雁峰。

這時，袁莫雲對孫羽珊說道：「落雁峰外人不得進入，但玄揚是峰主救命恩人，前次峰主親口特准玄

揚以貴客之尊，可再入峰，等等務必要說明妳是玄揚未婚妻，才屬貴客，否則違反峰規，玄揚難救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嗯！羽珊一切聽從莫雲姊吩咐。」

又爲遵守落雁峰門規，袁莫雲不敢駕馬，遂將李玄揚扶下馬後，背著沉重的他一步一步的前往「奉瑤宮」。



二度因緣落雁峰，起死回生定情緣

正當袁莫雲及孫羽珊兩人前往奉瑤宮途中，前方兩名峰女見有人來，見孫羽珊陌生臉孔，其中一名急忙上前問道：「妳們是何人，如何闖入落雁峰？」

由於袁莫雲低著頭背負李玄揚，遂撐著沉重的李玄揚，仰頭說道：「小津……是我，我是莫雲！」

那峰女小津見了袁莫雲模樣，本不相識，聽她聲調才知是袁莫雲，詫異說道：「原來是莫雲姊，妳……妳怎麼變得這副模樣！」

原來袁莫雲經六日晝夜不停趕路，早已披頭散髮，滿眼血絲，以致面容憔悴，因此小津乍看之時難以識出是袁莫雲。

袁莫雲聞言急促喘息回道：「小津，……等等再跟妳解釋，快……，快去幫我通報峰主，他是峰主救命恩人，此刻性命垂危，遲了就來不及了！」

小津知李玄揚是芸香仙子救命恩人，見李玄揚已經性命垂危，慌忙回道：「好，好，我這就去通報仙子！」

於是小津快步前往奉瑤宮通報芸香仙子，袁莫雲依舊背負沉重的李玄揚，往奉瑤宮而行。而後頭跟隨的孫羽珊，未曾習武，實在無力背負沉重的李玄揚，只能愧視袁莫雲弱小的身軀，卻背負著沉重的李玄揚，除了心中不忍，暗自懷著慚愧又感激的心之外，著實無法使上任何力氣。

當袁莫雲背負李玄揚，來到奉瑤宮前的仙池旁時，芸香仙子知李玄揚乃男子之身，不得入奉瑤宮，因此早已命小津等人準備擔架，親自在宮外仙池旁等候。

這時，袁莫雲一見芸香仙子，放下李玄揚，突然跪哭在地，情緒崩潰地泣淚而道：「仙子，莫雲求妳，求妳救救他，他……他……」一路上，袁莫雲忍著驚慌的恐懼，不敢放聲而哭，這時，回到落雁峰這個她成長熟悉的地方，再也按耐不住滿懷的惶恐，登時哭得肝腸寸斷。

一旁從小甚爲疼愛袁莫雲的甄娘，連忙彎下身，不捨地抱著袁莫雲安慰說道：「雲兒莫哭，莫哭，什麼事說來，甄娘在這呢！」

芸香仙子不知所以，但看袁莫雲哭得如此傷心，連忙問道：「莫雲姊，勿慌，慢慢說來，芸香一定爲妳做主！」

袁莫雲方才因多日的壓力惶恐，情緒一時崩潰哽咽，但恍然驚覺李玄揚命在旦夕，趕緊說道：「仙子，李公子已無性命，莫雲冒昧……求……求仙子救他性命！」

芸香仙子心存李玄揚的救命之恩，也知袁莫雲之意，聞言趕忙探著李玄揚的鼻息，確實已毫無氣息，芸香仙子驚慌回道：「糟糕，莫雲姊，李公子毫無鼻息，只怕……只怕芸香的仙命丹也難以救他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

孫羽珊一旁聽得李玄揚性命難以挽救，心中突然驚恐害怕，身體不住顫抖，但畢竟自己是客人，卻不敢言語。

袁莫雲回道：「仙子，李公子所練內功心法，可將自己禪定止息，與龜息神功雷同，可延緩殘存氣

息續命，因此，如能七日之內復原其心肺運行，解其天靈穴，或許……或許玄揚便能活命……所以……所以，莫雲特來求仙子！」

芸香仙子聽她此言，眼神奇異地盯著李玄揚良久，尋思暗想：「如此說來……，他……他眞是丞相欽選之人嗎？這事眞落在我肩上！只是……，垂死的他，若眞救不活，……那該如何？不，不……無論如何，我都必須救活他，以完成丞相遺策！」

於是芸香仙子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芸香盡力一試。」

這時一旁的鳳娘連忙阻止說道：「不可，萬萬不可！」

孫羽珊及袁莫雲一聽鳳娘阻止，心中驚慌不已，但卻啞口無言，一旁默然無語，渴望無助的眼神，卻又不知所措！

鳳娘見狀，無奈說道：「莫雲，仙命丹僅存一顆，這是最後用來救治仙子性命之用的，不可再用！上回……上回爲救莫雲妳，已經用去一顆，現在僅存這顆仙子的救命仙丹，眞是不能再用！」

袁莫雲聞言，詫異而言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用去一顆，這……！」原來袁莫雲前次爲求紅背竹竿草而冰封寒冰宮時，自己並不知芸香仙子捨丹救她，更不知仙命丹僅有兩顆，因此聽了鳳娘這番話，袁莫雲內心既愧又懊惱，登時無言喪氣，陷入無窮的絕望深淵之中。

然而，悲天憫人的芸香仙子，終是瑤池金母欽選仙班之人，自己心中又負有歷代峰主代代心傳之密策，而眼前的李玄揚，便是這密策欽選之人。因此，芸香仙子對鳳娘說道：「鳳娘，芸香前番蒙李公子救治，此次又再相見，與李公子已有二度因緣，我落雁峰歷代峰主代代等候之人，便是這位李公子，芸香無

論如何必須救活他，妳去取來仙命丹吧！」

鳳娘一聽，驚惶說道：「仙子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那是妳唯一的救命神丹呀！萬萬不可！萬萬不可呀！」

這鳳娘歷任兩代落雁峰主之聖醫，這幾年來因芸香仙子陰寒體質無解，幾度月事之疼誘發氣喘宿疾，兼之心絞之痛，險些奪去芸香仙子性命，都是鳳娘調理藥方服用，並細心照料方得脫險。上回病發之時，若非李玄揚恰巧以純陽之氣，抑制芸香仙子體內陰寒之毒，恐怕芸香仙子早已喪命。因此，一聽芸香仙子要用唯一的救命仙丹來救治李玄揚，鳳娘無論如何是萬萬不允。

芸香仙子知鳳娘關心，便安慰說道：「鳳娘，芸香知妳愛護關心，芸香感激。但是，我落雁峰因感於天地災疫頻仍，供奉金母以求天地無災，以求王母娘娘護佑蒼生，然當年若非諸葛丞相佈陣，我落雁峰焉能千年不受外界侵擾。諸葛丞相臨行之前，曾巧算天機，密傳遺策，我歷代峰主代代心傳，等候之人，便是這位李公子。因此，芸香性命事小，豈能辜負諸葛丞相對我落雁峰之千年恩德！」

鳳娘聞言疑惑問道：「丞相遺策？這……這……我怎不曾聽聞！」

一旁甄娘也是疑惑說道：「是呀，我怎也不曾聽聞諸葛丞相遺策！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甄娘、鳳娘，此事僅歷代峰主密傳，容芸香日後再向妳們說明，此刻李公子危在旦夕，耽擱不得。甄娘，煩妳將李公子帶往芸香寢宮；鳳娘，也煩妳速去取來仙命丹及紫雲白藥。」

甄娘聞言，擔憂問道：「要將他帶往仙子寢宮，這……這……似不妥？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甄娘豈忘，龍血樹目前未結『麒麟竭』，因此仙命丹須以芸香之血爲藥引，否則無

用，眼下只能將他帶往芸香寢宮，芸香方能餵他鮮血，以啓仙命丹療效。」

甄娘聞言，與鳳娘一樣也是憂心不已，但芸香仙子既有歷代峰主密傳要事，以傳諸葛遺策，因此兩人也不知該如何勸阻，只好應命而去。

而袁莫雲聽聞仙命丹僅剩一顆，又須芸香仙子餵血，內心躊躇不已，畢竟芸香仙子與她情同姊妹，也不捨芸香仙子捨命救治李玄揚，於是鼻酸泣道：「仙子，莫雲不知仙命丹僅有一顆，否則……否則……也不敢……」

芸香仙子安慰說道：「莫雲姐，此乃芸香天命，怪不得妳，別哭了！」

於是，見芸香仙子願意救治李玄揚，袁莫雲感動的跪了下來，叩謝芸香仙子，語氣虛弱的說道：「莫雲……莫雲……謝仙子之恩！」話畢，芸香仙子正要將她扶起，豈料星夜趕路而多日未曾闔眼的袁莫雲，終因體力不繼而昏厥於地。

一旁孫羽珊見狀，與芸香仙子同聲慌張大喊：「莫雲姐！莫雲姐！」

孫羽珊急忙爲袁莫雲把脈，片刻後，孫羽珊說道：「幸好，幸好！」

這時芸香仙子見了陌生的孫羽珊，突然驚訝疑惑問道：「這位姑娘妳是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羽珊見過仙子，我乃這位李公子之未婚妻，冒昧進入落雁峰，情非得已，仙子恕罪！」

芸香仙子聽她是李玄揚未婚妻，總算寬心回道：「原來是李公子未婚妻，如此也是我芸香貴客，何罪之有！只是，見姑娘方才爲莫雲姐把脈，莫非羽珊姑娘也懂醫術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羽珊自小習醫，立志濟世，方才莫雲姐脈象平和，應是過度勞累體力不支而昏厥。」

這時孫羽珊想到這些日袁莫雲星夜趕路不曾停歇，只爲了拯救李玄揚性命，不禁感傷鼻酸紅了眼眶，繼續說道：「爲了玄揚哥……莫雲姊……莫雲姐已有六日六夜未曾歇息，羽珊眞是慚愧！我忝爲醫者，竟無法拯救自己情郎於危急，我……我……」懷著滿心的愧疚，孫羽珊強忍淚水，淚水卻不住滑落雙頰。

芸香仙子見狀，安慰說道：「羽珊姑娘莫憂，若如莫雲姊所說，李公子禪定止息，可維持七日性命，芸香尚有一顆仙命丹，將盡力挽救李公子性命！」

孫羽珊雖不識芸香仙子，但見她如此慈悲心懷，感動而涕，下跪泣道：「羽珊感謝仙子至恩大德，永銘難忘，謝仙子，謝仙子！」

芸香仙子攙起孫羽珊說道：「羽珊姑娘請起，千萬別如此大禮，李公子也曾救過芸香，芸香理該回報。如今李公子傷勢危急，此刻耽擱不得，芸香這就去爲他療治，羽珊姑娘可先至客房暫歇，李公子若是有救，芸香當立刻遣人告知。至於莫雲姐，也要有勞羽珊姑娘幫我照料了！」

孫羽珊擦乾眼淚回道：「羽珊謹遵仙子吩咐，再次感謝仙子大恩！」

於是，芸香仙子命人將袁莫雲及孫羽珊帶往客房暫歇，孫羽珊擔心袁莫雲疲累體虛，開了幾帖藥方，詢問峰女有無藥草。由於落雁峰乃百草之地，每年定期會將峰內稀罕藥草帶往城內救濟蒼生，因此孫羽珊所需之藥草，落雁峰均是齊全。

峰女依孫羽珊所開藥方備好藥材後，孫羽珊親自煎煮補中益氣藥方讓袁莫雲服用，以補近日之辛勞，但袁莫雲終究過於勞累，遲遲昏迷沉睡未醒。

這時，在芸香仙子寢宮內，峰女已將李玄揚置於芸香仙子床榻，待芸香仙子來到寢宮，鳳娘早已備好仙命丹，並將紫雲白藥敷在李玄揚受傷潰爛的傷口之上，而與甄娘憂心地在房內等候。

見芸香仙子來到後，鳳娘依舊憂心問道：「仙子，妳眞要用去最後這顆仙命丹，可要三思呀！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鳳娘，自二度再見李公子，芸香已是心中有數了，他便是自第六代峰主之後，歷代峰主千年等候之人，因此，爲感念諸葛丞相恩德，芸香務必要傾力挽救他性命。至於丞相遺策爲何，此刻因李公子性命危在旦夕，容芸香日後再說！煩請鳳娘儘快將仙命丹餵服李公子。」

鳳娘見芸香仙子心意已決，無奈回道：「謹遵仙子吩咐。」於是便將那仙命丹餵食李玄揚服下。

一旁甄娘憂心問道：「仙子，讓李公子在客房即可，何須帶來仙子寢宮，豈不造成仙子不便！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甄娘，此事芸香想過，但那仙命丹須以芸香之血爲藥引，芸香必須親餵，此外，芸香每年服食麒麟竭，深知麒麟竭對氣、血之功效。因此，芸香將以自身之血滋補李公子功體，以增活命機會。」

甄娘一聽驚駭不已，說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仙子賭上自身性命挽救李公子，此事過於危險，萬萬不可！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甄娘莫憂，僅需定時滴落幾滴鮮血，便足以滋補李公子心肺所需之氣血，傷不了芸香性命，甄娘莫憂！」

甄娘仍是憂心說道：「可是，可是……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芸香心意已定，請鳳娘、甄娘莫憂！」於是芸香仙子取過一把匕首，在自己手指畫下一刀後，隨即將自己滴血的手指放入李玄揚口中。

一旁的鳳娘及甄娘，捨不得芸香仙子，卻痛在心頭，但芸香仙子難得如此堅定，因此兩人只能一旁默默關照，暗自祈求李玄揚活命，及芸香仙子平安無恙。

片刻之後，芸香仙子止住手指的滴血後，目光端詳著垂死的李玄揚，心中暗祈：「他眞是丞相親選之人！我落雁峰主代代等候，千年等待之人，如今近在眼前，卻命在旦夕！聖母在上，芸香祈求聖母保佑李公子安然脫險，以傳諸葛丞相奇略，渡救蒼生。」

然而，在場之人均未學武，無人可爲李玄揚運氣療傷，雖是服用仙命丹，垂死的李玄揚仍是毫無起色，只能依靠自身功體修復內傷。但畢竟氣絕六日，失血過多，縱有仙命丹，也未見李玄揚身體有任何動靜。

夜深之後，芸香仙子爲免鳳娘及甄娘疲累未歇，說道：「鳳娘、甄娘，妳倆回房歇息一宿，明日再來，免得累壞身子了！」

甄娘回道：「仙子獨自一人，我不放心，我還是留下照顧！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甄娘莫憂，芸香懂得照顧自己。李公子若有醒來，我會立即命人通知，況且芸香也須休息養神，避免干擾，妳倆先去歇息吧！」

於是，甄娘及鳳娘謹遵芸香仙子吩咐，各自告退歇息而去。由於李玄揚躺臥床榻，芸香仙子只得盤坐而歇，閉目養神。

如此經過三日三夜，在此期間，芸香仙子每四個時辰均會滴落數滴鮮血餵食李玄揚。而此時的袁莫雲早已復原清醒，每日與孫羽珊來探視李玄揚時，見芸香仙子餵血之景，內心不捨卻又無奈，兩人對芸香仙子恩情暗自無限感激。

這時，由於落雁峰之外傷聖藥——紫雲白藥，功效奇特，經鳳娘連日辛勤換藥，李玄揚身上的劍傷，已由潰爛漸趨癒合結痂。然而，動也不動的李玄揚，仍是探無氣息，診無心脈，雖見傷口癒合，但眾人仍是憂心疑惑，不知究竟能否挽回李玄揚性命。

憂心如焚的袁莫雲，每日於奉瑤宮外，虔誠跪祈瑤池金母保佑，一旁身爲李玄揚未婚妻的孫羽珊，雖是掛心忐忑，但看袁莫雲爲李玄揚先前歷經數夜塵僕趕路，六個日夜不曾停歇，如今又如此憂心祈禱，孫羽珊心中不由感嘆，對袁莫雲誠心感謝說道：「莫雲姐，妳爲玄揚哥如此牽掛憂心，奮不顧身的挽救他的性命，連……連羽珊都自嘆不如！莫雲姐對玄揚哥的用心、真情，羽珊萬分感激，只是莫雲姐可別累壞身子了！」

袁莫雲虔誠九叩之後，正要起身，可能因氣血過虛，險些摔倒，幸孫羽珊及時攙扶穩住身子，兩人來到一處樹蔭之下歇坐。

袁莫雲緩緩回道：「羽珊吃醋否？」

這時孫羽珊突然莞爾一笑，說道：「莫雲姐認爲呢？」

袁莫雲經多日的煩憂，此刻卻是莞爾一笑，說道：「羽珊擔不擔心玄揚移情別戀，甚至……？」

孫羽珊玩笑說道：「甚至讓莫雲姐搶親了去！……老實說，對玄揚哥與莫雲姐的感情，羽珊曾經好奇的詢問過玄揚哥，但見他不知如何言語的神情，羽珊便知玄揚哥對莫雲姐的情愫，此次又見莫雲姐爲玄揚哥如此奮不顧身，深知你倆之間定有不解的情緣！然而，妳願意不遠千里陪著關囚已久，不懂世事的玄揚哥，一路風塵僕僕來尋我，足見玄揚哥對我堅貞之心，羽珊既是深愛玄揚哥，對莫雲姐的真情相挺，羽珊又何須吃醋！」

袁莫雲聽後，深深嘆道：「羽珊心無醋意，心寬氣廣，我總是放心了！唉，如羽珊妹子所言，我與玄揚之間的不解情緣，便是我倆相遇之時便已注定。羽珊可知，那日在鳴沙山囚牢之內，若非玄揚搭救，恐怕……恐怕……我已是殘花敗柳，更遑論再尋夫君，想起那群獄卒猙獰的面孔，莫雲至今仍是不寒而慄。然而，大恩不言謝，莫雲對他……對他的救命之恩，我無以報答。如今他命在旦夕，我如何能夠承受，既有最後一絲的機會，莫雲就算傾一己之命，也要報他解圍之恩。」

孫羽珊聽後，總算明瞭他倆之間的情愫，竟是患難之時所結的生死情緣，說道：「羽珊這些日子與妳相處，深感莫雲姐乃性情中人，此次若非莫雲姐不惜勞苦，挽救玄揚哥，恐怕憑羽珊一人之力，將無力回天，羽珊實在由衷感謝莫雲姊！」

這時，袁莫雲心情又轉憂心，說道：「唉！……但是來到落雁峰已有數日，玄揚仍未脫離險境，我實在擔心呀！如果……如果真是……未能挽回……該當如何！」登時心情更爲沉重。

孫羽珊搖頭嘆道：「只盼蒼天垂憐，救救玄揚哥！」隨後紅了眼眶，語帶哽咽說道：「他……他連李伯母……最後一面都未見到，……他怎會甘心……！」

默然靜坐樹下的兩人，同樣憂心李玄揚的生死，也只能彼此互相安慰，並暗自祈求李玄揚平安脫險。

漫漫的等待，一日光陰長如一年，隨著不斷交替的日昇月落，眾人焦急徬徨之心，已漸轉爲落寞無助，如此又是經過了七個日夜，李玄揚仍無生命跡象。算算李玄揚服下仙命丹已有十個日夜，連芸香仙子也已不敢奢望李玄揚能夠醒來。

這一天，一如往前數日，約莫三更時分，芸香仙子獨自一人餵過李玄揚鮮血後，仍是盤坐而息。然芸香仙子月事突來，由於連日來的餵血，造成自體嚴重缺血，又因體內腹宮急縮，疼痛難耐，芸香仙子本是忍住痛處，豈料劇痛誘發體內寒疾，芸香仙子不住寒顫發抖之時，竟又誘發氣喘舊疾與狹心之痛，以致芸香仙子痛得蜷曲床榻，嘴裡雖是叫喊著「小津，小津！」想要急喚峰女前來，卻疼得叫喊不出聲音，只能抽抽搐搐發顫，不住哀號。

豈料，蜷曲發顫的芸香仙子，抖動的手腳不斷拍擊在李玄揚身上，竟然觸啓李玄揚之經絡穴位，加上哀號的叫喊聲，竟然喚醒垂死的李玄揚。

氣息微弱的李玄揚，微微睜開雙眼，赫然驚見蜷曲一旁的芸香仙子不住抽搐發顫，一個本能性的起身，竟然嘔出一口鮮血，隨後「砰」的一聲，重心不穩跌落床下。體力虛弱的李玄揚，跌落床下後腦中一片空白，起身後只見一旁發顫哀號的芸香仙子，也顧不得自己虛弱的功體，猛然易筋氣轉，翻下芸香仙子衣衫，一掌貼在芸香仙子後背，將一股暖暖氣流導入芸香仙子體內，片刻之後，芸香仙子寒顫稍緩，不再抽搐發顫。

但李玄揚方才跌落床下的一聲「砰」響，在萬籟寂靜的深夜裡，驚壞沉睡中的眾人，鳳娘及甄娘急忙趕到，其餘峰女陸續來到。鳳娘及甄娘進到房內後，一見芸香仙子衣衫脫落而坐，李玄揚卻在背後左手把住芸香仙子的左肩，右手貼著芸香仙子的後背，心上一陣詫異之驚，鳳娘直覺地以爲非禮之狀，立刻上前正要推開李玄揚。然而，李玄揚雖是體力虛弱，但那取自天地乾坤的宏大氣勁，卻是外人近身不得，鳳娘一上前便被那股氣勁震退數步。

這時一旁的甄娘才恍然想起，那日李玄揚也是如此爲芸香仙子運功抑制寒疾，於是對驚慌的鳳娘說道：「放心，李公子正在爲仙子療傷！」

鳳娘憂心緊張的說道：「仙子怎會今夜寒疾發作，這可如何是好……」

這時，袁莫雲及孫羽珊趕到寢宮，映入眼簾的，正是李玄揚盤坐而定的身影，十多天的憂心等待，所盼的便是這一刻，袁莫雲心情激動哽咽淚流，對孫羽珊說道：「他醒了，他醒了！」兩人相擁而泣，心急的上前正要探視李玄揚。

這時甄娘阻止兩人說道：「不可靠近，李公子正爲仙子運氣療傷！」

袁莫雲心急的細聲問道：「甄娘，玄揚眞的醒來了嗎？」

甄娘回道：「我與鳳娘也不知道，我倆趕到之時，便是這幅情景，鳳娘方才近身之時，卻被李公子宏大氣勁震退開來！」

袁莫雲疑惑問道：「怎麼可能，他……他瀕死多日，怎會醒來……便能運功！」

所有人心中均與袁莫雲相同疑惑，但無論如何，李玄揚確實眼睜睜活在眾人眼前，不由眾人不信。連

妙手神醫孫羽珊，也難置信眼前奇蹟，更難理解何以昏死多日的李玄揚，此時必然氣虛體弱，初醒之時怎有運功之力！

原來李玄揚瀕死之前，自身功體之血脈氣息雖漸停止，但其所學易筋神功已臻化境，僅以殘存意識便能禪定止息，於是全身筋脈鎖閉，由外在來看，早已無氣無息，然內在功體卻以極其微弱氣血維持七日殘命，因此垂死之時，身體微涼，卻不冰冷。

初至落雁峰時，李玄揚尚餘最後一日殘存餘命，幸得芸香仙子命鳳娘用仙命丹餵食李玄揚，芸香仙子並立即以自身體內所存麒麟竭功效之鮮血爲藥引，早已復甦李玄揚內在功體之心肺及氣血之運行，但因李玄揚自鎖筋脈，禪定止息，仍須有外力解開奇經八脈，以恢復外在功體之氣血運行。

然在場諸人均未習武，豈知解穴之理，而袁莫雲只聽李玄揚說過禪定止息之皮毛，卻不知其真意，以致眾人雖是數日心急如焚，最後漸漸絕望，卻不知李玄揚早已回命，只是一直以微弱之氣息維持性命，並漸漸修復功體。但無人解其天靈穴，李玄揚又豈能活。

誰想這時，應是袁莫雲日日祈求的聖母慈悲，竟在此時因芸香仙子的寒疾復發，哀號之聲喚醒李玄揚的微弱意識，而芸香仙子顫抖的手腳拍擊李玄揚身體之時，卻恰巧觸啓李玄揚之穴位，李玄揚內在功體便即借芸香仙子拍觸之力，借力轉力，衝開自己的天靈穴，因而立時醒了過來。

又因李玄揚早已活命數日，微弱氣息並已修復功體多日，因此醒來之時尚有氣力。初醒的李玄揚，赫然驚見一旁顫抖的芸香仙子，腦中一片空白，不知所以，便本能性的使勁運氣，爲芸香仙子抑制體內寒疾。

因此，仙命丹、麒麟竭之奇特功效，李玄揚易筋功體之獨特，卻是宇宙萬物相生之玄，豈是孫羽珊能知，更遑論甄娘等不懂醫術、武學之人。

然而，李玄揚終是病體初癒，怎能禁得住如此運氣療傷，正當眾人一旁焦急屏息之時，突然……一個措手不及，眾人不及防備，又是砰的一聲，李玄揚彷如油盡燈枯般，氣力耗盡以致身子一個癱軟，嚇壞現場眾人，只聽得眾人詫異的驚聲叫喊：「啊！」的一聲，又見李玄揚猛然摔落床下，昏厥而去。

因李玄揚運功導入暖流，芸香仙子寒疾漸緩，意識回復之時，一見李玄揚跌落床下急忙叫喊：「公子，公子！」

這時，袁莫雲及幾個峰女，急忙將李玄揚扶起躺臥床榻。而孫羽珊也慌忙的移到床邊，急爲李玄揚把脈診斷。

憂心焦急的袁莫雲，雖擔心李玄揚病體，但此刻見芸香仙子面色蒼白虛弱之狀，趕忙來到芸香仙子身旁，關心問道：「仙子，妳寒疾又犯了嗎？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莫雲姊，妳從小愛護我，叫我芸香即可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好吧，芸香，妳現下感覺如何？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方才月事突來，實在劇疼難當，沒巧又寒疾來犯，氣喘宿疾又發，氣力不接，以致心絞驟痛。芸香無力叫喊，一時暈眩幾欲昏厥，意識模糊之時，芸香只覺一股暖溫氣流注入體內，抑住體內寒疾，疼痛立時減緩。直至那暖溫氣流突然減弱消失後，芸香意識清醒，卻見李公子跌落床下！」

聽完芸香仙子所說，眾人心想，如此說來，芸香仙子也不知所以，更不知李玄揚如何醒來。

袁莫雲對芸香仙子關心問道：「現在感覺如何，還疼嗎？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舒服多了。對了！莫雲姐，李公子怎麼了，他清醒了嗎？」

袁莫雲先對身邊鳳娘說道：「鳳娘，妳去命人準備些補氣熱湯，讓芸香服飲，否則我擔心等等寒疾又會發作。」

鳳娘一聽，急忙回道：「好，我這就去，我這就去準備。」

這時孫羽珊已看過李玄揚傷勢，袁莫雲焦急問道：「羽珊，玄揚如何了，眞是性命有救了嗎？」

孫羽珊終於深深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謝天謝地，玄揚哥心脈確實已經恢復，此刻只是氣息稍虛而已，服藥過後應可漸漸恢復功體。」

袁莫雲一聽，多日的憂心焦急，如今總算放心，也是深深嘆息。

這時，突見孫羽珊不禁哽咽落淚，雙膝跪了下來，叩首泣道：「羽珊感謝芸香仙子挽救玄揚哥性命，若非您捨藥相救，只怕……只怕玄揚哥……已經……。」說話至此，孫羽珊多日隱忍的憂心，登時難以抑制，因而嗚咽哭泣。

在場之人聞言感同身受，不禁掩鼻而泣。

芸香仙子聞言急忙說道：「羽珊姑娘快起，快起。……莫雲姐，妳快請羽珊姑娘起身，芸香擔當不起呀！」

袁莫雲正要上前攙起孫羽珊，孫羽珊仍是跪地哽咽，啜泣哭道：「仙子的救命大恩，羽珊永世難忘，

謝謝仙子！還有，謝謝莫雲姐！嗚嗚……」

袁莫雲攙起了孫羽珊，自己也是哽咽說道：「好，沒事了，羽珊別哭了，一切都沒事了！他吉人天相，總算逢凶化吉，沒事了！」

孫羽珊擦乾了眼淚，說道：「謝謝莫雲姐一路相扶持，羽珊……」

袁莫雲打斷她的話說道：「沒關係，都過去了，趕緊將玄揚救醒要緊！方才妳說服藥過後可漸恢復功體，落雁峰藥草極豐，妳快將藥方寫給小津，趕緊煎藥讓玄揚服用爲是。」

這時已近黎明時分，峰女小津拿著孫羽珊所開藥方，前去爲李玄揚煎煮療傷湯藥。而鳳娘也已端來熱湯給芸香仙子食用，芸香仙子寒疾也未再發。

心存感激的孫羽珊，見芸香仙子面色略白，說道：「仙子每月常常如此劇痛嗎？」

芸香仙子心羞回道：「這……芸香已經習慣了！」

一旁的袁莫雲，想起過去自己尚是峰女，居住落雁峰期間，每每見到芸香仙子痛楚之狀，都是心生不忍，此刻心想孫羽珊治癒劉廣之妻及江瑩失憶之症的神蹟，便對芸香仙子說道：「芸香，這位羽珊姑娘有神醫封號，不妨讓她看看妳的病症，或可治癒妳的宿疾。」

一旁的甄娘及鳳娘，聞言均是欣喜不已，甄娘說道：「羽珊姑娘是神醫，這太好了，或許仙子之症眞可改善。羽珊姑娘，懇請妳爲仙子診斷看看。」

鳳娘附和說道：「是呀，羽珊姑娘，我雖懂醫理，但老實說，稱不上醫術高明，實在無法根治仙子宿疾。懇請妳爲仙子診斷看看，我實在擔心仙子如果宿疾再犯，我眞不知如何是好！」

孫羽珊客氣回道：「神醫之名，羽珊愧不敢當。不過兩位大娘放心，仙子之恩，羽珊永世難忘。仙子既是有疾在身，羽珊定傾畢生所學治癒仙子，以答謝仙子對玄揚哥的再生之恩！」

芸香仙子聞言說道：「羽珊姑娘，此事勿要再放心上，我落雁峰第一任峰主以拯救蒼生爲念，供奉金母以求護佑蒼生，李公子命在旦夕，芸香豈能不救，而有負我落雁峰創峰旨意。況且，李公子與芸香有二度因緣，正是我落雁峰主代代等候之人，芸香本當救之。羽珊姑娘今後勿再將此事常掛心懷爲是！」

一旁的甄娘又聞此言，疑惑問道：「對了，仙子所說李公子便是峰主等候之人，那日又說諸葛丞相遺策，我怎不曾聽說？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唉！李公子既已醒活，芸香更爲篤定他便是丞相欽選之人，芸香便可將此事說了！也了我代代峰主之心願。」

這時，芸香仙子突然一陣乾咳，又是誘發氣喘之症，無法言語，鳳娘急忙說道：「我看仙子此刻身體虛弱，還是先別說話了。羽珊姑娘，可否煩妳看看仙子的症狀？」

於是孫羽珊來到床邊，翻起芸香仙子纖細手掌，正要把脈之時，赫見芸香仙子手掌指腹，每指均有細細刀傷，她心知，那是芸香仙子餵食李玄揚鮮血之傷口，且爲了不用舊傷之血餵食李玄揚，因而每次均在不同指腹所劃下的刀刀傷痕。

此刻赫見芸香仙子滿是刀痕的纖細玉手，內心感激又不捨的孫羽珊一陣鼻酸，眼淚不禁奪眶而出，她暗下立誓，無論如何，都要治癒芸香仙子之疾，以報大恩。

孫羽珊爲芸香仙子細細把脈良久，並詳問芸香仙子及鳳娘，瞭解有關過去芸香仙子之宿疾症狀，經過

數刻鐘的診斷，只見孫羽珊眉頭深鎖，卻不敢面露憂色，以免眾人擔心，但卻逕自尋思暗想：「糟糕！依照仙子脈象，確實宿疾主因乃在腹宮，又照她倆所述症狀，仙子體內明顯是經血逆流，腹宮內膜錯位，恐怕……恐怕眞是腹宮不解的絕症……這該如何是好……」

孫羽珊心中有數，但卻不敢明言芸香仙子之症，以免眾人憂心，只好心思如何醫治芸香仙子。

見孫羽珊脈診良久後，鳳娘憂心問道：「怎麼了，診斷出端倪了嗎？」

孫羽珊強忍心中憂心，心想自己再另尋治療之法，暫不報憂訊，便說道：「目前看來應是腹宮之血造成劇痛，並阻斷氣血，才生體內寒氣而發顫。至於氣喘乃屬先天，無法根除，只要服用藥物便可趨緩。羽珊先開幾帖通調氣血，化瘀止痛藥方，讓仙子服用，應可暫時抑制劇疼。待月事過後，羽珊再重新診脈。」

鳳娘聽完，喜道：「沒錯，仙子確實是體內氣血受阻不暢。那好，便遵照羽珊姑娘藥方，我趕緊煮藥給仙子服用，如眞能改善，就眞的謝謝羽珊姑娘了！」

於是，芸香仙子服用孫羽珊所開藥方後，果然劇疼漸緩，面容略回紅潤色澤，鳳娘及甄娘見狀內心高興不已，盛讚孫羽珊的精湛醫術。

因憂心李玄揚病體，當日夜裡，孫羽珊對芸香仙子請求道：「仙子，羽珊冒昧，懇求今夜讓羽珊在床榻之旁看護玄揚哥，也可照護仙子！」

芸香仙子不捨說道：「只怕羽珊姑娘整夜未歇，累壞了身子。」

孫羽珊感嘆回道：「自玄揚哥受創以來，莫雲姐六個日夜未曾停歇，縱馬疾馳將玄揚哥帶來落雁峰；仙子捨藥救命，數十日照護玄揚哥，又親自爲玄揚哥餵血，何止累壞身子而已！羽珊因初來落雁峰，不敢造次，身爲玄揚哥未婚妻，卻未能親自照料，只得於客房懸著一顆心擔憂不已。今日玄揚哥既已醒活，敢請仙子今夜讓羽珊留於寢宮，以便照護玄揚哥及仙子！」

芸香仙子見孫羽珊至情之心，不忍讓她擔憂李玄揚，於是說道：「羽珊姑娘與李公子眞情至篤，芸香也不忍讓妳相思，就依羽珊姑娘之言！只是，夜晚天寒，羽珊姑娘務必照顧好自己，以免受涼。」

孫羽珊感激的說道：「多謝仙子成全！」

於是當天夜裡，孫羽珊獨坐床榻旁之座椅，隨時關心李玄揚的動靜，芸香仙子則是躺臥李玄揚身邊歇息。



治峰主神醫難言，護凡體仙子應允

翌日天明，芸香仙子下了床榻，爲一旁照護李玄揚而打盹的孫羽珊添衣覆蓋，孫羽珊驚醒後，見芸香仙子爲自己添衣，說道：「多謝仙子！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小心自己身子，別著涼了！」

這時，鳳娘端進兩碗湯藥，分別是李玄揚及芸香仙子之湯藥。而李玄揚自昨日爲芸香仙子運功療傷昏厥後，經一日一夜尚未醒來。孫羽珊自鳳娘手中端過湯藥，正要餵食李玄揚之時，卻見床榻上的李玄揚，身軀稍微扭動數下之後，突然微微睜開了雙眼。

驚喜的孫羽珊，一見睜開雙眼的李玄揚，內心激動不已，喚道：「玄揚哥……，玄揚哥，你終於醒了……，終於醒了！」激動喜悅的眼淚，滴滴落在李玄揚胸前。

而此時死劫逢生的李玄揚，睜眼所見，正是他垂死前心繫掛懷的未婚妻，即使初醒之時體虛氣弱，仍是勉力起身，激動喊道：「珊兒，珊兒，妳……妳無恙否？」

兩人緊緊擁抱而泣，孫羽珊泣道：「玄揚哥，我沒事，我沒事，嗚……，謝天謝地，你終於醒了！」

芸香仙子見兩人深情互擁，感人摯深，內心感動也無限歡喜，總算自己多日的苦心沒有白費，也終於可以完成歷代峰主囑託之重任，代傳諸葛遺策。

這時袁莫雲正來到門前，一聽孫羽珊喚喊李玄揚已醒，內心驚喜不已。終於……，這數十日來的努

力，總算救回垂死的李玄揚性命，袁莫雲內心激昂，雙手合十，眼泛淚光，暗自禱謝：「感謝金母慈悲，感謝金母慈悲！」

袁莫雲感念李玄揚的相遇解危之情，加上兩人相識以來相互守護的莫名情愫，袁莫雲就算傾盡性命也要挽救李玄揚。如今，見李玄揚總算死裡逃生，袁莫雲內心激動自是難以形容。

初醒之後的李玄揚，身體依舊虛弱，芸香仙子讓李玄揚在自己寢宮繼續休養，並由孫羽珊留在寢宮照護。待李玄揚血氣較順，體力稍復，孫羽珊便將這數十日來他的命危情形、袁莫雲的捨命護送，以及芸香仙子的救治之恩，一一告訴李玄揚，李玄揚則是感激的道謝芸香仙子。然而，終究尚有一事，孫羽珊爲顧及李玄揚身體初癒，恐難承受，因而不敢告訴他。

經數日休養之後，芸香仙子在孫羽珊的藥膳調理之下，幾乎不再劇疼，氣色也較紅潤。而李玄揚劍傷之處，因紫雲白藥神效，傷口已漸癒合，兼之李玄揚自身功體能加速筋脈運行，自我療傷，因此內傷也逐日恢復。

由於今日乃落雁峰每月一日之供奉瑤池金母法會，芸香仙子率落雁峰全體聖女及峰女，於奉瑤宮虔誠祈福，因孫羽珊乃外人，袁莫雲也是離峰之女，因此兩人待在芸香仙子寢宮照護李玄揚。

喝過傷藥之後，突然，疑惑的李玄揚憶起一事，面容轉爲憂心驚恐之狀，對孫羽珊問道：「對了，羽珊……，阿永呢？阿永呢？」

孫羽珊便是此事不敢告訴李玄揚，此時聞言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孫羽珊眼

眶看著袁莫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袁莫雲一旁心想：「唉！終是該讓他知曉，畢竟他倆師徒情深，只是，他此時身體能否承受得住！」猶豫半晌後，袁莫雲說道：「玄揚，你答應我，無論如何不可激動，免得再傷你病體。」

李玄揚聽她之言，回想當日自己受劍而傷之時，意識迷離所見之景，心中有數，語帶哽咽說道：「阿永……還活著嗎？」

袁莫雲眼眶泛淚，一陣鼻酸，強忍心中悲痛說道：「阿永……走了！」

一旁孫羽珊也是忍住心傷，掩面啜泣。

一句「阿永走了」，宛如晴天震雷，擊落李玄揚心口，李玄揚鼻酸而涕，強忍奪眶的淚水，抑制痛徹心骨的激傷。只是，想起那天真無邪的阿永，自漢蒙比武會場時相識的傻呼模樣，迴盪腦際音猶在耳「師父……師父……」的喚喊聲，李玄揚如何忍得住那奪眶的淚水！……

李玄揚沒有啜泣，沒有言語，只是英雄悲淚，不住的滑落雙頰，滴落胸前，涕水已哽住他的鼻喉，那是至悲無語的心傷，也是對情同兄弟的阿永，極端不捨的懷念。

看著神情冷然，眼眶泛淚的李玄揚，袁莫雲及孫羽珊兩人一旁心中不捨，也知李玄揚與阿永感情至篤，心中必然難以接受。所幸李玄揚隱忍心中怒火，並未激動而怒，兩人才心下稍寬。

然而，此刻在李玄揚心中，卻是暗下立誓，就算粉身碎骨，也要爲阿永之死索討梅少龍性命，以告慰阿永在天之靈，並彌補自己誤害趙平全家性命，斷絕宋室後裔的滔天大罪。

這時，芸香仙子於奉瑤宮內供奉參拜瑤池金母後，端坐奉瑤宮內，感謝近日來爲挽救李玄揚性命，眾位峰女及鳳娘、甄娘兩位聖女的辛勞。

甄娘想起芸香仙子那日所說諸葛丞相遺策之事，便問道：「對了，仙子，那日妳說李公子是諸葛丞相欽選之人，也是歷代峰主心願之事，我實在不解。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爲李公子之事，倒是讓兩位聖娘擔憂了！諸葛丞相千年遺策，及我歷代峰主心傳密事，竟在芸香任內成就因緣。既然有緣者已在眼前，芸香就將這千年之秘告訴大家，以感念諸葛丞相對我落雁峰之千年恩德。」

鳳娘聞言回道：「我隨侍前任峰主多年，一路也看著仙子妳自幼成長，也知諸葛丞相當年爲我落雁峰巧思佈陣，以絕外界干擾之大恩。但就是不曾聽聞丞相遺策之祕，仙子倒是說來聽聽，我實在甚爲好奇！」

於是芸香仙子緩緩說道：「兩位聖娘勿要見怪芸香不曾告知此事，實是歷任峰主只能在仙界岩內傳位，兩位聖娘不能在場自然不知。而歷任峰主傳位之時均諄諄教誨，有緣者未現之時，此事永爲密事。此乃因丞相遺策內載神鬼莫測之計，如落邪人之手將是生靈塗炭。因此，爲免峰女離峰後心善無知，誤洩邪人知曉而覬覦，故第六代峰主自受丞相託付後，便定下僅能將此事密傳峰主之規，有緣者未現之時，永爲密事。」

甄娘疑惑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仙子又怎知李公子便是這遺策欽選之人？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諸葛丞相料事如神，實在千古一人，芸香著實佩服！當年丞相於落雁峰入口巧佈

八陣圖後，臨行之前感嘆北伐大業未成，身後卻無人可繼其畢生所學，因此曾巧算天機，千年之後代有乾坤奇才，能再救萬民於水火。由於諸葛丞相知我落雁峰主不得離峰之峰規，於是便將一本兵書交傳第六代峰主，並託言囑咐，千年之後，如有一男子與峰主有二度因緣，此人必是情義存心之人，便將此書傳送此人。」

甄娘複誦說道：「二度因緣？」

芸香仙子繼續說道：「是的，二度因緣。然而，誠如兩位聖女所知，峰主不得離峰，怎有可能與任何一個男子有因緣，因此歷代峰主均覺不可思議，也應無此因緣之人。豈料……前次莫雲姐回峰來取紅背竹竿草之時，芸香竟蒙受李公子搭救，而結此因緣。當時芸香曾驚訝此事，但心想丞相特別囑託二次因緣，因此，芸香認爲李公子當時的出現純屬巧合。又豈料……李公子竟因性命垂危，再回落雁峰，芸香當下即知因緣成熟，因此無論如何都必須挽救李公子性命！」

甄娘聞言，終於明瞭一切，點頭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！看來若非仙子堅持，捨藥挽救李公子性命，還眞辜負諸葛丞相之託付。只是……用去剩餘唯一的一顆仙命丹，只怕眞有個萬一，不知如何是好！」

鳳娘一旁憂心附和說道：「是呀！只盼羽珊姑娘眞能治好仙子宿疾，如此才能免於擔憂，不然……」

芸香仙子笑道：「兩位聖娘勿再擔憂芸香，生死自有天命，芸香如若不該列位仙班，也是金母聖意，不該強求，芸香任內能傳丞相千年遺策，完成歷代峰主之所盼，才是重要。丞相遺策藏置於仙界岩內，待李公子康復要離去之前，芸香便將前往仙界岩，稟告所有證道仙子此事，以取出丞相遺策，傳贈李公子。」

於是，甄娘及鳳娘終於認同芸香仙子捨藥挽救李玄揚性命之理由，終能爲落雁峰代傳諸葛遺策，以報諸葛武侯之千年恩德而高興。

落雁峰景色悠然，與世隔絕，遺世獨立，各種奇花妙草的罕世藥材，讓那妙手神醫的孫羽珊驚嘆不已，李玄揚在此養傷更是不受塵世干擾，有助傷勢快速復原。經過數個月的休養，李玄揚劍傷已然痊癒，內傷也已復原七成。

隨著李玄揚傷勢漸趨復原，也是孫羽珊、袁莫雲及李玄揚即將離開落雁峰之時，然而，孫羽珊面容卻無半絲喜悅之色，反顯愁容。因居於落雁峰期間，孫羽珊幾度調理芸香仙子體質，但其後芸香仙子幾次月事，雖是腹宮劇疼不如以往頻繁，但仍有劇疼難忍之時，所幸孫羽珊隨侍在側診脈，適時以藥膳減緩劇疼，妥適控制寒疾宿症復發。

然而，妙手神醫孫羽珊，經幾次親眼觀察及診斷，終是確認芸香仙子屬腹宮內膜錯位，乃腹宮不解的絕症。但是，孫羽珊苦思良久，即便以活血化瘀之方療治，終因每月週期之月事復來，而難以根絕內膜錯位之症，最後翻閱其師絕靈聖手仁齋仙所傳之醫譜，孫羽珊終於尋得一法可根治芸香仙子之症，但卻苦於不知如何施法，更不知如何啓齒，因而困擾不已。

這一日，袁莫雲見孫羽珊靜坐樹下，眉頭深鎖獨自沉思，上前關心問道：「羽珊，玄揚身體已漸康復，應該高興才是，方才怎見妳愁眉模樣，怎麼了呢？」

孫羽珊聞言，輕嘆說道：「唉！該如何說起……，對了，莫雲姐，芸香仙子可有夫婿或心上人？」

袁莫雲聽她此言，不由淡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心上人？咦！……羽珊，莫非……莫非妳憂心……憂心芸香喜歡玄揚！」

孫羽珊搖頭回道，仍是嘆道：「唉！仙子若眞喜歡玄揚哥，那倒……那倒無妨，她總是玄揚哥救命恩人，羽珊……羽珊總該成全！」

袁莫雲此時心生疑惑，孫羽珊怎會如此說法，於是問道：「羽珊，芸香乃仙修之人，未來將證道成仙，不可能會喜歡上玄揚，但妳的話語甚有含義，我都搞糊塗了，怎麼了？」

孫羽珊聞言，憂心嘆道：「證道成仙？那仙子今後不成親嗎？」

袁莫雲一頭霧水，說道：「成親？老實說，依我落雁峰規，峰女於每年外出濟世之時，如遇有緣人，便可離峰而去嫁爲人婦，並未禁止峰主成親。然而，因峰主不得離開落雁峰，便無機會識得有緣人，因此，芸香並無心上人，更無成親之可能。」

聽完袁莫雲一席話，孫羽珊深深嘆息，愁眉更爲深鎖，嘖聲說道：「這該如何是好？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羽珊，我眞一頭霧水，怎麼了，妳怎會問芸香此事？」

孫羽珊尋思心想：「仙子對玄揚哥有救命大恩，無論如何，我都必須傾全力醫救芸香仙子。縱使會失去玄揚哥……我都必須盡力。」於是她輕嘆道：「莫雲姐，此次我們若離落雁峰而去，不消一年，芸香仙子宿疾再發，必定致命！」

袁莫雲聞言，心下一駭，驚道：「致命！如此嚴重？」

從小與芸香仙子情同姊妹的袁莫雲，登時擔憂不已，說道：「羽珊，難道妳沒有法子可救治芸香嗎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我經此數月期間觀察診斷，確認仙子所患乃是難解之症，翻遍師父所傳醫典，……實在無有他法，僅有唯一……」

袁莫雲急忙問道：「唯一？……羽珊之意……表示眞有方法可治芸香！」

孫羽珊淡然而無奈地說道：「莫雲姐，如有唯一之法可治仙子，但卻甚難施法，該試否？」

袁莫雲興奮回道：「只要有法能治芸香，縱使刀山火海去尋藥方，我袁莫雲必爲芸香戮力以赴。前次莫雲也是蒙芸香賜藥，才能得救；此次芸香又捨藥挽救玄揚性命，何況眞情至性的芸香與我情同姊妹，莫雲何忍見她如此。如今眞有藥方能治芸香，眞是太好了！」

孫羽珊嘆道：「唉！只怕難如上刀山下火海，縱使我們竭盡全力，恐怕也未必如願！」

袁莫雲疑惑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方才羽珊又說甚難施法，究竟其意爲何？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莫雲姐，其實，仙子所患乃腹宮內膜錯位，於宮外積成囊腫膿包，而月事來時卻因經血逆流，自然劇痛難當。這劇痛自然不會致命，但因仙子天生氣喘及狹心之症，那劇痛極易誘發氣喘及狹心宿疾，阻緩氣血運行，重則致命，仙子如今症狀已甚嚴重，因此，不出一年，恐有性命之憂！羽珊本可用活血化瘀之方療治，慢慢消去那囊腫，然而，這腹宮囊腫卻隨週期之月事而不斷增長，活血化瘀之方終究難以根治。」

袁莫雲憂心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囊腫無法消除，芸香之症便無法根治，那該如何是好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莫雲姐，此法之道理很簡單，只要仙子能停止週期月事，這活血化瘀之方必有功效，囊腫便可萎縮消除！」

袁莫雲疑惑說道：「停止週期月事？這……這怎麼可能，那是一個正常女子之身體循環，哪有可能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但是，……任何一個女子，也都能暫時停止這規律週期，讓腹宮獲得充分休息，最後並可將腹宮一切內膜盡數清除！」

袁莫雲思索半晌，不知其意，突然一個意會，驚訝說道：「難道……，難道是懷胎生子！」

孫羽珊點點頭說道：「嗯！只有懷胎十月，才能讓錯位的內膜囊腫，未獲經血補充，而逐漸萎縮，並隨著生產將所有內膜盡數排出體外後，今後再以活血化瘀之方長期調理，仙子之症方能永遠根治。」

袁莫雲驚訝說道：「芸香懷孕生子？這……這怎麼可能，簡直難如登天！」

孫羽珊嘆道：「這便是羽珊不知如何是好之處，更不知如何向仙子及眾人啓口！」

袁莫雲終於陷入無奈的沉思中，她心想怎能讓情同姊妹的芸香仙子，深陷病危之險，然而，這唯一的治療方法，對於不曾離開落雁峰的芸香仙子而言，怎有可能！落雁峰主雖無禁止成親之規，但又何來有緣之人成親，更遑論懷胎生子！一籌莫展的袁莫雲及孫羽珊兩人，靜坐樹下默然無語良久。

這時，袁莫雲突然淡淡說道：「難怪方才妳說，仙子眞若喜歡玄揚，妳也願意成全，原來妳心中已有準備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羽珊情愛事小，仙子性命事大，況且仙子乃玄揚哥救命恩人，羽珊又豈能執著於這小

情小愛。只是，羽珊深知玄揚哥個性，斷然不會棄我而救仙子，因此不知如何是好！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我從小與芸香一同成長，深知芸香憫人天性，她寧可犧牲自己性命，也絕不會讓玄揚棄妳，而與她共結連理！」

孫羽珊問道：「唉！那該如何？」

袁莫雲激動回道：「此刻我恨不得自己便是男子之身，便能救治芸香性命！」

孫羽珊莞爾笑道：「呵……莫雲姐說笑了！不過，莫雲姐，羽珊說句心底的話，仙子對玄揚哥有大恩，不管事情如何難如登天，我們都該盡力一試，否則，如果玄揚哥知道仙子因此而逝，必然相當自責。」

袁莫雲驚訝看著孫羽珊，說道：「難道妳眞願意……，將玄揚讓給芸香爲夫婿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唉！羽珊想過了，因緣自有天命，少時羽珊便失去玄揚哥，蒙蒼天垂憐，讓我與玄揚哥能再次重逢，此番險些又失去玄揚哥。若非仙子救命，羽珊豈有二次幸運！如今仙子重症，羽珊又豈能執著一己之私，更何況羽珊身爲醫者，焉能罔顧。」

袁莫雲心有所感，嘆道：「羽珊大愛之心，莫雲佩服！換成是我，我眞不知如何取捨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莫雲姐性情中人，換成是妳，也必捨己而救他人，否則當時不會捨命而求紅背竹竿草，此番又不眠不息營救玄揚哥性命。羽珊也是見莫雲姐如此爲情而無悔付出，因此，決心無論如何要救仙子！」

聽完孫羽珊之言，袁莫雲心受感動，讚道：「好！羽珊既有堅毅之心，莫雲便盡力而爲。我想，此

刻最難說動的是芸香，況且與男子肌膚之親，是否有違落雁峰規，我也不知曉。不如我們先去找甄娘及鳳娘，與她們商量過再議吧！」

於是袁莫雲帶著孫羽珊，來到奉瑤宮外，因不能進入奉瑤宮，故兩人立在外頭等候。

不久，兩位聖女一如往常供奉參拜瑤池金母後，步出奉瑤宮時，袁莫雲上前說道：「兩位聖娘，莫雲有事想向兩位聖娘請示，可否借一步說話？」

甄娘見她如此神祕之狀，疑惑回道：「好吧！到我寢宮去。」於是四人來到甄娘寢宮。

甄娘首先問道：「莫雲如此神祕，究竟何事？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稟告兩位聖娘，羽珊已知仙子之症如何根治。」

鳳娘一聽，登時高興說道：「眞有法子可醫治芸香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總算不用再時時擔憂香兒之症！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唉！鳳娘先別高興太早，雖有法子可醫治芸香，但是……，這法子可是難如登天，極難施法醫治，因此莫雲不知如何是好，來與兩位聖娘商議！」

甄娘疑惑回道：「極難施法？……有何難處，雲兒倒是說來聽聽。」

於是，袁莫雲及孫羽珊兩人，便將芸香仙子之病症及懷孕生子之法仔細說明，並說明兩人正爲如何勸說芸香仙子及李玄揚，共行男女之事以懷孕生子一事而苦惱不已。

而一旁的鳳娘及甄娘兩人，聞言更是詫異不已，甄娘說道：「荒唐！這怎可能，芸香仙軀，怎可能與

男子懷孕生子，這……這不可能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羽珊也是苦思良久，實無良藥可治仙子之症，唯獨此法！」

甄娘說道：「鳳娘，難道眞無其他方法可治癒此症？」

此法若是李玄揚所提，倒是會讓人認爲是爲賺芸香仙子之身，但此刻卻是由深愛李玄揚的未婚妻所提，實在不由甄娘及鳳娘不信。而鳳娘素曉醫理，每年必定帶峰女一行人攜藥下山濟世，也曾與一般大夫廣學濟世之方，因此，孫羽珊所診判芸香仙子之症，及其治療之法，鳳娘其實心中認同。

然而，事涉芸香仙子纖體蒙塵，鳳娘豈敢贊同；可是，芸香仙子每月寒疾劇疼日益嚴重，鳳娘早已擔憂不已，萬一孫羽珊推斷是眞，芸香仙子性命僅剩一年，又該如何！

一時之間，鳳娘不如何取捨，說道：「芸香之症，多年來我實在無法可治。但羽珊姑娘方才診斷之言，確實是眞！」

甄娘聞言驚訝說道：「鳳娘，難道妳也贊同此法？」

鳳娘無奈嘆道：「我並非贊同，只是……實在已無他法！我實在不捨芸香就此香消玉殞呀！」

無奈的鳳娘及甄娘，經與袁莫雲及孫羽珊一番商議後，雖是落雁峰並無峰主不得成親之規，但鑒於芸香仙子未來退位後，將晉升證道仙子進入落雁峰仙界岩，繼續仙修，不宜與李玄揚成親。因此，爲藉生產根治芸香仙子之症，眾人決定盡力說服芸香仙子及李玄揚兩人，共行男女之事以懷孕生子，產子之後，再由孫羽珊及李玄揚帶下山扶養成人。

眾人議定之後，鳳娘說道：「這事又該如何跟香兒說呢？」

甄娘回道：「唉！既然決定，便去試試吧，香兒那裡我來講，但李公子呢？羽珊姑娘可有譜嗎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唉！我也實不知如何對玄揚哥啓口！」

袁莫雲一旁說道：「玄揚愛妳如此摯深，囚禁之時日日想妳，那日妳失蹤之時，更是焦急惶恐。妳若去說，恐怕難以啓口，不如我去吧！總是機會較高！」

甄娘說道：「不過此事仍應先請示仙子過後，如果仙子願意，再去說服李公子。」

眾人聞言十分認同，點頭應允。

於是，甄娘踏著躊躇的腳步，一步一步地前往奉瑤宮，對於自己將對芸香仙子所言之事，仍是不可置信的心情，更是不知如何啓口。然而，爲了芸香仙子性命，甄娘仍是踏進了奉瑤宮。

進了奉瑤宮後，甄娘虔誠祈拜瑤池金母，暗自祈求道：「金母慈悲，祈求您保佑香兒鳳體安康，渡此病劫！」隨後恭敬的頂禮膜拜。

芸香仙子居中正坐，本正閉目靈修，見甄娘頂禮膜拜瑤池金母聖像，似有祈求，於是問道：「甄娘可有煩憂之事？」

甄娘應話回道：「甚爲憂心，難以入眠！」

芸香仙子聽她此言，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芸香自小不曾聽甄娘如此憂心之語，不知甄娘何事憂心，芸香可爲甄娘解憂否？」

甄娘回道：「憂我香兒。」

芸香仙子疑惑說道：「我！甄娘憂我何事？」

於是，甄娘不瞞芸香仙子，老實說道：「羽珊姑娘幾度診斷觀察後，已知香兒所患宿疾，但卻不知如何治癒香兒，甄娘自然憂心。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香兒知曉兩位聖娘關心，不過生死有命，自有金母定奪，如果眞無法治癒，也無須強求。甄娘勿憂，否則香兒不忍兩位聖娘日日爲我擔憂。」

甄娘回道：「香兒……，其實……，羽珊姑娘已尋得唯一能醫治香兒之法，但是……，但是……不知，……不知香兒是否願意一試！」

芸香仙子見她說話支吾其詞，疑惑回道：「如能治癒香兒之症，縱有刮骨之痛，香兒也能承受。雖是生死自有天命，但如有醫治之法，芸香自當珍惜凡體，繼續仙修濟世。」

甄娘回道：「可是……可是這醫治之法，卻……卻須……卻須以仙子之身，……」於是，甄娘便將芸香仙子體內之症詳細說明，並說明透過懷孕生子之後，便能盡除體內囊腫穢物，再長期以活血化瘀之方調理身體，便能痊癒。因此，必須她與李玄揚共行男女之事，方能懷孕生子。

甄娘將詳情細說完後，心想芸香仙子定難接受此事，本想她若拒絕，該如何再勸芸香仙子。豈料，芸香仙子聽完甄娘此語，並無詫異表情，反而閉目靈思。然而，芸香仙子畢竟是位列仙班的候選之人，思慮終是超脫凡俗之觀。

靈思片刻之後，芸香仙子淡然問道：「李公子可願意？」

甄娘回道：「尚未跟李公子說明此事，如仙子願意一試，莫雲再去向李公子說明。這事仙子較虧，無

損於他，仙子如願意，我想那李公子定然願意！」

芸香仙子仍是靜默靈思，片刻後又說道：「芸香之症，如眞有救治之法，表我塵世之劫尚未歷盡，仍需保此凡體，繼續仙修濟世。因此，李公子如願意，芸香自當願意嘗試，以絕病症。然而，依芸香觀之，李公子乃重情重義之人，我見他與孫姑娘情深，必不願意。李公子若無意願，甄娘切勿強求！一切隨緣。」

甄娘一聽芸香仙子願意嘗試，憂喜參半，喜的是芸香仙子願意嘗試，便能根治令人擔憂的病症；憂的是芸香仙子懷孕之後，是否褻瀆金母，難入仙界岩晉升證道仙子。

芸香仙子見她沉思之狀，問道：「甄娘是否憂我能否晉升證道仙子，以入仙界岩證道成仙？」

甄娘點頭說道：「正憂此事！但又不忍香兒往後因病致命，因此兩相爲難。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甄娘勿憂，香兒峰主之任，乃我慈悲金母欽定，香兒焉敢褻瀆。歷任峰主傳位曾言，峰主如遇有緣之人，仍可成親。只是，李公子既與孫姑娘有婚約，芸香此舉乃是奪人所愛。因此，李公子如眞願意，芸香尚須前往仙界岩請示眾位證道仙子，以明金母聖意。」

聽完芸香仙子的說明，峰主既可成親，自可懷孕生子，此事既是歷代峰主所允，芸香仙子又將上仙界岩請示證道仙子，這下甄娘總算放下心中煩憂，於是說道：「香兒既然願意，我這就去請莫雲探探李公子之意。」

臨去之前，芸香仙子再三告誡說道：「切記！李公子如無意願，切勿強求，一切自隨因緣！」

甄娘應允而去。

二九 仙界岩點破天機，千年計代傳奇略

而這一方面，甄娘自尋得芸香仙子意願，告訴袁莫雲等三人後，終需徵得李玄揚同意。而李玄揚自病體初癒能下床走動後，早已自請前往客房居住休養。因此，數日之後，待李玄揚康復八、九成後，爲探詢李玄揚之意，袁莫雲與孫羽珊兩人來到李玄揚暫居的客房。又因孫羽珊不便在場，於是便在門外等候觀察，由袁莫雲單獨入內與李玄揚商量。

袁莫雲進到客房之時，見李玄揚端坐床榻，呆然凝思之狀，於是袁莫雲問道：「玄揚想甚，如此入神？」

李玄揚恍然回神，輕嘆一聲，說道：「唉！我想阿永，……他是如此天真善良，卻因我而……」話畢自己不禁又是一陣鼻酸。

袁莫雲聞言，自然心有所感，同是一陣鼻酸，眼眶泛紅，說道：「玄揚勿要再責怪自己，只恐傷身，待痊癒下山後，我再帶你去……祭奠……阿永。」說到此處，袁莫雲仍是不捨那活潑亂蹦的阿永，忍不住哽咽而泣。

李玄揚見袁莫雲突然哽咽而泣，急忙安慰說道：「莫雲，莫雲別哭，別哭！對了，方才見妳進門愁眉深鎖，有事嗎？」

袁莫雲忍住思念阿永的心傷，待心情平復之後，說道：「今日找你，有事與你商量，聽聽你意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何事？莫雲不妨說來聽聽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仙子宿疾之症，羽珊已想出治癒之法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大喜之狀，說道：「此事當眞！」袁莫雲點點頭。

李玄揚繼續興奮說道：「我就知珊兒定有法子，她連劉大叔之妻數年的病症，及煙波山莊江大小姐的失憶之疾都能治好，如今仙子之症可治，眞是太好了！她這妙手神醫眞是名不虛傳呀！」

袁莫雲見他如此興奮讚美孫羽珊，不由一陣發笑，說道：「好似沒人如此讚美自己未婚妻的，看你樂的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既是事實，讚美一番又何妨！咦……，怪了，既然仙子之症可治，方才妳進門之時，卻又爲何眉頭深鎖？」

袁莫雲因方才一笑，心情轉爲輕鬆，反倒玩笑說道：「仙子之症雖可醫治，但卻需要你這位李公子的幫忙，只是，……」

李玄揚道：「只是什麼？既是要我幫忙，我自然是義不容辭，以報救命之恩呀！」

袁莫雲心羞回道：「唉！這……這我該如何說呢！」

李玄揚見她羞赧之狀，疑惑問道：「我該如何幫忙，妳倒是說來聽聽呀！莫非……莫非又是罕世奇藥，不易覓得？」

袁莫雲搖頭說道：「唉！此藥覓得不難，天地無盡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！」

李玄揚心急說道：「眞被妳給急死！究竟怎麼回事？妳倒是說來聽聽。」

袁莫雲一聲嘆道：「哎！……我就實話說了吧，芸香所患乃婦人之症，羽珊診斷結果難解，如不根治，芸香性命恐不過一年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面色駭恐，驚道：「一年！如此嚴重？」

袁莫雲點頭，說道：「此症本無性命之憂，只是芸香將終生劇疼伴隨，然而，芸香先天氣喘及狹心宿症，長年積月之體內逆血劇疼，恐誘發宿症而致死。」

李玄揚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妳方才所說治癒之法，卻又如何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唯一之法，……只有……只有讓芸香懷孕生子，隨那生產盡除體內積血穢物，再長期調養，便可根治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心下一陣詫異，說道：「懷孕生子！這……這該如何處理。……仙子可有夫婿？」

袁莫雲搖頭，說道：「芸香自幼進入落雁峰後，從此不曾離開落雁峰，因而不曾見過任何一位男子，自然無夫婿！因此，爲今之法，只有……只有藉助你……」

李玄揚聞言心中更爲詫異，終於知曉袁莫雲之意，當下轉頭，毅然回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袁莫雲聽他如此堅毅語調，一時愕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李玄揚一句「不可能」後，內心氣血翻湧，隨後冷然說道：「羽珊知道此事嗎？」

袁莫雲淡淡說道：「知道，此事便是羽珊所提。」

李玄揚靜立沉思，腦中回想歷歷過往，難過說道：「我囚禁於那黯然無光的監牢，毫無生機，所渴望，所企求，……只想跟羽珊白頭終老，如今……，我倆終於能夠重逢再續前緣，羽珊……卻不懂我心，

要我與仙子成親生子，……我……怎能捨她而去，我怎又能與仙子……。」話說到此，李玄揚激動心傷。

袁莫雲急忙安慰說道：「你別激動，……羽珊不是此意！」

李玄揚仍是難過心傷，說道：「我與仙子成親生子，便須捨她，……可是……可是她卻不懂我，她卻不懂……我這數十年等待的心……」

孫羽珊在門外聽得李玄揚肺腑眞心之語，忍不住掩面而泣，爲不讓李玄揚誤解其意而心傷，於是推門而入，嗚咽而泣，說道：「我懂，玄揚哥……我都懂！」心疼不捨的孫羽珊，上前緊緊擁抱李玄揚，繼續啜泣說道：「我懂，我都懂，嗚……我懂你對我眞心！」

李玄揚也是緊緊擁抱孫羽珊，難以抑制紅了眼眶的淚水，說道：「妳既懂我心，又怎能……又怎能捨我而去！」

孫羽珊在李玄揚懷中搖頭，泣道：「我怎忍心捨你而去，我怎忍心……嗚！」

袁莫雲一旁見此情景，不由鼻酸而泣，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她實在不知李玄揚怎會反應如此激烈，更不知李玄揚十多年來困於黑暗之中，唯一支持他活下去的力量，便是孫羽珊，如今再重逢，李玄揚卻無論如何也不願再離開孫羽珊。

但孫羽珊終是心思細密，菩提心腸之人，她深知芸香仙子不可能再識其他男子，唯有李玄揚才能救她性命，因此，待李玄揚心情平復之後，說道：「玄揚哥，羽珊怎能忍心捨你而去，只是……，我實在已無他法醫治仙子。但若無仙子救你性命，玄揚哥怎能活生生地在羽珊面前，因此，爲救仙子性命，羽珊翻遍醫典，也僅有此法！不過……」

李玄揚聽她此言，自然知曉自己性命乃芸香仙子所救，一時心情也是陷於兩難，說道：「不過什麼……？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不過……仙子無須和你成親，僅需讓她懷孕生子即可！」

李玄揚疑惑說道：「僅需懷孕生子即可！這……這不合禮法……」

孫羽珊看著一旁的袁莫雲，說道：「莫雲姐，還是妳說吧！」

於是袁莫雲說道：「仙子退位後，將晉升為證道仙子，未來將入我落雁峰仙界岩修練，最後證道成仙。甄娘也曾前往請示仙子，芸香早知你與羽珊情深至篤，不願你捨羽珊而與她成親結為夫妻，因此，你若同意，她……她願意為醫治此症，而與你……與你懷孕生子！並未要你捨棄羽珊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不知如何回語，一時木然，隨後說道：「珊兒，真的沒有其他方法可治了嗎？」

孫羽珊搖頭說道：「我已盡力了，此是唯一之法。我實不忍仙子性命……才……才不得已……」

袁莫雲嘆道：「唉！其實不該勉強你。芸香有言，死生有命，如你無意願，不得勉強。或許是我們過於心急，既然玄揚如此不願，也無須過於勉強，否則，即便你勉強應允，終究無濟於事，畢竟男女之事，若非兩情相悅，總難成事！」

猶豫不已的李玄揚，畢竟也是憂心芸香仙子病症，如今連孫羽珊都如此診判，心想自己又怎能不為芸香仙子而盡力。

無奈的心境，無語的三人，卻為同一件事而躊躇不已，最後，李玄揚一句話，劃破寂靜的氛圍，說道：「好，為仙子，我盡力一試！」

袁莫雲聞言，說道：「真的！你真願意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為報仙子之恩，我盡力就是！」

袁莫雲心中歡喜，說道：「好！玄揚，仙子乃我落雁峰至尊之人，未來將證道成仙以侍金母，你若能治仙子，便是我落雁峰至恩之人，莫雲在此深深謝過！」

終於，在袁莫雲等四人努力之下，芸香仙子及李玄揚兩人，總算同意孫羽珊所提懷孕生子的治療之法，也讓憂心而奔波的四人總算放心，甄娘也立即向芸香仙子回報此事。

芸香仙子聞言，說道：「李公子既然願意，芸香便前往仙界岩，請示眾證道仙子，並取出丞相遺策，以傳贈李公子。」

甄娘回道：「此去仙界岩路程崎嶇，讓小津及小玟陪同妳前去！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嗯！也好。」

甄娘說道：「我這就去讓小津及小玟準備，明日動身前往。」於是甄娘退出奉瑤宮後，吩咐小津及小玟兩位峰女準備陪同芸香仙子前往仙界岩。

翌日清晨，在小津及小玟兩位峰女的陪同下，芸香仙子行約十多里路，來到一處清幽的聖靈之地前，只見前方一處石梯約有百階，兩側巨石奇木矗立，雲煙飄渺，宛若仙境一般，此處便是落雁峰聖地——仙界岩。

芸香仙子回身，對小津及小玟說道：「小津、小玟，妳倆在此等候！」

由於仙界岩非落雁峰主不得進入，因此小津回道：「遵命！我與小玟在此恭候仙子！」

於是，芸香仙子獨行步上那石階，進入證道仙子修練成仙的清聖之地——仙界岩。

芸香仙子自十六歲接任落雁峰主，便是於此地，由前任峰主親自傳位予她，並吩咐峰主之天命及責任。自接任峰主迄今已有數年，此刻芸香仙子再入仙界岩，心境已然不同。這時，芸香仙子朗聲說道：「芸香困惑，求見證道仙子！」

只聽得那仙界岩內，傳出悅耳之音，說道：「芸香，我等已等候妳多時了，進來吧！」

於是，芸香仙子向前而行，穿越那雲煙迷霧後，來到當年她受封爲仙子，並接任落雁峰主之岩台。

那岩台四周，端坐約莫三、四位丰姿清雅，氣質靈秀的女子，雖都年過四十，但卻各個風采絕倫，不雅於芸香仙子。

原來歷代新任落雁峰主於此地受封爲仙子後，峰主一任二十年，傳位之後，便晉升爲證道仙子，才得以入此仙界岩修道，以證道成仙，成爲瑤池金母座前仙女。而於仙界岩修練，經長年天地靈氣陶冶，摒除俗念，卻讓年過四十的證道仙子，漸返二八年華之樣貌，最後羽化成仙而爲瑤池金母駕前仙女。

眾證道仙子見芸香仙子來到後，其中一名證道仙子，便是前任峰主秋波仙子，喜悅說道：「芸香，我們在此等候妳多年了。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芸香本有困惑，特來請示眾位仙娘，卻不知眾爲仙娘等候芸香何事。」

秋波仙子微笑說道：「芸香困惑，可是爲二度因緣之男子？」

芸香仙子聞言，驚訝回道：「仙娘怎知！」

秋波仙子說道：「我等等候芸香，便是此事！金母數年前已於我等諸人夢中開示說道：本代仙子，負有天命，聖意爲『持天命之緣，渡江山奇才；扶草莽眞龍，造黎民萬福』。因此，該是丞相遺策傳贈之機緣已至。」

於是，秋波仙子取出一個冰封許久的木匣，打開那木匣後，取出一本書冊，說道：「芸香，此乃諸葛丞相畢生精華之作，名曰『乾坤奇略』，我等不識兵法，難知此書之奇，歷代峰主遵奉諸葛丞相之言，等待與峰主有二度因緣之男子，如今又蒙金母夢中開示，特將此書傳交予妳，以贈有緣之人！」

芸香仙子接過那本「乾坤奇略」，疑惑尋思：「持天命之緣，渡江山奇才；扶草莽眞龍，造黎民萬福。……莫非李公子……眞是人間眞龍！」隨後，芸香仙子說道：「眾位仙娘，芸香將不負使命，必將此書傳贈丞相囑託之有緣人。此外，芸香另有一事請示仙娘！」

秋波仙子說道：「芸香，但說無妨。」

於是，芸香仙子將自己所患之症，需與李玄揚懷孕生子一事，詳細說明，並請示證道仙子意見。

秋波仙子身爲證道仙子，終是禪悟天機之理，開示說道：「芸香可知，天帝巧造陰陽，以孕化萬物，若無陰陽，不衍眾生！世間雄雌陰陽之合，蓋因果之緣也。自是有因，無緣，不爲果！芸香，妳既未入仙界岩證道，仍屬凡體，證道之前，自須惜保凡體無恙才是。因此，我落雁峰順應天帝孕化萬物之本心，並未禁限男女成親之事，芸香無須掛懷，任心而爲，便是天意！只是，未來入仙界岩證道之後，即非凡體，不得觸犯仙凡戀之規條，當即斷卻男女情緣。因此，妳若憂心將來入仙界岩證道後，不捨男女情緣，則當三思！」

芸香仙子聞言，心下稍寬，說道：「謝仙娘提示，芸香懷孕生子，乃爲凡體，自是不動眞情，當能斷捨男女情緣！然因果有緣，芸香此刻已然了悟，多謝仙娘提點。」

秋波仙子說道：「芸香，妳所生之子，無論男女，便是我落雁峰之主，當留於落雁峰內撫養成人。此外，金母曾有聖意，今後代有慈悲天妃，將繼命護佑眾生。我落雁峰祈求金母護佑眾生，功德圓滿，自此之後，落雁峰主之位，不再續傳。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芸香謹遵聖命！」

最後，秋波仙子仍是關心說道：「香兒，妳此番受天命前去，將緣渡一代江山奇才而出，以渡救蒼生萬福，爲我落雁峰無量功德！只是切記，當善保凡體，待塵世之劫歷盡之後，便登仙班！……去吧！」

於是芸香仙子告退之後，便與仙界岩外等候的小津及小玫，一同回到奉瑤宮，並告知眾人此事。眾人聞言，除李玄揚外均欣喜不已，便議定數日後，依孫羽珊診斷適孕之日，便進行此事。

落日斜陽依傍遠山，薄暮餘暉泛映幽草花徑，參天古木之下，一條孤獨身影，悵然而坐。入神而視的目光，注視而無心的看著薄暮下的飛鴻遠影，心中卻有幾許愁緒。

突然，一個輕盈的腳步來到，一旁比鄰坐了下來，輕聲說道：「玄揚似有心事，……此刻心中想甚？可願說來聽聽。」

悵然愁思的李玄揚，一陣輕嘆，說道：「尚未與羽珊成親，給她名分，卻兀自將與仙子生子，心中五味陳雜，實不知如何自處！」

袁莫雲淡淡問道：「後悔應允嗎？」

李玄揚搖頭說道：「非也，我李玄揚受仙子大恩，當思圖報，自當無悔！只是，總難承受未與羽珊成親，卻與人有子之事，心中芥蒂難免，因而發愁。」

袁莫雲嘆道：「唉！此事之後，羽珊與你總能廝守，哪像我！縱使發愁，又有何用！」

李玄揚安慰說道：「也對，比起妳，我實是蒼天眷顧了。莫雲勿愁，仙子之症癒後，我將全力協助妳通關西域，陪妳去尋夫婿。」

袁莫雲仍是嘆道：「即使去得，恐也尋不得！……唉！算了，不談我的事了。眼前當務之急，是仙子之事。照羽珊推算，明日起七日，便是適孕期，爲讓仙子與你獨處以增情誼，甄娘已命眾人這七日內不得前往仙子寢宮之地干擾你們，僅有小津會定時前往送膳。明日你便自行前往仙子寢宮，接續的，便看你了！」

李玄揚雖是一顆忐忑的心，但爲不負眾人所望，毅然說道：「好！爲仙子，我李玄揚定會盡力！」

於是，爲了芸香仙子奇症，眾人歷經一番努力，終於促成此事。入夜之後，李玄揚獨自走到芸香仙子寢宮前之園庭，忐忑之心，難掩緊張情緒。隨後，李玄揚鼓起勇氣，推門而入，見芸香仙子倚坐於床。

芸香仙子心思早已超脫凡俗之觀，反無李玄揚的緊懼心情，見了李玄揚進門後，芸香仙子輕聲說道：「公子，請坐，芸香今日有要事告知公子。」

李玄揚疑惑心奇，來到床榻而坐，說道：「仙子何事告知？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公子可知，我落雁峰何以千年以來，未受外界干擾，遺世獨立至今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曾聽莫雲說過，是諸葛丞相佈設八陣圖迷陣，因此自古無人能入落雁峰。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沒錯，正因如此，我落雁峰才得以供奉瑤池金母，千年無憂。當年丞相離去之時，曾觀天象而言，千年之後將有一代江山奇才，因此，特將一本奇書，名曰『乾坤奇略』託交當年峰主，並託言若有一男子與峰主有二度因緣，必乃情義之人，便將此書傳贈之。芸香與公子確有二度因緣，公子便是丞相千年囑託之人。」

於是，芸香仙子取出那書冊「乾坤奇略」，繼續說道：「此書便是我落雁峰代代峰主殷殷保管之物，其重要甚於自身性命。今日，芸香便將此書贈與公子。」

李玄揚心中疑惑萬分，取過「乾坤奇略」一書後，訝異說道：「諸葛丞相千年遺言，要傳我此書？這……這怎麼可能？這書寫些什麼內容？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芸香未看，只是既是丞相畢生心血，應是臨陣對敵的神鬼莫測之計，以討平逆臣賊子，安邦定國之用的奇書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心中困擾，尋思暗想：「若是可以令人垂涎的食譜，或飄香千里的膳點秘方，對我開立餐館倒是有用，但這……臨陣對敵之計，……對我何用？這諸葛丞相會不會算錯了……唉！算了，仙子既然說得如此慎重，我若推卻便是無禮，便將它收下吧！」於是李玄揚便將書冊收在懷中。

芸香仙子又說道：「另有一事，乃我金母開示，託夢我仙界岩之證道仙子說道：『持天命之緣，渡江山奇才，扶草莽眞龍，造黎民萬福。』因此，冀望公子今後善用此書，能造蒼生之福，則芸香同感功德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更是驚訝困惑，原有緊張愁緒一掃而空，說道：「我！……奇才！……仙子說笑了……，妳所言之事，才眞是奇。我李玄揚平生之願，能夠開立餐館，遠近飄香，要我煮條紅龍倒是可以，若說什麼眞龍，黎民萬福，……壓根兒不可能，我李玄揚可沒這安邦定國的能耐！仙子千萬別如此冀望！」

芸香仙子聞言，心中思道：「既是丞相神算及金母開示，此事必然無誤，只是……或許此刻時機未至，李公子得書後尚需一段因緣方能成就江山大業！」於是對李玄揚說道：「既是諸葛丞相千年相傳，李公子善加保管研讀便是，至於後事因緣發展如何，便聽任機緣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仙子美意，在下心領就是，此書既是諸葛丞相託仙子相贈，我李玄揚也定當妥爲珍藏。」

於是，芸香仙子與李玄揚兩人，便在此交談之中，化解原有的尷尬與生疏，因此，兩人心事直言，言無不盡，芸香仙子也終於明瞭李玄揚的坎坷境遇。入夜之後，月影扶疏，萬籟俱寂，只見夜空星斗無言閃爍，是笑看世間的英雄兒女，也是羨慕人間的兒女情長。當然，芸香仙子寢宮之內，有羞澀的赤子之心，也有眞情至性的滿心歡愉……

隨著破曉的晨曦，喚醒一夜沉睡的萬物生靈；又隨懸空的月色，復使大地一夜長寂，如此日昇月起，星斗換移，七日七夜過後，第八日清晨當李玄揚醒來之時，床榻之上卻不見芸香仙子。

李玄揚起身著裝之後，踏出芸香寢宮之時，正見小津於門口等候，李玄揚見了小津問道：「小津姑

娘，仙子呢？今日醒來卻不見她。」

小津回道：「公子，今日已是第八日，仙子方才已前往奉瑤宮參拜金母，並禪坐靈思，公子可前往探視仙子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小津姑娘妳豈忘卻，我是男子不得入奉瑤宮，如何探視仙子。」

小津回道：「不，公子，那是七日之前！如今，你雖未與仙子成親，但甄娘已言，公子今後已可自由進出奉瑤宮。小津在此也謝過公子救治仙子之恩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一時心生羞澀，不知如何回話，隨後說道：「對了，小津姑娘，羽珊及莫雲呢？」

小津回道：「她二人目前正在甄娘寢宮，小津這就引公子前往。」

李玄揚一時之間，也不知如何面對孫羽珊，躊躇說道：「小津姑娘，不了……，我想四處走走，妳有事去忙吧！」

小津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津先行告退，公子如有任何之需，請隨時吩咐小津。」

李玄揚點頭應允，隨後小津告退而去。

於是，李玄揚獨自一人來到一處樹下沉思，良久無語。回想這一路來的種種，自誤殺蒙古世子列里哥入獄後，骨肉離散迄今，又隨著文天祥、袁莫雲、阿永、芸香仙子的相繼出現，改變自己原有的生命軌跡。因此，歷經無數風霜的李玄揚，此刻對於人生的態度，不知該是執著，還是灑脫，困惑了苦思不解的李玄揚。心中原本懷著愧對孫羽珊的心，最後回想這幾夜芸香仙子超凡世俗的思想，無形中卻影響了自己的內心。於是，李玄揚放下了心中執著，勇敢的前去面對孫羽珊，不再受此事束縛自己的心靈。

一個月後，孫羽珊爲芸香仙子把脈之後，驚喜說道：「仙子已有身孕了！」

一旁關切的甄娘、鳳娘、袁莫雲及小津等峰女，聞言欣喜不已，鳳娘更是喜極而泣。甄娘則急忙奔往奉瑤宮，虔誠答謝瑤池金母聖恩。

由於芸香仙子早已告知眾人，所生之子無論男女，將留於落雁峰撫養成長，並爲落雁峰主，又傳金母開示之意，今後落雁峰主不再續傳。因此，李玄揚及孫羽珊也就尊重芸香仙子的決定。

而芸香仙子自那夜聽得李玄揚坎坷境遇，體恤他尋親心切，又心疼袁莫雲尋夫之事，早已言明自己如有身孕，將由鳳娘及甄娘爲自己接生，請李玄揚三人免再掛懷，便可離開速去尋親。

孫羽珊雖想留下爲芸香仙子接生，並治癒其症後再行離去，但芸香仙子知她與李玄揚情深，不忍他倆再次分離，堅持由鳳娘及甄娘爲自己接生即可，李玄揚三人只好無奈，遵照芸香仙子之言。

數日之後，李玄揚三人準備離開落雁峰前，孫羽珊已就芸香仙子安胎、活血化瘀、補血等所有藥方，詳細寫明各種用途，便在此時再對鳳娘詳細叮嚀。

而芸香仙子則在奉瑤宮內，對李玄揚關切說道：「公子此去，芸香預祝公子如願尋得雙親，也請公子一路務必小心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仙子妳也需保重自己玉體。」

芸香仙子點頭，懷中取出兩瓶藥罐，說道：「嗯！芸香感謝公子之恩，此有我落雁峰之外傷聖藥——

紫雲白藥，請公子帶在身上，以防急需；此外，此顆『清露還元丹』也請公子帶在身上，救急之用。」

李玄揚取過芸香仙子所給聖藥後，說道：「仙子莫過客氣，我命乃仙子所救，大恩更勝。而仙子美意賜藥，更是感激不盡。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公子，如你之言，我倆既各有恩於彼此，今後無須再過謙言謝。公子此去，一路保重，芸香隨時恭迎公子再回落雁峰。」

李玄揚點頭說道：「嗯，那我等就此告辭！」

於是，芸香仙子親送李玄揚等三人來到落雁峰入口，五個多月落雁峰相處的日子，幾是患難同心，此番離去，眾人自是依依不捨。但世間終無不散宴席，一陣依依不捨的道別聲中，李玄揚偕同孫羽珊及袁莫雲，終於離開落雁峰，告別這個讓他起死回生的仙境聖地。



滅五派元將用兵，誣黃山陰謀巧計

而正值李玄揚於落雁峰養傷回命期間，紅蓮教主梅少龍自五指峽策謀擊殺李玄揚，負傷而回後，回報元朝蒙戰將軍神鬼二決死訊，蒙戰聞言震驚不已，心中對李玄揚此人又愛又恨，愛的是英雄惜才之心，盼他能歸降元朝，爲蒙古效力；恨的是神鬼二決之死，殺他兩名愛將之仇，蒙戰如何能消。

由於神鬼二決之死，讓蒙戰心中驚訝中原武林的臥虎藏龍，心想如不儘速剿滅各據山頭的武林門派，待其羽翼豐潤之時，恐將危及元朝國祚。然因神鬼二決之死，整體戰力略減，於是，蒙戰爲加速平定中原武林門派，急忙由大漠召回蒙古第一戰將——漠雪雙鷹，商議剿滅中原武林門派之策。

又爲實行元廷「以漢制漢」政策，蒙戰仍然邀請梅少龍到將軍府內共謀，商討如何剿滅中原武林門派。

梅少龍獻策說道：「漢人與蒙古不同，蒙古以部族爲主，各部族擁立共主後便能團結。漢人則是散沙，縱有帝王或盟主號召，仍是各自相輕，不易團結；然而，如因危機意識交迫，相憐相惜的憐憫之情油然而生，卻能頓時凝沙成石，縱使不相識的陌生之人，也會挺然相助，匯成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，屆時將有無堅不摧的威力。因此，中原武林各派應以密剿方式爲之，暗地各個擊破降伏。」

蒙戰聞言，尋思暗想：「此人所言不無道理，那宋朝原本積弱不振，國勢遠比金國薄弱，而大元征討金國不費吹灰之力，但剿滅宋朝卻歷盡千辛萬苦。誠如他所言，如果明剿反致各門派憂患團結，對我大元

反而不利，不如依他之言。」

於是，蒙戰將軍思索片刻後，說道：「好，就依梅教主之言。只是，不知梅教主有何策略。」

梅少龍說道：「那李玄揚如今生死不明，就算未死，其傷甚重，短期必難復原，應不致阻擾我等行動。而中原五大派多為有志之士結合，若思謀反，則必將成為朝廷心頭大患，因此，應先降伏五大派。而五大派之中，以霍山及黃山兩派武功最高，宜最後剿滅。故而眼前可先兵分三路，分別暗中降伏劍門、華山、天目三派，待掃平此三派後，再聚力合攻霍山及黃山兩派。五大派降伏後，其餘虎幫、俠刀門、綠林幫及天星幫等四幫門，多為烏合之眾，一擊可滅。五派四幫門剿滅後，其餘小幫派便不足為懼了。」

蒙戰聞言，大笑讚道：「好，此計甚妙！便依梅教主之計而行，將來功成之後，老夫再稟報聖上，為梅教主賜官封爵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只是，梅某紅蓮教雖與將軍暗中結合，此刻卻不宜與各門派為敵。因此，各門派剿滅之事，只能有勞將軍派兵前往征討，待討平華山、劍門、天目三派後，梅某自有協助將軍剿滅黃山及霍山兩派之計。」

蒙戰聞言大喜，遂命「漠雪雙鷹」之漠鷹領軍，由高興引路前往征討華山派；再命金獅戰神及銅虎戰神兩人，另率一軍征討天目派；銀狼戰神及鐵鷹戰神，則率軍前往征討劍門派。

這時，梅少龍告誡說道：「劍門派掌門郭雲天，素與江湖人士鮮少來往，聽聞他曾得劍怪獨孤峰指點武功，其武功根基不知如何。梅某曾於武林大會上與他過招，但因他身中毒傷，筋脈受抑，因此難知其武功根基，務必小心！」

銀狼戰神笑道：「蒙漢比武會上，中原武林武功我已領教，區區一個劍門派，豈能與我蒙古戰神抗衡。」

鐵鷹戰神也是附和說道：「將軍放心，我與二哥征討劍門派，一定凱旋而歸。」

蒙戰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好！我蒙古眾將征戰沙場，一個小小門派何足懼哉！」

於是眾人領命，數日之後兵分三路而去。

時近中秋，正值家戶團圓賞月之際，西嶽華山之上，卻在此暗夜時分，死亡雲霧籠罩。南宋降將高興率領數百名驍勇士兵，已於黃昏時分攻上華山，華山派諸人死傷不少，最後高興將華山派上下諸人逼至大殿。

華山掌門穆秋震，不知蒙古為何來攻，一時措手不及，仍率眾迎敵，被逼至大廳之後，高興說道：「奉大元皇帝聖旨，華山派聚眾滋事，圖謀不軌，特派兵討逆，如肯歸降我大元者，可免不死，若有抗旨者，格殺毋論。」

穆秋震斥聲回道：「哼！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。元朝勢大，竟容不得我派習武健身。今日穆秋震不會坐以待斃，便看你元軍有何能耐！」

高興回道：「穆掌門三思，如歸降大元，可保華山派上下平安，若作困獸之鬥，只怕華山派上下諸人無一倖免。」

穆秋震笑道：「若降大元，我等可否再於華山立派？」

高興說道：「自然需解散華山派，不得再立宗派聚事！」

穆秋震回道：「我華山創立宗派迄今，豈能亡於我手，倘若如此束手就擒，我穆秋震有何顏面，面對我歷代祖師。」

高興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只好得罪。」

話畢高興長劍急出，直抵穆秋震咽喉而來，穆秋震橫劍一擋，掠開高興長劍，隨勁而起的竟是華山絕學「滄浪劍法」，劍法如波，層次綿密，數十招後，穆秋震終是五大派宗師，技高一籌，一劍刺入高興左臂，高興一駭，左臂鮮血直流。

這時，一名身材瘦小，身長約五尺左右之白髮老童，冷然走上前，令高興退至一旁，冷笑說道：「我來領教華山劍法。」

穆秋震說道：「你又是何人？」

那白髮老童冷言說道：「上黃泉路時，記得老童我名，漠鷹。」

穆秋震聽此人之言，雖是身形瘦小，但卻內力渾厚，不由心頭一凜，說道：「閣下便是漠雪雙鷹之一？」

漠鷹冷笑說道：「不錯，見識不凡！只是記得，你只有三招性命，珍惜你的機會，機會錯過了，嘿……嘿……便成荒野枯骨。」

穆秋震聞言心頭一涼，心知眼前之人高深莫測，不使全力將命喪黃泉。於是，穆秋震運足真元，提氣凝劍，一式「無風巨浪」，乃華山派「滄浪劍法」最上乘之招式，劍波如巨浪而出，劍勁萬馬奔騰的氣

勢，綿密劍波直取漠鷹而去。

只見那漠鷹身法輕盈，騰身而起，如蒼鷹飛影的瞬間，掌如鷹爪銳利，心如蒼鷹無情，穆秋震劍波未到之時，漠鷹之鷹爪指，五指已插入穆秋震胸前，再使勁一探，鷹爪穿透穆秋震前胸，穆秋震五臟迸碎，這位中原五大派的不世高手，竟在一招之間，當場氣絕。

在場眾人見狀，駭然而驚，連高興久聞漠雪雙鷹威名，如今也是第一次初見漠鷹之身手，心中實是驚駭萬分。

華山派掌門穆秋震當場慘死，因大弟子林成儀適逢中秋，下山探視其姨娘，其餘二弟子、三弟子、四弟子方才已被高興所率元兵擊斃，五大弟子中，僅剩五弟子楊通在場。

楊通一見其師穆秋震慘死，盛怒之下已無理性，持劍如發狂一般，急刺漠鷹，這突如其來的一劍，如以卵擊石，楊通劍鋒未到，漠鷹之鷹爪指疾如電光，早已破穿楊通腦門，楊通命喪當場。

元兵離去之時，將華山派弟子盡皆殺害，無一活口。

明月當空，秋節正是漢人團聚之日，豈知華山之上，竟一夜之間，全派覆亡。所幸大弟子林成儀下山而去，逃過一命。

而當林成儀數日後回到華山之時，不敢置信自己眼前所見情景，華山派上下，連其師父穆秋震在內，無一生還，林成儀嚎啕而哭，卻不知何人一夕間滅殺華山派。傷心欲絕的林成儀，將所有人安葬停妥後，心灰意冷之餘，獨自前往華山派後山石洞內，閉關苦練神功，從此未再涉足江湖。

同一時間，銀狼及鐵鷹兩位戰神，已率元兵攻上劍門派，掌門郭雲天豈能坐以待斃，下令全派上下全力抗敵。

元兵傾全力屠殺劍門派，但豈料劍門派弟子在郭雲天調教之下，各個武功非凡，元兵雖多，但劍門弟子各個劍術高超，以一敵十輕而易舉，殺傷元兵無數。銀狼戰神見自軍慘敗，惱羞成怒，決定擒王，於是抽出腰間細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……唰……唰，漫天刀網急攻郭雲天，只見郭雲天劍光如虹，一一拆招，化解銀狼刀網。

鐵鷹戰神見狀，持刀加入戰局，想與銀狼聯手合攻郭雲天，卻被郭雲天之大弟子趙蓮平，提劍攔住。

鐵鷹喝道：「不知死活，想來送死！」

趙蓮平說道：「平白無故侵我劍門派，你們蒙古人眞是欺人太甚！」

鐵鷹哈哈笑道：「殺你們這等南人，還需要理由，哈哈！」

郭雲天一旁聽他輕蔑之語，搖頭冷言說道：「那麼，今日你等就是爲滅我劍門派而來，毫無任何理由了！」

鐵鷹冷笑說道：「算你識相！」

郭雲天冷冷笑道：「既然你不留我等生路，郭雲天便讓你等見識，何謂……劍。劍，可以是玉樹臨風的謙謙君子；也可以是……淨化妖魔的神兵利器。今日，劍門派便替天行道，懲決你等妖魔之徒。」於是，郭雲天對趙蓮平說道：「平兒，對這等冷血之徒，無須留情了！」

銀狼一旁聞言，喝道：「誇口！」揮舞手中輕盈細刀，落花如雪，卻刀刀逼命的刀光，正是銀狼戰神的「落雪斬」，招招逼命刀勁，直取郭雲天命門。

郭雲天爲求弟子周全，心意已決，縱使得罪元朝，也決定誅殺銀狼及鐵鷹，以保劍門派平安。因此，運劍生波，波光映天的一式「金波水影」，剛柔之間，蘊含宏大內力，兩人刀劍鏗鏘而鳴，刀劍之下，是毫不留情的生死逼殺。

而鐵鷹戰神本要與銀狼合擊郭雲天，卻被趙蓮平攔住，因此，鐵鷹出刀快而猛，招招劈砍趙蓮平而來，趙蓮平見狀，長劍禦敵，一一化去逼命刀鋒。這時，趙蓮平其餘四位師弟也趕來襄助趙蓮平，正是劍門五大弟子合攻鐵鷹戰神，郭雲天獨鬥銀狼戰神。

由於劍門派掌門郭雲天，除素與黃山派掌門陽平秋爲好友外，鮮少於江湖走動，故江湖人士少聞郭雲天事蹟，自不知他的武功根基。

其實郭雲天自小愛劍成痴，曾得劍怪獨孤峰指點幾招劍法後，更加痴狂鑽研劍法，最後自創五行劍法，並創立劍門派。其後依序收了趙蓮平、劉儀、陳均山、張遠銘、姚清等五位弟子，人稱「劍門五子」，郭雲天並將其自創的五行劍法，毫無隱藏的分別傳授此五大弟子，豈知這五人雖非手足，但卻能同心，分就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五路劍法各有專精，五人合劍之時的「五行陣」劍法，更是青出於藍，將郭雲天自創的五行劍法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恐更甚之。

因此，鐵鷹雖是蒙古九大高手之一，但與劍門五子聯手之五行劍陣，鬥上二十回合七十餘招後，鐵鷹終究難敵劍門五子配合無間的五行劍陣，漸趨下風。

只見三弟子陳均山劍鋒一縮，似爲虛招，實則一式「奇木換斗」，劍鋒借位而出，鐵鷹本要趁虛破陣

均山之位，豈料陳均山劍鋒已轉位由左路急刺而出，鐵鷹猛然橫刀去擋，卻見四弟子張遠銘一式「鑠金耀光」，已是氣勁萬鈞，凌厲劍虹迎面掃刺而來，鐵鷹再要避閃，已然不及，一個急速移位，左臂被張遠銘一劍劃傷，當場鮮血直流。

銀狼眼眸餘光赫見鐵鷹受傷，大喊：「鐵鷹！」心急氣憤，於是喝道：「大膽南人，頑強抵抗，不知死活！」

郭雲天回道：「你既不給生路走，我等便要你往死路去！今日我劍門縱使全派覆滅，也要讓你等離不得劍門山。」

銀狼心想此番遇此強勁對手，實是始料未及，如今逼得劍門派死命相拚，卻讓自己陷於苦戰。心中惱怒之餘，運足全身氣勁，貫透刀鋒，一式絕等刀法「亂刀洪流」隨那細刀凌厲而出，刀鋒威猛無比，招招直劈郭雲天而來。

郭雲天以劍相擋，交手數招，驚駭那威猛而凌厲之刀勢，竟震得自己虎口已然發麻。情勢危急之時，郭雲天使出畢生絕學「五行生剋」，水由金生，水再生木，劍氣隨五行相互生剋之變換，竟幻化無盡劍招，忽而冷若水的劍鋒，瞬間轉化烈如火的氣勢，與銀狼「亂刀洪流」刀劍交鋒之時，撼動天地的噹……鏘……劍鳴，正是高手對決的驚滔駭浪。

兩人交手已過數百招，郭雲天劍招越發千變萬化，銀狼戰神卻已險象環生。

而鐵鷹戰神獨鬥劍門五子之時，因方才已受劍傷在身，漸趨下風，那劍門五子劍式配合無間，更是令鐵鷹疲於擋守，處於劣勢。於是鐵鷹心想縱身避開，豈料卻被困劍陣難以擺脫。

這時，趙蓮平劍走五行，虛幻飄渺，一個急發之劍鋒刺來，冷不防令鐵鷹措手不及，「啊！」的一聲，趙蓮平那劍不偏不倚刺入鐵鷹胸膛，當場血注噴出。隨後姚清也是一劍刺入鐵鷹腰間，鐵鷹急忙躍開，但身上已是鮮血淋漓，身負重傷。

銀狼見狀，一聲嘶喊：「鐵鷹！」刀勁更猛，想要逼退郭雲天，豈料郭雲天見機不可失，劍鋒連環，綿密無間，銀狼招架不住，正要躍身避開，但……郭雲天劍鋒快了一步，急馳而來抵住銀狼咽喉，銀狼心頭冷然一凜。

郭雲天心知，殺賊擒王，不除銀狼戰神，元兵難退，劍門弟子終將遇難，於是郭雲天劍鋒抵住銀狼咽喉之時，當下毫不遲疑，毅然運勁而刺，一劍刺入銀狼咽喉，只見咽喉鮮血直噴的銀狼，雙目驚恐無語，不敢置信自己今日命喪於此。

受傷的鐵鷹見狀，驚喊：「二哥！」震驚之餘，急忙上前扶住血流不止的銀狼。

只見銀狼猙獰的雙眼，仍是不敢置信的眼神，說道：「鐵……鷹……我……」卻再也說不出聲音。

鐵鷹震驚嘶吼道：「來人呀，來人呀！快，快來扶著二哥！……快！」

於是，一群元兵急忙抬起銀狼戰神退在一旁。

同樣傷重的鐵鷹，咬牙說道：「好！劍門派……劍門派……我蒙古大軍會再來，一定踏平你劍門派！」隨後轉身喝令元兵說道：「走！撤兵！」

一群元兵抬著受傷的銀狼戰神，隨傷重的鐵鷹戰神狼狽而退，劍門派因而逃過滅派危機。

元兵下山途中，銀狼戰神終因頸脈已斷，血流不止，氣絕而亡。鐵鷹戰神與銀狼情同手足，難以置信

原本勝券在握的征討行動，卻因錯估劍門派實力而損兵折將，以致銀狼戰神喪命，因此鐵鷹戰神一路哀號不已。

元兵離去之後，劍門派僥倖逃過滅門之劫，雖是擊退元兵，實因擊殺主帥所致，下次元軍若是增上一倍兵力，則劍門派必亡。郭雲天心知這個道理，於是對眾人說道：「元兵此去，必定懷恨再來，下次我劍門派可無此次幸運了！」

趙蓮平說道：「蒙古人著實可惡之至，無端登門便要滅門。」

郭雲天嘆道：「異族統治，民俗不同，蒙古帝王必是憂心我等聚眾結派，日後定會危及其統治大權，因此亟欲消滅。也只怪我大宋當年昏君無能，權臣誤國，以致漢人淪落至此；如今漢人又如散沙一般，要退蒙古難也！只能期盼才人再出，再創情義江山，才能擊退蒙古，還我漢人尊嚴。」

那五弟子姚清最富義氣，說道：「師父教誨的是，如果才人再出，號召勤王，我姚清一定義不容辭，只是，……那紅蓮教主自取得天虹神劍後，卻不見任何動靜。」

郭雲天回道：「應是李兄弟尚未尋得宋室後裔，以致未有行動吧！」

這時，較爲理性沉著的四弟子張遠銘，說道：「誠如師父所言，那宋君昏庸，以致權臣誤國而亡國，何以又要再扶宋主？」

郭雲天聞言，感嘆說道：「畢竟文丞相及陸丞相英雄氣節，他等寧死不屈異朝，自然期許後人扶持宋主。……唉！只是朝代各有興亡，江山易主而後，代之而起的自是另有九五眞龍，此乃天命，何人能知？

我等只能明哲保身，以求安身立命，當天下大起之時，再共同響應，一舉驅逐韃虜。」

趙蓮平問道：「師父，既然如此，此刻自然不宜與蒙古爲敵，但我派方才已殺退元軍，那韃子如再增兵前來，該當如何？」

郭雲天回道：「爲保我劍門派上下安全，只能暫時消聲匿跡，暫避元兵侵擾，未來再伺機而動！」

姚清聞言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那我們該往哪兒暫避風頭？」

郭雲天說道：「元兵若要再來，至少應要數十日。平兒，速去吩咐眾人，明日開始，備妥糧草錙重，遷往劍門山頂舊居，並暫時毀去過山棧道，待風波漸遠後，再伺機遷回此地。」

於是，劍門派爲防元兵大舉來攻，在郭雲天令下，全派在幾日內便大舉遷往山頂暫避風頭，以防滅派危機。同時，爲防元軍以同一方式攻擊他派，郭雲天特命姚清前往通知黃山派掌門陽平秋，以便黃山派有所警戒。

數十日之後，蒙戰所派三路人馬陸續回報戰果。漠鷹順利剿滅華山派，而因天目派掌門古琉軒於前次爭劍武林大會上命喪蕭藏之手，因此金獅戰神與銅虎也輕易剿滅天目派全派。正當眾人大肆喝酒慶賀之時，鐵鷹戰神重傷而回，並告知銀狼戰神死訊。

蒙戰聞訊，怒不可抑，手中酒杯憤而擲地，厲聲說道：「冥頑劍門，竟敢刺殺我蒙古戰神，可惡至極！漠鷹、雪鷹……」

漠雪雙鷹同聲應道：「屬下在！」

蒙戰道：「你二人再率兵前去，盡誅劍門派，一個不留！」

漠雪雙鷹同聲回道：「屬下領令。」

於是漠雪雙鷹率領元兵三千，數日後殺上劍門山，卻已不見劍門派蹤影，又因劍門派急徹山頂之時，不落痕跡的毀去越山棧道，因此漠雪雙鷹領兵的元軍，到處尋不著任何蹤跡，惱怒之餘，焚毀劍門派所有房舍後，憤恨離去。

郭雲天於山頂觀見劍門派起火，只能無奈嘆道：「唉！異族統治，爲革除異己，燒殺擄掠，何時才能停歇。」隨後又仰天長嘆，淡淡說道：「蒼天呀！何時才能再現英主，還我江山呀！」

無奈的郭雲天，卻嘆盡了所有異族統治下的漢人心聲，縱有一身絕學，但以一人之力，又如何與那訓練有素，縱橫歐亞大陸所向披靡的蒙古軍相抗衡。

漠雪雙鷹回報蒙戰後，蒙戰雖是氣憤難當，但卻因尋不著劍門派行蹤，只好暫擱銀狼之仇，命人再次前往紅蓮教密邀梅少龍，共商剿滅黃山派及霍山派之策。

梅少龍聽聞蒙戰已派軍殲滅天目、華山兩派，卻於劍門派失手一事，說道：「天目、華山既是全派殲滅，消息應無走漏。而劍門派郭雲天素與江湖人士鮮少來往，江湖人士本應不知，但他卻與黃山派掌門陽平秋情誼深厚，此番遇將軍伏擊，定然派人與陽平秋聯繫。爲免黃山派藉此邀集江湖人士意圖不軌，對將軍不利，應速征討黃山派。」

蒙戰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立派大將前往征討。」

此時，梅少龍阻止說道：「敢問將軍，黃山派有罪否？」

蒙戰一時啞口，而後回道：「暫無罪狀！」

梅少龍說道：「將軍日前以迅雷之速，殲滅天目、華山兩派，無人知曉，亦不知那兩派所犯何罪。然劍門派未滅，江湖上定然開始流傳此事，此時將軍若再征討黃山派，江湖上各門派誓將認爲元朝意欲剿滅之圖，恐將聯合相抗，屆時若有不慎，恐將危及元朝皇權，震驚聖上，將軍恐將承擔罪責！」

蒙戰聞言，心覺有理，若因無端興兵剿滅無罪之人，漢人將如何臣服元朝統治，況且元皇忽必烈令他實行以漢制漢之策，若因此軍逼民反，以致各地起義，忽必烈眞若怪罪下來，其罪非輕。

因此，審度之後，蒙戰問道：「既如此，不知梅教主有何良策剿滅黃山派，可否賜教！」

梅少龍見蒙戰如此禮遇，誠心獻策說道：「江湖人士最懼被指勾結蒙古人。」隨後自我調侃冷笑說道：「呵……呵……，似梅某這等與將軍合謀之作爲，最爲江湖人士所不容。眼下，梅某已有計策令黃山派陷於勾結蒙古之譴責，屆時梅某出面聲討，自無江湖人士相助。黃山派滅，其餘門派也就不足爲懼了！」

蒙戰聞言，笑道：「梅教主言重了，我蒙古統治中原，也是要抑制這些江湖草莽爲亂，以安天下民心。梅教主爲我大元獻策，功在朝廷，怎是勾結。來日降伏各門派後，老夫必奏梅教主頭功。」

梅少龍說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屆時梅某聲討黃山派之時，也請將軍配合梅某之計，方能奏效。」

蒙戰允諾說道：「好！老夫全力配合梅教主，並等候梅教主通知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那好，梅某就此告辭。」

於是，蒙戰親送梅少龍出將軍府，梅少龍便開始策劃消滅黃山派之計。

其實梅少龍與蒙戰之結合，乃互相利用對方，以達各自目的。蒙戰遵照元皇忽必烈之旨意，以漢制漢，因此利用梅少龍熟悉漢人江湖習性，一一剷滅爲禍亂源；梅少龍則利用蒙戰之軍，削去江湖上重情重義之名門大派，以免阻礙其爭取天下之野心。

而梅少龍志奪天下之野心，最懼者乃是五大派，尤以黃山派爲最。如今已藉蒙戰之軍剷滅天目、華山兩派，而劍門派隱遁不知所蹤，霍山派玉霖雙爲人冷漠，少有門徒，更與各大派毫無交往。因此，此時剷滅黃山派，陽平秋自然孤立無援。黃山派滅後，梅少龍便可遂其野心爭霸天下，無後顧之憂。

這一日，時令正值冬至，盧州城內多數人家忙著祭祖，而城中一間客棧名曰「喜來客棧」，店內人聲鼎沸，江湖人士成群好友聚會，並相約來喝這喜來客棧聞名天下的「桂花冬釀酒」，相互道賀添歲。

這時，突有四名蒙古人進了客棧，自然吸引眾人目光。只見那四名蒙古人來到一處桌前，桌席端坐兩名客人，而其中一名蒙古人由腰間取出一封信函，恭敬遞給那桌席上之客人，低聲說道：「將軍有令，煩請姜兄弟速將此信送交陽掌門，免誤大事。」那桌席上之客人正是黃山派二弟子姜毅及五弟子張石群。

姜毅取過那信函後，尋思疑想：「師父何時識得蒙古將軍！……此事可疑，……不如回黃山後再請示師父。」

卻在這時，另一名蒙古人早將另一封信函悄悄放入張石群包袱內。

待姜毅正要回話之時，那四名蒙古人卻轉身迅速正要離去，臨去前急忙說道：「糟糕！有人跟蹤前來！……陽掌門信函，勞煩另行派人遣送將軍。」話畢匆匆而去，姜毅卻是一頭霧水。

冬至時節，喜來客棧內江湖俠客眾多，均慕名而來喝這桂花冬釀酒，客棧內有嶺南三雄、鯊魚劍孔成、虎幫等江湖人士，一見蒙古人，心中雖是不悅，又能如何，畢竟江山已由蒙古統治，再多不悅僅能忍受，但聽得那蒙古人提到陽掌門應是指黃山派陽平秋，眾人便私下暗自議論。

突然，客棧內闖進七、八名身著白袍之人，袍上明顯一朵紅色蓮花，正是紅蓮教徒，爲首之人乃水龍堂主凌嘯天。

凌嘯天冷然走到姜毅桌旁，說道：「好個黃山派！竟然勾結蒙古人，暗中協助元軍消滅中原武林人士，幸被我查明，否則將不知又有多少豪傑受害。」

張石群猛然起身，說道：「你含血噴人，在此誣陷我派，居心何在！」

姜毅雖然冷靜，但聽凌嘯天侮辱黃山派，心中自然氣憤，起身說道：「不知凌堂主爲何在此誣陷我黃山派？」

一旁江湖俠客聞言，暗地嘀咕不已，沒想方才那四名蒙古人，竟是來此與黃山派接線，議論紛紛。

凌嘯天則厲聲說道：「哼！我紅蓮教跟蹤查證許久，證實你黃山派確與蒙古勾結，消滅天目及華山兩派，此次正陰謀剷滅虎幫。你黃山派想依附蒙古，甘爲走狗，我教本無須干涉，但我教教主受武林人士重託，持天虹神劍以待宋主，豈容你黃山派罔殺無辜。」

一旁正有四名虎幫幫眾，聽聞黃山派陰謀剷滅自己虎幫，都是心下一怔。

姜毅本是忍住氣憤，但見凌嘯天說得如此謊言，當下生怒道：「凌堂主如此信口雌黃，究竟有何居心？我師父平生素恨蒙古韃子，豈容你在此侮蔑！」

凌嘯天冷言說道：「哼！證據確鑿，還想狡辯。今日便在江湖俠士面前，揭穿你黃山派的陰謀。」

姜毅說道：「有何證據，你倒是說來，讓在座江湖前輩公道，不容你任意誣衊我黃山派清名。」

凌嘯天冷笑說道：「若無證據，怎會跟蹤前來！我教已暗中跟蹤查證許久，探得今日蒙古人與你們暗通信息，準備伏擊虎幫嚴幫主，幸虧我等及時趕到，若讓你走脫回報黃山派，恐怕虎幫又要如天目、華山兩派一樣，慘遭你等毒手。」

姜毅說道：「你簡直含血噴人，凌堂主再如此誣衊我黃山派，可別怪在下不客氣了。」

凌嘯天說道：「證據便在你手，方才那四名蒙古人，便是送信使者，打開信函，便能證明你黃山派清白。」

姜毅回道：「荒唐！那信函方才不知怎地，那個蒙古人硬是遞給了我，我不識得那蒙古人，信函內容與我何干？」

凌嘯天喝道：「狡辯！不識得你，怎會給你，又怎不給在場諸位英雄，卻遞給你？好，你既要狡辯，方才在座英雄也清楚聽到，那蒙古人臨去時曾道，要你將陽掌門信函另行派人遣送，我想，你身上定有勾結蒙古人的信函！」

在場江湖俠士的確清楚聽到那蒙古人要他將信派人遣送，紛紛點頭稱是。

這時，一位虎幫兄弟，名曰羅霸，說道：「這位兄弟，那凌堂主既然聲稱你黃山派與蒙古勾結，又要

滅殺我虎幫，又振振有詞指證你身上有勾結蒙古信函，不妨讓大夥兒看看你身上有無信函，才知你二人所言何者爲眞。」

姜毅毅然說道：「好，石群，將咱身上包袱放置桌上。」隨後，對凌嘯天說道：「我黃山派絕無虧心之事，包袱在此，我倆身上隨你來搜，除此蒙古人方才交付之信函外，絕無其他信函。」

凌嘯天聞言，嘴上微微泛笑，說道：「好！如果誤會你，凌某便向你致歉，但黃山如眞勾結蒙古，陰謀殺害各派豪傑，紅蓮教定當出面維護正義。」

於是，凌嘯天對身旁的地虎堂主雷彪說道：「搜他倆身上有無信函，以及那隨身包袱！」

這時，當雷彪將桌上包袱打開之時，竟赫見包袱上明顯一封信函，那信函映入姜毅眼簾之時，姜毅啞口對望張石群，一時詫異不知所措。

在場江湖俠士也都目睹那包袱上的信函，耳語說道：「眞有信函啊！」

凌嘯天見了那信函，冷言說道：「你方才聲稱並無信函，此時你手中一張蒙古人給你之信函，此包袱內之信函又是爲何？」

姜毅一時啞口，張石群也默然未語，隨後姜毅辯稱說道：「這信函不知哪來，並非我們之物。」

凌嘯天喝道：「笑話！不識蒙古人，卻給你信函，現在包袱是你的，包袱內之物又不是你的了！你們當眞將天下英雄視爲三尺童蒙。今日我紅蓮教在此，可由不得你黃山派如此恣意妄爲。來呀！將那信函打開來看看，免說我枉陷他。」

於是，一名紅蓮教徒將那包袱上之信函打開，交給凌嘯天，凌嘯天看完後，皺眉而怒，將那信函唸

出道：「臘月初三日，陽某欲致函邀約嚴幫主赴桃花嶺會商要事，將軍可於桃花嶺安置伏兵，屆時嚴剛可殺，虎幫可滅。」

在場江湖俠士，一聽那信函內容，驚愕不已，議論紛紛。

方才那虎幫羅霸更是心生氣憤，將那信函取過來看後，一掌連同那信函擊拍桌面，立時破口罵囂道：「好個沽名釣譽的黃山派，當眞要殺滅我虎幫！以名門正派自居，卻幹這等陰險勾當。」隨著羅霸那拍桌的掌勁，卻震翻桌上一疊醬汁，沾染了信函一角。

姜毅取過那信函來看後，慌忙說道：「諸位英雄，誤會，誤會！」

凌嘯天嗆道：「哼！證據確鑿，豈容你狡辯。雷兄弟，將那蒙古將軍之信函打開來看看。」

於是雷彪將方才蒙古人交付姜毅之信函拆開後，唸道：「天目、華山派盡已斬草除根，等候誅除虎幫時刻已久，請速通知，以調將配合，蒙戰留書。」

姜毅聽完那信函內容，已心知今日受人陷害，但此時江湖俠士均在眼前，受人誣陷卻又一時百口莫辯。而在場江湖俠士卻紛紛議論著，黃山派如此名門正派，竟去勾結蒙古人，又慘害天目及華山兩派，登時噓聲不已。

此時姜毅冷冷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今日我黃山派受人誣陷，來日定當澄明此事。」

凌嘯天冷笑道：「今日我紅蓮教便要解決此事，豈能等待來日！若是縱虎歸山，不知又將有多少虎幫門派受你陰謀奸計所害。你黃山派屈降蒙古人，本與我教無干，但你派勾結蒙古，罔殺無辜門派，我紅蓮教受天虹神劍重任，豈能袖手。今日便要擒你二人，以免與蒙古通風報信，罔害虎幫兄弟，日後再押你二

人上黃山派興師問罪。」隨後凌嘯天回身對所有江湖俠士問道：「不知凌某如此作爲，在場各位英雄有無意見？」

這時，虎幫羅霸朗聲附和說道：「假仁假義之徒，我虎幫贊成凌堂主作法，來日上黃山派興師問罪，也算我虎幫一份，看我虎幫究竟哪裡得罪他黃山派！」

姜毅聞言，說道：「擒我二人，恐怕凌堂主無此大權。」

凌嘯天說道：「罔殺無辜，任何人都有權擒你問罪，今日你別想離開此地，前去通報蒙古將軍。」

話畢，凌嘯天喝令擒住姜毅及張石群兩人，地虎堂主雷彪當下一個掌勁去抓姜毅，姜毅一個側身避過，也是出掌化去雷彪掌勁。

這時，桌上其中一張信函卻在兩人打鬥之間，掉落鄰桌地面，被一名手持玉扇書生撿拾了去。

而姜毅心知黃山派被人誣陷，焉能束手就擒，遂與張石群兩人空手抵擋雷彪等人數招後，急忙縱身離開客棧，打算先離開客棧，日後再澄清黃山派清白，豈料來到客棧之外，紅蓮教火雲堂主馮鳴南，早在外頭佈下天羅地網等候。

馮鳴南見姜毅及張石群兩人急縱而出，說道：「哼！今日你二人插翅難飛，別想前去與蒙古人勾結報信，罔陷武林俠士。」

這時，虎幫羅霸等人，及凌嘯天等人，也已追到客棧外來，羅霸喝道：「尚未解釋清楚爲何陰謀滅殺我幫，此刻便想離去，我虎幫不會輕易干休。」

姜毅說道：「虎幫兄弟，我黃山派今日遭人誣陷，待釐清眞相後，我派改日定當前往貴幫解釋。」

馮鳴南喝道：「想走？今日恐由不得你。先擒你二人爲證，再上黃山派興師問罪，便能揭穿奸計。」

話畢，馮鳴南雙掌隨勁凌厲而出，掌風似蘊熊熊烈火，猛然直取姜毅。

姜毅不敢大意，與馮鳴南交手數十招，那馮鳴南出掌招招勁力威猛，姜毅因受誣陷，出掌躊躇，促道：「別逼我！」

馮鳴南回道：「今日定要擒你。」

姜毅急欲脫困，運氣勁生，雙手併指成掌，柔中帶勁的掌風，一一化擋馮鳴南的威猛掌勁，正是黃山派絕學「兩儀玄掌」。

然而，此時凌嘯天及雷彪兩人，合攻張石群一人，張石群雖是以黃山絕學「八卦迷魂劍法」相抵，但以一敵二，所面對者乃紅蓮教「地水火風」四大高手之二，張石群終是屈居下風，交手三十餘招，凌嘯天寒光刀影，凌厲非常，一式「水龍刀法」分化二十四招襲向張石群，張石群卻突然招架不住，一個驚險避過刀鋒；隨後雷彪一個「地虎伏魔掌」，由背後緊逼而來，張石群避無可避，後背中掌，當下被雷彪擒住，動彈不得。

姜毅雖見張石群被擒，卻自顧不暇，黃山絕學「兩儀玄掌」虛實莫測，柔中帶勁，本是威力無窮，但姜毅對武學領悟之造詣，不如其師弟丘膺格，以致難以盡得陽平秋眞傳，未能發揮「兩儀玄掌」眞正火候，否則以那「兩儀玄掌」之威力，自不遜於馮鳴南之「火雲掌」。

反觀馮鳴南獨門絕學「火雲掌」剛猛非常，掌法爐火純青，不愧爲紅蓮教第三高手。因此，兩人武功造詣明顯懸殊，交手五、六十招後，姜毅左胸被馮鳴南一掌擊中，登時口吐鮮血，馮鳴南順勢於他穴上一點，姜毅動彈不得而被生擒。

見姜毅及張石群兩人被擒，這時群俠當中，一名身披紫巾，手持玉扇之書生，輕拂手中玉扇，因方才拾起掉落地上之蒙戰所書信函讀過，仗義言道：「唉！黃山派陽平秋平生素恨蒙古人，那日漢蒙比武會上還與蒙古人廝殺，今日怎會與蒙古人勾結，仔細想來，此事尚有蹊蹺，實應查明仔細才是。只是……不知凌堂主擒此二人，將要如何？」

凌嘯天見那人身披紫巾，手持玉扇，拱手爲禮說道：「想必閣下便是人稱紫巾玉扇的唐夜霜，唐門主，幸會幸會！」

唐夜霜回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

凌嘯天說道：「自天目派滅派後，我紅蓮教經數十日追查，探得他倆與蒙古人代傳書信聯繫，預謀攻滅虎幫。爲防忠義俠士再受誣害，今日先擒此二人，阻其串通蒙古人，改日我紅蓮教再將此二人帶上黃山興師問罪，查明實情，給諸位一個滿意交代，以免有負天下英雄重託。」

唐夜霜聞言，將那信函收入懷中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紅蓮教前往黃山派興師問罪之時，當通知武林豪傑，讓大夥兒明瞭這黃山派眞否勾結韃子。」

虎幫羅霸聞言，及一旁江湖俠士也同聲附和。

凌嘯天回道：「一定，一定。今日阻其勾結陰謀，兩方人馬必然蠢蠢欲動，數日之後，我紅蓮教將興師前往黃山派，屆時定當通知各位。」

隨後，馮鳴南等紅蓮教人馬，將姜毅及張石群押離現場。

只聽得江湖俠士間有人笑稱說道：「這紅蓮教奪得天虹劍，似乎以武林盟主自居，開始維護起武林正義來了！」

聞言之人呵呵而笑，回到客棧內繼續喝他們的桂花冬釀酒。



郎情姐意終得傾，披肝瀝血兄弟情

日落之後，黃山之上眾人等那桂花冬釀酒以慶賀冬至節，卻遲遲不見姜毅及張石群兩人購買歸來，由黃昏等到天黑，眾人越等越是心急，急的是垂涎欲滴的桂花冬釀酒怎還不來，卻不知數十里外的姜毅及張石群遭人誤陷，被擒了去。

躁急的陽紫萍說道：「清晨便已出門，這去打買桂花冬釀酒的人再多，現在總也該回來了，真不知兩人去了哪裡！」

陽平秋說道：「也許有事耽擱了。」

陽紫萍回道：「今日就這桂花冬釀酒最重要，能有什麼事耽擱！大夥兒歡歡喜喜地等候這冬釀酒，這午後就該回來的，現在都甚時辰了，晚膳時間呀，還未聞到個酒香呢！」

陽平秋笑道：「看來萍兒真是對這酒香想煞了！」

陽紫萍回道：「可不是嘛！一年就等此一天，以品嘗那喜來客棧香醇令人夢縈的桂花冬釀酒。」這時，陽紫萍嫣然一笑，看著丘膺烙一眼，說道：「膺烙，你說對吧！」

丘膺烙心頭小鹿亂撞，靦腆笑道：「是呀！那桂花冬釀酒確實香醇，令人一飲陶醉。」隨後，丘膺烙略帶憂心之語，說道：「只是，二師哥及五師弟至今未回，卻不知怎麼了！」

一句關心之語，卻是顯出丘膺烙與姜毅親如兄弟的情誼。丘膺烙受姜毅關照良多，長久以來素知姜

毅爲人負責勇敢，明知眾人殷切等候桂花冬釀酒，斷不可能有任何事耽擱購酒之事，因此，見天黑姜毅未回，丘膺烙心中越見忐忑不安。

由於等候過久，陽平秋吩咐眾人先行去用晚膳，但晚膳過後直至夜深，仍不見兩人歸來，陽平秋及黃山派諸人，心中逐漸不安。丘膺烙本想下山去尋兩人，但因夜色已深，陽平秋說道：「毅兒及石群該是真有事耽擱了，此時夜深，前去也無濟於事，明日再去查探吧！」

陽紫萍此時也心知，兩人真是有事耽擱了，於是也擔心丘膺烙此時夜深前往尋人，便勸道：「是呀！膺烙，天明之後，我與你一同前去，此時前去無處尋人，也是無濟於事。」

於是，丘膺烙應允。但是丘膺烙卻整夜輾轉難眠，心中不時回想起那日元軍攻擊黃山派之景，憂心姜毅及張石群此次下山而去，是否真遇蒙古人而身陷危機。

終究，今夜丘膺烙只能憂心，卻無能爲力。

果真，天明之後，仍不見姜毅及張石群歸來，於是丘膺烙與陽紫萍兩人同行，匆忙下山，前往廬州城內的喜來客棧，去尋姜毅兩人。

此行卻是自丘膺烙入黃山派後，第一次與陽紫萍獨處同行，兩人內心各自關愛對方，不曾表白，此番同行獨處下山，內心不由生羞，一路上卻是默語無言，但又含情脈脈，正是：「郎心有情意難傾，獨望倩影夢難圓；佳人寄語天邊月，遙盼月老繫情緣。」而隨著這一路上的相處，更讓兩人的情意不自覺的各自暗暗表露。

不久，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來到喜來客棧，由於冬至節已過，喜來客棧回復以往的平靜。因時未及正午，客棧內人影寥寥。

丘膺烙來到掌櫃處詢問道：「掌櫃大哥，昨日我兩位黃山派師兄弟曾來購酒，不知掌櫃大哥有無瞧見兩人蹤影。」

那掌櫃一聽他提到黃山派，怎會不知，畢竟昨日客棧外如此喧騰，掌櫃自然清楚，因此回道：「你倆也是黃山派？」

丘膺烙聽他如此問話，心覺有異，回道：「是，我們是黃山派，掌櫃大哥爲何如此一問，莫非昨日我兩位師兄弟怎麼了！」

掌櫃搖頭嘆道：「唉！你們黃山派再怎說也是名門正派，怎會去勾結蒙古人呀！」

陽紫萍聞言，心生氣憤，說道：「掌櫃的何出此言，我黃山派素恨蒙古韃子，怎說我勾結蒙古人。」

掌櫃回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，這昨天確實有信爲證呀，我也不知呀！」

於是，掌櫃便將昨日發生之事，詳予說明，並把紅蓮教將姜毅及張石群擒去之事，一同告訴丘膺烙及陽紫萍。

陽紫萍聞言，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！竟如此誣陷我黃山派，又擒去我派之人，這紅蓮教真是可惡！」

丘膺烙則是心急說道：「二哥及五師弟被紅蓮教擒去，師姐，妳回去向師父稟報此事，我要前去營救二哥及五弟，刻不容緩！」

陽紫萍憂心關切回道：「不！我不能讓你隻身前往紅蓮教冒險，我與你一同前往。」

陽紫萍柔情似水的擔憂關切之語，丘膺烙內心頓覺溫馨，但畢竟前往紅蓮教營救姜毅及張石群兩人，不知凶險如何，因此，丘膺烙自然不願陽紫萍陪同前往冒險，於是回道：「此去凶險如何，尚未可知，師姐還是先回黃山吧！」

陽紫萍更是憂心焦急，正色說道：「不！既有凶險，我更不能讓你孤身獨闖，我意已決，要去便是一同前往。」

丘膺烙無奈，只好說道：「這……，那就謹遵師姊吩咐。只是，……我倆未回，師父必然擔憂，這該如何？」

陽紫萍回道：「這簡單，等等我修書一張，再託人幫咱送上黃山交給爹，便可免去爹爹擔憂。」

於是，陽紫萍向掌櫃借了紙筆墨，書寫完後，便到廬州城內尋託一人，將書信遞送黃山，隨後並與丘膺烙急忙探聽紅蓮教所在，快馬匆匆前往紅蓮教。

紅蓮教下轄「地水火風」四堂，各堂又下設數個分會。四堂分舵易尋，但紅蓮教總壇卻隱密異常，除了總壇之人或四堂之內分會長以上之人，才知總壇位置外，其餘教眾均是不知。當時李玄揚若非梅少龍給予路線圖，怎能知曉紅蓮教總壇位置。因此，丘膺烙與陽紫萍打探了數日，縱然心急如焚，憂心姜毅及張石群之安危，但仍尋不得紅蓮教總壇位置，只能焦急空嘆。

這時，薄暮餘暉的城街之下，多數小販正準備著打理收攤，人來人往喧囂不已。只見丘膺烙獨自一人佇立客棧門前，眼神惆悵而無助的呆然而思，良久無語。

陽紫萍由客棧內走了出來，見丘膺烙愁思之狀，問道：「膺烙爲何發愁？」

丘膺烙一聽陽紫萍之言，恍然回神後，淡淡嘆道：「不知二哥及五師弟，現下如何？苦尋不到紅蓮教總壇，實在擔憂他倆安危！」

陽紫萍勸慰說道：「明日跟蹤那名水龍堂分會長，說不定便可尋得，眼前先莫憂慮了吧！」

丘膺烙聞言嘆道：「唉！但願……」

兩人正談之間，城街之上一名賣花少女，原是沿街兜賣著鮮花，見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，便說道：「好心的公子大叔，買個香花，送給這美麗的大姊姊，讓你們感情長久如鮮吧！」

丘膺烙聞言，登時木然無措，更不知如何是好，陽紫萍則是臉上一陣羞紅，兩人卻一時尷尬無語，沒想這不知情的小女孩雖是爲推銷那鮮花的美言之語，卻一語道破兩人隱藏於心的情愫。隨後尷尬無語的丘膺烙，見那賣花少女便又想起自己曾於少年時兜賣平安香水符的辛苦，便掏了銀兩買了兩朵頭飾香花。

那少女謝過丘膺烙離去後，丘膺烙語拙模樣的說道：「這花……師姐戴上……應該會很漂亮！」

陽紫萍此時也是怦然心跳，卻回道：「那……我……自己戴上嗎？」

這一問，更讓丘膺烙不知該如何是好，於是語調羞澀的回道：「那……我幫……我幫師姐戴上。」

陽紫萍聞言，臉上一陣羞紅，點頭說了一句：「嗯！」心中卻是抑制不住的怦然心動。

於是，丘膺烙便將那兩朵頭飾鮮花，雙手抖動的插飾陽紫萍秀髮之上，兩人此時心中情愫莫名，卻又尷尬無語，最後便各自回房而歇去了。心儀對方的兩人，終究還是未能表白……。明日醒後，則將繼續再去尋姜毅及張石群。

其實黃山派遭受誣陷，並擒拿姜毅及張石群，自是紅蓮教主梅少龍計殺黃山派之謀，而自紅蓮教擒回姜毅及張石群後，江湖上便廣爲流傳黃山派已降蒙古之蜚語，此刻如果元軍前往黃山派，江湖人士必然心疑而不加馳援。因此，梅少龍便以密函通知蒙戰出兵剿滅黃山派，那信函寫道：「將軍此時可盡出精兵征剿黃山派，在下施計，當無武林人士前往馳援，此時正是最佳時機。」

於是，元軍爲徹底剿滅黃山派，並避免重蹈剿滅劍門派卻損兵折將之覆轍，在蒙戰調派下，由「漠雪雙鷹」領軍，統帥金獅、銅虎、鐵鷹三大戰神，前往征剿黃山派。便趁元軍大舉進軍黃山之時，梅少龍更吩咐凌嘯天及雷彪兩人前去散布謠言，謊稱元軍與黃山派準備會師於黃山，進而大舉殲滅虎幫及其他幫派。又爲免百密一疏，防範眞有江湖俠士前往黃山一探究竟，於是梅少龍又廣發英雄帖，邀集武林各門派會聚廬州城內，共商如何興師前往黃山派問罪之事。

數日之後，元軍在漠雪雙鷹統領下，兵馬已攻上黃山，同一時間，武林群雄自爭奪天虹劍之英雄會後，再次相會聚集。只是此時前來之人，自然僅是關心黃山派與蒙古勾結之事，人數約莫數百，不如前次之多。

這時，當中有人問道：「梅教主，黃山派當眞勾結蒙古人？」

梅少龍佯裝嘆息，說道：「此事尚待查證！只是梅某教下曾擒得黃山派門人與蒙古將軍勾結之書信，正要前往黃山派對質，但卻已聽聞元軍與黃山派會師之事，已然不及。爲今之計，只能邀集各路英雄前

來，提醒諸位務必提防元軍之行動。」

虎幫幫主嚴剛，不悅說道：「今後咱各幫派如被元軍討滅，梅教主倒應負責！自前回武林大會比武奪得天虹劍後，武林人士暗自殷殷等候梅教主號召天下勤王，以驅逐韃子，但時隔已久，卻無任何消息，才讓蒙古韃子有各個擊破各幫派之時機。」

梅少龍聞言，倒沒想到今日虎幫卻是問罪而來，心雖不悅，但仍佯裝笑道：「嚴幫主指責甚是，梅某忝爲天虹劍之持有者，理應號召天下勤王，扶持宋主，但至今李少俠尚未告知梅某宋主何在，唉！梅某也只能無奈等待。」

眾人聞言，也是心覺有理，於是嚴剛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今日梅教主邀集眾夥兒前來，不知意欲何爲？」

梅少龍深恐眾人指責勤王之事，臨機應變，回道：「梅某今日特邀各位英雄前來，特有三事告知，其一，告誡各門派務必小心元軍之行動，以免不幸步上天目及華山滅派後塵；其二，未來各幫派如受元軍侵襲，可即通知我紅蓮教各分會，梅某必定前往馳援，以維護各幫派安全；其三，俟元軍離開黃山後，梅某將前往黃山派問明陽掌門因何勾結蒙古，如有英雄願往，可與我紅蓮教同上黃山。」

現場群雄聞言，頗爲贊同梅少龍願意一肩擔起維護武林安全之責，總算可以免於隨時擔憂元軍侵襲之驚慌。

然而，群雄在廬州城內等了兩日，紅蓮教徒回報，元軍仍佈兵黃山之下，尚未離開，因此部分群雄無意前往黃山之人便陸續離去，直到三日之後，探馬回報元軍確已離去黃山後，剩餘未離去之武林豪傑，便

在紅蓮教主梅少龍領軍下，前往黃山派興師問罪。

然而，當一行人上到黃山之後，來到黃山派前之松林峽谷時，卻見峽谷口被巨石林木阻擋，無法進入。而那谷口前方立了一張告示，寫道：「本派掌門閉關三年，以修道法，謝絕一切訪客！」

由於那松林峽谷乃一般外人進出黃山派唯一通道，如今松林峽谷已封，自然無從進入問罪黃山派。此時群雄中有些抱著懷疑的心情，有些氣憤前來問罪的，終因無法進入黃山派求證而無奈下山。

然這一切正是梅少龍之陰謀詭計，但梅少龍自然對群雄說明此乃陽平秋心虛之舉，爲免無顏面對天下英雄，因此封路謝絕外人進入。群雄之中，多數江湖俠士聞言便信以爲眞。至於，黃山派之內究竟發生何事，武林群雄自然不知曉了！

卻在元軍攻上黃山派，梅少龍邀集武林豪傑相會廬州城時，丘膺烙及陽紫萍正跟蹤一名水龍堂分會會長，終於尋得紅蓮教總壇位置，並在那入口處見有六名侍衛看守，兩人正思如何進入紅蓮教內營救姜毅及張石群。

這時，遠方一列馬車前來，馬車後頭的斗篷內運送著紅蓮教日常所需伙食物資，朝總壇入口而來，丘膺烙遠遠瞧見，對陽紫萍說道：「好機會，師姐，等等我們便混入那馬車之內，便可進入。」

陽紫萍回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我們如何混入那馬車，卻不被車夫瞧見！」

丘膺烙心想也是，看了附近地勢，思索半晌之後，指著數丈之外山腰上的一棵小樹，說道：「有了，師姐，等等那樹倒落之後，妳便儘速混入馬車之內，我會趁機混入。」

陽紫萍點頭應允，隨後丘膺烙輕功縱身前去那山腰上之小樹旁，一個勁力便將那樹根鬆動，只須再一個勁力一推，那小樹便會倒落。

只見那列馬車之上，車夫吹著口哨，哼著小曲，緩緩駕著馬車悠然而行，甚是愜意。正當那馬車來到小樹下方之前，突然一陣沙沙巨響，一棵小樹從那山腰倒落下來，車夫見狀一個驚嚇，連忙扯馬急停，嚇出一身冷汗，陽紫萍趁這瞬間縱上馬車後方斗篷之內。

便在這小樹倒落的瞬間，丘膺烙緊抓住樹枝，身體順勢隨那小樹滑落下來，待要落地之時，因樹滑揚起漫天沙塵，丘膺烙也趁機躍入馬車後方的斗篷之內。此時，車夫早已扯馬急停，眼睛直瞪那倒落的小樹，哪能見到兩人縱入馬車之內。

而紅蓮教總壇入口處之侍衛，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落樹震驚，其中三名侍衛急忙前來查探究竟。

一名侍衛見了車夫，鎖眉詫異說道：「翰哥，發生甚事了？可嚇人了！」

那車夫翰哥，驚魂未定，語帶顫抖，罵囂道：「去他祖娘的！可不嚇死人嘛！平白落下一棵樹，險些壓死了俺老翰。」

那侍衛見翰哥沒事，卻看他如此驚魂，破口罵囂模樣，突覺好笑，卻忍著不敢笑出，說道：「這樹嚇著翰哥了嗎？」

那翰哥雖是粗人一個，但烹調手藝精湛，卻主管著紅蓮教總壇伙食，因爲人俗氣豁達，總壇上下諸人總愛開他玩笑，如今侍衛見那平日吹哨哼歌的可愛翰哥，如此驚魂模樣，自然心笑不已。

翰哥聽他調侃之語，則回道：「去你祖娘的！差點被壓死能不嚇著嘛！你們這兔崽子，守門也會守到

這樹落了下來。」

那名侍衛笑意暫歇，說道：「翰哥！這樹該死！下回我們一定仔細巡邏，每棵樹都不放過，乖乖迎接翰哥豐收歸來。」

那翰哥知開他玩笑，故意瞪了一眼，說道：「祖娘的！還不快去把這樹清理清理，這些個日教主不在，龍堂主親到總壇坐鎮，俺老翰要趕緊去準備午食了。」

那侍衛說道：「是！翰哥你快去吧，這些亂樹我們處理就是。」

於是，翰哥駕著馬車繼續前行，進入紅蓮教總壇入口，途中又過了兩道關哨，並對守哨侍衛寒暄之後，繼續往總壇內而行。

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，前後進入馬車後方斗篷後，兩人蹲坐米糧之旁，由於空間窄小，兩人卻只能咫尺貼身，近得對方息息而喘的鼻息聲，便在耳邊。雖是心繫姜毅的安危，但此刻靜待馬車到達伙房的時刻間，卻讓彼此心儀的兩人，難以抑制內心怦然的悸動。

無間的距離，陽紫萍貼著丘膺烙的胸膛，卻隨著心中紛亂的情絲，突然……豪邁性格的陽紫萍，竟開口問了一句：「你喜歡我嗎？」竟是這數日獨處之時，兩人內心中最真摯的一句話，卻也最難開口的一句話。

數日的獨處互動，患難與共的心情，彼此已然感覺對方真心，丘膺烙終是有所顧忌，自然不敢表白。但陽紫萍終於鼓起勇氣，問了丘膺烙這個問題。

只是，丘膺烙不知如何回答，他心知二哥姜毅也是深愛師姐陽紫萍，因此陷入兩難。只是，這僅在咫尺的深情，如此令人動心，卻是人性最真摯的情感，終究難以掩飾、抗拒；最後，丘膺烙終於點點頭，承認了自己喜歡陽紫萍。珍愛的兩人，不知月老早已繫牽情緣，雖然此刻方知彼此真心，也是此生無憾了！

馬車終於停妥，短暫的真情告終，趁翰哥前往伙房吆喝人手前來搬運糧貨之時，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，快速溜下馬車隱身躲於一旁。由於兩人武功根基匪淺，以輕功躍身紅蓮教總壇之內，查探姜毅及張石群行蹤。

但畢竟紅蓮教眾人均著白袍紅蓮裝，因此為掩人目光，丘膺烙擊昏兩名侍衛，取過白袍紅蓮裝讓自己及陽紫萍換上後，便仔細四處探查。

兩人佯裝打掃狀，一一查探每個門房，但均無所獲，不知姜毅及張石群關囚何處。

數個時辰後，由於午膳時間已至，多數教眾前往膳廳用膳，丘膺烙及陽紫萍也趁機躲在牆角打掃著，卻見那翰哥打好五、六份膳點，吩咐來人說道：「來，送飯去給後山何仔他們用膳，也順道帶過去給那兩個漢奸。」

於是一名伙夫依著翰哥的吩咐，將那打好的午膳，提著便往外頭走去。

一旁佯裝打掃的丘膺烙聽到「漢奸」兩字，想起喜來客棧掌櫃誤解黃山派勾結蒙古之事，猛然意會那翰哥所講「兩個漢奸」，可能便是姜毅及張石群，於是對陽紫萍低聲說道：「我們跟上前去！」

於是兩人便低頭急忙離開膳廳，一路跟蹤那伙夫前去。

陽紫萍便問丘膺烙道：「為何前來跟蹤此人？」

丘膺烙說道：「那翰哥提到送飯給後山兩個漢奸，我推測他應是指二哥，所以趕緊追來。」

陽紫萍聽聞「漢奸」兩字，氣憤萬分，忍著性子低聲說道：「真是可惡！竟然誣陷我黃山派漢奸，改日定要向紅蓮教討回這個公道。」

丘膺烙回道：「當務之急先營救二哥及五師弟要緊，回黃山再行商議此事。」

陽紫萍雖是氣惱，也只能說道：「嗯！」於是兩人一路緊緊跟隨那名伙伕來到後山一處石洞。

只見那伙夫與石洞前的兩名侍衛寒暄交談後，將手中之午膳分送給那兩名侍衛，又入洞內半晌後出來，再與洞口兩名侍衛示意寒暄後，轉頭便離開回前山而去。

而正當洞口兩名侍衛顧自用膳，疏於防備之時，突然……，頭頸一個重力猛擊，兩人當下昏厥而去，正是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各自擊昏兩名侍衛。

心急的丘膺烙及陽紫萍既已出手，兩人點頭示意後，連忙闖入石洞之內，只見石洞內火光微弱，依稀可見兩名侍衛也正低著頭享用午膳。

其中一名侍衛正說道：「還未吃完啦！那麼急著來收碗筷！」但猛然抬頭一瞧，竟見陌生臉孔，那名侍衛連忙起身喝道：「你們是誰！」另一名侍衛也連忙起身取刀防備。

丘膺烙喝道：「人關在何處，快說！」

如此熟悉的聲音，牆角關囚的姜毅及張石群，赫聞丘膺烙談話聲，急忙呼喊：「膺烙！」、「三哥！」

丘膺烙一聽姜毅的呼喊，當下心血翻湧，激動非常，一句「二哥」，數日來的驚慌全數發洩而出，一掌勁力萬鈞而出，竟當下震傷兩名侍衛倒臥於地。丘膺烙及陽紫萍快步來到姜毅及張石群關囚之處。

丘膺烙與姜毅情同手足，一見姜毅關囚牢籠，映入眼簾之時，丘膺烙激動顫抖，眼眶泛紅，氣惱萬分，回瞪兩名侍衛，怒聲喝道：「交出鑰匙，放開我二哥！」

兩名侍衛倒臥於地，正要起身往外呼討救兵之時，丘膺烙縱步上前，與一名侍衛交手數招，一掌將那侍衛劈死掌下，又立刻回身來拿另一名侍衛。其實兩名侍衛均屬梅少龍貼身侍衛，武功不弱，但因丘膺烙武功高強，又兼見姜毅受囚而惱怒氣憤，出手均是不世之招，因此數招內便擊斃那名侍衛。

此時另一名侍衛見同伴已死，心慌之餘舉刀運勁，凌厲刀鋒便往丘膺烙砍去。見那刀鋒劈來，丘膺烙左肩略斜，閃身避過，同時反手出掌，幻化兩儀玄功，左掌出勁，右掌飄忽，數招之後，左掌已掐壓那名侍衛咽喉，只聽得心急的丘膺烙說道：「鑰匙在哪兒？」

那名侍衛並不屈服，斜眼轉頭「哼！」的一句，丘膺烙已知問不出結果，一掌便往後頭重擊，那侍衛昏厥而去。

心急的丘膺烙急忙搜索，果在一名侍衛身上搜出一把鑰匙，急忙開啓那牢籠大鎖，見了姜毅激動地緊握他臂膀，說道：「二哥！總算找到你了！」

數日的憂心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之人，終於尋得姜毅，丘膺烙卻已激動得不住淚流，正是兄弟情深的英雄真情。

姜毅說道：「師姐、膺烙，你們怎麼來了？」

丘膺烙正要回話，陽紫萍急忙打斷說道：「先別說了！趕緊先離開此地，萬一被人發現可就難以脫身。」

於是三人點頭認同，丘膺烙並請姜毅及張石群兩人，儘速更換那兩名侍衛之白衣紅蓮裝後，四人便匆匆奔出石洞之外。

一到石洞之外，赫見雷彪領著一群侍衛，早已守在石洞外等候。原來梅少龍調派來此守衛的四名侍衛，武功不弱，當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擊昏石洞口之侍衛時，其中一名侍衛只是暫時昏眩倒地，並順勢佯裝昏厥，待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進入石洞後，立即放下一個警示滾石，那滾石隨著木軌滾到前山，警示總壇諸人，於是地虎堂主便即率人前來查探，聽那侍衛稟報後，才知有人闖入紅蓮教。

雷彪一見丘膺烙，當下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膽敢擅闖我紅蓮教總壇！」

丘膺烙擋身在前回道：「黃山丘膺烙！哼……你紅蓮教誣陷我黃山派，又任意關囚我師兄、師弟，今日特來帶走兩人。」

雷彪說道：「只怕今日你是進得來，卻出不去了！」

丘膺烙冷笑回道：「看來，你紅蓮教不明究裡，是執意與我黃山派爲敵了。……好，既是如此，丘膺烙便是無論如何，也會帶走我二哥，自也無須擔憂多殺你幾個紅蓮教眾了！」

雷彪哈哈說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好氣魄！今日若讓你們離得了我紅蓮教總壇，我雷彪便從此退隱江湖。」話畢，喝令左右侍衛道：「來呀！拿下。」

於是，數十名侍衛上前團團圍住四人，此時姜毅及張石群兩人，因被梅少龍餵食秋槐仇的「鎖筋散」，以致氣力消失，難以運功禦敵。因此，丘膺烙及陽紫萍兩人，奮力殺敵，並將姜毅及張石群兩人護在中央。

丘膺烙武功超卓，誓救情同手足的姜毅脫困，出手之勁威猛無比，瞬間已擊斃數名侍衛；陽紫萍巾幗不讓鬚眉，起手之間，也是高手風範，奪過一柄劍後，起劍落劍之威，如秋風掃落葉般，便已刺傷不少紅蓮教徒，果真不愧爲陽平秋之女。

隨著不斷增援的紅蓮教侍衛越來越多，丘膺烙仍是帶著姜毅及張石群，往前殺出一條血路。而眼見丘膺烙英勇無懼的身姿，以及紅蓮教損傷的侍衛愈來愈多，雷彪縱身躍入戰局，猛然一掌擊出，與丘膺烙砰然兩掌互擊，兩人各自震退數步，各自心頭一凜。

雷彪尋思道：「此人武功非凡，內勁渾厚，看來是個高手。」

於是，雷彪再運氣勁，反掌而出似有千斤之力，拍往丘膺烙左腹，丘膺烙反手一擋，使出一記「掃風波」，借力撥開雷彪那掌，兩人如此來回交手三十餘招，難分高下。

由於一時間被雷彪困住，丘膺烙一群人難以往前殺出生路，丘膺烙心急之下，出手再無留情，雙掌飄動如太極旋動，周身氣流隨掌波動，正是黃山派絕學「兩儀玄掌」，若由姜毅使來，如同湖水掀波，但此時由丘膺烙使來，卻如滔天巨浪，強大氣勁硬是震退數名紅蓮教徒。

隨後丘膺烙「兩儀玄掌」由腰間而出，柔中帶勁，勁中剛猛的玄掌，時而強襲雷彪左胸，時而虛擊腰間，虛實變換之間，雷彪雖是以自身絕學「地虎伏魔掌」相抗，卻是一個機先錯失，猛然被丘膺烙一掌拍

中肩頭，雷彪登時震退了數步，一陣氣血翻湧，急忙運功調息。

丘膺烙掌握雷彪調息的瞬間，順勢拾起一柄長劍，一陣大喝「啊……」，猛然舞動手中長劍，噹……鏘……的數十聲響，殺傷無數增援的紅蓮教徒，終於殺出重圍，並一路往出口處急急而奔。後頭紅蓮教徒仍是源源而來，丘膺烙則是奮勇斷後，一一殺傷不少紅蓮教徒。

突然，雷彪一個輕功飛身，攔住前頭急奔的陽紫萍，陽紫萍猛然一停，出手正要擊退雷彪，但雷彪畢竟是紅蓮教地水火風四大堂主之一，武功高強，出手運勁便是「地虎伏魔掌」，與陽紫萍交手數招後，一把握住陽紫萍纖細玉手，再猛然一個氣勁渾厚之掌力，擊落陽紫萍心口，只聽得「啊！」的一聲淒厲聲，陽紫萍嘔出一口鮮血，跌坐於地，傷創五臟。

「師姐！……」丘膺烙、姜毅二人同聲驚喊，急忙來探陽紫萍傷勢。

丘膺烙心急不已，緊抱著陽紫萍說道：「師姐！師姐！……」

陽紫萍喘息說道：「膺烙，我……我沒大礙，你……你要小心！」

丘膺烙回道：「好！好！我一定……帶二哥及師姐，殺出此地，我丘膺烙一定保你們平安離開。」

丘膺烙緩緩起身，滿腔怒火，怒目無言直視雷彪。雷彪看那烈火炯目，心知丘膺烙已是氣憤難當，於是更加謹慎應敵。那雷彪竟在丘膺烙面前，擊傷他十多年來傾心愛慕的陽紫萍，此時丘膺烙如何能不心疼，兼之情同手足的二哥姜毅又深陷危急，已然激怒了丘膺烙。

只聽得丘膺烙冷冷說道：「讓開，……讓我們離開！」冷漠的言語，卻已暗藏逼命殺機。

雷彪雖是謹慎，但聽他斥令自己讓開，不由狂笑道：「離開……哈……哈……，你眞當紅蓮教是可

以任你來去之地……」

輕視的笑聲，已然說明對方不會讓路，丘膺烙不等雷彪說完，手中長劍虹光一閃，頓時劍鋒迴動，當下一記「迷魂迴影」，以忽快忽慢的凌厲招式，猛然破風而出，直刺雷彪左肩。雷彪連忙運勁「地虎伏魔掌」一閃一抵，雖是一一避過丘膺烙的冷冽劍鋒，但卻也驚險萬分，於是雷彪順勢取過一柄長刀，與丘膺烙刀劍交鋒數十餘招，兩人仍是不分高下。

此時，丘膺烙因以一敵百多時，體力損耗已多，漸感力不從心，突然，背後猛然一記勁馳而來的快刀，丘膺烙一個未及察覺，待要閃避已然不及，那刀無情砍入丘膺烙後背，立時噴出一注鮮血。

一旁陽紫萍哀號叫道：「膺烙！」上前去扶丘膺烙。

來者正是水龍堂主凌嘯天，便趁丘膺烙與雷彪纏鬥得難分難解之時，掌握丘膺烙出手破綻，運勁提刀而襲。

丘膺烙鮮血雖是直流，但面容毫無疼懼之色，仍是一手持劍而立，一手護著背後的陽紫萍等人，丘膺烙此時內心更是堅定，無論如何，都要殺出重圍以保陽紫萍及姜毅安全。因此，顧不得自己背後刀傷直流的鮮血，猛然提勁，手中長劍繞動，劍影幻移八卦方位，迷幻飄忽，虛實而出，正是一式八卦迷魂劍法最上乘之「絕魂迷劍」。

由於丘膺烙誓要殺出重圍，此刻已運全身氣勁，飄渺變換的劍鋒，乍看似柔，但卻劍劍逼命，雷彪接招不過數招，因那劍鋒遊走八卦方位，雷彪頻頻失手，心中一駭之時，丘膺烙劍下毫無留情，便趁雷彪驚駭錯接一招之機，電光石火的瞬間，飄幻剛猛的一劍，驟然刺入雷彪咽喉……。

只見雷彪眼神驚恐，似是不可置信的神情，但終究遲了，雷彪咽喉直噴鮮血，頸脈已斷，丘膺烙急抽長劍，雷彪便癱臥血泊之中。

一切尚不及反應，凌嘯天卻已驚見雷彪躺臥血泊，連忙驚恐上前聲聲喊道：「阿彪！阿彪！」

但隨著頸脈鮮血的大量噴失，雷彪雖是瞪大雙眼，卻是眼前情景漸趨模糊，說不出任何一句話，只剩凌嘯天聲聲的呼喊聲。隨後，紅蓮教地虎堂主雷彪，便此氣絕而亡。

「快走！……」只聽得丘膺烙如此叫喊，便趁凌嘯天及紅蓮教徒著急關切雷彪傷勢之際，丘膺烙猛然抱起五臟受創的陽紫萍，並如此急喚姜毅及張石群快走。

姜毅及張石群同聲應道：「好！」

於是四人拔足快奔，急急直往出口處而去，盼能逃出生天……。

陽紫萍因負傷而元氣受損，因此讓丘膺烙抱在懷中，如此短瞬的幸福溫馨，竟是多年來的內心企盼，卻在這逼命時機蒙蒼天成全。此時陽紫萍靜臥丘膺烙懷裡，眼神盯視著那專注英挺的丘膺烙，內心企盼著此事過後，便讓這短暫的幸福溫馨，成爲天長地久。

四人急奔約莫一里路後，總算出口處已在眼前。而出口六名侍衛原不知丘膺烙等人闖入，此時才以馬車運送清理完成倒落的小樹，卻見生人遠遠奔來，連忙出劍攔阻。

丘膺烙見狀連忙將陽紫萍交過姜毅抱著，舞動手中長劍唰……唰……，數十招後，六名侍衛盡皆命喪劍下。但此時，受命護守紅蓮教的風雷堂主龍燁一聲令下，大隊人馬已蜂擁而至，武裝侍衛連番急攻丘膺烙，丘膺烙挺身交戰，護擋陽紫萍等三人，交戰數回合後，丘膺烙刺傷數十名侍衛，自己也受了幾處刀劍傷。

只聽得丘膺烙邊與武裝侍衛交戰，邊對姜毅叫喊：「二哥，你們快走，這裡我來應付！快……」

陽紫萍聞言，心慌不已，在姜毅懷中高聲喊道：「不！膺烙，一起走！」

慌亂之中，丘膺烙又中一劍，鮮血淋漓。正是披肝瀝血的丘膺烙，爲的是兄弟情義，身爲戰地孤兒的他，感念當年上黃山後姜毅的照顧之恩，關懷之情，此時無論如何，他也要護全姜毅；爲的也是兒女眞情，數十年愛慕的陽紫萍，此刻兩人終於明白眞心，既是愛她，誓要護她周全。因此，丘膺烙傾盡一切氣力，血戰殺敵，內心只有一個企盼：保護陽紫萍及姜毅脫困。

然而，雖是已近出口，但眼前紅蓮教追兵蜂擁而至，源源不絕，一路血戰至此，丘膺烙已是氣空力竭。此刻丘膺烙已然心知，今日不但難以退敵，生死也難論定。因此，爲保姜毅及陽紫萍全身而退，眼睟餘光掃見哨亭旁的一匹運貨馬車，原是入口守衛用來載運先前倒落的小樹之用，於是，丘膺烙心中有了主張……。

只見丘膺烙運足畢生功力，力拼最後一搏，融合「兩儀玄掌」及「蕩迷蹤」之驚天一式，丘膺烙往前縱奔，劍勁掌風如有萬馬奔騰威勁，連傷數十名侍衛，由於入口狹路稍窄，寬度約僅容兩列馬車而過，因此丘膺烙猛烈氣勁壓迫大隊人馬節節而退。

便趁大隊人馬震退之機，丘膺烙連忙奪來哨亭旁的那輛馬車，急促對張石群說道：「五弟，快上車駕馬，務必保護二哥、師姐回黃山，切記！快！」

張石群焦急說道：「三哥，可是……」不等張石群說完，丘膺烙喝聲打斷說道：「快！遲了就來不及了，快！」

張石群無奈只好躍車而上，說道：「三哥，一起走！」

丘膺烙慌急說道：「不斷追兵，誰都走不了！石群……切記，一定要保護師姐及二哥回黃山。」

張石群此時似乎心有愧疚，含淚點頭應允。

這時，兩名侍衛又殺過來，丘膺烙長劍舞動，劍鋒迅速而精準，左右一劍，刺死兩名侍衛。

丘膺烙又急忙回身對姜毅及陽紫萍催促說道：「二哥、師姐，快走！快走！慢了就來不及了！」

陽紫萍仍是憂心驚惶，淒厲之聲說道：「膺烙，你呢！你呢！……一起走！」

逼命時機，眼見武裝侍衛又殺上前來，丘膺烙心知死戰難免，不知是否有命再見師姐陽紫萍，一時紅了眼眶，又倉促說道：「我先斷後，隨後就來！師姐……二哥……保重了！」又心想陽紫萍及姜毅斷然不會獨留自己而逕自離去，於是，丘膺烙冷不防在陽紫萍及姜毅穴上一點，兩人登時無法動彈，丘膺烙竟是一個勁力抱起陽紫萍及姜毅兩人，倉促丟上馬車後頭懸拉的平板之上。

而丘膺烙一句「保重了！」，聽在陽紫萍耳中，心有不祥之感，正要說話之時，卻冷不防被丘膺烙點上穴道，只聽得動彈不得的陽紫萍，驚恐的高喊：「不！……不！……膺烙！」

隨後，陽紫萍與姜毅兩人雙雙躺臥馬車後方的平板之上。

卻在此時，凌嘯天方才搶救雷彪無效，見雷彪氣絕而亡後，凌嘯天惱怒萬分，提刀輕縱而來，正見丘膺烙將陽紫萍及姜毅置上馬車。凌嘯天縱身一躍想在馬車前方攔阻，豈料丘膺烙快了一步，一個勁力提劍輕撥數下，硬是將凌嘯天擋落下來，無法越過丘膺烙去攔馬車。

凌嘯天更加氣惱，誓殺丘膺烙為雷彪復仇，咬牙切齒道：「你竟敢殺我結拜兄弟雷彪，今日……我凌

嘯天定要你死無全屍！」

心急的丘膺烙，見張石群還在遲疑並未駕車馳去，高聲喝道：「石群快走！」

但後頭陽紫萍淒厲之聲不斷嘶喊：「不！不！……膺烙，一起走！」

姜毅也因動彈不得，喊道：「石群，等膺烙，等膺烙！」

一時，駕馭馬車的張石群不知所措。

這時，堅毅的丘膺烙，突然一式「迷魂迴影」，冷不防急攻凌嘯天，由於劍式凌厲威猛，又變幻莫測，凌嘯天被逼退數十步。

隨後，丘膺烙急忙躍身回張石群身邊，看著張石群泛紅的雙眼，心雖不捨，但似是訣別之語說道：「五弟，務必帶二哥、師姐回黃山，不得有誤！……保重了！」

於是，丘膺烙突然也在張石群穴上一點，張石群又是動彈不得，這時，張石群驚恐的眼神中，卻見丘膺烙猛然拍擊馬匹，那馬突然一個驚嚇，急急縱馳而去。

只聽得馬車後頭的陽紫萍，仰天淒聲哽咽喚喊：「不……！不！膺烙……」

但此時馬受驚嚇，張石群又動彈不得，馬車直直而奔，逐漸遠離紅蓮教。

這時，紅蓮教總壇內的高崗之上，一名高手迎風而立，觀看丘膺烙如此英烈血戰，雖是紅蓮教徒死傷無數，但那人卻內心暗自敬佩丘膺烙的義氣英勇，心生英雄相惜之情。那人正是風雷堂主龍燁。

只是，為忠於梅少龍之令，龍燁此刻護守著正在施法祭祀的護教天尊，未敢擅離，深怕丘膺烙若真挾

持護教天尊，將危及紅蓮教之信仰，因此，只在高崗上注視著一切動靜。

凌嘯天眼見馬車載走陽紫萍等三人，更兼雷彪喪命之仇，心中更爲惱火，縱身要去追趕，卻又因丘膺烙一夫當關，被擋了下來，並將紅蓮教眾人擋於出口窄徑，難越雷池。怒火飛揚的凌嘯天，突然手中長劍光閃映天，如波光閃耀般的冷冽劍風，朝丘膺烙命門直取而來，正是其名震天下的「水龍刀法」。

由於凌嘯天急欲置丘膺烙於死地，以便前去追趕奔逃的陽紫萍等人，因此「水龍刀法」如水濺花一般，分由無數方位掃劈丘膺烙，丘膺烙以劍相抵數十招後，已是血戰力竭，身中數處刀傷。

但滿身是血的丘膺烙，氣空力盡，雖已意識漸趨迷離，仍是護住狹路出口，不讓紅蓮教徒越過而去，確保陽紫萍等人充足的奔逃時間。

由於丘膺烙意志堅定，以致凌嘯天久攻難取丘膺烙性命，於是凌嘯天運足全身眞元，氣凝刀鋒之上，猛然一式「水舞蛟龍」刀勁快猛無比，綿密直取丘膺烙性命，丘膺烙最後一絲氣力，提劍抵擋數招後，因凌嘯天刀勁快猛，丘膺烙不愼長劍脫手飛出……。

丘膺烙生死一瞬，凌嘯天無情冰冷的刀鋒，如電光般迅疾，一刀劈往丘膺烙咽喉，便可報雷彪之仇。只見那刀鋒劈到丘膺烙咽喉三寸之處，丘膺烙無劍可擋，無處可避，猛然徒手而出，一式「兩儀玄掌」之勁，以手擋刀，並單手握住刀鋒，手中鮮血不停直流。

由於手中兵刃突被丘膺烙緊握，凌嘯天驚慌詫異之餘，面露驚恐之色，心想眼前之人已非常人，近似鬼神威能，不可思議。

只聽得丘膺烙一個長聲嘶吼「啊……」，猛然氣勁竟然當下折斷凌嘯天那柄細長刀刃，正當凌嘯天及一旁侍衛面露驚恐，不可置信之時，電光石火之間，丘膺烙竟將手中斷片刀刃急射而出，冷冽無情的刀刃凌空而飄……，高崗上的龍燁一眼瞧見，心驚之下，急忙輕功縱下而來，但終究遲了一步……。

只見那凌空飛飄的斷刃，又勁又猛，不偏不倚射入凌嘯天咽喉，因兩人才咫尺之距，凌嘯天根本不及反應，咽喉已如雷彪之死一樣，噴出一注鮮血，也因頸脈已斷，鮮血直冒，凌嘯天驚懼的眼神，仍是不可置信的神情。龍燁搶到之時，凌嘯天已是倒臥血泊，全身顫抖。

龍燁慌亂的神情，喊道：「嘯天！嘯天……！」

但只聽得凌嘯天微弱氣息，說道：「龍哥……告訴……教主，屬下……不能再爲他……效力……」話畢，水龍堂主凌嘯天也是氣絕而亡。

眼見凌嘯天慘死，龍燁心情紛亂不已。

想起十多年前，因蒙古軍隊染指中原，宋室行朝顛沛逃亡，梅少龍曾爲抗蒙名將李庭芝麾下，隨李庭芝到處征戰，有一次梅少龍因重傷瀕死之際，夢見身披紅巾的紅蓮神君前來救命，並託夢告訴梅少龍草莽眞龍將出，便能驅退蒙古回復江山平靜。因此，自李庭芝兵敗被俘犧牲後，梅少龍便與龍燁、馮鳴南、凌嘯天及雷彪共五人，共創紅蓮教，並以供奉紅蓮神君祈求蒼生平安爲由，號召不少信徒加入。而總壇內的護教天尊，每逢初一、十五均會虔誠祭祀紅蓮神君，以求護佑蒼生，外人不可打擾。又因梅少龍與馮鳴南前往問罪黃山派，故龍燁便奉梅少龍之令，前來守衛總壇內的護教天尊。

然而，龍燁並不知梅少龍已暗中勾結蒙古人，覬覦江山大位，因此更不解爲何紅蓮教要囚禁黃山派

門人姜毅及張石群。因聽得侍衛回報有人擅闖紅蓮教，才下令大軍擒拿闖入者，但站立高崗之上的龍燁，卻見這幕驚天泣地的血戰，以及肝膽相照的兄弟情義，龍燁更難相信這名聞天下的黃山派怎可能勾結蒙古人。

看著眼前氣絕的凌嘯天，龍燁悲慟不已，本想手刃丘膺烙復仇，但見丘膺烙披肝瀝血的兄弟情義，已然力竭，英雄相惜之情，龍燁更是心情雜亂。只見龍燁緩緩站起，看著那渾身血跡、目光如炬的丘膺烙，依舊挺然而立，宛如戰神。

龍燁站立良久，不發一語，也無動作，暗暗佩服丘膺烙的英勇及兄弟情義，於是下令不再追殺丘膺烙等人。

經過片刻之後，血戰力竭的丘膺烙，迷離的意識中，腦裡卻是浮現歷歷在目的往日情景，最後，……因失血過多……，堅毅傲骨的丘膺烙，終於倒臥於地……，氣絕而亡。一生孤苦無依的他，當年幸得陽平秋在祥悅客棧的收留，改變其流浪飄泊的人生；又雖非同根而生，姜毅卻待他情如手足，往事歷歷，盡是姜毅的關護之情；而對陽紫萍的愛慕，雖是不曾表白，但是最後一刻兩人終於明瞭眞心，丘膺烙已然無憾。

只是，蒼空的含淚灰雲，大地的淒冷悲風，卻泣訴著丘膺烙無緣得見陽平秋最後一面的遺憾，未能當面道謝陽平秋的收留之恩。從此，情如父子的陽平秋及丘膺烙兩人，今生永難重逢……。



觸目驚血染黃山，主僕會天人永隔

張石群所駕馬車奔離紅蓮教後，躺臥馬車之上的陽紫萍，無助任那驚馬狂奔，只能仰天泣斷肝腸，卻盼不到丘膺烙跟隨而來，最後因傷疲憊，昏厥而去。經過三個多時辰後，當陽紫萍驚慌醒來，大喊「膺烙！膺烙！」之時，已是身在客棧之內，身邊姜毅一旁守護著。

陽紫萍急忙問道：「膺烙？膺烙呢？」

姜毅失落沮喪回道：「師姐，膺烙尚未跟來，不知現在如何。」

陽紫萍說道：「走！快去尋他，快……！」

姜毅回道：「好！只是師姐有傷在身，我去即可，等等回來讓五弟留下照顧師姐。」

陽紫萍因五臟受創，行動緩慢，心怕同去將影響姜毅營救丘膺烙，於是回道：「好！阿毅，務必要尋回膺烙。」

姜毅說道：「只是，我實不知紅蓮教總壇位在何處，煩師姐繪路線圖給我，我即刻便去。」

「路線圖……，這……」陽紫萍猶疑說著，想了半晌，說道：「阿毅，你不知紅蓮教總壇位在何處嗎？」

姜毅搖頭說道：「我與五弟當時被擒，囚於馬車內帶往紅蓮教，卻不知紅蓮教總壇位在何處。師姐與膺烙前往營救我們，難道不知……」

陽紫萍茫然無措，說道：「我們就只是……一路尾隨一名分會會長，東轉西折，穿林涉水，……便到了紅蓮教，卻不記得路線。」

原來陽紫萍與丘膺烙當時尾隨跟蹤那名分會會長，豈能記得隱密的紅蓮教位置，而馬車載送三人奔逃之時，三人各自動彈不得，任由馬匹亂奔，如何識得路線，因此兩人只能楚囚相對，卻不知如何去尋丘膺烙。

這時，張石群買了幾個包子，匆忙而來，急促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好了！師姐、二師哥，黃山出事了！」

一聽黃山出事，陽紫萍驚慌問道：「石群，你慢說，黃山出甚事了？」

張石群喘息說道：「聽說……，我聽江湖人士說道，蒙古人上過黃山數天，而此刻黃山派前的松林峽谷，聽說已被巨石封阻。我擔心……我擔心黃山出事了！」

陽紫萍聞言，眼淚奪眶而出，驚泣說道：「那……那……爹……爹……」擔憂黃山派安危，此時陽紫萍已是哽咽無法言語。

三人一則擔憂丘膺烙生死，一則憂心黃山派安危，但因探不得紅蓮教總壇位於何處，憂心無助之餘，只好先回黃山探個究竟，但回黃山的一路上，陽紫萍一直心繫丘膺烙的安危，多年的等待，兩人總算互訴眞心，此刻她只盼著丘膺烙趕緊脫困，回黃山與她常相廝守，但陽紫萍豈知，一切……，都遲了。

數日之後，因松林峽谷封阻，陽紫萍三人便由後山小徑回到黃山派，一入黃山派，……竟見遍地橫

屍，……映入眼簾之時，陽紫萍當下驚慌昏厥，幸姜毅一旁急忙攙扶。

甦醒之後的陽紫萍，驚恐的眼神，悲聲哀號著：「爹……爹……。」

陽紫萍及姜毅兩人傷痛欲絕，心想怎會這數十日內，黃山派歷經如此慘絕人寰之事，雖是不可置信，卻又血淋淋呈現眼前。

而一旁的張石群瞧見此景卻是雙目愕然，心有所思，不知是感歎黃山派的巨變，抑或另有所思，姜毅及陽紫萍卻未見到張石群的神情。

看著每個感情深厚的師弟妹，如今卻冷冰冰躺臥血泊，陽紫萍哭斷肝腸，卻改變不了眼前事實。但尋遍黃山上下，所有人無一倖存，但卻不見陽平秋屍首。三人心中納悶不解，究竟蒙古人帶走陽平秋屍首，還是陽平秋僥倖逃過死劫，悲痛傷心的三人，只好清理破碎凌亂的黃山，再來查明陽平秋的行蹤。

此時，梅少龍與馮鳴南已回紅蓮教，見得力助手雷彪及凌嘯天已死，梅少龍傷痛氣惱不已，雖想親手血刃殺害雷彪及凌嘯天之人，但龍燁告知丘膺烙已經血戰而亡，並命人將他安葬近郊。

但梅少龍失去雷彪及凌嘯天兩名得力助手，影響自己的江山大業，縱使丘膺烙已死，他卻如何能善罷甘休，氣憤說道：「那擅闖紅蓮教之女子，定是陽平秋之女，竟然逃過元軍滅派死劫，我梅少龍誓要殺她等三人，以祭阿彪及嘯天。」

龍燁疑惑問道：「元軍滅派？教主不是說黃山派勾結蒙古，又何來元軍滅派！難道教主此行未曾上山與黃山派對質？」

梅少龍心知誤露口風，連忙模糊話題改口說道：「……這……黃山派封山謝絕外人，因此未曾與黃山派掌門陽平秋對質。」隨後又氣憤說道：「他既封山躲藏，翻遍黃山，我也要尋此三人討這筆血仇！」

原來紅蓮教四大堂主中，僅有龍燁不知梅少龍與蒙古陰謀勾結，而龍燁只是聽信梅少龍之言，以爲姜毅及張石群兩人陰謀勾結蒙古欲滅虎幫。但黃山掌門陽平秋平生素恨蒙古，眾所皆知，因此對黃山勾結蒙古一事，龍燁總是半信半疑，直到見了丘膺烙如此瀝血營救兄弟之情義，龍燁心中更是堅信必是誤會黃山派。

因此，一聽梅少龍又要尋陽紫萍等三人復仇，龍燁連忙阻止說道：「教主！萬萬不可，我紅蓮教不可再濫殺無辜了。」

梅少龍聞言，斥聲說道：「濫殺無辜！阿彪及嘯天被他們害死，莫非我等不該復仇雪恨嗎？」

龍燁也是義正詞嚴說道：「此事由紅蓮教而起，怪得了他人嗎？阿彪及嘯天之死，我又何嘗不悲痛、不難過。但……是我紅蓮教任意關囚黃山派門人，才惹出這場血雨，又怎能全怪他人！」

梅少龍怒火中燒，大聲喊道：「黃山派勾結蒙古，意欲消滅其他幫派，我教主持正義何錯之有，難道不該主持正義嗎？」

龍燁更是厲聲斥喊：「此事求證過嗎？求證過嗎？未經查證便關押他派之人，人家自然上門索人，我教上下又奉你之令，闖入者格殺無誤，我殺他，他殺我，刀劍無情，又如何怪得了人家！」龍燁越說越是氣憤，繼續說道：「今日誰敢無端關押你，我龍燁就算粉身碎骨，同樣也會置他於死地，你縱有萬般不是，我也一樣挺你！而他丘膺烙何嘗不是與我相同心境，一心只想救回自己兄弟！你可想過，你可想過？」

兩人爭得臉紅脖粗，互相咆哮，但梅少龍心曉龍燁乃因重視兄弟情義，爭辯之中更知龍燁對自己的情義相挺，因此最後雖是氣惱拂袖而去，但也尊重龍燁之意，未再前往黃山追殺陽紫萍等三人。

卻說李玄揚自落雁峰辭別芸香仙子後，與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，一路由雲南回到中原，但李玄揚一路上卻沉默寡言，不復往日歡笑嘻哈神情，看在袁莫雲及孫羽珊眼中，心有不忍。

這一日，三人投宿襄陽城內客棧，夜裡卻見李玄揚一人獨坐花園中庭。而與袁莫雲同房的孫羽珊，聽得李玄揚出門之聲，見袁莫雲入睡後，便起身推門而出，來到中庭與李玄揚並肩而坐。

夜闌人靜，月光撒落獨坐的李玄揚身影，盯著那月影的孫羽珊，輕聲說道：「十年前，我每夜望月期盼，盼能在那月光之下，再見玄揚哥的身影，如今羽珊盼到了，卻不忍見玄揚哥如此惆悵。」

李玄揚沉默半晌後，原是淡淡說道：「今後，我再如何期盼，這月光之下……卻……卻……卻再也……」數日來的沉重心情，李玄揚終於崩潰，淚眼奪眶而出，哽咽說道：「卻再也……再也盼不到阿永……」

一旁的孫羽珊，雖是不由跟著哽咽而泣，但安慰說道：「玄揚哥……莫哭……莫哭。」

李玄揚自離開落雁峰後，每夜投宿客棧之時，均是獨自一人而睡，自然想起過去與阿永同床而枕的情景，如今人去床空，李玄揚遲遲不能釋懷。終於，今夜淚崩在孫羽珊面前，李玄揚終於宣洩數日來的沉重心情，也漸漸接受阿永已逝的事實。

但這椎心之恨，血海深仇，李玄揚如何放下，心稍平復之後，說道：「趙平全家血案，因我而起；阿

永無辜性命，爲我而死。不共戴天的血仇，就算天涯海角，我也要那梅少龍血債血償……。」

聽得出李玄揚內心深處難以遏抑的氣忿，體貼的孫羽珊說道：「此人冷血無情，爲惡多端，竟勾結蒙古人殘殺漢人，遺留世上也只是禍害。羽珊一定協助玄揚哥誅殺此人，爲世上除此禍害。只是……玄揚哥萬不可如前次一樣魯莽，獨闖紅蓮教，定要與羽珊商量後再行動。」

李玄揚點頭應允。

於是，翌日天明，三人便繼續往五指峽之路前行，目的是要前去阿永墳前祭奠，並爲阿永之墳立碑。行了數十日，來到許昌城內時，三人尋了一處客棧享用午膳方畢，忽聽得鄰桌四名江湖人士正議論著黃山派，不由吸引李玄揚的注意。

其中一名書生說道：「近日聽說那華山派全派皆滅，無一倖免，沒想五大派鼎鼎威名，卻因黃山派勾結蒙古人，以致僅存霍山派及劍門派。」

另一名粗嗓大漢說道：「狗娘的黃山派，一副正義凜然竟然全是狗屁，又聽說連劍門派也是空無一人，莫非全派竟去躲了起來！五大名門正派，全是狗屁！」

由於那大漢嗓門實在亮響，李玄揚聞言心中疑惑萬分，由於事關黃山派之事，李玄揚自然好奇，於是走上前問道：「這位大哥，怎的這黃山派如此名門正派，卻讓這位大哥說得如此不堪呢？」

那大漢回道：「小老弟，這麼大的武林事，你沒聽說過麼？」

李玄揚搖頭說道：「什麼樣的武林大事，倒想請教如何讓這位大哥如此憤慨！」

那大漢氣憤說道：「你說不氣人麼！那黃山派竟然勾結蒙古人，剿滅華山、天目兩派，如今又欲消滅虎幫，你說，這不是助紂爲虐麼？能不氣人嗎？」

李玄揚連忙仗義說道：「這位大哥可別胡言，黃山陽掌門乃正義之士，素恨蒙古韃子，怎會勾結！」

那大漢大笑回道：「哈哈，我胡言……，小兄弟，是你消息不靈通了，這事已是天下皆知，豈是我胡言，不信問問他們。」

李玄揚求證同桌之人，果真如那大漢之言，於是李玄揚不敢爭辯，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離開客棧。

李玄揚一路思索，卻百思不解，說道：「陽前輩爲人耿直忠義，怎麼可能勾結蒙古，這其中定有什麼誤會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是呀，在我看來，陽前輩及其門徒，都是正義凜然之人，怎可能屈膝蒙古，我看不可能。」

孫羽珊也是難以理解此事，附和說道：「玄揚哥，我看此事不單純，定有蹊蹺。不如，我們前去奠祭阿永後，前往黃山一探究竟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，自牛心寺爭劍大會一別，也許久未見陽前輩，祭奠阿永後，我們便前往黃山問問陽前輩，便知分曉。」

於是三人便趕路前往五指峽，以便早日前往黃山派了解究竟。

行了二日，李玄揚三人總算來到五指峽口，眼前雖是群山拱翠，蒼溪湍流的風光美景，然而，卻隨著

舊地重回的忐忑惶恐，李玄揚心情越趨沉重。這裡曾是他喪命之地，此刻，他卻要進入探望一個爲他受死之人，那人雖是別人眼裡的愚呆傻蛋，但李玄揚卻視他如兄弟一般，踩落峽谷內的每一步腳印，腦裡卻是一幕幕那人的傻愣模樣……。

袁莫雲在前引路，因爲當李玄揚性命垂危之時，那人是她親手掩埋。隨著來到熟悉的地方，李玄揚不由開始顫抖，地面猶可見到被雨沖刷過後的斑斑血跡，足見當時激戰之慘烈。

只見袁莫雲來到一處樹叢，幾經確認後，由樹叢內取出一柄沾滿黃土的長劍，沉重說道：「就是這……」

映入眼簾，一坏黃土堆靜然無語，再也喚不醒故人……，猶記初識之初，傻愣地要李玄揚教他武功，收他爲徒；爲尋星炫珠，萬人塚內隱沒的認眞身影；原野中野兔的獵逐者，以及每夜同床共枕時的震天呼雷，……如今，只能午夜夢迴之時，再續主僕情緣……，往事歷歷，李玄揚不由雙腿癱軟而跪，一句斷腸的哀號聲：「……阿永……，我來了……師父來了……」

一旁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，聽他哀泣之聲，也不住鼻酸落淚。

李玄揚跪地痛哭，情難自已，嗚咽泣道：「你武功還沒學到……，卻爲我而魂斷荒野……，你生前孤苦無依，如今又要飄零，是我對不起你……是我對不起你……」李玄揚的聲聲喚喊，淒聲哀號，是痛徹心扉的椎心之悲，但是無論如何呼天搶地，卻也只能面對殘酷的現實。

數個時辰後，李玄揚收起哀傷的情緒，抑制椎心的苦痛，隨後親自一土一石的堆砌墳座，並立了一片墓碑，以給一生孤苦的阿永，永世安身之地。此地可遠望翠峰峽谷，近賞碧影幽潭，李玄揚輕撫碑緣，說

道：「阿永，此地寧靜悠然，願你……安詳，今生緣盡，來世願能與你再結兄弟情緣……。當然，……我李玄揚必然不會讓你含恨九泉，爲師誓取梅少龍性命，以慰你在天之靈。……再會了，阿永。」

見李玄揚與阿永情深模樣，不由令人動容，一旁孫羽珊及袁莫雲頻頻拭淚，難掩對阿永的思念悲痛，但終究逝者已矣，祭奠完阿永後，三人終是收起悲痛愁思，難捨無奈的告別阿永，從此師徒兩人天人永別。

離開五指峽後，李玄揚三人沿路南下，準備前往黃山派一探究竟，行經一處淮水渡口，這日淮水因雨暴漲，水流急湍，行舟驚險，以致往返時程較往日更久，因此許多渡水之人只得排隊等候。

這時，東方小徑忽有一名男孩急奔而來，後頭數名大漢急急跟追，只見那小男孩奔入等候渡河的人群，並躲入人群之中，六名大漢追來之後，人群中仔細查探那小男孩身影。由於人群之內亦有多名男孩，六名大漢一時尋不著那小男孩，因此，爲首一名大漢說道：「仔細給我搜尋，務必找到那臭小子！」

於是其餘五名大漢便在人群中逐一探搜，果在一名小童之旁搜到那小男孩，並拎著那名男孩之頸，一路將他拖走，無視一旁人群之存在。

突然，那名小男孩大聲叫喊：「你們這些壞人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」

一旁等候渡河的李玄揚，初見那男童急奔入人群時，以爲後頭應是其父追趕頑劣的孩兒，因此自與人群一樣未加干涉。豈料那孩童大聲叫喊救命，卻也讓群眾甚爲震驚，那惡漢竟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強擄小孩。

李玄揚本想上前攔阻，卻見三名俠士已然挺身上前，其中一名俠士對那六名大漢喝道：「大膽惡徒，快放下那小童！」

擒捉小孩之大漢停下腳步，回道：「哦！……看來是有人想干涉囉！」

那俠士斥道：「哼！光天化日下，強虜小孩，你等目中還有無王法！」

那為首大漢嗤聲笑道：「王法？哈……哈……，我呸！我摩神護法丁沖便是王法，你等最好識相，可保長命百歲。」

那俠士回道：「我道是誰膽敢光化日之下強虜小孩，原來是你這無惡不作的摩神教。今日遇我淮東三虎恰好，我秦宗卿便要替天行道，懲治你這等惡徒。」

丁沖聞言，冷冷笑道：「呵……呵，淮東三虎名震天下，看來今日是要與我摩神教作對了！既然如此，我丁沖便來領教淮東三虎威名。」

李玄揚一聽摩神教，回想摩神教強擄男童行徑，不由怒氣上沖，但既有淮東三虎出面攔阻，自然也就一旁觀看，並未強行出頭。

只見摩神教除一名大漢拎著那小男孩外，連同丁沖在內的五人，齊上前去與秦宗卿等三人一陣打殺，一旁等候渡河人群莫不心驚膽顫。

淮東三虎乃秦宗卿、周冠夫、宋武柏三人，三人為結義兄弟，平日慣常於淮東一代行走，為人豪爽俠義，喜歡打抱不平，懲治惡盜豪強，江湖人稱淮東三虎，頗受淮東一帶居民稱頌。

卻說淮東三虎武功雖是不凡，但丁沖身手矯捷，不在三人之下。只見丁沖獨鬥秦宗卿五十多招，兩人

未分勝負，於是丁沖勁提真元，出掌往秦宗卿左路拍去，見秦宗卿出掌要擋之時，丁沖猛然一個回掌，冷不防一掌劈在周冠夫胸前，那時周冠夫正與兩名摩神教徒過招，自然未料到丁沖這掌。只見周冠夫嘔出一口鮮血，秦宗卿及宋武柏連忙來扶。

見周冠夫傷勢不輕，秦宗卿回頭怒道：「妖邪之眾，竟用陰招傷我二弟！」

丁沖笑道：「哈哈，是他技不如人，何來陰招。識相的話快快離去，我摩神教便不為難你等。」

一旁的宋武柏見周冠夫雖是傷重，但應無大礙，於是難掩心中怒火，氣貫於指，勁力十分，正是宋武柏絕學「穿雲指」，一聲長喝「啊！……」穿雲指直驅丁沖命門，丁沖見狀揮掌相抵，指掌碰觸之間，丁沖左臂受傷，退了數十步。但宋武柏繼續進逼，四名摩神教徒連忙上前護住丁沖，並纏住宋武柏。

但見宋武柏如猛虎出閘，握拳出指，再凝真元，出手之勁毫不留情，猛烈氣勁揚動黃沙，數十招過後，四名摩神教徒負傷倒地。丁沖忍住左臂劇疼，出掌再與宋武柏過招數十回合，終究宋武柏技高一籌，一個穿雲指勁力，直破丁沖掌風氣勁，一指正要插入丁沖天靈蓋……。

只見宋武柏指鋒來到丁沖天靈蓋五寸之處，突然一聲「啊！」的慘嚎，竟見丁沖好端端紋風不動，宋武柏卻飛出數丈之外，所幸秦宗卿眼明手快，急忙飛縱上前一把拉住宋武柏，才免於宋武柏重重摔落。

兩人回頭看著丁沖身旁，赫見一名矮個中年身影，正是那名矮個出手化去宋武柏的穿雲指，解救丁沖性命。

李玄揚一旁正猶豫是否插手，又恐無端插手惹來淮東三虎不悅，因此只是一旁觀看。突見一名矮個出手擊退宋武柏後，看清那矮個面容，李玄揚心中一怔，與孫羽珊對望一下，似乎認得此人。

孫羽珊低聲說道：「這人……是上次與洛叔叔過招之人，我記得是叫……血沽刁。」

李玄揚猛然點頭，說道：「對！是叫血沽刁，此人武功高強，當時洛叔叔險些受此人之掌，幸虧洛叔武功更爲高深，才未受傷。」

這時，秦宗卿攙扶著宋武柏來到周冠夫身旁，對那矮個喝道：「你又是誰，爲何幫助此般惡徒！」

那矮個冷笑道：「嘿嘿，惡徒，我血沽刁身爲摩神天尊，豈容你侮蔑我摩神教，你眞該死！」

話畢，血沽刁身影迅疾，五指爲爪急取秦宗卿左胸，秦宗卿一驚連退數步，出掌猛然一擋，卻被血沽刁抓破右臂，登時鮮血直流，豈料血沽刁較丁沖更爲兇殘，不等秦宗卿喘息之機，勁力更猛，連環數爪直取秦宗卿心窩，眼見秦宗卿避無可避，性命垂危之際，現場人群駭然而驚，沒想今日渡河搭舟，卻遇凶神惡煞。

只見血沽刁五指利如鷹爪，正要插入秦宗卿左胸取其心臟，危及之時……，突然，血沽刁五指凝結，動彈不得，正是李玄揚一個電光石火的追雲步輕功，來到秦宗卿面前，一拳握緊血沽刁手腕，以致血沽刁五指動彈不得，化解秦宗卿致命危機。隨後，李玄揚一個勁力一震，血沽刁一個踉蹌，竟被震退數十步，險些摔倒。

秦宗卿額冒冷珠，沒想自己鬼門關前止了步，猛然回神後當下說道：「多謝少俠，多謝少俠！」

氣惱羞怒的血沽刁，喝道：「小子，你是何人，膽敢多管閒事！」

李玄揚冷言回道：「哼！我是你摩神祖宗！……你等摩神教盡做傷天害理之事，人人得而誅之，難怪玉面如來洛玉波誓要滅你摩神教。」

血沽刁聞言，鎖眉怒道：「看來你是玉面如來的朋友，哈……哈……，不必他來我摩神教，我摩神教自會擒他前往摩神面前謝罪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今日便先擒你這摩神天尊，來去觀音菩薩面前謝罪，看看菩薩會不會赦免你等泯滅人性的行爲！」

血沽刁口裡一句「找死！」，已是化爪爲掌，逼命直取李玄揚右心，李玄揚側身回掌，與血沽刁交手數十招，血沽刁暗道：「此人年紀輕輕，武學竟如此高深，不出絕招，難以取勝。」

於是血沽刁暗提眞元，氣聚雙掌，一式「碎心掌」如有千鈞之勁，忽快忽慢，分由三路變換攻取李玄揚，李玄揚改守爲攻，左右揮擋之際，出掌便往血沽刁胸口拍去，但血沽刁身形瘦小，影如鬼魅，以致李玄揚一時難以取勝。

李玄揚退了幾步，心想：「此人武功不弱，兼之身影挪移變幻難測，實難擊落在他身軀之上，竟沒想當時洛叔一招便能將他擊敗。」突然，李玄揚一時回想起洛玉波所授之迴雲掌招式。

只見李玄揚氣凝於掌，單手一個反掌，隨後半握掌心，掌腕飄動，正是迴雲掌法之「雲轉峰迴」，登時破風而出。血沽刁見狀勁力十分，碎心掌威力更猛，兩人分擊對方，交手二十餘招，突然雙掌砰然一聲互擊，只聽得「啊！」的一聲，血沽刁震退數步，口吐鮮血。那名拎著小男孩的摩神教徒，連忙放下那男孩，攙扶著血沽刁，男孩也急忙跑到李玄揚後方躲著。

李玄揚之內力源源無窮，已至菩提易筋經最高境界，血沽刁如何承受得了李玄揚此掌，因此五臟俱創。但血沽刁雖是重傷，仍是勉力說道：「小子，報上名來，我摩神教會記得你。」

李玄揚嗤言說道：「哼！你既叫我小子，我名便是小子，何須再問。況且你摩神不是神通廣大，去問他我名便可。」

血沽刁聞言，冷笑數聲後，便與那六名摩神教徒狼狽離去。李玄揚本無殺意，且心繫黃山派情形，因此也就未加追擊血沽刁等人。



三三 白櫻山莊露曙光，尋親千里泣肝腸

血沽刁等人離去後，秦宗卿點住右臂穴道止血後，忍住右臂傷勢，前來向李玄揚致謝說道：「多謝少俠出手相救，否則秦某如今已爲亡魂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大叔客氣，方才大叔仗義，以致身陷險境，玄揚自當相互扶持，萬別如此客氣。只是大叔傷勢……」

秦宗卿回道：「我傷勢無妨，少俠放心。」這時，秦宗卿對那名小男孩關切問道：「小弟弟，你家居何處，離此遠否？」

那小男孩受了驚嚇，這時才惶恐而哭道：「嗚……嗚，大伯伯，我叫小靖，我家住長安城，壞人將我捉去，我掙脫才逃了出來，……我想回家。」

秦宗卿聞言，說道：「長安城……，離此地有數日路程，但眼下已是黃昏，這……這可如何是好。」

秦宗卿思索了片刻後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天色已近黃昏，敢問少俠渡河後欲將何往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大叔，我叫李玄揚，我等三人渡河後欲往黃山。」

秦宗卿說道：「黃山離此也尚有數日路程，看來今夜李少俠必定投宿客棧。既然如此，秦某居於對岸白櫻山莊，不妨請李少俠今夜一同前往敝莊讓秦某招待，以答謝李少俠救命之恩。而這位小弟弟家居長安城，路途遙遠，我想一同先帶他回莊，天明之後秦某再遣家丁送他回長安，不知少俠意下如何？」

這時，孫羽珊正在爲受傷的周冠夫及宋武柏把脈診治，聽得秦宗卿此言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哥，既是秦大叔一番好意，兩位大叔又有傷在身，羽珊想寫幾帖藥方讓兩位大叔服用，我們不妨就一同前往。」

於是，秦宗卿對那小男孩小靖說明他意後，小靖心知秦宗卿出手相救，絕非惡徒，因此便依秦宗卿之言，一行人渡河後直往白櫻山莊。

一行人來到了白櫻山莊，秦宗卿馬上吩咐家僕準備宴席，以款待李玄揚三人。李玄揚運氣先爲周冠夫及宋武柏療傷，孫羽珊並爲秦宗卿右臂止血敷藥。隨後，孫羽珊請秦宗卿家僕速依藥單前去抓藥，讓周、武二人服下後，兩人傷勢果見好轉跡象。

孫羽珊見狀說道：「方才玄揚哥已爲兩位大叔逼出體內血瘀，兩位大叔務必再依此藥方連服七日，則傷勢必可痊癒。」

周冠夫回道：「感謝孫姑娘，沒想孫姑娘竟會醫術，及時爲我兄弟三人治癒，否則恐怕得療養個數月方得痊癒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羽珊也是舉手之勞，還不及三位大叔的仗義俠骨，才能讓小靖重回天倫之懷。」

宋武柏說道：「這仗義之舉，我們三兄弟實在愧不敢當。唉！其實呀……」宋武柏話說到此，一時卻吞了回去，不知如何再說。

秦宗卿見狀，說道：「唉！三弟，我們已然改過自新，有何好羞，說出來咱也不怕李兄弟及兩位姑娘見笑啦！」

袁莫雲聞言，心上一頭霧水，問道：「三位大叔如此仗義之舉，本就光明磊落，人所稱道，卻不知爲何心羞，莫雲著實不解，眞是好奇想聽！」

宋武柏見她這等好奇模樣，索性也就直言說道：「其實呀……，我三兄弟本是山賊大盜，而且……唉！殺人無數……」

一聽「殺人無數」之語，李玄揚三人登時目瞪口呆，不敢置信模樣。

孫羽珊抖言問道：「三位大叔……如此義勇，怎會……怎會殺人……殺人無數？」

宋武柏嘆道：「我三兄弟眞是殺人不眨眼的山賊大盜，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！我三兄弟原本據立山頭，攔路搶殺往來之官商馬車金銀，抗阻之人便加殺害，唉……說來眞是罪過，罪過呀！我三兄弟藝高膽大，從未失手，……但三十多年前的某一日，卻栽了個跟斗……。唉，卻也改變了我們的一生呀！」

袁莫雲聽到此，更覺好奇，忙追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，爲何改變你們一生！」

宋武柏繼續說道：「那日，我們攔阻了一名書生，喝令他交出身上財寶，豈料那書生竟是呵呵而笑，反與我們打賭，聲稱賭輸之人便永世爲對方奴僕。」

孫羽珊聞言，微笑說道：「所以三位大叔是賭輸囉！」

這時一旁的秦宗卿說道：「自然是輸了！只是我們三人怎會賭輸，姑娘妳倒是說說看，用一支筆，砍斷一把刀，這麼簡單的賭注，誰不答應。」

孫羽珊疑惑說道：「一支筆砍斷一把刀，這絕無可能！玄揚哥，你有辦法麼？」

李玄揚搖頭說道：「內力再深，也不可能！」

秦宗卿說道：「就是嘛！我們自然賭不可能，可是……你猜怎麼著，那書生一提筆，不費吹灰之力，竟將我手中之刀當場削斷……」

李玄揚聞言，鎖眉疑惑而道：「一筆削斷，這……這怎麼可能，那是鐵筆麼？」

秦宗卿搖頭說道：「毛筆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這著實不可思議，是何人有如此能耐？」

宋武柏突然拍案說道：「是了！李少俠你問得好，誰能有此能耐！唉！便是我等壞事做盡，竟是栽了個跟斗。李少俠可曾聽聞『劍怪詭刀論頂峰，一筆春秋稱英雄』這句話嗎？」

李玄揚回想片刻後，點頭說道：「嗯！我曾聽綠林幫歸末谷前輩提及，但只知此三人乃武林三大頂峰高人，卻不知其名。」

宋武柏說道：「此三人確實是武林三大頂峰。劍怪便是劍怪獨孤峰，一生冷漠孤傲，目中無人，其雪影劍術獨步天下，據聞當年愛劍成痴的郭雲天，曾受劍怪獨孤峰之指點，最後自創五行劍法，並創立劍門派而成爲一代宗師。而那劍怪獨孤峰，一生僅收過一名女弟子，便是人稱雪影飛貂的段天紅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回憶後說道：「雪影飛貂段天紅，雪影劍，對了，我曾見過一次，其劍法無風無影，甚爲詭譎。」

宋武柏回道：「沒錯，段天紅正是劍怪獨孤峰之愛徒，傳承獨孤峰頂尖的雪影劍法。而詭刀，便是詭影刀羽霄，消失江湖已久，不知是否尚存於世。而這一筆春秋，便是打敗劍怪詭刀稱英雄的『一筆春秋柳行風』。我等三人便是遇上柳行風，天下第一高手，你說巧也不巧，那春秋筆更是他獨門兵器，唉！我三

人自然是賭輸了。大丈夫一言九鼎，雖是山賊，也不能無信，因此便甘爲他奴。」

袁莫雲問道：「既然爲奴，三位大叔爲何在此山莊，卻不似爲奴模樣？」

秦宗卿說道：「其實柳大俠早知我等據山攔路搶劫，所搶所殺均是貪官豪強，知我三人本性不壞，特意收服我三人，我等三人賭輸後，並未要我們爲奴，反命我們今後要濟弱扶貧，行俠仗義，我三人既然允諾柳大俠，自然信守承諾，便移居此白櫻山莊，從此濟弱扶貧，維護鄉里，日久便得這『淮東三虎』的封號。」

宋武柏靦腆微笑說道：「所以方才孫姑娘稱讚我等仗義之舉，我們才愧不敢當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犯過知改，其善爲大，況且三位大叔願賭服輸，一諾千金，從此行俠仗義，守衛鄉里，還是令莫雲佩服。」

秦宗卿笑說道：「袁姑娘過獎了，不過這三十多年來，也未遇能同時擊敗我等三人之高手，豈料今日竟然失手，又蒙李少俠出手相救，否則秦某性命休矣，因此不敢在少俠面前妄稱仗義英雄。」

這時家僕來喚晚宴已經備妥，於是秦宗卿便請李玄揚一行人前往膳廳用膳，席間眾人論及黃山派之事，淮東三虎也是不勝唏噓，便將所聽所聞之事告知李玄揚，李玄揚仍是不願相信黃山派勾結蒙古人之事，明日便要啟程繼續前往黃山派一探究竟。

晚宴過後，李玄揚與孫羽珊兩人漫步於白櫻山莊庭園，仍是憂心黃山派勾結蒙古之疑。

忽然，小男童小靖，手中拿著一個圓圓的麵餅，邊走邊顧自品嘗著，來到李玄揚身前數步之時，李玄

揚一眼瞅見那圓圓的麵餅，心上一怔，連忙搶步速到小靖身邊，心念一急，搶過小靖正在啃實的麵餅，並自己咬了一口咀嚼。小靖手中麵餅突被李玄揚搶過，也是一愣。

心急的李玄揚，語調倉促而顫抖問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你這餡餅哪兒來的？」

小靖不明所以，見李玄揚如此嚴正質問，眼神惶恐回道：「是……是秦伯伯……給我吃的，我……我沒有偷……。」

小靖受了驚嚇，李玄揚卻不知曉，孫羽珊見狀也是一臉疑惑。

心急的李玄揚不知自己的舉動驚嚇了小靖，拿著手中餡餅直奔大廳，去尋秦宗卿，見了秦宗卿也是心急而語調倉促問道：「秦大叔，這……這餡餅哪兒來的？」

秦宗卿也是一臉疑惑，惶恐說道：「這……這我也不知哪兒來的，要問問阿福，可能是阿福買回來的。我想那餅是甜食，小孩兒應會喜愛，所以拿一個給小靖，怎麼了，……有……有毒嗎？」

李玄揚心急問道：「誰是阿福？誰是阿福，可否煩請秦大叔帶我去找他，拜託大叔，拜託大叔。」

見李玄揚雙眼渴望企求的神情，秦宗卿也著實一臉疑惑，緊張回道：「好，我帶你去問問阿福。」

於是秦宗卿急匆匆的帶著李玄揚來到後院，以爲那餡餅有毒，忙來質問總管阿福，阿福也是不知所以，見李玄揚如此質問，惶恐回道：「那……那餅是阿光昨日回來時帶回的，要問問阿光。」

問不出所以，李玄揚愈加心急，阿福又匆匆來到前院詢問正在打理清掃的阿光，阿光也是惶恐的回道：「這……這是我在大都城郊一處小鎮買的，我見那買的人多，應是好吃，特地購回給大家嚐嚐，怎……怎麼了嗎？」

李玄揚仍是心急問道：「城郊？大都城哪個方位，距大都多遠？這位小哥，我拜託你了，快……快告訴我。」李玄揚紅了眼眶，言語已是哽咽，繼續嗚咽說道：「這……這是我娘做的麵筒餡餅，這是……我娘呀！」

盼了十年，尋了千百回，如今，眼前這個麵筒餡餅，正是李玄揚十年前賭氣出門時，母親親手研製的麵筒餡餅，而且是餅皮焦紅的麵筒餡餅。他雖尚未查證此餅是否出自母親之手，但經過方才的咀嚼，李玄揚心中幾乎可以篤定這是母親所創的麵筒餡餅。

一旁跟追而來的孫羽珊及眾人，才知李玄揚方才的異常舉動，竟是尋找多時的雙親有了一絲線索。李玄揚向阿光詢問那餅攤的詳細位置後，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商議，明日立即啓程前往大都西郊小鎮，先去尋那餅攤，確認是否爲他雙親，改日再上黃山一探究竟。

於是，翌日黎明，李玄揚心急不已，與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便辭別秦宗卿等人，匆匆渡河北上，兼程趕往大都城西郊。

心急如焚的李玄揚，彷如歸心似箭般的急切，披星戴月，星夜急奔，孫羽珊及袁莫雲一路伴隨，見他如此心急尋親，心中當然不捨。行約三日，終於來到大都城西郊一處九龍鎮。

來到鎮上已是黃昏，彷如近鄉情怯般的忐忑，李玄揚一步一步走往阿光所提的鎮集市街，一攤一攤的逐一查看及詢問：「何處有賣麵筒餡餅？」但卻不見阿光所提之賣餅老婦，期待落空的李玄揚難掩心中失落，逕自步履闌珊，失望而嘆。

不忍見李玄揚如此失落，一路陪他尋親的袁莫雲，仍是獨自殷勤陸續問了幾處正在打烊收拾的小販。

這時，袁莫雲問到其中一名老漢，那老漢聞言疑惑半晌後，回道：「麵筒餡餅？姑娘，妳所說麵筒餡餅長得什麼模樣，可是焦紅麵皮，包著紅豆泥的麵餅麼？」

袁莫雲想起小靖所吃之麵筒餡餅，便是這老漢形容之模樣，連忙點頭應道：「是，是，正是長得這模樣，老伯您可知哪兒有賣？」

那老漢揚聲回道：「姑娘，那是紅豆餅啦，不是什麼麵筒的，是紅豆餅，在咱這兒可有名了！」

袁莫雲滿懷期望，心急問道：「老伯，那這紅豆餅在那兒賣？」

這時李玄揚聽那老漢之聲，也已走近身來。

那老漢回道：「妳現在來晚啦！早就收攤了，那紅豆餅生意好時呀，初申之時兩夫妻便已收攤，妳明兒個再來吧！」

李玄揚聽聞「兩夫妻」，心中燃起熊熊期盼之火，激動問道：「老伯，……你可知，……你可知他們住哪兒？」

那老漢昂聲回道：「怎麼不曉得，這九龍鎮就這麼點大，不過就算你現在去他家，也沒啦！改明兒再來吧，早點到，包你有熱騰香噴的紅豆餅吃。」

李玄揚急切問道：「老伯，不管他有沒有紅豆餅，煩你告訴我，他們住哪兒，他們住哪兒呀？」

那老漢見李玄揚如此激動心急，心中納悶，便指著鎮街遠處的街底，說道：「就那街底過去，往左方拐兩個彎，見一條窄小胡同，胡同最底一間矮宅，便是賣紅豆餅兩老的家。你去看看吧，今天該是沒啦！」

李玄揚聽得甚爲仔細後，連忙跟老漢鞠躬說道：「謝老伯，謝老伯！」隨後轉身，與孫羽珊及袁莫雲，急切奔去尋那窄小胡同。

三人來到那處矮宅門前，李玄揚的心登時糾結，深深期盼蒼天莫再捉弄，見那矮宅門扉半開，李玄揚輕輕推開，踩著忐忑的步伐，走進門庭，門庭頂方以簡陋茅草鋪蓋，李玄揚探頭望向屋內，不見有人，本要進入屋內。……突然，因天色漸暗，忽見門庭牆角之處，一名老婦背對著李玄揚，彎著腰正在洗滌鍋盆。

眼眸餘光撇見之時，李玄揚心膽抽動，看著那老婦斑駁的白髮，卻不是他熟悉的身影，李玄揚輕輕挪步走上前去，映入眼簾……更爲清楚的是老婦身上那件破舊的花格衣衫。背影雖因歷盡滄桑而模糊，花格衣衫卻是難以抹滅的記憶。

李玄揚激動問道：「請問……還有……還有賣餅麼？」

那彎腰的老婦回頭笑道：「今天沒了，明兒再來吧！」

雖未清晰瞧見老婦的面容，但聽得那熟悉的聲音……，這時，李玄揚再也抑制不住眼眶熱淚，繼續哽咽地問道：「那餅皮……焦了……會苦，妳……妳卻爲何……爲何烤得如此……焦紅……」

只見那老婦聽了此言，卻如被點穴了一般，毫無動靜，因爲這樣的言語，竟是喚起那塵封十年的回憶。於是那老婦緩緩站起，詫異而難以置信的眼神，回頭來看身後的身影，……那老婦眼神驚恐而顫抖，但憔悴滄桑的面容，臉上歲月無情烙印的紋痕，映入李玄揚的眼眸之際，……淚水彷如江水決堤，潸然滑

過李玄揚雙頰，那是他盼了十年，夜夜企盼的面容……。一句「娘……。」李玄揚雙腿發軟跪了下來，緊緊抱住老婦的雙腿，卻已哭得面容糾結。

那老婦仍在顫抖，彎下身來，見李玄揚胸前一塊玉珮，手握那塊玉珮，手竟也不住驚惶顫抖，驚恐的語調說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你是玄兒，你真是玄兒！」

李玄揚嗚咽泣道：「娘……我是玄兒……我是玄兒呀，孩兒不孝，孩兒不孝……嗚……！」

不可置信的事實，早已認定李玄揚已死的李母，怎麼也難相信此刻的真實，但那胸前玉珮，卻是李家傳家之寶，而那清俊的面容，細細查看確實是自己的寶貝孩兒。此時已是老淚縱橫的李母，口裡「我的玄兒沒死，我的玄兒回來了」，緊緊抱著李玄揚，母子緊緊相擁而泣。一旁的孫羽珊及袁莫雲，見此情景，早已哽咽涕零。

李母哽咽說道：「娘以爲……以爲今生再也見不到玄兒了。沒想到，沒想到玄兒回來了，真的回來了。總算，蒼天可憐我這老兒，沒讓我遺憾呀！」

李玄揚仍是嗚咽說道：「孩兒不孝，讓你們……讓你們受苦了！」

門庭如此吵雜，一名滿頭白髮的老漢從屋內探了出來，映入李玄揚眼簾，……正是他那木訥敦樸的父親。李玄揚仍是雙膝跪地，面向父親哭喊著：「爹……爹……」

木訥的李父，雖不懂情感的表達，但泛紅的眼眶，卻止不住老父的淚水，只見李父雙手不斷揮去滑落的淚水，說道：「玄兒……玄兒回……回來了！」

李玄揚回應道：「爹……玄兒回來了，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讓您跟娘……受苦了！」

猶記年少之時，雙親髮絲烏黑，雖是黝黑的皮膚卻不蒼老，如今母親雙鬢斑白，父親竟也髮絲全白，垂垂老矣，都是因思念愛子。李玄揚心中不捨，內心不斷自責自己的年少無知及血氣方剛。

這時李母攙起崩潰啼哭的李玄揚，輕拍臂膀安慰說道：「好孩子，回來就好，回來就好。」並詢問身後孫羽珊及袁莫雲何人。

一旁的孫羽珊擦乾眼淚，仍是哽咽說道：「伯母，我是羽珊……」

李母臉上更爲驚訝的說道：「珊兒……妳……妳真是珊兒，這……這……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自伯父伯母那日離開沛坡村後，便無蹤影，爹爹曾上大都尋找你們，但卻遍尋不著，後來我們也遷居到臨安城內，卻是一個巧合讓羽珊跟玄揚哥重逢。」

李母看著亭亭玉立的孫羽珊，讚美說道：「珊兒都這麼大了，長得如此窈窕秀美。那妳身邊這位姑娘呢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伯母，便是這位袁姊姊莫雲，才讓玄揚哥逃離死牢，我們才能重逢。」

李母一聽是袁莫雲讓李玄揚逃離死牢，當下又是感激涕零，竟是雙膝下跪謝道：「袁姑娘，謝謝妳救了玄兒，謝謝妳！」

木訥不擅言詞的李父一聽此言，內心也是無限感謝，連忙來到李母身旁，陪著跪謝袁莫雲道：「活菩薩，謝謝妳，謝謝妳！」

袁莫雲一臉疑惑，連忙將兩老攙扶而起，說道：「兩位快別如此大禮，莫雲擔當不起，是玄揚救我，非我救他。」

李父李母聽她此言，一時納悶疑惑，於是李玄揚便將那夜鳴沙山囚牢內，他如何解救袁莫雲危機，以致兩人脫困之事告訴李父李母，兩老才知事實眞相。

李母仍是說道：「終要感謝袁姑娘，如果沒有妳……恐怕……恐怕我兩老，再也……再也見不到……」話到此，不由哽咽得說不出話來。

這時，李父說道：「天黑了，我趕緊來去煮晚飯給玄兒接風。」

李母忙說道：「不，我來，我來！對了，老伴，你趕緊到隔壁老王家借隻雞，還有紹興酒、排骨，還有……管他的！反正老王家有什都借過來，今天老娘再現手藝，親煮玄兒最愛的紹興醉雞，還有珊兒最愛的椒鹽排骨，並準備豐盛的一餐，好好答謝袁姑娘，總算讓咱這幾年的淚水沒有白流！」

木訥的李父臉露微笑，說道：「好，我馬上去。」興奮雀躍的前往老王家。

這日正是年前送神之日，於是，當晚李母果然準備一桌豐盛佳餚，爲久別重逢的愛子慶賀。只見李玄揚夾起一片醉雞，入口咀嚼的剎那，竟是感動的不住淚流，十多年的天涯飄零，如今終於得以再嘗那夜夜夢迴的母親廚藝。這是蒼天的眷憐，不忍那雙鬢已白的兩老夜夜思兒，因而讓李玄揚一家人終於再敘天倫之情。

席間，李玄揚細說著自己被囚於大都兵司馬土牢，與文天祥同囚相識，又如何因伊兒汗國未派員來押解，而被遣送關囚於鳴沙山之經過，以及回中原後的種種境遇。李母聽聞李玄揚遭遇後，不忍愛子受此折磨，心中暗暗感謝上蒼保佑李玄揚終於平安歸來。

隨後李母說道：「那年，文丞相被押赴刑場就義之時，我兩老也在現場，文丞相正氣凜然不懼生死，誰見了不鼻酸呢！只是……我竟不知……我兒便是與他同牢。」李母擦拭眼角落淚，繼續說道：「我與你爹離開咱沛坡村，一路來到大都，想要前往牢中探你，但聽說你是重要死囚，獄卒說什也不敢去打聽你關囚何處。我兩老悲慟哀傷之餘，只好天天前往菜市口刑場，等候見玄兒最後一面。等了三個多月，總不見玄兒，我兩老住不起大都，只好來此鎮上尋了處屋宅棲身，並賣這紅豆餅餬口維生，每有聽聞刑場執行，我倆便趕忙前往，看看能否見到玄兒一面，我倆……也就死而無憾了。沒想到……沒想到玄兒竟然就回來了……眞是蒼天保佑呀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仍是對自己年少時的血氣方剛頻頻道歉懊悔，李父則是嘴裡說著：「回來就好，回來就好！」言語雖是木訥，難掩其對愛兒回來的喜悅與感動，殷勤爲李玄揚夾菜盛湯。

默默看著父親被滄桑染白的鬢髮，淚水仍是靜靜滑落李玄揚雙頰，低落飯碗之中，淚水拌飯的李玄揚無語懊悔，也暗自感謝蒼天讓他尋得了雙親。

經一番憶往的感傷言語中，眾人心情也終於平復，笑談著這些年來各自的種種遭遇，李父李母也同情袁莫雲尋夫的心情，交代李玄揚無論如何要協助袁莫雲尋得夫婿，以答謝袁莫雲救命之恩，袁莫雲則是頻頻推卻自己並非解救李玄揚之人，並無如此大恩。然而，究竟是李玄揚解救袁莫雲，抑或袁莫雲解救李玄揚，自是蒼天因緣所繫，考驗生死相遇的眞情，無須世人爭論。

這時，李玄揚又問道：「娘，這麵筒餡餅明明是妳告訴我的，怎地卻改稱了紅豆餅，險些害我差點又錯過尋得爹娘的機會！」

李母笑說道：「當年娘才研製出來，想說麵筒裹著紅豆餡兒，自然說是麵筒餡餅了，哪知在這鎮上來賣後，大夥兒因餡兒都是紅豆，便直呼紅豆餅、紅豆餅的，日久便慣了，也就叫紅豆餅了！早知玄兒竟因紅豆餅找到老娘，說什麼我也要取名叫麵筒餡餅呢！」

眾人聞言一陣哈哈而笑。



泯滅人性神醫怒，用謀設計欲擒龍

經過數日，正值除夕佳節，家家戶戶忙著張羅過新年，於是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也陪著李母，前往鎮街採購年貨，用來準備大年夜的團圓飯，以開心地歡度新年佳節。

李玄揚並未陪同前往，在家清理打掃完畢後，一人獨自無所事事，突然想起芸香仙子所贈之「乾坤奇略」一書，於是取出翻閱看了半晌，看了一個多時辰，李玄揚心想：「這諸葛丞相遺策寫得深奧無比，我一頁也沒能看懂，唉！諸葛亮雖是千古神算，但總是算錯我了，我是什麼料子，自己怎會不知。那瑤池金母更是絕妙，還託夢仙子說什麼渡江山奇才，扶草莽眞龍的！更指望我能造什麼黎民萬福，看來全都算錯了！」

這時，李母與孫羽珊及袁莫雲已採購年貨回來，見李玄揚一人搔首皺眉閱讀書籍，好奇的袁莫雲及孫羽珊湊上前來，袁莫雲率先調侃說道：「呦！這太陽打西邊出來了麼？咱李大俠竟是看起書來了！」

李玄揚靦腆說道：「這……這是芸香仙子贈我之書，說……說是諸葛丞相遺策：乾坤奇略，是歷代落雁峰主密傳之物。」

袁莫雲疑惑說道：「丞相遺策？對，那日你命危上落雁峰之時，我確實記得芸香說過此事，但……我居落雁峰十多年，卻不曾聽聞此事！」

於是，李玄揚便將芸香仙子告知有關諸葛亮託付遺計，將此書傳贈與落雁峰主有二度因緣之男子，以

及瑤池金母託夢證道仙子告知「持天命之緣，渡江山奇才；扶草莽眞龍，造黎民萬福」一事，詳細告訴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。

聽完李玄揚詳說原委後，袁莫雲一臉既驚異，又嘆服的神情，說道：「沒……沒想我眼前這位俊雅公子，竟是眞龍之尊，江山奇才呀！小女子袁莫雲，三生何其有幸，竟得拜見尊顏！」

見袁莫雲如此調侃，李玄揚也自嘲說道：「江山奇才！呵……確實是奇怪之才呀，這書我沒一頁看得懂，什麼奇才！唉，諸葛丞相料事如神，……哈！這次卻是敗在我這著啦！算錯囉！……吶……妳自己看看，說不定妳才是奇才！」隨後將書遞給袁莫雲。

袁莫雲取過那「乾坤奇略」觀閱半晌，確實艱深難懂，說道：「這什麼天變、奇陣的，我也著實看不懂。羽珊，妳古書讀得多，倒是瞧瞧看。」

孫羽珊取過「乾坤奇略」，細讀書首幾頁後，似有所感，說道：「此書內載諸葛丞相兵法之精髓，分說天變、地詭、奇計、玄謀、絕陣等臨陣對敵之五篇奇略。天變篇細說如何善用『風雲雷雨、日月星辰』之變幻；地詭篇闡述如何巧妙借用『山林峰谷、川河湖海』之詭譎；以及許多奇計、玄謀、絕陣的用兵之道，甚有克敵制勝之妙策，確實……，確實深奧無比！難怪，難怪諸葛丞相用兵如神。」

袁莫雲驚訝說道：「羽珊眞能明瞭其中眞義，看來，羽珊才眞是奇才呀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莫雲姐妳說笑了，羽珊僅看懂書首之分說，若細看這天變篇的天干地支推算，以及八卦之說，哎呀！我可沒半點看懂。若是醫書，我倒可觸類旁通，但這兵書，唉！我可是一籌莫展呀！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唉！珊兒，看來也只有妳看懂，這乾坤奇略就放妳身上吧，或許珊兒閱讀熟了，還可

以教我呀！否則呀，我是永遠都不會懂得這乾坤奇略精髓！就怕辜負了芸香仙子的付託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好吧！我有空看看，看懂了再告訴玄揚哥內容精髓吧！現下我得趕緊入廚幫伯母準備年夜飯了。」

於是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，便一同前往幫助李母料理年夜飯。李玄揚一家三口，及孫羽珊、袁莫雲五人，一同歡欣吃了團圓飯，歡欣慶度新年佳節。

經過數十日的天倫之樂，李母自也關心李玄揚終身大事，於是問道：「玄兒呀，珊兒都等你十多年了，又隨你如此到處奔走，也該成親將珊兒娶過門了！」

孫羽珊一旁嬌羞靦腆說道：「伯母，這事不急呀！玄揚哥才尋得伯父伯母，也還未幫莫雲姊姊尋得夫婿，這事可晚點再說啦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猛然想起黃山派之事，竟因這數十日的天倫重逢，著實忘卻原本欲往黃山派一探究竟之事。於是李玄揚對雙親說明文天祥臨終付託之事，以及自己間接害死宋室後裔的罪過。爲免紅蓮教爲禍天下，以致生靈塗炭，自己必須前去解決此事，以取回天虹劍匯聚天下英雄，喚起漢人團結之心，才有驅逐蒙古人之機會。

李玄揚惆悵對母親說道：「娘，此刻迫在眉睫之事，乃武林謠傳黃山派勾結蒙古疑雲，孩兒猜想必是陰謀家梅少龍所爲，必須急切前往查明，及時阻止無辜之人再受迫害。畢竟我辜負了文大叔所託，必須親自爲此事善後，並爲天虹劍尋得仁義之士，號召天下豪傑驅逐蒙古異族，以告慰文大叔在天之靈。」

李父一旁聽得愛子作爲，憤慨讚道：「好！就該將韃子趕回漠北，老子我打不過蒙古韃子，我兒子行，老子我全力支持你！我阿海沒什出息，但總算生個英勇爭氣的兒子！去吧！」言下之意，充滿對蒙古異族欺壓漢人的憎恨，也對自己愛子的情義忠心，深深感動佩服。

而愛子心切的李母，雖是苦苦盼得愛子歸來，但聽聞愛子身負文天祥託付的家國重任，又想起這十多年來親眼目睹許多無辜百姓受蒙古人欺凌情景，深明大義的李母說道：「玄兒呀！娘沒讀書，不懂什麼道理，但知道這韃子可惡得很，你說的那個什麼梅子，什麼龍的，勾結蒙古人要殺我兒，更是可惡！我兒男子漢大丈夫，報效國家趕走蒙古韃子，娘也支持你，只差娘不敢在你背上刺個什精忠報國的，讓你跟岳將軍一樣時時警惕！不過，既然平安回來了，沒被韃子無辜害死，咱好好報效國家，去！把文丞相的事給人辦好，才能將韃子趕回漠北去！別擔心娘跟你老爹，我兩老紅豆餅生意好得很，可以養活自己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反倒心生不捨，說道：「可是放下您與爹，孩兒心上有些難安！」

李母雖是粗人，卻深明大義，說道：「放你一百個心，我兩老見玄兒回來了，心上快活得不得了，以後日子過得可寬心了，還沒想那麼早死！況且呀，可等著抱抱孫兒呢！」

一旁孫羽珊聽聞此語，倒是一陣臉紅心羞，嫣然無語。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，既是爹爹及娘親也贊同孩兒所爲，我辦完文大叔交代之事，解決了這漢奸梅少龍，再幫莫雲尋得出關方法尋得她夫婿後，再回來見爹娘。爹爹及娘親可別再亂跑了，不然到時我與珊兒要成親之時，又得到處找你二人了！」

李母回道：「對了……對了，珊兒家在臨安何處，我兩老有空得去探望探望他們，好好跟人家道個

歉，一個女兒等咱玄兒十多年，眞是苦了他們了！」

於是，孫羽珊便詳細將臨安神農堂之位置，繪成圖紙，交給了李母。而李玄揚也在雙親的應允下，翌日天明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，匆匆趕往黃山而去，以便一探黃山派究竟。

此時此刻的李玄揚，終於尋得日思夜想的雙親，心中自是歡喜，再無牽掛。因此，心中預定前往了解黃山派之事原委後，便要儘快取得前往西關的通關文件，陪同袁莫雲尋她夫婿，以完成他倆曾經互許的諾言。

行了數日，來到黃山腳下，三人本要由前山而上，孫羽珊突然說道：「記得那日秦宗卿大叔曾言，聽說黃山封山謝絕外客，說不定那松林峽谷無法通過，咱從後山小路上山，那路當時管師兄及陽姑娘曾帶我們走過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也對，那好，咱就由後山小路上去吧！」於是三人便尋後山小路，沿路直上黃山派。

李玄揚三人來到黃山派時，正是陽紫萍與姜義、張石群回到黃山收拾殘局後的一個多月，李玄揚心覺黃山之上頗有冷清之感，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來到黃山派正德殿，竟見大殿內空無一人，卻有打掃清理跡象。

袁莫雲心中也是疑惑，說道：「新年已過，怎現在才開始打掃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這便奇了，既是打掃，怎卻內外沒見半個人影！」

三人正疑惑之際，卻見陽紫萍走了出來，一見李玄揚等人，連忙驚道：「孫姑娘、李少俠，是……是你們來了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陽姊姊，這……這黃山派怎會空無一人？」

這時又見故人，陽紫萍一個多月來的哀痛心傷，登時潰堤嗚咽的說道：「黃山派……我黃山派門人……被人給盡皆殺害了……！」話畢哀痛欲絕，泣不成聲。

孫羽珊及袁莫雲一時不知所以，見她如此傷痛欲絕，連忙上前安慰。

這時，姜毅及張石群聽聞人聲及陽紫萍的哭聲，急匆匆由後堂趕來大殿，正見來者是李玄揚，姜毅內心欣慰不已。畢竟在此絕境之時，心中早已亂了方寸，彷如汪洋孤舟般的無助，一見故人前來，自然讓無助不安的心獲得慰藉。

李玄揚急切對姜毅問道：「姜大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，怎會黃山派上下空無一人，只見你等三人呢？」

於是姜毅取出懷中信函，正是那日張石群包袱之中被蒙古人栽贓所放信函，並將事情的原委，詳細跟李玄揚說明，包括紅蓮教如何誣陷他與張石群勾結蒙古，以及兩人囚禁紅蓮教後，丘膺烙與陽紫萍如何搭救之經過，回山之後卻見黃山派除不見自己師父屍首外，其餘門人盡遭滅門殺害。而迄今三人仍是不知丘膺烙生死，本待處理眾人後事完畢後，便要下山打探紅蓮教總壇位置，前去搭救下落不明的丘膺烙。

李玄揚聞言，心知定是梅少龍之謀，當下怒火攻心，氣憤惱怒至極，緊握雙拳，長聲喝道：「該死的梅少龍……，我李玄揚今生不誅殺你，如何面對天下人！」

姜毅疑惑問道：「李兄弟怎會如此氣憤斷定是梅少龍呢？」

然李玄揚此時怒不可抑，卻不知如何說明前因後果。

而此時陽紫萍心情已稍平復，袁莫雲便詳細將梅少龍殺害趙平一家，以及勾結蒙古人計殺李玄揚之事

告訴三人，三人才恍然醒悟。原來精心籌劃武林大會，匯聚天下英雄協尋三珠，最後又自己技奪天虹神劍的紅蓮教主梅少龍，竟是如此奸邪險惡的陰謀家。

陽紫萍聽聞整個事情的原委後，咬牙切齒說道：「紅蓮教！血債血還！我黃山派數百條無辜性命，還有我爹……」一提及陽平秋，陽紫萍仍又忍不住淚流。

袁莫雲安慰陽紫萍說道：「你等既遍尋不著陽掌門，陽掌門或許及時脫走，並未遇害，陽姑娘且莫傷心。」

陽紫萍抑制傷心情緒，說道：「我爹爲人，寧可犧牲自己性命，保全他人，斷不可能棄門人不顧而獨自逃生，所以……，所以……，只怕是凶多吉少……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可是，現場不見陽前輩屍首，卻又如何解釋……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前輩畢竟是中原武林五大派之首，或許……蒙古韃子將前輩擒了去，若真如此，……或許生死尚難論定。」

陽紫萍悲傷說道：「蒙古人欲置我黃山於死地，我爹真若被擒，恐怕……恐怕他們也不會留他生機……」

李玄揚擔憂陽平秋生死，心中更加惱火，又是氣憤說道：「梅少龍勾結蒙古，殘害漢人，已是無可饒恕！若連陽前輩也遭此毒手……那……那真是罪不容誅了！」

這時，孫羽珊取過姜毅手中那張誣陷信函，想起梅少龍的所做所爲，殺害趙平全家、五指峽用計擒己，又勾結蒙古神鬼二決誘殺李玄揚，以及陰謀陷害黃山派滅門等慘絕人寰之事，連那原本仁心仁德的孫

羽珊，竟也氣憤說道：「我自幼立志懸壺濟世，渡救天下蒼生，往往嘔心瀝血也難救一命，……但梅少龍這冷血無情之人，竟是一夕之間毀去無數生靈！天下大惡，莫此為甚！」

孫羽珊說得氣憤激昂，連李玄揚及袁莫雲也都詫異萬分，不曾見過孫羽珊如此激憤。

只見孫羽珊轉而冷言說道：「玄揚哥，我一生只救人，不會殺人；但如今殺一人，可救黎民蒼生，珊兒不但支持，更要助你誅殺此人！」見那孫羽珊冷然而怒模樣，著實令人不寒而慄，可見梅少龍所為已是人神共憤，竟連一名仁心仁術的醫者，也難以容忍。

李玄揚聞言，激憤說道：「好！為得江山，無辜英雄染血，梅少龍野心既因我而起，便由我終結。我便前往紅蓮教，定要擒殺那梅少龍！」

袁莫雲連忙說道：「你……一人獨上紅蓮教，……這……這豈不太過冒險，你縱有萬夫莫敵之勇，也難以面對無數高手，不妥！不妥！」

李玄揚仍是義憤說道：「不殺此人，我寢食難安，更愧對天下人，愧對文大叔！」

這時，一旁冷漠沉思良久的孫羽珊，彷彿已有計策，終於說道：「玄揚哥，咱們不上紅蓮教，卻要讓天下人知道梅少龍罄竹難書的罪行，再一舉讓他伏法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罪行？如何公布其罪行，咱們片面之言，江湖豪傑會信嗎？又如何能讓那梅少龍在群雄面前認罪？難也！不如還是直闖紅蓮教最為乾脆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不！梅少龍此人深謀遠慮、更是陰險狡猾，玄揚哥若直闖紅蓮教，定然陷入險境。」

李玄揚皺眉回道：「不上紅蓮教，我們又如何尋得梅少龍，讓他伏法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咱不去尋他，而是讓他自來，請君入甕！」

袁莫雲疑惑問道：「請君入甕！那倒是如何請法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我想起日前翻閱乾坤奇略之時，曾讀奇計篇之兩計『分兵出城』及『引將入陣』，我方才思索良久，羽珊心中已有計略引出梅少龍！屆時可將他罪行公諸於世，無所遁形，並藉群雄之力誅他伏法。」

李玄揚聞言大喜，連忙讚嘆說道：「珊兒，妳好厲害！竟能引用乾坤奇略之計，到底妳有何好計引出梅少龍呀？」

於是孫羽珊娓娓說明如何邀集天下英雄豪傑，以及如何引出梅少龍，並讓他罪行無所遁形之計略，但尚未說明細節，欲前往煙波山莊會見江天雨後，再協商細節。眾人聽完孫羽珊之計略，同聲贊許，但此時張石群卻突然面無血色，狀似驚慌不適，眾人卻未察覺。

心思細密，言語鎮定的孫羽珊繼續說道：「陽姐姐，誘出梅少龍後，咱們再由他口中探聽丘大哥消息，妳暫莫憂心。至於陽前輩行蹤方面，蒙古人如真擒去陽前輩，其意必是殺雞儆猴，威嚇中原武林人士歸降，因此，過些時候總有訊息。若真無任何陽前輩訊息，依我看來……，陽前輩……或許真是脫身逃過死劫。總之，咱們先分頭進行，務先除此魔頭，否則江湖永無寧日！」

陽紫萍回道：「好！便依孫姑娘之計，我黃山派上下數百條血債，……定要他梅少龍血還！」

孫羽珊再三叮嚀囑咐姜毅後，便與李玄揚及袁莫雲迅速趕往煙波山莊尋找江天雨商議此事。

行路之時，對孫羽珊擘劃擒龍計略，心中暗暗佩服的袁莫雲說道：「只知羽珊行醫濟世，妙手回春，竟不知羽珊能籌劃這擒龍妙計，莫雲好生佩服！」

李玄揚湊著說道：「是呀！原以為珊兒只會救人，不會殺人，沒想……沒想到珊兒冷漠之樣……，還眞令人不寒而慄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唉！玄揚哥、莫雲姐……，羽珊醫者天職乃渡救眾生，但……殺生如為護生，殺一人可保千百人，縱使入萬劫地獄，羽珊也義無反顧！這梅少龍誘殺玄揚哥，玄揚哥險此喪命，如今又殘害黃山派數百條人命，其行令人髮指，已讓羽珊不得不怒！若不阻殺此人，不知又將有多少蒼生憑添無辜性命。羽珊也是一時想起乾坤奇略所載『引將入陣』之計，兼之平日慣於思慮病症解法，因此才當下思索而得此計。只是……此計是否眞能請君入甕，誘來梅少龍，誘來之後，又是否能證據確鑿揭發其惡行，尚在未定之天！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至少咱們已是盡人事而為了，成敗且看天意吧！」

於是，一行三人繼續趕路前往煙波山莊。

行約五日，三人終於來到煙波山莊，江天雨一見三人，盛情接待，仍是不住道謝孫羽珊解救江瑩失憶症的大恩至德，並告知洛玉波已偕江瑩同遊天涯而去。同時，江天雨也詢問李玄揚前去查探宋室後裔結果，而李玄揚便將趙平全家遭害，自己也險些命喪梅少龍之手，以及黃山派遭害之事詳告江天雨。

江天雨聞言，心中難以置信，沒想分別不到一年光景，李玄揚已是鬼門關前走了一回，頻頻搖頭感嘆。

李玄揚並說道：「煙波山莊血案一事，我也向他求證，他以為我當日難逃生天，也就得意承認確是他所為！」

江天雨雖曾猜測，但如今既經李玄揚證實，江天雨仍是駭然憤恨。江天雨才猛然驚醒，原來這一切奇異的事端，煙波山莊血案數十條人命，以及當年梅少龍正義凜然，前來煙波山莊與他商議尋找三珠之事，說是為匡扶宋室再雪神州而戮力盡心，竟全是梅少龍為奪天虹神劍，而處心積慮籌劃的陰謀。

此刻江天雨也是憤恨難抑，說道：「沒想我受陸丞相所託，號召天下勤王，匡扶宋室，竟也糊塗將那天虹神劍送入邪人之手！還將殺我山莊之仇人，當成菩薩心腸的義士，悲呀！嘆呀！此人……，眞是罪無可赦呀！」

李玄揚懊悔說道：「莊主，我罪更重！……宋室唯一後裔，趙平全家，竟因我而……全家遭害，無一……倖存！因此，不殺梅少龍，我……我如何面對天下漢人！」

見兩人不斷自責，孫羽珊安慰兩人說道：「莊主，今日我等前來，便是想請莊主幫忙，誘出紅蓮教主梅少龍，屆時在天下豪傑面前揭穿其陰謀罪行，讓他認罪伏誅，以告慰宋室後裔、煙波山莊、黃山派上下數百條的亡魂，也為天下蒼生除此禍害。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孫大夫有何方法揭穿梅少龍罪行，江某一定全力支援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前次武林大會時眾人雖已皆識玄揚哥，但玄揚哥已知梅少龍陰謀，此次若由玄揚哥號召武林大會，梅少龍定然生疑不敢赴約。因此，便借江莊主之名再次號召武林大會，天下英雄定會前來，

那梅少龍也應會前來！」

江天雨疑惑問道：「但李少俠既向梅少龍求證煙波山莊血案，梅少龍定然以爲我已知情，怎敢前來！」

孫羽珊推測說道：「梅少龍只向玄揚哥一人承認此事，且認爲玄揚哥已死，莊主若是咬定血案是他所爲，也無實證，因此他應無需如此懼怕而不敢前來。況且，羽珊更有引將前來之計，他一定會前來！」

江天雨問道：「敢問何計？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乾坤門至寶！」

江天雨聽聞乾坤門至寶，更是疑惑問道：「乾坤門至寶便是天虹神劍，如今劍已落入他手中，他怎還會前來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莊主，其實乾坤門內之至寶，非是天虹神劍，而是那數百千箱的黃金，以及文物資產，幸未交給梅少龍，否則後果便是不可收拾了！如今，便要以這黃金寶藏，誘他前來！」

江天雨說道：「乾坤門內有黃金、文物，我卻沒聽陸丞相說過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當時由文大叔負責運送寶藏，文大叔爲求審慎，將神劍、寶藏、文物分廳藏置，但陸丞相應是以爲所有寶藏皆置於乾坤門大廳內，自然未詳細告訴莊主此事。」

江天雨聞言點頭說道：「當時陸丞相離去之時，也是行色匆匆，確實無暇說明清楚。回頭來說，如依孫大夫之計略，由江某函發武林帖，召集武林大會，但又如何讓梅少龍認罪伏誅呢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莊主可於武林帖中敘明天虹神劍內藏有寶藏玄機爲由，號召天下英雄前來，梅少龍得知消息，自然細細查看天虹神劍，欲尋得寶藏玄機。但那寶藏玄機在玄揚哥手中之三珠，梅少龍又如何得知，因此，天虹劍上尋不得寶藏蹤跡後，梅少龍自會持劍赴會，聽聽莊主如何解破天虹劍上的寶藏玄機！而前次以武爭神劍，本次我們則來以文論英雄，屆時，再勞煩莊主佯稱陸丞相曾託言大宋以文立國，寶藏將交由允文允武之英雄人物。到時，羽珊備妥文題，由莊主請眾武林俠客書寫答題，最後再由莊主揭曉，羽珊自然有計讓他伏罪！」

江天雨聞言，雖不知孫羽珊如何讓梅少龍伏罪，但聽她之言思慮周詳，因此自然應允配合，心中萬分期盼殺害羅俊、歐陽秀之兇手得以伏誅，以告慰兩位義子在天之靈。

眾人議論已定，江天雨便依孫羽珊計略，繕寫武林帖，並命武雲前往各門派、幫教，廣發傳送。武林帖中約定於二月初五，於武功山上之連峰岡舉行武林大會，並將公布天虹神劍上，藏有陸秀夫託付用以抗元的黃金寶藏秘辛。

消息一出，迅速傳遍武林，由於時值正月十八，元宵方過，距二月初五僅有十多日，武林各門派各幫教獲邀之後，爲怕錯過這重要大會，甚有奪得黃金寶藏之奢念，無論路程多遠，紛紛兼程趕往武功山連峰岡上而去。

紅蓮教總壇內的梅少龍，自也接獲煙波山莊江天雨的武林帖，江天雨並特邀請梅少龍持天虹神劍赴約，以解開天虹劍上所藏之黃金寶藏祕密。

但深謀思慮的梅少龍，自接獲武林帖後早生疑慮，心想：「那江天雨不是猜測是我血染煙波山莊，怎

會邀我參與武林大會，此事甚奇……對了，那日李玄揚之言只是猜測，我爲了解原因才主動承認，而那日李玄揚重傷失血，並落入湍急潭水之中，絕無生機，因此江天雨尙難論定煙波山莊血案與我有關，反正我不承認了便是。但是……，連峰岡……，江天雨選此地點不正是宋室後裔趙平藏居之地，太過巧合，定然有詐……。」

隨後，心疑的梅少龍又尋思暗想：「哎呀！或許，宋室後裔趙平藏居之地，便是藏寶之所！……但這天虹神劍藏有黃金寶藏祕密，我怎都不曾發覺，若眞有那寶藏祕密，哼！我便自己獨取，又何必持劍上連峰岡。」

於是，梅少龍獨自一人端詳天虹神劍良久，由劍柄、劍鋒、劍鞘，裡裡外外看得透徹，想探查黃金寶藏之祕密。

但這天虹神劍怎會有寶藏祕密的蹤影，畢竟那只是孫羽珊所編，要誆騙梅少龍入計的謊言，而梅少龍又豈知江天雨爲揭發他的惡行，甘冒誆騙天下英雄之險，也要編織天虹神劍藏有寶藏祕密的謊言。又武林人士本知江天雨受陸秀夫託付日月星珠，啓出天虹神劍之事，因此對於江天雨號召武林大會公布抗元黃金寶藏之事，都是深信不疑。

梅少龍獨自端詳了天虹神劍兩天兩夜，劍上實在看不出任何祕密，心中又恐若未赴武林大會，非但錯失寶藏之密，也惹得武林人士爲奪天虹神劍而來，自己豈不是成爲武林公敵，多年的辛苦籌劃便將成爲泡影，於是心想：「武林帖中提及前次以武爭劍，劍仍是歸我，但此次尋得之黃金寶藏，卻欲以文論輸贏，

贏者保管那富可敵國的黃金。我紅蓮教下不乏飽學之士，將這些人一同帶去，即便比文，我也自有勝算。只是……此番前去爲防有詐，恐得多帶人馬，甚至……，或許可再聯繫蒙戰，以防萬一。」

當夜，梅少龍急書密函，命馮鳴南連夜趕赴大都城將軍府，親將密函交給蒙戰將軍。

蒙戰取過密函觀閱後，心下驚喜萬分，尋思暗道：「聖上多年關心查探的至寶，總算有了蹤跡，此番行動既可取得黃金寶藏，又可一舉殲滅中原武林門派，一舉兩得，眞是太好了！哈哈！」

只見蒙戰暫時強掩臉上喜悅笑容，進入書房回了一封密函後，來到大廳對馮鳴南說道：「煩將此函回送梅教主，並代爲轉告，老夫全力配合他的行動。」

隨後，馮鳴南急奔趕回紅蓮教覆命。

數日之後，梅少龍便率同龍燁及馮鳴南兩大堂主，及數百名紅蓮教眾，出發前往連峰岡。由於此次行動梅少龍異常謹愼小心，特別欽點教中數位飽學之士，及所有武功高強侍衛同行。

那黃金寶藏魅力著實令人垂涎，能支應當年宋室行朝多年的軍餉，想來定是富可敵國的巨額財寶。因此，武林中各大小派門，紛紛趕往連峰岡參加此次盛會。

武功山下的客棧，卻因這次武林大會之故，三日前便已大小客房皆滿，許多武林人士只得夜宿郊外廟宇，以待武林大會之日來臨。

而紅蓮教分布甚廣，梅少龍於二月初三抵達武功山下後，離初五舉行之武林大會尚有二日，一行人馬便於江西吉州分會歇息。當日夜裡，梅少龍仍是仔細端詳天虹劍許久，終是難以瞧出寶藏端倪，突

然，……一陣黑影晃動，來到梅少龍歇息之處，梅少龍謹慎冷靜，聽那黑影腳步之聲，便知是誰，速開門扉讓那黑影進入。

只見那名蒙面黑衣人急促向梅少龍耳語一番後，梅少龍心頭一驚，心想：「眞有黃金至寶！看來……我若不赴約，必成武林公敵……此事眞是棘手！」於是梅少龍低頭沉思，躊躇良久後，猛然思得一計，嘴角露出微笑，心想：「好，既然來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！何必懼他……我無需承認便是，武林群雄面前毫無證據，他又能奈我何！反倒這次，我梅少龍倒要讓你在群雄面前羞愧無言，無地自容，更要逼得你說出黃金寶藏之密，哈哈！」

心中得意的梅少龍，立刻命人召來馮鳴南，並由馮鳴南寫了一張密函交給那黑衣人，梅少龍並在黑衣人耳邊交代如此這般，並給了他一顆藥丸，黑衣人點頭表示同意遵命後，便又匆匆離去。

隨後梅少龍對馮鳴南說道：「幸有這膽小之人來報知此事！……此次務必叮嚀所有人，小心謹慎，不可鬆懈，如有任何變卦，出手便無需留情！」

馮鳴南點頭應允後，梅少龍便令他回房歇息。



老謀深慮計中計，英雄賭命伊人償

二月初五卯時，連峰岡下方已有武林人士陸續上山而來，而上山之時，路口竟有好心人分送熱騰騰的饅頭，以給上山群雄果腹充飢，因此群雄路過便取來食用，並沿途稱讚江天雨的貼心熱情。

而此時江天雨也正於連峰岡上，命武雲分派家丁儘速幹活，除架設一面木板作爲公告版外，並擺起數張平桌，案上備有紙筆墨水等，顯是爲了等等以文比試之用。

只見前來的武林人士紛紛聚首寒暄道賀，也不斷猜測本次江天雨預定公告黃金寶藏之事，究竟賣弄什麼玄虛。

隨著時刻的接近，武林人士愈聚愈多，虎幫、俠刀門、綠林幫、天星幫等四大幫門均已來到，丐幫、紫巾門、金銀幫、太陽門等較小幫派也未缺席，甚至連馬幫、曹幫、鯊魚幫……等小門派，雖未接獲江天雨邀請，也都聽聞消息而來。然而，令群雄意外之事，竟是武林五大門派的黃山、劍門、華山、霍山及天目派，竟無人前來。

畢竟天目派滅、劍門派藏，黃山派被誤解勾結蒙古，陽紫萍、姜毅、張石群三人此時也不敢現身；華山派歷經元軍血染，僅餘林成儀僥倖存活並從此閉關；而霍山派玉霖雙則僅鍾情天虹神劍，無意於黃金寶藏，因此並未前來。比起前次武林大會比武時五大門派的大放異彩，卻是今非昔比，令人不勝唏噓！

時辰將至，卻見梅少龍率數百名紅蓮教眾前來，陣仗最爲浩大，其中金銀幫一名幫眾說道：「哇！紅

蓮教這麼大陣仗，莫非是來打架麼?」

另外一名閒人答腔回道：「人家手持天虹神劍，不多派點人看緊，若像前次險些被神鬼二決奪走，豈不糟糕!」

那人回道：「也對!」

只見江天雨見了梅少龍，神色勉強鎮定，拱手說道：「久違，梅教主，請……請!」

梅少龍臉露笑容，回道：「久違，久違，梅某特依莊主之意，將這天虹神劍攜帶前來，這便奉交莊主。」於是佯裝要將天虹劍遞給江天雨。

江天雨連忙說道：「不急!不急!依照前次武林規矩，天虹神劍歸屬梅教主所有，江某不敢造次。只是，有關黃金寶藏祕密藏於天虹神劍之中，等等便要向梅教主借來一用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無妨，梅某定當遵照莊主之意，全力配合尋得黃金寶藏，以匡扶宋室。」

一句「匡扶宋室」入耳，江天雨心中暗暗生怒，卻未形於色。而兩人寒暄交談之時，心中各有盤算，表面看來雖是平靜，其實暗下卻是暗濤洶湧、山雨欲來，但一旁群雄卻一點也不知曉。隨後江天雨便請梅少龍等人暫候歇息，梅少龍仔細環顧四周，果然見不著李玄揚身影，心中便暗暗竊笑……。

武林大會約定時辰已到，只見連峰岡一望平坦的綠茵上，匯聚了數千名武林俠士，均為探得黃金至寶的祕密，群雄雖是心想自己無緣獲得至寶，但也總能參與見證這重要時刻，或許還能一窺所謂富可敵國的黃金寶藏。

這時，江天雨立於場中，朗聲說道：「感謝各位武林豪傑前來共襄盛舉!江某今日邀請諸位前來，也是為前次武林大會所提陸丞相託付之事，特來告知武林諸位前輩。」

其中一名等不及的大陽門人楊錨，大聲說道：「要緊的黃金寶藏祕密趕緊說來聽聽吧!」

底下群雄紛紛附和。

江天雨繼續說道：「各位，江某也不知是否有這黃金寶藏，只是此乃陸丞相託付之言，江某依言揭開這祕密，但若尋不得寶藏蹤跡，江某也只能無奈致歉!」

群雄一聽議論紛紛，都是驚愕以為必有黃金寶藏，如今江天雨卻說未必能尋得，但好奇之心驅使下，眾人也都想窺知寶藏祕密。因此，虎幫幫主嚴剛發言說道：「無妨，江莊主，你是受命而為，既說出了這祕密，真若尋不得黃金寶藏，也不能怪你!放心，我嚴剛支持你。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多謝嚴幫主。好!江某便將這黃金寶藏之密，詳細告訴諸位。前番武林大會之上，江某曾言陸丞相交代取得天虹劍後，並向星炫珠持有人探詢有關宋主的消息，持天虹劍扶持宋主，但卻未向諸位言明寶藏之事。其實，當時陸丞相曾囑咐我，黃金寶藏為抗元資金，其密藏於天虹神劍之內，僅能告訴宋室後裔此事，但如天虹神劍現世一年仍無法尋得宋主，便要我邀集豪傑之士，以文比試，徵得見識廣博、雄才偉略之人，並將黃金寶藏之密託交此人。然而，天虹神劍現世已逾一年，宋室後裔卻未尋得，為免延誤抗元扶宋時機，江某只得遵照陸丞相之託付，邀集諸位豪傑之士前來，並徵得這見識廣博、雄才偉略之人，將此黃金寶藏之密傳告此人。」

話畢，一名金銀幫幫眾高聲說道：「那便要如何，倒是說來聽聽呀!」

群雄有人也是急切想知道這比試方式，期盼自己能知曉這黃金至寶祕密，紛紛附和說道：「對呀！快說來聽聽！」

其實這黃金至寶存在是眞，但卻靜靜安置於乾坤門月廳之內，而這天虹神劍之內哪有黃金至寶祕密，只是江天雨配合孫羽珊之計略而編出的謊言。

一旁的梅少龍聽了江天雨之言，暗暗冷笑，暗道：「呵呵，……我便順你之計，取得這得密資格，先看你無言以對的錯愕，再看你如何面對群雄！……無論如何，便要逼你說出這寶藏之祕密，哈哈！」

隨後江天雨說道：「諸位莫躁，江某有言在先，今日比試必須依照江某所訂之規則，否則便不得參與競試，此乃陸丞相囑咐之事，江某誓言照辦，不知諸位有無異議！」

由於江天雨若是不肯說出祕密，眾人也莫可奈何，況且本次武林大會乃江天雨召開，因此江天雨所提之事，群雄也就毫無異議。

有人便朗聲說道：「好！就依江莊主之規則！」

「好！」、「好！」在場群雄紛紛附和著。

於是，江天雨便詳細說明比試規則，言明僅經在場群雄確認之門、派、幫、教、會，由該門派領導之人參與比試，並以江天雨所謊稱陸秀夫遺留之題目，彷如科舉考試一般，由各門派領導之人競試，領導之人今日未在場者，該派門便不得參與競試。競試者本人須上前，當眾親筆將答案寫於紙上，並張貼於江天雨命家丁架設之公告版上，但各派教眾門人可私下提供領導之人意見。最後再由江天雨當眾公布答案，答題正確數最多者，江天雨便告知其黃金寶藏祕密。

群雄聞言，交頭紛紛議論，有人苦笑說道：「要比試殺多少人，俺可英勇無比，但是這考試呀……，哎呀！俺可是見不著這黃金寶藏啦！」

此言一出，許多人士紛紛笑嘆自己無能爲力。畢竟行走江湖多年之人，大小比武甚有數百場者，比武論狠，何所懼哉！如今卻是以文競試……，著實令許多劍客俠士當下拜倒！

但規則既是江天雨所訂，且方才已有言在先，因此群雄也就心服而行，有意競試之門派，分由掌門幫主之人上前而來，準備以文一較高下。

此時梅少龍尋思暗道：「沒想這娃兒如此冰雪聰明，竟能逼得我親自上陣，還眞令我佩服！不過，你等卻沒料到……嘿嘿，等等竟會陷我計中之計。」

於是，現場經一番推舉並經在場群雄確認證實之後，共計十六個派門領導之人參與競試，多爲武林稱得上名號之門派，但少林寺因普明方丈未出席，因此未能參與競試，只能一旁觀戰。

參試之人已定，江天雨便將手中六道題目公開，只見各派門之間圍聚商議，笑說有些題目怎特簡易，有些題目卻是難懂不解。原來這六個題目之中，全是孫羽珊設計，前三題簡易到人人均知，但後三題則涉禮記、大學、中庸等四書五經文本內容，對這行奔江湖之人，卻是絞盡腦汁也難以答題的。

約莫半炷香時間後，參試者已將那答案當眾親筆寫於紙上，並張貼於公告版之上，只見眾人屏息觀看版上之答案，前三題由於過於簡易，多數參試者答案均是一致，但後三題涉及四書五經文本，對於這江湖草莽實在過於艱難，多數參試者並未答題，而梅少龍因幾位飽學之士隨行，竟可六題全答，在場群雄雖不知答案正確與否，但對這紅蓮教主梅少龍允文允武的才華，卻是暗暗佩服不已。

甚至有人喧嘩說道：「看來又是梅教主奪得啦！人家寫得出：『知，仁，勇，三者天下之達德』，這……這咱怎會知道呀！」

另一人附和說道：「是呀，咱是草莽之人，能懂個什麼四書五經麼？倒是那第一題十二生肖排行第三當然是『虎』啦！我看三歲小孩都會；第二題與周公鬥法之人自然是『桃花女』，也都聽慣了；這第三題便稍有難度，對三國張翼德怒言只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之人，我尚還知是『嚴顏』；至於這四、五、六題都是什麼三經五書的繞舌話，俺眞是不懂咧！」

群雄紛紛聚頭議論著這六題之答案爲何，也猜測著公告版上張貼競試者之答案，又是何人答對題數最多。

由於競試之人答案皆已張貼於公告版，於是，江天雨懷著忐忑不安的心，緩步走上前來，立於會場中央後，拱手說道：「各位，今日勞煩諸位前來參加這場武林大會，便是爲這黃金寶藏，而這黃金寶藏確實存在，但……江某其實……其實不知藏寶之密……」

此言一出，群雄一陣譁然，「不知道！」、「那不是將咱當傻子了！」，震驚譁然之語此起彼落。

隨後江天雨繼續說道：「但是……」

一聽江天雨似有話尚未說完，群雄連忙肅然聆聽，只聽得江天雨說道：「但是……今日江某所爲，卻是那知悉黃金寶藏之人要求江某召集此會，諸位如想知曉祕密，江某便邀此人現身說明。」

虎幫幫主嚴剛似有被欺之感，昂聲說道：「是誰？倒是出來說個清楚！」

群雄躁喊：「對呀！誰？」、「出來說個清楚！」

群雄方聽江天雨自認不知黃金寶藏之密，心中納悶江天雨究竟賣弄什麼玄虛，急等他解釋說明清楚，給個交代。這時，卻見江天雨雙目直視連峰岡的另一頭，一條冷然超卓的身影緩緩而來，群雄目光隨著江天雨雙目所視飄移，那冷然而來的身影，正是李玄揚，在場多數幫派掌門均已識得。

見來者是李玄揚，嚴剛登時笑顏說道：「哈哈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李少俠！難怪，難怪！」

李玄揚前次武林大會之時，早已識得五派四幫門之掌門幫主，因此見到嚴剛，便拱手說道：「嚴幫主久違！」

嚴剛說道：「久違了，李少俠！不知方才江莊主所言之意爲何，我等都搞糊塗了，這黃金寶藏究竟何人可管可得均是緣分，但大夥兒今日上山來聽聽消息，卻可別欺騙了咱呀！」

李玄揚對嚴剛說道：「幫主勿憂，數千百箱的黃金寶藏，祕密在我李玄揚心中！只是，卻不知該送給誰！」

此言一出，群雄又是一陣譁然，交頭議論紛紛，原來李玄揚才知寶藏祕密。

李玄揚續對嚴剛說道：「那寶藏雖是迷人，但倘若幫主眞被那勾結蒙古之人取了性命，只怕連聽消息的機會也沒了！……李某今日便來保全眾人性命，價值更勝那黃金寶藏！」

嚴剛聽聞此言，想起一旁的幫眾羅霸曾言，黃山派勾結蒙古，本要謀害自己性命，幸被紅蓮教揭穿陰謀，否則後果難料。但畢竟黃山派封山隱蔽，自己並未遇害，因此嚴剛回道：「李少俠此言，似有深意，嚴某願聞其詳！」

眾人雖曾聽聞黃山派勾結蒙古，本要密謀刺殺嚴剛之事，但聽李玄揚方才說得如此驚悚危險，也都屏

息欲聽他言。

於是李玄揚說道：「文大叔、陸丞相，確實藏置了許多黃金寶藏，作爲抗元資金，那寶藏本在天虹神劍現世以後，便號召天下勤王，扶持宋室後裔對抗蒙古！我李玄揚，本已……本已尋得宋室後裔，但……」這時李玄揚心情越趨沉重，本要怒眼直瞪梅少龍，但卻忍了下來，繼續說道：「但……那宋室後裔趙平全家，已經……已經遭人殘忍殺害，……無一倖存……！」

聽聞宋室後裔已死，群雄驚駭不已，沒想趙匡胤所建立之大宋王朝，竟然無人倖存，群雄都是紛紛搖頭嘆息。

一旁的梅少龍雖對自己的計謀胸有成竹，但聽李玄揚一一點破所有事情，心中也不免有些忐忑不安，但心想等等事發之後，李玄揚等便將落入他的圈套之中，也就心安而定，不再惶恐忐忑。

嚴剛聞言，則是厲聲問道：「究竟何人殘殺宋室後裔，大逆不道，簡直目無大宋天子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唉！宋室後裔實因我而死，我李玄揚難辭其咎！只因我單純無知，信任了罪惡魔頭，造成此禍。因此，今日我李玄揚便在諸位英雄面前，揭發這罪惡魔頭的惡行。連當年煙波山莊一夜染血、五大門派遭人剿滅，以及黃山派被人誣陷勾結蒙古，以致全派上下遭人剿滅之禍，全是此人陰謀！」

眾人聽聞黃山派遭人剿滅，心中都是一驚，畢竟傳聞黃山派因勾結蒙古而封山謝絕外客，如今卻怎已滅派。

俠刀門主林淨丘也是氣憤說道：「李少俠所說陰謀，究竟何人所爲！」

只見李玄揚目露凶光，眼神銳利直視梅少龍，厲聲說道：「籌劃主導這一切陰謀狠毒之事，並與蒙古

人勾結陷害黃山派之人，便是處心積慮奪得那天虹神劍的紅蓮教主……梅……少……龍……。」

群雄聽聞此言，更是一片譁然震驚，紛紛議論那紅蓮教主梅少龍平日鮮少露面，但紅蓮教徒普遍行俠仗義，已漸獲武林人士認同，況且前次武林大會上梅少龍君子風度，並力戰蒙古神鬼二決之英勇，怎會是陰謀之人，群雄一時之間頓感錯愕，卻不知是否該信李玄揚片面之言！

而佇立梅少龍身旁的龍燁，聞言也是心中一怔，側頭瞥視梅少龍。

卻見梅少龍風度翩翩，緩步上前，佯裝詫異說道：「李少俠，你這……，你這誣陷梅某之語，當眞……當眞令梅某惶恐呀！那日你要來取走天虹劍，我梅少龍只是受諸位英雄所託，不能將天虹劍隨意交給你，你……卻來誣陷梅某！」

梅少龍此話一出，群雄當眞一頭霧水，而李玄揚江湖閱歷鮮少，又豈知老謀深算的梅少龍詭計多端，反倒又誣陷李玄揚覬覦天虹神劍。

李玄揚聞言更是怒火升揚，怒聲說道：「你眞是狡猾險詐，又要誣陷我！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今日非是梅某誣陷李少俠，而是李少俠誣陷梅某，你可得說清楚！況且梅某苦候李少俠通知宋室後裔許久，卻不見李少俠前來通知，如今卻說宋室後裔遭人殺害，你也得給群雄一個交代呀！」

這時，一旁的俠刀門主林淨丘，也覺梅少龍之言有理，仗言說道：「李少俠，這梅教主之言有理，前次武林大會，林某記得你確曾說過，尋得宋室後裔後將通知梅教主，以號召勤王，但卻尚無音訊，怎地宋室後裔已遭人殺害，卻又爲何與梅教主有關呢？你恐得說個明白呀！若是陰謀之事證據確鑿，我等眾人及

嚴幫主，也會主持這個正義。」

於是，李玄揚便將煙波山莊血案兇手與馮鳴南右臂火烙印記之關連，進而證實宋室後裔全家遇害慘案後，於五指峽陰謀計殺滅口之事，以致最後黃山派被誤陷，推斷武林三派被剿滅定與梅少龍有關之推測，一一詳告眾人。

一旁梅少龍並未阻止李玄揚之言，反而冷靜觀聽，其實心中早有盤算。

眾人雖聽李玄揚詳細說明，但畢竟此乃李玄揚片面之詞，群雄雖是驚駭，卻議論著不知事實眞假，而梅少龍也一旁冷靜無語，並無表態辯駁之意，顯示難以認同那片面之詞。

虎幫幫主嚴剛疑惑問道：「李少俠又如何論斷黃山派被誣陷、武林三派被剿滅之事，定是梅教主所爲呢？」

這時，李玄揚唯恐自己的推論分析不夠清晰，眼光望向孫羽珊之後，只見孫羽珊點頭示意，便接續說道：「字跡！比對那字跡便可知曉一切陰謀。」

隨著那語調婉約卻論斷堅定的聲音，眾人眼光望向孫羽珊，這時群雄之中有人已是恍然覺悟，今日的以文筆試，看來便是要誘出梅少龍之字跡。

於是，俠刀門主林淨丘說道：「對！原來李少俠邀約本次武林大會，又約定以文筆試，便是要當眾誘出字跡。只是……，這字跡又能證明何事呢？」

孫羽珊對群雄朗聲說道：「各位前輩，黃山派被誤陷勾結蒙古之時，那時虎幫羅霸前輩在場，就是紅蓮教憑著一紙誣指黃山派勾結蒙古的信函，便將黃山派姜大哥及張大哥兩人擒去，此事可求證於羅前

輩。」

一聽孫羽珊提到自己，羅霸立即上前說道：「小姑娘說得不錯，那日我老羅就在現場，陽平秋勾結蒙古韃子的信函，我羅霸確實親眼所見，那紫巾門唐門主也在現場爲證。」

只見遠處手持玉扇的紫巾門主唐夜霜，朗聲說道：「不錯！我與羅兄確實在場，也看過那信函。」

孫羽珊繼續說道：「那陰謀陷害黃山派之人，卻是百密一疏，親手書寫僞造之信函，所幸黃山派弟子姜毅將那信函證據收藏至今。而各位前輩若還記得，前次武林大會之上，梅教主曾言若李少俠尋得宋室後裔，可上紅蓮教告知訊息，那時便將紅蓮教位置繪圖並將地名書寫於白紙之上。然這世上之人筆跡各有不同，當我看過那僞造信函時，其字跡竟與路圖上之字跡一模一樣。可見，那僞造信函乃出於梅教主之手……。」

群雄聞言譁然不已，議論紛紛，事實倘若眞是如此，那梅少龍便眞是誣陷黃山派之人，於是眾人眼光望向一旁的梅少龍。

梅少龍方聽孫羽珊推論之時，才知她如何能識破自己的陰謀，尋思暗道：「這小娃兒果不簡單，竟能想到比對我給李玄揚的路線圖，若非我將計就計，當眞栽於她的手中。」

而見群雄目光望向自己，梅少龍仍是冷靜淡淡而笑，說道：「孫姑娘所言有理，梅某贊同！世上之人字跡皆有不同，梅某字跡也寫於公告版上，但梅某卻未如姑娘所言，爲誤陷黃山派而僞造信函。今日諸位英雄在此見證，既有人誣陷我梅少龍策劃陰謀，在下無話可說！倘若誣陷信函字跡確實與梅某字跡相同，梅某任憑處置，毫無第二句話，但……倘若不是，……只怕……」

李玄揚挺身厲聲說道：「倘若不是而誣陷你，我李玄揚當場自盡，也絕無第二句話！」

此話一出，孫羽珊心中卻不由擔心，李玄揚怎會賭上自己性命，但孫羽珊心中還是有十分把握，定能揭穿梅少龍陰謀，因此也就放寬心懷。

這時梅少龍說道：「說了半天，不知那信函卻在何處，以證明梅某清白？」

孫羽珊聞言，向東方遠處喊道：「姜大哥、陽姊姊……」

只見連峰岡東方林邊出現三人，正是陽紫萍、姜毅及張石群，三人快步來到場中。

姜毅說道：「各位前輩，誠如方才孫姑娘所言，我黃山派遭人誤陷，以致全派……皆滅，連……連家師……也不知行蹤！」

姜毅說得紅了眼眶，一旁武林人士平日素敬陽平秋，也不由鼻酸感嘆。

姜毅繼續說道：「那日，紅蓮教便是以我手中之信函，誣陷我黃山派勾結蒙古，並將我及敝師弟擒去關囚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這便奇了！梅某將你等關囚，今日卻又放你們出來指證我，這……這未免不合常理。」

陽紫萍聞言心中一怒，想起尚不知丘膺烙行蹤，嘴裡喊著「你……！」正要氣憤上前之時，孫羽珊連忙眼神示意並制止。

孫羽珊胸有成竹說道：「是與不是，合不合乎常理，見那信函字跡便是！」

梅少龍竟也自信滿滿回道：「好！那信函絕非梅某筆跡。」

於是，孫羽珊示意姜毅打開信函，並將信函置於公告版上梅少龍答案之旁，群雄只見那信函上赫見兩行粗體大字：「臘月初三日，陽某欲致函邀約嚴幫主赴桃花嶺會商要事，將軍可於桃花嶺安置伏兵，屆時嚴剛可殺，虎幫可滅。」

只聽得虎幫羅霸當下說道：「對！就是這信函，確實是要在桃花嶺陷害咱幫主，滅咱虎幫！」

然而，正當姜毅將那信函打開置於公告版上，映入孫羽珊眼簾那刻，孫羽珊卻是瞠目驚懼，彷如魂飛魄散般的失神惶恐，只見孫羽珊全身顫抖，喃喃抖言說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怎麼可能！」

隨後，一旁的袁莫雲及李玄揚兩人，見了那信函上之字跡，也是駭然而驚。

只見那公告版上梅少龍之字體骨瘦含勁，而信函上之字跡卻圓潤豐厚，兩種字跡明顯不同，無須字字比對便能一目立判！

而群雄各自上前，雙目凝視那信函上字體，並觀察公告版上梅少龍之字跡後，紛紛議論著：「這字跡不同嘛！明眼人也都看得出呀！」、「是呀！」

一切彷如晴天霹靂，孫羽珊心中難以置信，急忙向李玄揚取來梅少龍所書繪之路圖，細觀之下更是困惑，明明那日姜毅所示信函上之字跡，確實與李玄揚手中路圖上之字跡相同，但此刻卻怎會如此出乎意料。孫羽珊心中雖是困惑絕望，卻只能尷尬面對群雄異樣的目光。

眼見孫羽珊驚惶絕望，於是李玄揚挺身上前，說道：「這信函……，這信函不是那日的……」話到嘴邊，李玄揚又吞了回去，那信函內容雖是一模一樣，並經羅霸確認，而字跡卻與姜毅當日所示的信函字跡不同，此刻李玄揚若說信函已非那日之信函，便是又將罪過推給姜毅，因此，李玄揚才未將話說出口。

但這時，心中也是驚駭的姜毅，語調顫抖說道：「這信函，確實……確實不是當日誣陷之信函！」

群雄一聽李玄揚及姜毅兩人臉色慘白，卻語無倫次的模樣，紛紛嘆息困惑。

這時梅少龍冷笑說道：「諸位見證，我梅少龍方才有諾在先，信函若是梅某誣陷，任君處置，但如今……說那誣陷信函是梅某所寫，又說那不是當日的誣陷信函，這……這梅某也就搞糊塗了，自然也就不能苟同了！」

這時，虎幫幫主嚴剛說道：「李兄弟，我嚴剛過去敬你是條情義漢子，能得文丞相託付重任，但如今你卻與江莊主號召武林大會，當眾誣陷忠義之士，這……這我嚴剛也不能苟同了！」

一旁的江天雨眼見情勢至此，辛苦籌劃的引龍計略，卻不知怎地功敗垂成，落得如此窘迫境地，不忍李玄揚一人承受，上前說道：「諸位，今日之事全由我江天雨而起，也就由我一人承擔，李少俠也是爲我煙波山莊血案而挺身，怪不得他與孫姑娘。誣陷梅教主之事，江某十分過意不去，向梅教主萬分致歉，也向各位英雄深致歉意！」

梅少龍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咱諸路英雄至此，難道只爲江莊主一句道歉！梅某一世清名，卻讓兩名娃兒在群雄面前如此侮辱糟蹋，單單一句道歉，豈能讓人心服！不知李少俠方才一語之諾，卻是兒戲否？」

眼看群雄眼光各個似是責備之意，又聽梅少龍這嗤笑之語，李玄揚心知今日之事已難善了，於是上前說道：「既然一切演變成眼前事實，我李玄揚也無話可說，李某方才既有承諾在先，如今誣陷梅教主，便是一死賠罪，絕無他言！」

群雄聞言不禁唏噓感嘆萬分。

梅少龍卻說道：「自盡是一回事，那是對梅某人格侮辱的承諾，但諸路英雄關心之事，卻非李少俠生死，而是那黃金寶藏之密！李少俠自盡之前，恐得給群雄一個黃金寶藏的交代才是。」

梅少龍此話一出，雖是說出眾人心聲，但其言下之意不僅威脅李玄揚說出寶藏之密，也應同時自盡謝罪，卻令有些人士心覺冷酷無情，何苦將李玄揚逼向死命。然而，李玄揚終是嚴重誣陷梅少龍，因此群雄也就不知如何制止。

而李玄揚在梅少龍威脅逼迫下，有關黃金寶藏之事也不得不給群雄一個交代，否則自己死後，仍是落得江天雨及孫羽珊無法面對群雄，因此心想：「我如不說黃金寶藏之密，我死之後，他定爲難珊兒及江莊主；但這黃金寶藏之密，文大叔卻曾千叮萬囑，若是可能落入蒙古人手中，寧可讓它永遠塵封，絕不能洩漏！而梅少龍這奸人勾結蒙古，我若洩漏，……那黃金寶藏必定落入蒙古之手，我漢人若要抗元便將缺乏資金支援，這該如何是好？」

這時，李玄揚看著梅少龍手中天虹神劍呆立半晌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，想起袁莫雲曾說過其夫君鑄劍之事，尋思暗道：「對了，我先誆騙他，讓眾人去找他探詢寶藏祕密，到時珊兒及莊主卻早已脫身，等他知道被我誆了，卻又能如何！」

於是李玄揚說道：「好，我便向諸位說出黃金寶藏之密，但李某死後，諸位不可爲難我未婚妻及江莊主，我才願意說出！」

梅少龍聞言，沉思片刻後說道：「好！我梅少龍答應你，只是不知各位英雄意下如何？」

一旁的虎幫幫主嚴剛說道：「我嚴某也同意，既然與孫姑娘及江莊主無關，嚴某一定保他們安然下

山。」

群雄聞言也同聲附和許諾。

既經群雄允諾，李玄揚便說道：「那黃金寶藏放置之處，便冶鍛於天虹神劍之內，只要將天虹神劍置於鍋爐鍛燒通紅，便可看清劍上之字，便是藏寶地點。」

袁莫雲及孫羽珊一旁聞言，瞠目疑惑，心想李玄揚怎會編出這樣的謊言，那謊言聽來也著實合情合理。而李玄揚故意編此謊言，其實想讓眾人離開此地後，再去求證寶藏之地，孫羽珊等人便能脫身，同時也藉天虹神劍的高溫鍛燒，削弱其鋒，以免梅少龍持此劍為禍武林。

眾人及梅少龍聞言，卻是深信不已，畢竟目前天虹神劍上看不出任何字跡刻痕，而梅少龍也確實觀察良久，如今李玄揚透漏寶劍鍛燒才能出現文字，眾人也就明瞭為何武林帖上說明寶藏之密便在天虹神劍之上。

既然李玄揚已透露黃金寶藏藏置之密，梅少龍又逮得如此誅殺李玄揚的大好機會，焉能輕易放棄，於是說道：「既然李少俠說出了這寶藏之密，孫姑娘等便能安然離開，只是，李少俠尚欠梅某一個交代。」

群雄之中有人感嘆梅少龍何必如此冷酷絕情，只是誣陷而已，又何必非要置李玄揚於死地不可，但終是心中所想，無人出面阻止。

這時，江天雨出面求情說道：「梅教主，李少俠年少性剛，仗義直言，誤陷梅教主雖是有過，但卻過不至死！」

梅少龍笑道：「莊主此言差矣！梅某並非要他之命，而是李少俠自己許諾當場自盡，況且，如果任意

誣陷栽贓無須承擔責任，那今後中原武林豈不全無道義。然而，今日梅某更要追究的是，方才李少俠曾言宋室後裔因他而死，如今宋室後裔已全遭殺害，難道無須負責嗎？」

一聽梅少龍將所有罪過推到自己身上，怒火攻心的李玄揚，也只能暗暗感嘆自己少不更事，怎能與梅少龍這樣的老謀深算鬥智，於是說道：「莊主，我李玄揚一人做事一人承擔，感謝你的好意！」

李玄揚正要走到梅少龍面前自刎謝罪之時，突然……孫羽珊制止。

孫羽珊喊聲說道：「玄揚哥，你不能死！」隨後一把將李玄揚拉住，並挪身來到李玄揚之前，對群雄說道：「各位前輩方才皆知，今日一切，全是我一人策劃。包括那出題答題之事，均是我為誘出筆跡才出此計策，因此，該由我一人承擔以死謝罪，不關玄揚哥之事！倘若諸位英雄不由我這主謀者承擔負責，而由玄揚哥承擔頂替，恐是辱沒了各位英雄前輩的明察秋毫。」

李玄揚一聽孫羽珊挺身頂替，連忙制止，一旁的袁莫雲及陽紫萍也都上前勸說孫羽珊。但孫羽珊意志堅定，不忍再讓李玄揚才剛天倫重逢，卻又讓那苦候十年的李父李母再陷絕望，因此執意頂替李玄揚之死，並勸服三人成全其心。

群雄一聽孫羽珊欲頂替李玄揚之死，萌生惻隱之心，不忍這對鴛鴦情侶如此生離死別，但事涉武林規矩，也不知如何出面相挺。

只聽得梅少龍說道：「孫姑娘話雖有理，但畢竟李少俠謀害宋室後裔，恐怕難由孫姑娘頂罪替死，否則群雄難以心服！」梅少龍言下之意便是要置李玄揚於死地，畢竟他辛苦聯合神鬼二決計殺李玄揚不成，怎能錯失眼前這名正言順的大好時機，因此無論如何，也不讓孫羽珊頂替代死。

然孫羽珊畢竟聰穎機靈，善解人意，也洞悉人心，早已看穿梅少龍欲置李玄揚於死地的決心，更是看出他欲得黃金至寶的野心，於是出言誘他心志，說道：「我本意雖爲大宋江山，其實更爲黃金至寶，如果玄揚哥死，將來天虹劍上鍛燒後若是尋不得黃金至寶蹤跡，恐怕各位再無法詢問玄揚哥任何訊息了！但梅教主既然執意不能由我頂替負責，那便作罷！」於是轉身便要退開。

梅少龍也知孫羽珊之言有理，取李玄揚性命固然重要，但奪得那黃金至寶更爲重要，倘若眞如孫羽珊所言，天虹劍藏寶之密若假，李玄揚死後必將無處求證，畢竟世上知曉此事之人也只有李玄揚。既然殺不得李玄揚，藉此誅殺這計略多謀的孫羽珊也好，可能免去未來的後患。

於是，盤算利弊得失後的梅少龍說道：「且慢！姑娘所言有理，梅某也不能以一己之恩怨，毀滅諸位英雄尋得黃金寶藏的機會。既然孫姑娘坦承一切均是妳所策劃，便由妳承擔吧，怪不得梅某了！」

這時，李玄揚仍是上前制止，不讓孫羽珊頂替，但孫羽珊動之以情說道：「玄揚哥，伯母、伯父已等你十多年了，如今好不容易重逢，你不能再讓他們心碎斷腸了！羽珊先走一步，玄揚哥自己保重！」

這動情一語，讓李玄揚想起年邁的雙親，一時兩難不知如何是好。

孫羽珊又對袁莫雲說道：「莫雲姐姐，羽珊走後，煩妳……煩妳幫我照顧玄揚哥，他世事尚有許多不懂，還望妳提點照料。羽珊感謝妳……感謝妳讓我今生能再與玄揚哥重逢！」話畢感傷哽咽不已。

一旁群雄看她感傷哽咽之狀，也不由鼻酸。

袁莫雲本要再勸孫羽珊，但孫羽珊心意已定，袁莫雲只好無奈應允。

隨後，孫羽珊來到梅少龍面前，說道：「借梅教主天虹劍一用！」

梅少龍心中竊笑將天虹劍交給孫羽珊，孫羽珊取過沉重的天虹神劍後，語調堅定目瞪梅少龍說道：「梅教主，此事雖然只有你知我知，……但卻也天知地知，你無須得意！……我孫羽珊一生行醫濟世，目睹多少生死奇蹟，深信天理昭昭，總有一日，這岳武穆的天虹神劍顯靈，將會誅殺你這逆臣賊子！」

梅少龍本雖得意，但聽孫羽珊如此凜然責備模樣，也是不由一陣心虛惶恐，隨後仍是冷笑，低聲對孫羽珊說道：「孫姑娘放心，梅某定會持這神劍，誅殺逆臣賊子！只是，……妳卻看不到了。孫姑娘好走！」

於是，孫羽珊含恨提劍，原想計誘梅少龍認罪伏誅，卻不知究竟爲何那信函出了問題，以致落得殞命之境，直到臨死之前，自己仍是不知這個謎團！

只見孫羽珊提劍正要自刎那刻，突然……鄰近一名英雄高喊：「慢！……」



揭露滔天陰謀計，良師為義懲愛徒

喊聲之人正是紫巾門主唐夜霜。方才唐夜霜目睹孫羽珊與李玄揚難捨之眞情，又感梅少龍冷酷無情，於是掏出自己懷中一張信函，詳細觀察比對，並沉思回想片刻後，見孫羽珊取過天虹神劍準備自盡之際，連忙出聲高喊「慢！」的一聲，只見一片沉寂屏息的現場，目光投射在唐夜霜身上。

此時亟欲力促孫羽珊自盡的梅少龍，也對唐夜霜這突如其來的阻聲感到疑惑。

只聽得唐夜霜上前說道：「各位，此事尚未明朗澄清，應暫留李少俠及孫姑娘性命，否則尚難對證！」

梅少龍笑道：「唐門主此言差矣！事情已澄明，李少俠誣陷梅某，那信函字跡卻非梅某所寫，事證明確，依武林規矩，自該還梅某一個公道！」

唐夜霜也是微笑回道：「梅教主莫急！該還你公道之時，唐某也會支持，只是……事情確實有待釐清……梅教主稍安莫躁。」

於是唐夜霜對群雄說道：「那日喜來客棧之內，除了唐某及羅霸兄弟外，還記得尚有嶺南三雄及鯊魚劍孔成，今日也都在場。」

一旁羅霸點頭說道：「沒錯！確實如此。」

遠處也聽得嶺南三雄及孔成紛紛高喊：「沒錯！」

唐夜霜繼續說道：「那日喜來客棧上，紅蓮教雷彪堂主由黃山派所搜出之勾結信函，……確實不是方才姜毅兄弟所示那張！」

此話一出，群雄一陣錯愕。

突來之語，梅少龍也是一驚，隨後鎮定說道：「荒唐！那信函是黃山派姜毅兄弟所示，豈能有假。」

唐夜霜說道：「在場羅霸兄弟可以爲證，那日由黃山派搜出之信函，唐某也曾親眼見過，那信函經羅霸兄弟一怒打翻桌上醬汁，沾染信函一角，而眼前這張信函潔白無污，絕非那張勾結信函。」

這時羅霸想起當日情景，確實自己一怒手持信函打翻桌上醬汁，也清晰記得醬汁沾染信函，因此說道：「對、對、對，唐門主說的對，那信函被我沾上了醬汁，不可能如此乾淨無污，這張不是，這張不是！」

遠處靜觀的鯊魚劍孔成，也回話說道：「沒錯，那信函確實沾染醬汁，的確不是這張！」

一旁的姜毅及張石群聞言臉色有異，信函一直放在姜毅身上，如果這張信函不是那日的信函，卻又爲何被調了包？而事關自己黃山派之清譽，又怎可能自己掉包，讓兇手逍遙法外，群雄心中著實納悶不解。

隨後，唐夜霜又繼續說道：「看來，那勾結信函應是被調了包！然而，羅兄可還記得，那日除了由黃山派身上搜出之信函外，尚有一封蒙古韃子送來遞給姜毅兄弟之信函。」

羅霸回道：「當然記得，那蒙古韃子囂張地走了進來，還將信函恭敬遞給那姜毅，我羅霸就是自那時開始心中不悅，怎會不記得！」

唐夜霜說道：「那信函內容便是蒙古將軍寫給黃山派之信函，正巧，紅蓮教與姜毅兄弟大打出手之

時，掉落於地，卻被唐某拾起。唐某本要等紅蓮教上山質問黃山派之時，作爲蒙古勾結黃山派之證據，卻沒想，……今日竟派上了用場。」

此話一出，梅少龍心中突感驚慌，神色巨變，沒想另一張信函竟讓唐夜霜收藏了去，於是心中盤算著後續如何因應。

唐夜霜取出懷中信函，說道：「這便是那日紅蓮教所稱蒙古將軍所寫信函，羅霸兄弟，你且看看是與不是。」

羅霸接過信函，端詳其上文字寫道：『天目、華山派盡已斬草除根，等候誅除虎幫時刻已久，請速通知，以調將配合，蒙戰留書。』看完之後，羅霸朗聲說道：「沒錯，沒錯！便是這張信函，那群蒙古韃子當日交給姜毅的便是這內容，我羅霸記得。」

唐夜霜對梅少龍說道：「梅教主，你也聽了，唐某手中蒙古將軍之信，便是那日蒙古韃子遞給黃山姜毅兄弟之信函，但是，……信函上之字跡，……竟與梅教主一模一樣，你又如何解釋？」

群雄聞言相接震驚，爭相取過信函，比對那公告版上梅少龍之字跡，其中信函上之「虎」字，果與公告版上梅少龍所寫之「虎」字，字跡如出一轍。

唐夜霜隨後又說道：「看來，這信函字跡便是出自梅教主之手，卻不知爲何梅教主要代蒙古將軍撰此信函了！」

眼見群雄目光望向自己，梅少龍心中盤算片刻後，決定鐵了心不予承認便是，於是說道：「這字跡雖與梅某字跡略爲相似，卻非梅某所寫，諸位英雄莫要誤會！」

那字跡著實與梅少龍字跡相同，但此時梅少龍卻不予承認，其言雖難令人心服，但群雄卻又莫可奈何……。

這時，遠處響起一陣亮耳聲響，說道：「梅少龍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！」音波迴盪，在場群雄聽得清楚。

只見遠處一人縱身前來，正是淮東三虎之一的秦宗卿。李玄揚一見秦宗卿，急忙喊出：「秦大叔，是你！」

秦宗卿回道：「沒錯，今日我淮東三虎秦宗卿，特來揭穿奸人陰謀。李少俠，保護黃山派張兄弟安全。」

李玄揚聞言一頭霧水，卻見張石群眼神略有惶恐之狀。

這時梅少龍說道：「淮東三虎，久聞其名，只是方才之話，不知有何意圖？」

秦宗卿說道：「梅少龍，你所爲之事，自以爲天衣無縫，但卻不知你所交代之人，深恐你完事後滅口，早將此事告知我等。因此，我秦宗卿特來保護他的安全，並要揭穿你的陰謀。」

梅少龍其實聽懂秦宗卿之言，但卻不相信那人眞會背叛他，因此仍強裝鎮定，說道：「恕梅某實在不知閣下之意。」

秦宗卿笑道：「你既要僞裝不知，老夫便來喚醒你的記憶。」於是，秦宗卿取出懷中一張信函，說道：「這信函，便是他託付給老夫，要我前來此地揭穿你的陰謀。而這信函，便是你命他調包，誤陷黃山派之信函。」隨後，秦宗卿打開那信函公開示出內容。

唐夜霜取過那信函，羅霸也急忙湊身來看，果見那信函上確有醬汁痕跡，且信函上字跡與梅少龍字跡相同，其上「虎」、「桃花」、「嚴」字的寫法，完全相同，兩人齊聲說道：「沒錯！正是這張信函。」

這時的梅少龍已無從抵賴，畢竟方才梅少龍已對李玄揚聲明，如果誤陷黃山派之信函字跡與他字跡相同，絕無二話，因此，這時的梅少龍當眞啞口無言。

因羞生怒的梅少龍，突然眼光瞪向姜毅身後的張石群，目露殺機之樣，只見張石群全身顫抖，不知所以，隨後梅少龍一念心想：「殺了他，便無從對證！」

於是電光石火之間，猛然一個身影急縱來到張石群面前，眾人不及反應之時，梅少龍一掌正要拍落張石群天靈之上。卻見梅少龍一掌落下之時，一個急風速影的身手，搶在前頭，一掌接下梅少龍那掌，化去張石群的危機，出手之人正是李玄揚。

張石群雖然逃過死劫，但已嚇得渾身發顫，心中一慌，方寸已亂，雙腿發軟而跪地求饒說道：「梅教主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我沒有洩漏，他……他說謊，他說謊！」

此話一出，梅少龍猛然驚覺，中了秦宗卿套話之計，無疑當眾承認張石群與自己合謀調換了那張信函。

然而，一旁親眼目睹此情此景的姜毅及陽紫萍，竟是不敢置信自己的師弟張石群，竟然勾結梅少龍調包那信函。只見眼神責怒的姜毅厲聲說道：「石群，你……你竟然與梅少龍串謀！」

只見張石群一副驚懼模樣，跪地顫抖不知所措，原本以爲此事天衣無縫，事過之後便可風平浪靜，神鬼不覺，不料最後竟功敗垂成。如今眼前面對姜毅及陽紫萍的責問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，說道：「二師

哥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

陽紫萍也是一旁駭然無措，悲痛說道：「石群，你怎麼可以，你怎麼可以！……難道……難道我黃山全派之滅，竟也是你……」

這時一旁群雄開始議論著，原來是黃山派出了內賊，竟與紅蓮教串謀勾結蒙古人，以致黃山派有此大禍。

眼見秦宗卿的插手，眞相已是水落石出，張石群無從辯駁，又恐梅少龍殺人滅口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，面無血色跪地無語。

便在此時，一名老翁由群雄之中走上前來，站立張石群面前，凜然對著他責備說道：「孽徒！……黃山派一世清名、數百性命，盡毀你手。」

入耳熟悉的語調，令張石群渾身顫抖，張石群仰頭一望，只見老翁除去喬裝的長鬚及鬢髮，赫見那人正是自己師父：黃山派掌門陽平秋。

群雄見是陽平秋，當下一驚，沒想陽平秋竟喬裝混於人群之中，而一旁的陽紫萍及姜毅則驚喜萬分，大聲叫喊：「爹……」、「師父……」陽紫萍高興上前緊緊擁抱陽平秋，原以爲陽平秋已遭不測，今生天倫難再相聚，卻沒想陽平秋竟安然出現自己眼前，陽紫萍激動落淚，高興萬分。

陽平秋則安慰陽紫萍說道：「爹沒事！」並示意陽紫萍一旁觀候。

這時，陽平秋厲責張石群，含淚痛心說道：「爲師當年……見你雙親被殺，因而收你爲徒，如今，你竟……你竟是非不分，勾結奸人。」

張石群原以爲陽平秋已遭不測，內心自責懊悔不已，如今見陽平秋安然無恙，心中罪惡感稍寬；又聽陽平秋提起當年收留之恩，張石群不由內心更是愧疚萬分，心想一切事蹟既已敗露，不能再連累陽平秋，否則更辜負陽平秋當年撫養之恩，於是心下決定全盤供出。

只見張石群含淚說道：「師父……師父……我對不起您，是……是他們用血蠱控制我……」

張石群話未說完，突然一陣詭譎簫聲漫天揚起，群雄雖覺那簫聲強弱變換詭譎，但不刺耳傷人。然而，卻見那跪地正要訴說梅少龍陰謀的張石群，聽聞那簫聲竟跪地翻滾，哀號不已，喊道：「不要……不要再吹了，啊……啊……」

只見張石群一副痛苦猙獰模樣，在地上痛苦翻滾，一旁陽平秋彎下身驚駭喚道：「石群，石群……。」

孫羽珊連忙上前查看張石群筋脈，驚道：「糟糕，是蠱毒！」孫羽珊縱有妙手回春的本領，但卻無法當下逼出張石群體內之蠱毒，一時驚慌失措！

而見張石群痛苦模樣，眾人已知是那簫聲作祟，但卻束手無策，這時，聽得孫羽珊說是蠱毒，袁莫雲連忙由袖裡取出一個香包，快步來到張石群之旁，將那香包置於張石群鼻前，只見張石群一吸聞那香包散發之味，剎那之間，張石群便未再痛苦哀號，隨之更讓群雄錯愕驚駭的，是赫見張石群身上之毛孔，竟然鑽出數隻細如紅蟻般的血蠱。

見袁莫雲手上香包竟能驅出張石群體內血蠱，那簫聲便突然靜止，此時赫然躍入一條手持紅簫的人影，看著袁莫雲手中的香包，驚訝說道：「沒想到……，沒想到我秋槐仇這無人能解的勾魂血蠱，竟

然……竟然敗於妳手中的香包。姑娘，妳究竟如何剋我血蠱……」

只聽得袁莫雲說道：「我當然不知如何剋你血蠱，只是，他既是中了蠱毒，我手中這香包，卻是能驅剋萬蟲的聖物！」

那秋槐仇使毒製毒的本領，已是天下無敵，當今世上無人能破，但秋槐仇豈知袁莫雲出身那蘊含萬毒之解的落雁峰，而袁莫雲身上之香包，融合落雁峰特種林木香味，也是落雁峰人人必定配戴的驅蟲香包，竟是能驅剋萬蟲之物。而秋槐仇施於張石群體內之勾魂血蠱，因難以承受那特種林木香味，自然鑽離逃脫，因而逼出張石群體內血蠱。

這時，體內蠱毒已然驅盡的張石群，心懷懺悔來到陽平秋面前，泣道：「師父，徒兒……罪該萬死，我……我眞不知他們竟然……竟然殘殺我們黃山派！」

陽平秋心灰意冷而嘆，說道：「唉！……再多懊悔，也無濟於事了！只是，人生在世，來得清白，去得清白，你總該讓群雄一個明瞭，否則我黃山派永遠欠缺虎幫嚴幫主及武林豪傑一個交代。」

於是，張石群含淚泣訴事情原委，原來數月前的中秋，他下山前往市集採購之時，遭遇秋槐仇與梅少龍攔阻，秋槐仇並在他身上植下勾魂血蠱，只要秋槐仇手中簫聲揚起便痛不欲生，藉此以性命要脅張石群配合其陰謀。由於那勾魂血蠱聽聞簫聲，便啃咬人體五臟六腑，令人痛不欲生，任何人也難以承受那痛苦；而張石群當時也誤信梅少龍之言，以爲只要合謀佯裝黃山派勾結蒙古人，便可藉此引出銷聲匿跡的劍門派，應不至於造成任何傷害，也可讓自己脫去痛苦，因此張石群便應允梅少龍合謀，卻不知竟此造成黃山派滅門之禍，直到回黃山之時，才知闖此大禍，心中一直惶恐不安。

其後因孫羽珊用計要引出梅少龍，張石群擔心姜毅及陽紫萍知曉這一切，心中更加驚恐無助之餘，決定將錯就錯，便連夜黑衣打扮前往紅蓮教江西吉州分會，將孫羽珊之計告知梅少龍，才又再依梅少龍之計，用馮鳴南書寫之假信函趁機換取姜毅身上之眞信函，以爲如此便神不知鬼不覺，豈料卻遇秦宗卿用反間之計，解開這一切陰謀。

眼見張石群道出一切計謀，梅少龍冷笑說道：「張石群，你這黃山派的叛徒，我梅少龍本還想收你入教，如今卻壞我計略，哼！果眞是貪生怕死之輩！」

一旁的陽平秋並不答語，轉身對嚴剛說道：「嚴幫主、各位英雄，如今眞相已明，也確實證明我黃山門人勾結漢奸爲惡，今日我陽平秋絕不護短，定給各位英雄一個交代。」隨後陽平秋說道：「石群，……男子漢頂天立地，敢爲敢當，你自盡吧！」

此話一出，張石群渾身顫抖，說道：「師父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懼死惶恐的張石群終是優柔之人，哪有自盡的勇氣，當下苦苦哀求陽平秋。

只見陽平秋說道：「爲你一己貪生，無數性命已成亡魂，與人圖謀更令天下英雄忐忑惶恐，唯有一死以謝天下，你我絕無他路！」

話畢，陽平秋反手一掌，運勁拍落張石群天靈，張石群當場斃命，隨後陽平秋自身也嘔出一口鮮血，群雄一片震驚。

陽紫萍見陽平秋嘔出鮮血，驚慌之餘連忙上前攙扶，急道：「爹……爹，你怎麼了？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無妨，萍兒妳先站立一旁。」

陽平秋冷不防的一掌，足顯自己心中對群雄的愧疚，一生磊落光明的他，素恨蒙古，忠義情操令人敬佩，如今眼見自己徒兒勾結弒君的梅少龍，其罪深重，論罪當誅，因此既見張石群此刻又貪生怕死不敢自盡以謝群雄，心中更加痛心，當下一掌了結張石群罪過。但因陽平秋重傷在身，運勁之時再度氣傷六腑，以致嘔出一口鮮血。

只見陽平秋抹去嘴角鮮血，朗聲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我陽平秋管教無方，以致叛徒勾結漢奸爲禍世間，我陽平秋今生無顏立足天下，只得在此一死謝罪。」

話畢，陽平秋再運掌勁，顧不得六腑再創嘔血，一掌正要劈落自己天靈之時，一旁的陽紫萍錯愕駭然不及反應，一聲淒厲叫喊：「爹……」

姜毅也是驚喊：「師父……！」

陽平秋一掌劈落天靈之時，卻被李玄揚一掌握住，並在穴上一點，陽平秋立時癱軟昏厥，李玄揚並吩咐姜毅將陽平秋扶下歇息。

此刻，李玄揚目睹此情此景，心中已是氣憤難忍，回身怒聲喝道：「梅少龍，你這作惡多端的魔鬼，竟又聯合秋槐仇下蠱毒害張師哥，簡直天理難容，今日武林群雄在此，便要你認罪伏誅！」

梅少龍眼見事跡全皆敗露，於是揚聲大笑說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，好個淮東三虎秦宗卿，我梅少龍算是栽在你手中，是我低估你這三虎的智力了！只是，要我梅少龍認罪伏誅，哈……哈……你李玄揚也未免太過天眞！」

突然，梅少龍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之速，奪過身旁孫羽珊手中之天虹神劍，李玄揚距離孫羽珊數步之

距，不及阻止。

隨後梅少龍又笑道：「這天虹神劍既在我手，待我尋得黃金寶藏，何愁江山大業不成，哈哈……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你爲圖自己野心，殘殺煙波山莊數十條人命，又滅殺宋室後裔無辜性命，已是天理難容，如今，竟又勾結蒙古殘殺漢人，你……你眞是罪無可赦！群雄高手在此，今日你休想逃離，非要你認罪伏誅，以祭趙平！」

梅少龍哈哈笑道：「哈……哈，今日數千群雄在此，我梅少龍一個也無懼，倒是你李玄揚，前次秋門主因事耽擱，讓你僥倖逃離，這次秋門主在此，你再無幸運，今日便要取你性命！」

一旁虎幫嚴剛說道：「哼！你梅少龍也太目中無人，在場也不乏武林高手，豈是你想走便能走脫，你這勾結蒙古韃子殘害漢人的狗賊，我虎幫眾兄弟就算拚死，也不會讓你逍遙離開！」

梅少龍聞言猖狂嗤笑，說道：「嘿嘿，只怕你們都無須拚死命應戰，我梅少龍一根手指，便能制服你等數千之眾，哈哈……」

嚴剛怒道：「誇口！」只見嚴剛率先出手，想去制伏梅少龍，豈料眞氣上提，卻毫無勁力，全身筋脈似乎難以運行。

嚴剛驚駭之時，卻見梅少龍冷笑說道：「哈哈，在場所有人，上山來時均索了那饅頭食用，而各位名教掌門方才也都提筆直書江莊主的題答，因此，嘿嘿……全都中了秋門主獨門的鎖筋散之毒，看來……恐得二十四個時辰後方能提勁運氣，哈……哈……」

群雄聞言詫異萬分，所有人當然皆已食完那好心人分送的饅頭，驚訝之餘提勁運氣一試，果眞全身筋

邁全鎖，難以施展武功。

嚴剛氣憤說道：「梅少龍，你……你眞是罪惡滔天，我嚴剛絕饒不了你！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哼！憑你嚴剛，我梅少龍還沒放在眼裡！」

此時，一旁恍神佇立而心情紛亂複雜的龍燁，親眼目睹耳聞梅少龍的種種罪行，一時茫然失神，難以置信！想起自與梅少龍共創紅蓮教後，一心只想幫助梅少龍驅退蒙古人，但眼前的梅少龍竟眞勾結蒙古人而陷害忠良，他無法相信眼前的事實，更不知如何是好，究竟該大義滅親？還是情義相挺？龍燁茫然了……

突然，回神後的龍燁上前對梅少龍厲聲責道：「你……你怎麼可以勾結蒙古人，明明……明明我們是要驅退蒙古韃子，你怎麼可以……」龍燁咄咄逼迫追問梅少龍。

只見梅少龍猛然一推，將龍燁推倒在地，也是怒聲回道：「哼！要成大事，何須顧慮手段，你今日不要干涉我，給我退下！」

一旁的馮鳴南連忙將龍燁扶起，並示意龍燁不要於此時再激怒梅少龍，茫然無措的龍燁也只能絕望靜觀事情的發展。

經查探周圍群雄之後，人人都因趁熱服食那饅頭果腹，也果眞證實所有人筋脈皆鎖，無法運功使勁，於是怒火上升的李玄揚，再也難忍梅少龍的惡毒奸險，二話不說，竟是提劍直刺梅少龍而來，決心誅殺罪惡滔天的梅少龍。

梅少龍天虹劍在手，鋒利無比，一個提劍數晃之勢，擋去李玄揚劍鋒。這時，梅少龍身旁的秋槐仇及

馮鳴南也加入戰局，圍攻李玄揚，形成以三打一的態勢。

梅少龍說道：「今日再也無人幫你！有百獨門秋門主在此，你再也插翅難飛，想取我命，你得先去問問地府閻王，我梅少龍此刻便送你上路！」

李玄揚冷然說道：「我李玄揚今日，絕不留你生機，要以你的血，祭奠趙平！」

話畢，李玄揚運劍連環，以一敵三，劍鋒直對梅少龍而來，但頻遭馮鳴南威猛的火雲掌逼迫，屢屢回劍來擋，雙方交手三十餘招，李玄揚未占上風。

李玄揚只知一心欲置梅少龍於死地，出劍勁猛，劍鋒連環，雖是逼得梅少龍疲於拆招，但火雲堂主馮鳴南也是武功高強之輩，其獨門絕學火雲掌更是剛猛氣烈，由於李玄揚殺意急切，心思過於集中梅少龍身上，以致馮鳴南剛烈的火雲掌襲擊而來時，李玄揚往往險象環生，令人冷汗直冒，若非他輕功高強屢屢閃身避過，早已受掌而傷。然一旁秋槐仇竟圍而不攻，靜靜觀察，以致李玄揚尚須分心提防秋槐仇的偷襲。

李玄揚急取梅少龍性命不得，心想不能僅攻梅少龍，反給予另外兩人奇襲之機，因此劍鋒一轉，唰……唰……數劍急刺馮鳴南，劍鋒疾快無影，光閃似虹，馮鳴南當下一凜，運勁輕身而避，但李玄揚此刻連同新仇舊恨早已怒不可抑，出劍已不留情，上手之招正是疾龍劍法之「疾風訣」，劍鋒實在太快，馮鳴南一生未曾見過如此疾勁劍法，毫無破綻可攻，以致自身避閃李玄揚劍法愈趨無力之時，急忙縱身躍退。李玄揚逼退馮鳴南之後，劍鋒再轉，又來回攻梅少龍。

正當李玄揚運劍急攻馮鳴南之時，梅少龍略有喘息之機，當下氣貫於劍，運勁生風，「落鷹劍法」騰空而起，只見梅少龍如蒼鷹飛旋，隨後掠地剛猛的劍招連環綿密，與李玄揚回攻而來的劍法鏗然交鋒，

噹……鏘……綿密不絕於耳的響聲，是兩人內力高深的雙劍對決，劍勁之猛揚動黃沙，一旁群雄莫不膽戰心驚，更是驚嘆兩人的武學造詣。

交手數十招後，突然，秋槐仇手中紅簫揚動，趁隙襲擊李玄揚左肩，只見李玄揚左肩一沉避過，這時，馮鳴南勁力剛猛的一式「野火燎原」，早已襲向李玄揚。只見李玄揚再運輕功轉身迴旋，正要避去那掌，卻有一人加入戰局，挺身來接馮鳴南之掌，那人正是武雲



煙波仇血刃元凶，遇強手雪影尋仇

原來在場群雄上山之時，路口有人分發熱騰騰的饅頭，群雄自然取來果腹充飢，而那分發饅頭之人乃梅少龍所派，饅頭之內早已下了秋槐仇獨門無色無味的「鎖筋散」，因此在場群雄均已無力運勁，難以擒拿梅少龍。而李玄揚及武雲等人爲設計誘出梅少龍陰謀，早先上山籌劃布局，自然未食用饅頭。

眼見李玄揚一人獨鬥三人，一旁的武雲爲報煙波山莊羅俊及歐陽秀之仇，決心血刃兇手馮鳴南，於是縱身加入戰局，接下馮鳴南那掌。

見武雲前來應戰，馮鳴南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不知死活嗎？」

武雲怒道：「我煙波山莊數十條血債，今日要你賠命！」

馮鳴南冷笑說道：「哼！不知死活，既然想死，我便成全你。」

話畢，只見馮鳴南掌風如火，剛烈威猛直驅武雲面門而來，武雲氣運全身，奮力一搏，但終究兩人武功根基相差懸殊，交手不過十招，馮鳴南一掌擊落武雲左胸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！馮鳴南嘴裡一句：「送你上西天！」隨後催命一掌威力萬鈞而來，便要擊斃武雲，群雄駭然一凜，無能爲力，江天雨見狀也是膽顫驚恐，自然也是無能爲力，而李玄揚正與梅少龍鬥殺激烈，並未查見武雲逼命危機。

眼見武雲命在旦夕，現場卻無人能救，而秦宗卿武功平平，待他反應來救武雲之時，已然不及，眾人只見馮鳴南火雲之掌，猛然拍落武雲胸前時，說時遲那時快，一條玉樹臨風的身影飄然躍入，由武雲背後

出掌，砰然接下馮鳴南那掌，只見馮鳴南震退數步，駭然一驚！

武雲驚魂甫定，回身一看，來人竟是洛玉波，武雲驚喜喊道：「洛大哥，是你！」

洛玉波點頭說道：「你到一旁，這裡我來！」

這時，跟隨而來的江瑩，也來到江天雨身旁報平安，江天雨見女兒來到，自然十分歡喜，兩人也更關心煙波山莊血案之兇手——馮鳴南。

而李玄揚正與梅少龍鬥得激烈，一聽武雲叫喊洛大哥，連忙回劍一看，眼前之人果是洛玉波，也是喊道：「洛叔！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玄揚老弟，你專心對付那人，這位火雲堂主由我收拾，也該跟他算算小瑩的暗夜之仇了！」

馮鳴南聞言，冷笑說道：「暗夜之仇！喔……我想起來了，那夜煙波山莊便是你出手阻攔，只因我馮鳴南身負要事，未與你鬥，今日便來領教閣下本領。倒是閣下之名一時忘卻，留下名來！」

洛玉波冷然回道：「玉峰派，洛玉波！」

群雄一聽是洛玉波，驚嘆之聲連連，當下交相談論：「他就是玉面如來洛玉波！」、「一人獨滅血掌幫的英雄，竟然生得如此英姿煥發！」

原來洛玉波當年一人獨滅作惡多端的血掌幫，並擊殺武功高強的血掌幫主段仁金，因而盛名揚威武林，武林上也就盛傳玉面如來洛玉波的威名，但因洛玉波少管武林之事，少有人得見其面，今日得見洛玉波之風采，群雄自然驚嘆！

隨後，洛玉波對馮鳴南淡然說道：「煙波山莊羅俊之死，數十條無辜性命，今日要你認罪償命，洛玉波不會留你生機！為免你徒留憾事不及交代，讓你對同伴交代遺言，洛玉波等你！」

馮鳴南聞言，哈哈而笑說道：「洛玉波！你也未免太過自信，今日誰生誰死尚在未定之天，我馮鳴南今日也不會留你生機！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再問你一次，有無遺言要去交代！」

馮鳴南以斬釘截鐵之語說道：「何須交代！有何能耐便來吧！」

話畢，洛玉波身影錯動，雙掌飄忽似雲一般輕盈，卻蘊含宏大氣勁，拍動雙掌往馮鳴南而來。馮鳴南不敢大意輕敵，出手便是獨門絕學火雲掌，兩人眼神交會之際，一觸即發。

兩人交手數十招，馮鳴南掌勁屢屢撲空，本已算準洛玉波左胸拍去，豈料洛玉波身影迴動如雲飄渺，難以猜測，以致屢屢擊空；再交手數個回合，五、六十招後，只見洛玉波掌勁由綿而剛，掌風愈加勁猛，馮鳴南只得疲於拆招，心中突感駭然。

群雄眼見洛玉波精純而亦柔亦剛的掌法，心中暗暗驚服，更有人讚道：「好絕妙的掌法！」

這時，一旁的紅蓮教侍衛兵分兩批，分別上前支援梅少龍及馮鳴南，於是馮鳴南暫獲喘息之機，隨後勁提十分，催動逼命掌風，火雲掌法最具威力一式「炎龍吞噬」，猛然鋪天蓋地而來。洛玉波見狀，一式「風捲殘雲」如狂風橫掃所有侍衛，各個飛身而出負傷倒地哀號，隨後洛玉波猛提真元，運掌連拆數十招馮鳴南的絕命招式。兩人越鬥越快，觀看之人心跳隨之加速，屏息專注，時空彷彿凝結。

只見馮鳴南額冒汗珠，氣力流失，反觀洛玉波卻毫無疲態，神色自若。突然，洛玉波掌法由快變慢，掌風趨緩，轉為綿柔之勁，卻更蘊含後勁之威。

見洛玉波如此博大精深的掌法，乃馮鳴南畢生僅見，心中一凜，暗想：「今日要勝他難，不如暫退。」於是馮鳴南再催掌勁，一連威猛的數掌直劈洛玉波而來，以圖藉勢退開。豈料，那威猛掌勁卻被洛玉波「綿柔迴掌」一一化去，馮鳴南想要脫身卻被困於洛玉波的綿密掌風之中。

馮鳴南心中一急，喝道：「該死！」於是再提真元，打算與洛玉波拚死一搏。

但此時，洛玉波猛然一式「亂石崩雲」技驚四座，掌風快如雷電，馮鳴南反應不及，「啊！」的一聲，應聲受掌，正要飛出之時，卻被洛玉波反手之勁又拉了回來！

馮鳴南驚愕之時，只見洛玉波氣凝於掌，神色從容，但卻眼神冷冽，嘴裡一句「安息吧！」隨後驚天一掌，勁力八分，正中拍落馮鳴南前胸，由於洛玉波內力深厚，勁力剛猛，馮鳴南體內筋脈錯斷，徒留驚恐的雙目，隨後當場氣絕而亡。

群雄眼見洛玉波如此神色從容的擊斃馮鳴南，心中一凜，驚駭眼前的洛玉波，如此絕妙的身手，恐是當世第一高手。

一旁茫然無措的龍燁，見馮鳴南命喪洛玉波之手，淒厲叫道：「鳴南……」連忙縱身來扶，但馮鳴南已然氣絕無語。

只聽得洛玉波說道：「洛某留他全屍，今後煙波血仇一筆勾銷！」

龍燁聞言無語，本應上前與洛玉波尋仇，但龍燁心知，今日一切均因紅蓮教而起，有何理由尋仇報

復，只能哀痛馮鳴南之死。

這時，見李玄揚與梅少龍及秋槐仇越鬥越烈，洛玉波正要縱身上前馳援，突然眼前一條雪白身影飛飄而來，一名長髮飄逸，眉宇秀氣的慧秀女子，攔住洛玉波去路。

見來人攔住去路，洛玉波說道：「又來尋仇嗎？」

那名女子說道：「便是來尋仇，取你性命！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方才有言，今後煙波血仇一筆勾銷！難道又要再生新仇？」

那名女子笑道：「誰管你煙波血仇！本姑娘今日不爲其他，特來取你玉面如來性命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好！洛某性命在此，任妳來取，但是，給我一個理由……」

那名女子說道：「血掌幫段仁金……，你不該殺他！」

洛玉波聞言回道：「段仁金，哼！此人不能留於世間，洛某殺他心中無悔！妳若要報他仇，洛玉波接受，只是，姑娘尊姓芳名，何苦爲此等惡人尋仇？」

那名女子說道：「本姑娘，段天紅！……你所殺之人，正是我胞兄，呵……雖然我並不想承認有這樣的兄長！」

群雄一聽是段天紅，更是議論連連：「啊！她便是雪影飛貂劍段天紅！」、「好年輕貌美的女俠」、「是呀！如此年輕，怎可能盡得劍怪獨孤峰的眞傳？」、「怎麼不可能，聽說名震武林的黑山五鬼還有崆峒三霸都命喪她手，可別小看她哩！」群雄以爲威震武林的雪影飛貂段天紅，該是年過半百的黃花之女，卻沒想只是個年紀未滿三十的貌美女子，因而議論紛紛。

而段天紅與段仁金雖是兄妹，自父母雙亡後，段仁金便到處拜師學武，不管段天紅死活，最後因缺盤纏，還將年僅十歲的段天紅帶到青樓賣身，換取黃金自己享用。童貞稚嫩的段天紅被賣到青樓當天，老鴇便命人囚禁調教，正將段天紅一頓毒打教訓時，段天紅竟不顧後果，大膽逃脫，幾名壯丁隨後追捕至大街，卻遇劍怪獨孤峰路過，解救段天紅。想那劍怪獨孤峰一生冷漠孤僻，卻見段天紅一個稚嫩小童被打得紅腫的模樣，心生憐憫，便收她爲徒，授她武功。而段天紅雖是女紅妝，卻一身傲骨豪情，頗與獨孤峰投緣，兩人情同祖孫，最後段天紅因那不服輸的骨氣，苦練神功，因而盡得獨孤峰眞傳。

段仁金則自出賣段天紅獲得黃金後，到處拜師學武，數年後因緣際會加入血掌幫，前幫主死後繼任血掌幫主，開始到處劫財擄掠，無惡不作，最後卻遇煞星洛玉波前來血掌幫時，段仁金竟在洛玉波面前，將擄來的幾名良家婦女冷血殺害，向洛玉波挑釁示威，洛玉波盛怒之下擊斃血掌幫數十名幫眾，並一掌劈死段仁金，從此江湖上再無血掌幫，黎民百姓總算不再擔憂血掌幫的姦淫擄掠，而玉面如來洛玉波的威名，也從此流傳。

段仁金死後，數年後段天紅也聽聞消息，雖對自己兄長將自己賣入青樓之事，恨之入骨，但卻也到處尋找玉面如來洛玉波，以報弒兄之仇，目的是爲告慰自己恨之入骨的段仁金在天之靈嗎？其實段天紅自己心中也是困惑不曉！

一聽段天紅語帶無奈，不想承認這樣的兄長，洛玉波回道：「段仁金作惡多端，死有餘辜，怪不得妳不想承認這樣的兄長！那仇還報嗎？」

段天紅笑道：「報！當然要報！我說過，你不該殺他，他的命是我的，而你卻多管閒事，段天紅今天便要取你性命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洛玉波便領教姑娘神功。」

隨後，只見寒光數閃，光閃如虹，段天紅手中雪影劍應式出鞘，招招凌厲逼命，與洛玉波交手三十餘招，均是致死之招，所幸洛玉波身輕飄移，掌風迴動化去段天紅致命劍鋒，但卻已讓洛玉波感受畢生以來第一次的逼命危機，也是他今生第一次所遭遇的絕等高手。

兩人過招數回後，段天紅說道：「洛玉波，你果然沒讓我段天紅失望！那人渣段仁金死在你手，也算是值得了！你是第一個讓我段天紅出手三十招，卻還活著的人，值得見識我段天紅的雪影劍法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姑娘劍法出神入化，洛某一生未逢如妳這等高手，佩服！佩服！」隨後，洛玉波向姜毅借了一柄長劍後，對段天紅說道：「洛某十多年未曾動劍，姑娘是這十多年來逼出洛某使劍之人，今日，洛某便以當年玉山峰部落兄弟授我的『亂劍訣』，領教妳的雪影劍法。」

段天紅說道：「好！痛快，我段天紅今日得遇你這樣的敵手，眞是痛快！」

話畢，劍虹一閃，竟是光如雪飄，波光驟雨之勢，令人咋舌，兩人雙劍頓時交輝，交織無數劍芒揚動，猛烈強勁的劍風迴旋，竟將在場群雄硬是逼退數十步，足見兩人爭鬥之劇。

而這一回合過招，兩人竟是毫無間隙，毫無歇止的鏗鏘劍鳴，數百招下來的攻守來往，令人屏息，一旁的江瑩更是看得心驚膽戰！

另一方面，李玄揚與梅少龍的廝殺，更是令人屏息而驚，由於這兩場驚天動地的對決氣勁實在過猛，因而距離漸隔漸遠，李玄揚對梅少龍的廝殺，已與洛玉波對段天紅的決鬥相距百尺。這時圍觀的群雄，目光也分兩場關注，場中一舉一動牽動著圍觀群雄的心緒。

交戰之中，所有紅蓮教侍衛均被李玄揚於對戰中刺死，僅剩李玄揚一人獨戰梅少龍及秋槐仇兩人，雙方纏鬥已過數十回合。梅少龍上乘精純的「落鷹劍法」，彷如蒼鷹掠地般狠疾，兼以變幻莫測的劍招，令一旁群雄嘖嘖稱奇，但李玄揚的「疾龍劍法」更爲絕妙，一式「疾風訣」便幻化無盡劍路，劍法之快令人不知何所從來，何所從去，比鬥之下李玄揚明顯技高一籌，應是早能擊敗梅少龍。但秋槐仇抽出手中紅簫內之細劍，每於間隙便出劍擾動李玄揚，李玄揚知他紅簫劍上必有劇毒，故而謹慎小心，一一化去秋槐仇之襲擊。因此，李玄揚劍法雖高，卻一時難取梅少龍性命。

然比鬥已過數個時辰，由於李玄揚劍法疾快，梅少龍已漸感體力耗弱，卻見秋槐仇仍無法施毒得手，於是縱身來到秋槐仇身邊，形成兩人並肩而戰之勢。

只見梅少龍對秋槐仇細聲說道：「現在該如何？」

秋槐仇回道：「你以快劍攻他右路，儘量鬥上五十招，不能停歇，我取他左路，自有方法攻他心防！」

梅少龍應聲說道：「好！」

於是，「落鷹劍法」再出，這時梅少龍已是運上全身內勁，十成功力盡出，放手一搏誓取李玄揚性命，一式巔峰絕招「殘鷹掠影」，再如掠地蒼鷹，厲勁劍鋒彷若驟雨綿密，搭配變幻莫測的刺掠劍法，招

招刺攻李玄揚右路；李玄揚氣貫劍身，迴動手中三尺秋水，更是那不世劍招「疾風訣」，一一拆去梅少龍的「殘鷹掠影」劍招，拆到二十餘招時，左路秋槐仇紅簫細劍突然又急攻而來，李玄揚只得再分劍相抵。

李玄揚劍鋒一轉，正要使出「疾龍劍法」第二式「千軍破」之時，秋槐仇突然劍鋒迴轉，改攻中路，卻在這迴轉瞬間，秋槐仇近身而來，刻意收回細劍露出一個明顯破綻，李玄揚見機不可失，但手中長劍正與梅少龍纏鬥拆招，便伺秋槐仇細劍暫收之機，李玄揚以爲可避去劍上之毒，於是再提真元氣凝於左掌，反手一掌勁力渾厚，一掌拍落秋槐仇左胸之上，情景與那日歸末谷擊拍秋槐仇情形相同，然而李玄揚內力更猛，一掌將秋槐仇擊出數丈之外。

群雄一陣驚呼，紛紛讚嘆：「好！」、「那毒王死有餘辜！」

秋槐仇心中也是一驚，自己原本只想誘李玄揚出掌，卻沒想李玄揚內力如此渾厚，幸虧自己內披軟甲護體，否則這一掌非死即傷。

然而，當李玄揚一掌拍落秋槐仇胸前之時，旁人不覺有異，但李玄揚卻是心中一凜，突覺左手掌上有細微傷口，滲出幾滴血水。這時梅少龍劍招依然凌厲而攻，李玄揚仍是一一拆招。

突然，李玄揚頓感不妙，立運一陣宏大內勁先將梅少龍逼退，但自己卻也退了數步。這時李玄揚突感胸口悶痛，呼吸急促困難，糟糕……李玄揚心知自己中毒了。只見李玄揚面色鐵青，再難言語，只有驚恐的雙目，心有不甘的怒瞪梅少龍。

一旁的孫羽珊及袁莫雲頓見此景，驚慌不已，叫喊：「玄揚哥！」、「玄揚！」

二人想上前去查看李玄揚，但卻被陽紫萍關心制止說道：「此刻前去，連妳們性命都有危險！」

孫羽珊驚恐說道：「可是，可是……玄揚哥！」

眼見李玄揚一副痛苦模樣，面容青黑已無血色，可見確實已中劇毒，梅少龍總算放下心來，暗暗慶幸計略總算成功。

而秋槐仇起身後，從容拍去身上塵土，冷笑說道：「嘿……嘿……沒想你這小子內力如此宏大，若非我身穿這軟甲，被你這掌擊中恐怕性命難保！怎樣……現在不好受了吧，當時歸末谷便也如你一樣，拍中我這身上的南疆蛇毒，這南疆蛇毒乃我秋槐仇最新研製的毒方，又稱『七步絕』，也就是你只剩七步性命，方才你又動用真氣，恐怕……恐怕性命只剩……三步了！」

聽完秋槐仇之言，李玄揚意識已漸迷離，竟沒想秋槐仇身上布滿劇毒，以致一時輕忽而有此敗，但是懊悔已然不及，隨著氣血的流竄，劇毒終究麻痺周身經脈，最後，只聽得砰然巨響，李玄揚倒落塵埃，動也不動。

群雄眼見此景，當下驚愕駭然，哀聲連連！孫羽珊及袁莫雲更是哀號不已，但因梅少龍及秋槐仇仍在李玄揚周身，因此陽紫萍爲保兩人安全，制止兩人上前去探李玄揚。

只聽得梅少龍哈哈而笑，說道：「佩服，佩服！秋門主果然毒步天下呀！才頃刻之間，便讓這頭猛虎無法動彈，高明，高明呀！」

秋槐仇洋洋得意回道：「過獎，過獎！不過，這小子此刻尚有一口真氣存在，並未完全氣絕，梅教主要親自手刃呢，還是由小弟終結他命！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此人絕不能留他性命，讓我來終結他命吧！哈哈……」

此刻眾人筋脈被鎖，無法上前阻止，而洛玉波又被段天紅纏住，難來相救，只得眼睜睜看著梅少龍冷血行徑。正當梅少龍一劍提起，正要刺入李玄揚腦門之時，突然一劍擋開，正是龍燁出劍相救，化去李玄揚死劫，梅少龍則是跌了個踉蹌。

龍燁說道：「你……你還要再執迷不悟嗎？你還要再殘害多少人？……就如丘膺烙殺害阿彪、嘯天之仇一樣，放了人家吧！」

梅少龍怒火上升，回道：「你滾開！機會難得，我今日一定要誅殺李玄揚，你快滾開！」

龍燁回道：「不要再執迷不悟了，回頭吧！」

梅少龍氣血攻心，提劍要殺龍燁，龍燁不敢置信，退了數步。

梅少龍回身對秋槐仇說道：「秋門主，殺了李玄揚，我來擋住龍燁，快！」

秋槐仇回道：「好！心頭大患，由我來了結他的一生吧！」

話畢，秋槐仇手持紅簫細劍，蹲下身軀，一劍正要俐落刺入李玄揚腦門之際，孫羽珊及袁莫雲見狀，一旁同聲淒厲叫喊：「玄揚哥！」「玄揚！」

豈料，李玄揚忽然雙目瞪張，一把握住秋槐仇持劍之手，一個猛勁將那細劍立時反轉，抵住秋槐仇咽喉，秋槐仇驚慌詫異，大喊：「怎有可能！」之時，只見李玄揚手中勁力送出，秋槐仇手中紅簫劍，一劍刺入自己咽喉，立時斃命，徒留秋槐仇驚恐莫名的眼神，一代毒王永遠再也不知自己的南疆蛇毒怎會失效！

李玄揚這突如的舉動，震驚全場，梅少龍聞聲回身之時，卻見秋槐仇已是一劍斃命，而李玄揚竟好端

端地挺身而起，面色紅潤，方才的中毒跡象全消。

梅少龍心中駭然，不可置信，驚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怎……可能……」竟不住全身顫抖。

李玄揚冷然而立，說道：「你惡事做盡，罪不容誅！天理昭昭，我李玄揚便是天將化身，來取你命，以渡救黎民眾生。……趙平之死、阿永之仇……，我李玄揚今日絕不留你狗命，你……受死吧！」

此刻，李玄揚宛如天將渡世，嚇得梅少龍全身顫抖，一旁群雄更是不解李玄揚身中劇毒後，眾人明明見他已是全身青黑，必是劇毒快速侵入五臟六腑以及全身筋脈之狀，豈料竟在不到一刻鐘時間，安然無恙的端立眾人眼前，眾人均是暗暗驚疑莫非眞是天將化身！

驚駭惶恐的梅少龍說道：「今日，就算你殺了我，你們……你們全部都別想逃離此地，山下已經布滿元軍，一個時辰後，我梅少龍若未下山，蒙戰將軍便會下令元軍攻上山來，到時……嘿嘿……你們誰也別想離開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早已心中無怒，冷冷一句：「你……沒救了！」

於是，李玄揚易筋轉氣，沛然內力源源不絕，手中長劍一個迴旋，蘊含驚天神功，隨後一個飄渺身影襲向梅少龍，梅少龍雖是全身勁力盡出，但因李玄揚已運達摩易筋經上等內力，劍勁沉如巨石；反觀梅少龍已是精疲力竭，交手不過十招，李玄揚一個快劍正要刺入梅少龍胸口，卻見龍燁突然躍身將梅少龍推開，事發突然，李玄揚停劍不及，一劍刺入龍燁左腹，登時鮮血噴流。

李玄揚見狀，詫異說道：「你……你這是爲何，爲何要代他受劍？」

龍燁雖是中劍，但不愧是紅蓮教徒心中崇拜之英雄，忍著傷口巨疼緩身站起，難過說道：「他……他

是我大哥，你可否饒他一命……！」

李玄揚冷冷回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龍燁也知強人所難，畢竟梅少龍所作所爲均是人神共憤之事，因此也就未再苦求李玄揚。

梅少龍見龍燁挺身受劍，驚惶而逃，不顧身上中劍的龍燁，獨自縱身逃離而去，隨後一縷紅煙緩緩升起，正是梅少龍逃離之時所點燃，以通知山下埋伏的元軍。

梅少龍縱身逃離之後，李玄揚哪能放他離開，李玄揚永遠忘不了腦際迴盪的阿永天眞笑容，更是自責錯害趙平全家，無論如何誓要擒殺梅少龍，因此急追而去。

身負劍傷的龍燁，茫然想起與梅少龍的過往，兩人雖是同母異父的兄弟，但因戰亂流離，梅少龍自幼關照龍燁，每有人欺侮龍燁之時，梅少龍必定挺身相擋，因而龍燁自幼便敬重梅少龍這位大哥，更全力偕同梅少龍共創紅蓮教，供奉紅蓮神君以祈蒼生平安。豈料，今日卻恍然知曉梅少龍勾結他們原本痛恨的蒙古，當下痛心疾首，不知如何自處！

李玄揚追擊梅少龍而去後，陽紫萍與孫羽珊連忙上前查探龍燁傷勢，心急的陽紫萍連忙問道：「龍堂主，方才你說丘膺烙之仇，請問你……請問你，我黃山丘膺烙現在何處，煩你告知！」

只聽得難過心傷的龍燁說道：「丘英雄……血戰力竭而死，我已將他厚葬！」

丘膺烙死！眞當晴天霹靂，陽紫萍不敢置信，那日丘膺烙還在馬車上承認喜歡她，她還在期盼丘膺烙的歸來，如今竟然天人永隔，陽紫萍豈能接受，當下暈厥而去，袁莫雲連忙上前將她扶住，孫羽珊則趕緊

用金創藥爲龍燁敷治傷口。

而梅少龍離去所點燃的紅煙，已漸漫天飄渺升空，山下蒙戰領軍前來的元軍，見那紅煙爲號，於是蒙戰號令一下，全軍開始移動，分軍上山往連峰岡而來。

另一方面，纏鬥已過千招的洛玉波及段天紅，竟然千招之內毫無停歇，兩人內勁、劍法均已至化境，只見段天紅一式劍如飛雪的「雪影殘紅」，氣流揚起如雪劍影，武功修爲令人驚嘆，雪影劍虹狂襲洛玉波時，卻見洛玉波見招拆招，拆招之中虹光迴動之時，竟已蘊含反守爲攻之劍訣，彷如亂劍一般的劍鋒迴旋，劍法乍看雖亂而無章，其實卻氣勢磅礡博大精深。

段天紅雪影劍法一生未逢敵手，如今洛玉波竟能與自己這番纏鬥，更見洛玉波劍法雖名「亂劍訣」，卻有正義磅礡之勁，越打越是暗暗欽佩眼前的洛玉波。

而群雄早已看得目瞪口呆，更目睹那毫無喘息毫不停歇，僅僅一回合的千招交手，如此纏鬥一個多時辰，兩人竟未喘息停歇，群雄不由連連讚嘆兩人的內功修爲。而兩人纏鬥交織的劍虹雪舞，更是群雄畢生僅見，難怪有人說道：「得見此戰，我今生足以！」

鬥到此時，其實洛玉波及段天紅兩人已是氣空力盡，僅是最後一口氣力勉力纏鬥，比撐看誰先力盡而輸！而這時正是秋槐仇提劍要刺死李玄揚，孫羽珊以爲李玄揚將死而大聲叫喊之時，聲音突然傳入洛玉波耳裡，洛玉波心上一急，突然氣勁上揚，連運數劍襲攻段天紅，段天紅心中一駭，正要提勁之時，卻因久鬥未歇而無氣力，手中長劍被洛玉波擋於右路，卻見洛玉波突然由中路一掌拍往自己胸前而來，待要避閃

已然不及，情急之下，連忙放開手中雪影劍，右掌急忙運勁，也是拍往洛玉波胸前而去。

兩人相同招式，卻都避閃不及，洛玉波一掌拍落段天紅胸口之上，但因洛玉波並無傷她之意，勁力盡收，登時卻如輕拍段天紅胸脯，只覺一股軟綿，隨後在那軟綿胸脯上再一個運勁，震退段天紅；同一時間，段天紅掌勁十分，一掌拍落洛玉波胸口，洛玉波也被震退數步，咳了數聲，所幸段天紅也是氣力耗弱，掌力已無餘勁，否則洛玉波必是當場嘔血。

兩人各被對方震退，然洛玉波因掌勁盡收，因此並未傷及段天紅，段天紅自然心知，但洛玉波方才一掌輕拍段天紅胸脯，隨後再用勁一震之時，群雄並無察覺，段天紅卻是心上一驚，不由臉紅心羞。

雖見段天紅一副嫣紅而羞的臉龐，洛玉波卻是心境磊落坦蕩，並不知曉段天紅因何羞紅，灑然說道：「佩服！段女俠武藝超絕，洛玉波佩服！只是，……勝負未分，段女俠還要取洛玉波性命否？」

段天紅心中嘀咕著洛玉波方才的輕薄，究竟有心還是無意，然洛玉波自是無心，比鬥之中拍擊自屬難免，況且洛玉波為不傷及段天紅，因而收勁輕輕拍震，以擊退段天紅；但段天紅自幼遭兄長賣入青樓，若非獨孤峰解救，早經摧殘，此外，又因段天紅頗具姿色，行走江湖總有輕佻好色之輩，因而除獨孤峰外，她是恨極天下男性。然經方才一番生死纏鬥之後，心中卻是暗暗佩服眼前的洛玉波，又經洛玉波在自己胸脯上的輕薄一擊，當下真是心思一亂。因此，羞紅臉龐未褪，對洛玉波的問話並未回語。

見段天紅並未回語，洛玉波疑惑說道：「姑娘既不回話，也不上招，想來今日妳我已經力竭，改日姑娘若要再取洛玉波性命，洛玉波奉陪！……但是，洛玉波還是那句話，段仁金該殺，洛玉波無悔。」

其實段天紅恨極段仁金，幾度尋上血掌幫，卻又不忍殺他，如今只恨為何不是自己手刃段仁金性命，

而是洛玉波所誅，因而將恨意移轉洛玉波身上，來尋洛玉波復仇。但經方才的一番纏鬥後，此時段天紅心中已無誅殺洛玉波之意，又見洛玉波泰然無恙神情，於是段天紅退去羞澀情思，冷冷說道：「哼！今日本姑娘技拙汗顏，不能取你性命，來日再與你廝殺。說……今後何處去尋你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台灣島玉山峰上，洛玉波隨時奉陪！」

隨後，見段天紅不再廝殺纏鬥，洛玉波便急來孫羽珊身旁欲探李玄揚，卻見一縷紅煙漫天升空，李玄揚已去追擊梅少龍。

段天紅並未追去，望著洛玉波的背影，呆然沉思，卻是波心漾動，久久未語。

這時，被李玄揚點穴而暈厥的陽平秋，清醒之後，雙目關注著段天紅與洛玉波的廝殺，待兩人停鬥後，陽平秋急忙上前說道：「陽某特來謝過段女俠救命大恩！那日若非段女俠相救，陽某性命不存！」沉思的段天紅恍然回神，豪情灑脫說道：「免去這世俗禮節！救你是受人之託，不是我段天紅本意，你該去謝郭雲天，而不是我！我只是代替家師歸還遺願，感謝郭掌門當年之恩，郭掌門卻要我一同前去黃山，我才因而順道救你。所以你無須謝我，該謝郭雲天。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郭掌門我已謝過，但那日若非段女俠仗義出手，陽某命已不存！」想起那日逼命危機，陽平秋話中不免一凜而顫，畢竟那日當真是死裡逃生！

段天紅救他真是郭雲天之託，因此從未放在心上，但此刻又想起那日情景，於是回道：「好說！只是，那兩名蒙古高手，叫什麼漠雪雙鷹來著，武功當真是深不可測，你也真是撿回一命了！」

原來那日蒙戰與梅少龍密謀之後，便依計等黃山派受人誣陷後，立派「漠雪雙鷹」率領金獅、銅虎、鐵鷹三大戰神攻上黃山，血洗黃山派。那時正是梅少龍邀集武林各門派會聚廬州城內，共商如何興師前往黃山派問罪之時，而黃山派因受誣陷與元軍勾結密議，因此無人馳援。黃山派也在那日，被元軍血洗屠殺，除在外的陽紫萍、丘膺烙、姜毅、張石群四人外，全派無一倖存；僅剩陽平秋一人力戰至最後一刻，實因對手漠鷹武功高強，陽平秋身負重傷奄奄一息之際，幸得段天紅受郭雲天之託前來，陽平秋才得死裡逃生。

而那郭雲天自元軍侵擾，殺銀狼退元軍後，便藏匿劍門山頂之舊居，由於地處隱僻之位，故而無人知曉。又那劍門山頂舊居乃郭雲天早年居所，三十多年前劍怪獨孤峰行經此處時，因染怪疾險些喪命，幸蒙少年郭雲天搭救。一生冷漠孤僻的獨孤峰爲感謝郭雲天之恩，康復後見愛劍成痴的郭雲天苦心專研劍法，因而點撥他幾路劍訣，便讓二十多歲的郭雲天登時劍術超凡。

獨孤峰離去時，因天候寒冷，披著郭雲天所贈錦衣而去，直到獨孤峰臨終之前，猶記郭雲天當年之恩，便交代段天紅將那錦衣歸還郭雲天再謝大恩，並遺言交代段天紅，如遇郭雲天有需，當即全力協助。

此刻劍門派藏匿的舊居，正是當年郭雲天搭救獨孤峰之處，因而段天紅上劍門山時，自能尋得藏匿於劍門山頂舊居的劍門派，並依獨孤峰遺言將錦衣歸還郭雲天。那時正逢郭雲天聽聞黃山派勾結蒙古，心覺不妙，率「劍門五子」正要出發前往黃山派馳援之時，恰遇段天紅來訪，遂邀段天紅一同前往黃山，段天紅爲償獨孤峰遺願，不敢拒絕，便與郭雲天一同前往。因段天紅腳程較快，先到黃山，一見陽平秋生死

垂危立刻出手相救，便遭遇高強的蒙古高手漠雪雙鷹，但因當時段天紅救人心切，虛晃幾招後便救走陽平秋，半途遇郭雲天及劍門五子後，再由劍門五子將陽平秋帶回劍門山頂舊居養傷。也因此，當姜毅及陽紫萍等人回黃山派時，自然尋不著陽平秋。

而陽平秋聽聞江天雨召開武林大會，憂心那日陽紫萍及丘膺烙去尋姜毅及張石群未回，黃山便已被滅，遂負傷喬裝來尋四位弟子行蹤，卻意外知曉張石群勾結梅少龍爲惡，因此即便負傷也只能清理門戶，再自我了斷，以謝天下，但卻讓李玄揚點穴暈去，醒來時卻見救命恩人段天紅，當即上前謝恩。

隨後，陽平秋退到陽紫萍身旁，卻聽聞丘膺烙血戰而死訊息，心中一怔，悵然而悲，想起當年行經悅來客棧之時，見丘膺烙孤苦堪憐勤賣平安香水符，卻一身骨氣，志節堅毅，且學武融會貫通，盡得陽平秋眞傳，陽平秋本屬意將掌門之位傳他，卻沒想今日聽聞噩耗。陽平秋回想歷歷往事，哀痛欲絕，因而與暈厥醒來的陽紫萍二人抱頭痛泣。



罪難赦惡人伏誅，用奇計智驚千軍

這一方面，李玄揚誓取梅少龍性命，因此緊追狼狽奔逃的梅少龍。一路奔竄的梅少龍心想逃入元軍之中，便可暫保性命，然因連峰岡上歧路紛雜，梅少龍穿林越叢不知方向，如驚慌之狼只顧往前尋出一條生路。

或許該是天理報應之時，文天祥、陸秀夫、張世傑當年的赤血忠心，只爲保全宋室王朝的最後血脈，如今卻讓梅少龍徹底毀滅，因此，應是宋末三傑的英魂顯靈，山林大地忽捲一陣淒風，以致奔竄的梅少龍稍一分心，腳底一個阻絆，竟被幾座小土堆絆倒跌摔，那幾座小土堆，便是李玄揚親埋趙平一家數口之墳座。

梅少龍急忙爬起欲奔，但李玄揚已是一個輕身攔阻在前，梅少龍再無去路可逃，於是心下一沉抑制驚慌，隨後冷笑說道：「你眞要攔我去路！……元軍即將上山，你若不去應付，恐怕連你那兩個小情人也難逃生天。」

李玄揚搖頭嘆道：「沒想到趙平眞是地下有靈，也難容你這冷血無情之人，今日，我李玄揚就在趙平墳前，誅殺你這弒君狗賊，以告慰趙平及阿永在天之靈！」

梅少龍轉身一看，果見地上幾座墳堆，心中猛然一顫，隨後冷然回道：「呸！弒君……，宋朝早滅，何來弒君，若非你來阻攔干擾，我梅少龍必能驅退蒙古，一統江山，自可給漢人一個安居之境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恍然一悟，無奈狂笑說道：「一統江山，哈……哈……，原來你這一切罪惡滔天之事，就是爲了你一統江山的野心！……你若眞能驅退蒙古，我李玄揚無話可說，心悅誠服，但你陰殺宋室後裔、勾結蒙古殘害武林幫派，更殺害無辜阿永，如此泯滅人性的作爲，這無情無義的江山，你得來何用！似你這等無情之人，怎能造黎民萬福。我想，芸香仙子所說的草莽眞龍，絕非是你。」

梅少龍疑惑問道：「誰是芸香仙子？」

李玄揚朗聲回道：「這個問題，你到陰曹地府去與秋槐仇討論吧！我想他也有同樣的疑惑。」

這時，梅少龍心知李玄揚劍下必不留情，爲奪先機以趁隙逃脫，於是傾盡全身功力，放手一搏。只見梅少龍擎劍而立，暗運厚勁，起手便是融合自己武學的巔峰絕招，一式「殘鷹掠影」再運「震天乾坤掌」，登時風捲黃沙，草木驚顫，一股宏大氣流蘊夾凌速劍鋒，冷勁光虹更如擎天電光疾馳，直刺李玄揚。

李玄揚見狀劍鋒旋動，正是易筋氣轉，勁力盡發，只見手中劍虹一閃，卻是後發先至的迅疾劍法，兩人雙劍交鋒數招，劍勁猛烈之勢竟是摧毀四周林木，兩人出手盡是極招，更是誓取對方首級的決心。

李玄揚雖是技高一籌，但梅少龍此刻彷若窮寇末途的困獸之鬥，竟是放手一搏的拼命死戰，其勢猶如發狂的猛虎，以致李玄揚雖是使出絕學「疾風訣」，卻一時難以擊殺發狂困鬥的梅少龍。

纏鬥三十餘招後，周圍林木早已枝斷葉飛，梅少龍竟不顧持劍右手正與李玄揚極招對決，冒著走火入魔功體受創的風險，猛然再運眞元，冷不防左手急運渾厚內勁，一記「震天乾坤掌」之「開天闢地」，勁力剛猛無比，一掌襲向李玄揚右胸而來。

李玄揚雖是身負驚天神功，但畢竟自悟自學，江湖對戰經驗不如梅少龍，豈能料到梅少龍在此逼命劍鋒對決之時，左手竟能神來一掌，蘊夾如此驚滔駭浪的掌風氣勁。李玄揚見這突來之掌情勢危急，也是猛然迴劍運勁，一掌與梅少龍砰然互擊。然這一掌梅少龍已是全身氣勁盡發，李玄揚卻是倉皇應招，勁力不及，雙掌交會一陣後，李玄揚竟被震退數步，併同嘔出一口鮮血。

梅少龍見機不可失，轉身便要縱身逃脫，豈料李玄揚雖是負傷，又是一個輕身縱躍仍是攔住梅少龍去路。

發狂氣惱的梅少龍，猙獰說道：「好，好，……好！」隨後又是猛烈劍鋒狂掃而來。

這時，李玄揚卻紋風不動，腦中浮起疾龍劍法之「千軍破」劍訣，那千軍破劍訣不僅極快，更是無數虛實玄幻的劍招錯雜，如用於臨對無數敵手，正是以一擋百的破敵劍法，但此刻僅有一名敵手，李玄揚本來一時難以融會千軍破劍訣，但見落葉紛飛之時，突然一個心領神會，氣沉寧靜，身若泰山，紋風不動。

當那梅少龍手持天虹劍，舞動催命劍鋒發狂襲來之時，只見李玄揚將梅少龍以一當百，卻似臨陣面對數百敵影一般，手中長劍寒光閃動，發狂的梅少龍登時卻如拆接千百劍招，數道光影閃動之後，李玄揚虛幻錯雜的劍法之中，冷然一劍破風而出，劃過梅少龍頸咽……。

惡貫滿盈的梅少龍，此時僅剩驚懼恐怖的眼神，頸脈筋絡已然全斷，再難言語，腦海殘存的僅剩稱帝美夢，以及對胞弟龍燁最深的愧疚，隨後倒落塵埃，氣絕身亡，終於結束其陰謀妄得九五至尊的春秋大夢。

梅少龍亡後，李玄揚總算告慰趙平在天之靈，於是取過梅少龍手中天虹神劍，雙膝跪於趙平墳前，九叩首後說道：「趙大哥，斷毀宋室血脈的惡徒，應是你英魂有靈，已在你墳前伏誅，只是……，我李玄揚辜負了文大叔對宋室後裔的辛苦護持，從此再無趙氏血脈繼承宋室正統，實乃大罪也！……爲彌補我的滔天罪過，我李玄揚自當盡力，也將用心解讀芸香仙子告示之事，期能尋得可爲我漢人百姓打造一個情義江山的眞龍英主。……你安息吧！趙大哥。」

此時李玄揚心中已然思緒萬端，愁思悵然，仰天長歎而道：「阿永……我已親手血刃殺你之人，你在天之靈……可以……可以安息了！」憶起純眞憨直的阿永，李玄揚仍是不由一陣鼻酸，如今惡徒伏誅，也總算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阿永。

隨後，李玄揚再次跪叩趙平之墓後，便沿路欲回連峰岡，以會眾人。

而在群雄聚首的連峰岡上，自梅少龍逃離時所點燃之紅煙漫空升起後，山下元軍便在蒙戰的指揮調動下，分批移軍攻上連峰岡。連峰岡上群雄見山下元軍旌旗揚動，人人自危，卻因上山之路僅有一條，眾人無路可退，不知如何應戰元軍。

這時，五大派中的霍山派並未前來，而陽平秋先有負傷，後又自責教內出了叛徒，因此自覺無顏領導群雄。

眼見數千之眾群龍無首，於是俠刀門主林淨丘對虎幫嚴剛說道：「嚴幫主，蒙古韃子已攻上山來，我等總不能坐以待斃！四大幫門素來敬重虎幫，並以虎幫爲首，不妨請嚴幫主臨危銜命，指揮調度群雄，渡

此危機，我林淨丘定當全力協助嚴幫主號令。」

嚴剛聞言，十分困窘煩惱，無奈說道：「我嚴剛粗人一個，只慣單打獨鬥，能有什麼謀略……，我看還是由林門主你來號令，我嚴剛當全力配合，趕退這些韃子！」

一時之間，面對訓練有素的元軍即將圍攻，林淨丘及嚴剛兩人也不知所措，本想互推對方號令群雄，但畢竟單打獨鬥與行軍對陣各有不同，況且在場群雄筋脈盡鎖，難動眞氣與元軍對陣，因此僅能楚囚相對，卻都束手無策。

孫羽珊見山下元軍旌旗揚動之際，心境與群雄皆同，眼下眾人均難動眞氣應敵，難道便此坐以待斃！突然，孫羽珊心念一動，急忙取出懷中「乾坤奇略」，獨自一人靜坐碧草翻閱，袁莫雲見她正研讀「乾坤奇略」，便知孫羽珊正思索應敵之道，於是並未跟去打擾。

約莫一頓飯時分，孫羽珊研讀「乾坤奇略」似有所悟，連忙來到嚴剛身旁。

這時群雄仍是驚惶議論，毫無對策，孫羽珊便對嚴剛說之以理，說道：「嚴幫主，此刻群龍無首，一片驚惶，要退元軍，務必請您登高號令，否則眾人必定難逃元軍的掩殺！」

嚴剛仍是無奈回道：「孫姑娘，這……我嚴剛一介莽夫，胸無定略，哪能……哪能號令群雄呀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一如方才群雄皆推嚴幫主之誠，想必嚴幫主威望深得武林俠士敬重，只要嚴幫主願意領導群雄共退元軍，羽珊便有計略退敵！」

嚴剛聞言大喜，想起方才孫羽珊計誘梅少龍的聰穎，連忙驚喜說道：「孫姑娘，妳眞有計略能退元軍？」

孫羽珊此刻已無他法，爲增嚴剛信心，便自信的點頭應道：「只要嚴幫主信得過我，我便有計略可退蒙古軍。」

嚴剛見她如此信心，當下說道：「信！當然信！孫姑娘小小年紀便能用計逼出梅少龍這魔頭的陰謀，我嚴某好生佩服！對孫姑娘當然信服。……好，我嚴剛便充個漢子來領導眾人，看看孫姑娘有何計略，我嚴剛聽妳吩咐。」

林淨丘也一旁答腔說道：「是呀！孫姑娘若有好法能助眾人脫困，林某也定全力聽妳吩咐行事！」

既得群雄支持，孫羽珊爲爭時效，連忙手指連峰岡西側一片樹林，對兩人說道：「嚴幫主，你等眾人筋脈無法施展運勁，前方那片樹林可有氣力砍斷？」

嚴剛望著那片樹林，笑道：「孫姑娘說笑了！我等只是眞氣難運周身，以致無法施展武學招式應敵，但要砍倒一棵樹，那是不費眞氣輕而易舉之事，況且在場虎背熊腰之士眾多，要砍倒那片樹林實非難事！」

孫羽珊聞言心下稍寬，便繼續對林淨丘說道：「林門主，煩你指揮眾人退至西側樹林之後，號集群雄將枯木乾草綑紮緊實，製成草人模樣，並另請一組人在連峰岡中央聚滿乾草枯木數堆，我自有用途！」

嚴剛及林淨丘兩人見孫羽珊如此冷靜吩咐調度，心中暗暗稱許佩服，雖不知她有何計略，但因時刻緊迫在即，也無暇問明所以，便依孫羽珊之計，號令在場群雄偕同配合。

由於元軍確已行軍攻山，眾人因無處可逃而一片驚慌，如今既聞嚴剛及林淨丘兩大幫首領號令，總是一線曙光，因此眾人均願意獻力協助，聽從調度指揮，期能同心協力渡此難關。

隨後，孫羽珊又吩咐姜毅及陽紫萍，率人以乾枝枯葉綑成圓球，沿著連接連峰岡的小徑，一路埋伏而下，並吩咐姜毅如此這般，姜毅點頭應允而去。

孫羽珊又問洛玉波及武雲說道：「蒙古韃子殺人無眼，如今恐是生死存亡之時，眼前只剩武大哥及洛叔兩人能動眞氣，但武大哥傷，洛叔又經方才一番眞氣纏鬥，不知你二人能應敵否？」

武雲方才雖受馮鳴南一掌而嘔血，但經調息後已無大礙，便回道：「我武雲無礙，必傾一己全力應敵，便聽孫大夫吩咐。」

洛玉波也回道：「羽珊放心，洛玉波調息便可，應付元軍不成問題，妳且放心！方才看羽珊如此指揮群雄之狀，洛某佩服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洛叔說笑了！眼前情勢危急，羽珊也是情急想起兵法所載之計，也顧不得有用無用，趕緊吩咐眾人協力分頭進行，只求盡力一試以退元軍！」

洛玉波說道：「好！洛玉波也會竭力！」

見群雄各自依計而去，又見孫羽珊如此指揮若定，一旁的袁莫雲上前驚嘆佩服說道：「哇！羽珊，妳眞是彷如運籌帷幄的大軍師呀！著實令人佩服讚嘆。」

孫羽珊低聲回道：「莫雲姊，我只是看書用計，妳也知道，是仙子千年暗傳給玄揚哥的書，我哪能是什麼運籌帷幄大軍師，妳沒看我雙腿正抖著呢！」

原來孫羽珊見山下元軍旌旗揚動，危急之下，突然望見半山上的耀眼斜陽，當下情急生智，想起曾見過「乾坤奇略」內所載之計略陣法，於是急忙翻閱乾坤奇略之「移日換位」、「臨敵借箭」計略及陣法，並審度附近山形地勢後，在此情勢危急下，也顧不得計略成功與否，便急邀嚴剛吩咐眾人應變備戰。

孫羽珊吩咐停妥後，眾人依言各去辦事，因時刻迫在眉睫，群雄齊心協力之下，約莫一個時辰便已辦妥孫羽珊吩咐之事，但眾人仍是滿心疑惑，不知孫羽珊如何能退元軍。隨著時間的逼近，第一批元軍已近連峰岡，孫羽珊心緒更爲忐忑惶恐，終是憂心自己彷如兒戲般的計略，不知靈也不靈！

這時，李玄揚誅殺梅少龍回連峰岡後，卻見連峰岡上原有的數千群雄，只剩約莫二、三十人固守著草堆，李玄揚納悶疑惑之時，孫羽珊急忙叫喊：「玄揚哥！」李玄揚便往孫羽珊處奔去，經孫羽珊說明後，李玄揚這才明瞭一切。

眼見李玄揚來到，孫羽珊自是歡喜萬分，一則慶幸李玄揚平安歸來，二則李玄揚也是在場能運眞氣之人，且知李玄揚武學高深，有他在場更具退敵信心，並交代李玄揚退敵之重任。

孫羽珊說道：「此番面對大敵，玄揚哥務必小心謹慎，如遇危急，萬不可急切作困獸之鬥，定要退至後方再思他法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珊兒放心，我會謹記妳方才之吩咐，我所學劍法之『千軍破』劍訣，對陣千軍萬馬時更爲絕妙，應可不負妳交付之任務。」

話未說完，一面軍旗揚動，第一批元軍已上連峰岡。元軍一抵連峰岡，卻見岡上人煙渺渺，疑惑之時，突然，上山小徑一陣火起，烽火旺烈，燒得一路上元軍哀鴻急竄，第一批元軍見狀急忙回軍去救，緊

急撲滅烈火。

這時，藏身西側樹林後方的群雄見狀，一陣歡呼，士氣大振，更具退敵信心。

那把小徑之火，正是姜毅及陽紫萍依據孫羽珊之吩咐，率人點燃枯木乾草所爲，火球沿山徑滾落，重創前兩批元軍。

由於前軍乃由金獅戰神領軍，因受火攻重創，因此金獅派人急報蒙戰。

蒙戰聞言詫異，尋思暗想：「這群江湖草莽竟懂兵法，實在出我意料！看來，須以行軍布陣之法應對，不可輕敵。」於是，蒙戰下令盡速撲滅火勢，並令弓箭兵上前支援前軍，催促全軍繼續速往連峰岡推進。

姜毅及陽紫萍畢竟乃急就章所成之火攻戰術，乾草枯枝並無燃油引信助燃，元軍雖因一時未防而重創，但總是征戰沙場訓練有素之軍隊，不到半個時辰便已撲滅火勢，並進軍來到連峰岡上。

元軍大軍來到連峰岡後，金獅戰神率軍立於陣前，卻見李玄揚、洛玉波及武雲三人昂然而立，四周數堆草堆各站寥寥數人，不見其餘眾人，心下疑惑之際，突然……，那草堆冒起濃濃白煙，且風勢微拂西風，瞬間白煙竄天入雲，籠罩四周元軍，以致金獅戰神已看不清對側的李玄揚等人。

原來那白煙乃孫羽珊吩咐固守草堆之人燃起，並特別囑咐只令生煙，不得起火，藉揚煙令元軍陷入恐慌疑心，此計正是「乾坤奇略」所載之「臨敵借箭」。

當白煙揚起瀰漫四周之時，金獅戰神果眞心疑徬徨，爲防敵人趁煙襲擊，於是下令弓箭兵引箭急射以

爲掩護，並命幾名身手矯健士兵在弓箭手掩護下，速去熄滅那揚煙草堆。

當元軍急射箭矢之時，林淨丘已率群雄持草人伏於白煙之後，盡收元軍箭矢，以防箭矢射傷群雄，故而群雄並未因那元軍的箭雨而傷。經半個時辰後，主控燃草生煙之人早已撤去，隨後元軍控制草堆，並熄滅星火抑制白煙後，又僅見李玄揚三人對面昂然而立，不動聲色。

時近黃昏，斜陽半落，此刻雖是晴空無雲，但因太陽隱沒於連峰岡西側樹林之內，因而連峰岡上陰涼樹影蔽日，大地一片清晰。

這時蒙戰將軍已到，金獅戰神稟明蒙戰方才白煙之事後，蒙戰對金獅戰神說道：「上山之人明明數千，眼前卻爲何僅此數人，陣中究竟有何人物，竟能熟諳兵法戰略？」

金獅戰神回道：「這群江湖草莽又怎知兵法戰略，屬下也實不知曉，但此刻只剩這數人應敵，定然有詐。屬下先率大軍掩殺過去，再探究竟。」

蒙戰回道：「好，金獅，速戰速決，也要當心提防！」

金獅戰神說道：「屬下領令！」於是戰鼓一下，眼前雖僅李玄揚、洛玉波及武雲三人，但金獅戰神不敢輕敵，率大軍掩殺而去。

只見元軍急馳而來，李玄揚三人仍是不動如山，待元軍來到數丈之外時，突然連峰岡西側樹林齊聲倒落，耀眼斜陽瞬間如電光急射，映入奔馳而來的元軍眼簾，正因方才的白煙及樹林蔽日所致，因而元軍視線未能適應如此斜陽強光，登時眼前一片黑影，難視前物。便在這時，寒光數閃，李玄揚、洛玉波、武雲三劍齊出，正面與元軍部隊交鋒。

只見元軍雙目難視斜陽強光，眾人眼前一片黑影尚未散開之際，李玄揚起劍便是不世劍招「千軍破」，勢如萬馬奔騰，虛實變換的劍法，隨著疾馳疾影的身形錯動，竟在須臾之間連傷百餘士兵。

由於斜陽在西，元兵舉目直視斜陽強光，難辨李玄揚身影，正是孫羽珊的「移日換位」之計奏效，因此只見李玄揚劍法如秋風橫掃落葉一般，殺得元兵驚駭心惶，彷彿再現一千多年前的驃騎神威。

一旁觀戰的主帥蒙戰，見李玄揚彷如驚天飛鴻，更如猛虎出閘，如此縱天飛旋躍地掃馳的絕世身手，令蒙戰心中不由駭然驚服，暗忖著：「此人劍法超絕，實有萬夫莫敵之勇，我得此人，眞勝千軍萬馬呀！」隨後又尋思想道：「對了，……此人莫非便是當時冷心楓所提過的少年！……看來，我應想法子收服此人，對我元軍更是如虎添翼……。」

正當蒙戰想得入神之時，李玄揚已破元兵數百，而洛玉波「亂劍訣」也殺傷元兵無數，武雲雖武功較弱，但也多有斬獲。

因孫羽珊意在嚇敵，讓元兵心生畏懼而退兵，故一再吩咐三人，臨陣對敵傷而不殺，以免元兵浴血死戰，則群雄勢難逃出生天。因此，爲遵孫羽珊吩咐，三人專傷元兵之手，讓其不能持拿兵器。

而原本暗伏連峰岡西側樹林之群雄，在樹林倒落之後現了蹤影，便於原地觀看，見元兵果不能戰，且李玄揚三人連傷數百元兵，紛紛議論叫好，並此起彼落的說道：「孫姑娘果然好謀略！眞是巾幗豪傑！」、「對呀！」、「哪像俺這等莽夫，遇此大敵便一無頭緒呀，哈哈！」

金獅戰神眼見士兵受傷無數，堵住前路難再進兵，遂與銅虎、鐵鷹戰神，上陣獨戰李玄揚等三人。

金獅戰神見了李玄揚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我們又見面了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今日相見，恐怕不能再讓大師一招半式了！除非，……除非大師能退兵而去。」

金獅戰神回道：「哈……哈！今日可否退兵，已非老夫能作主啦……，小兄弟，你也得留意，今日老夫手下也難留情了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李玄揚得罪了！」

話畢，李玄揚率先出劍，以搶先機，意在擊退主帥，打擊元軍士氣。李玄揚一劍刺來，銅虎突然出招來接，乃爲雪上次黃山之上敗於李玄揚手中之仇，於是一場大戰旋即展開，洛玉波去戰金獅，鐵鷹挑戰武雲。

一場驚天泣地的決戰，登時殺得風雲變色，令人驚心動魄。除武雲武功較弱外，正是漢蒙頂尖高手的對決。

銅虎晃動手中銅環說道：「上次三招落敗，今日俺銅虎便要討回這個面子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！上次李某手下留情，今日可不再留你情面。」

銅虎說道：「好樣，俺銅虎就要你盡力，才能爭個高低，留神來了。」

手中銅環化成索命神兵，銅虎蠻勁登如驟雨狂風，「索命環」威風猛勁狂攻李玄揚，與李玄揚手中劍鋒鏗然交響，雙方鬥上數個回合後，李玄揚眼眸餘光見武雲接戰鐵鷹驚險萬分，因此爲求速戰，再凝眞元聚氣劍鋒，迅疾無影的劍法挑、掠、刺、撩的連十二招，疾猛劍勁攻得銅虎難以招架。

畢竟李玄揚技優銅虎，一個旋身挑劍一劍便要刺入銅虎左腹，銅虎見狀心中一凜，待要回環已然不

及，只見李玄揚劍鋒一到銅虎左腹三寸之時，猛然急收劍鋒，隨後反掌拍在銅虎左腹之上，將銅虎震飛數步之外。銅虎一時肺腑受創，倒地難起，卻無性命之憂，一旁元兵連忙將銅虎扶起。銅虎落敗，此時已然心服自己技拙，暗自甘拜下風，不再上前挑戰，更暗謝李玄揚劍下留情，否則那劍鋒刺入左腹要穴，後果難以料想。

這時，武雲不敵鐵鷹戰神，左臂已受兩劍，突然一個失手，鐵鷹手中長刀正要劈落武雲胸口之時，卻聽得噹然一響，正是李玄揚震退銅虎後提劍而來，將鐵鷹長刀應聲掠開，由於突如其來，以致鐵鷹一個重心不穩踉蹌而顫。

鐵鷹見銅虎落敗，心中一怒，運勁揮動手中長刀，一式「雷劈轟頂」猛攻李玄揚，李玄揚一一拆招化去刀勁，鐵鷹愈加惱火，刀鋒更猛，十成功力盡出，化成綿密刀網逼殺李玄揚。

終是李玄揚技高一籌，兩人交手五十餘招後，李玄揚便一劍精準刺入鐵鷹右掌手腕，登時鐵鷹筋脈受創，鮮血直流，難再持刀。鐵鷹並不認輸，反惱羞成怒，左掌運氣用勁再擊李玄揚，李玄揚見他惱羞纏鬥，不肯服輸，於是氣凝於掌，毫不留情，用勁拍向鐵鷹胸前，鐵鷹應掌飛落數丈之外，嘔吐鮮血，因五臟受創再難起身，一旁元兵仍是趕緊上前將他扶下。

再觀洛玉波拆戰金獅戰神，兩人刀劍來往數十回合，拆招已過數百，仍是難分軒輊。於是金獅再運氣勁，刀鋒更猛，一式「破空鴻燐」如虎嘯生風，連番數十招凌厲急取洛玉波，只見洛玉波身形幻動，舞動

「亂劍訣」一一化去金獅刀招，兩人仍是平分秋色。

因洛玉波方才與段天紅連番纏鬥而用盡氣力，以致與金獅對決數十回合仍未取勝，若是洛玉波體力回復如初，金獅戰神必然敗陣。

但面對洛玉波久攻難勝，金獅暗自驚服，沒想中原武林竟眞臥虎藏龍，又因不識洛玉波，於是金獅問道：「閣下好生武勇，報上名來，死後好爲你立碑，免當無名之鬼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玉峰派，洛玉波。洛某死後黃土一坏，有名無名何須執著！多謝好意。但只怕洛玉波死辰未至，鬼神不收！」

金獅聽他語調豪氣千雲，會心一笑說道：「閣下放心！命喪老夫刀下，鬼神定然會收，今日，老夫便成全你。」

話畢，金獅再傾畢生絕學，一式「蒼波屠龍」，夾帶萬馬奔騰的氣勢直攻而來，洛玉波見那刀風凜冽威猛，連忙調息運氣，再創自身武學巔峰，將迴雲掌法融於亂劍訣中，登見手中長劍飄渺，似柔藏剛，再次刀劍交鋒之時，光火映閃，兩人暗暗驚服對方。

此回合交手二十餘招之時，洛玉波實在力竭，手中長劍緊握不住，登時脫手而出，洛玉波連忙騰空飛懸往後而退。此時金獅心中一疑，又見機不可失，一個急如電閃的快刀往洛玉波左肩劈來。待洛玉波騰空而退正要落地之時，赫見金獅快刀已到，迴避不及之時，洛玉波心中一凜，傾盡最後一絲氣力一個運勁，竟是常人難爲的武學造詣「彈風縱」，只見洛玉波彈風再飄，竟在空中三個迴旋縱身飛旋來到金獅面門，猛收雙掌，再借空中飛旋之勁竭力一拍，金獅豈料洛玉波竟有如此彈風再縱之威能，猛然一凜之時，胸前

被洛玉波雙掌拍落，震退數步，氣血翻湧，一時經脈紊亂，難動眞氣。

那時李玄揚正擊退鐵鷹，回身要助洛玉波，卻目睹洛玉波這招「彈風縱」的威能，心中也是暗暗驚服他的武學造詣。

後方觀戰的蒙戰，見金獅、銅虎、鐵鷹三位戰神已然敗陣，便喝令元兵扶三人退下療傷，並命受傷士兵後撤待命，隨後親率漠雪雙鷹上陣，來會李玄揚。

只見蒙戰拱手爲禮，語調謙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老夫乃大元朝欽察親軍都督『土土哈』，漢名『蒙戰』，方才見少俠精妙劍法甚爲佩服，敢問少俠大名？」

李玄揚聽他之名便是蒙戰，總算親見傳言中的蒙古將軍本人，卻不知怎地一時語調顫抖，說道：「在下李玄揚！」

這時，後方的孫羽珊見元軍主帥獨自上陣，想起「乾坤奇略」曾載「臨陣激將」之計略，心想如能用此謀略成事，便可不戰而退敵軍，但此刻要用何事來激敵將，孫羽珊卻暫無韜略，因而沉思細想。

蒙戰又對李玄揚問道：「李少俠劍法超絕，老夫嘆服，這劍法如此神妙精絕，敢問是何劍法？」

李玄揚聞言，回道：「將軍過獎，此乃疾龍劍法。」

蒙戰聞言一陣心驚，暗道：「難怪！我一生征戰沙場無數，不曾見過此種劍路，果眞是我蒙古部族代代相傳畏懼的疾龍劍法，也難怪當年驃騎將軍霍去病能孤軍深入千里，殺得匈奴望風而逃，如今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！……我定要收服此人，爲我大元效力！」

見蒙戰沉思不語，孫羽珊忽然靈光乍動，於是提膽來到李玄揚身旁，並在他身邊耳語一番。李玄揚皺

眉而視，但仍點頭應允。

蒙戰見兩人細細耳語，突然會心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姑娘莫非是李少俠情人，其情依依，看來應是相當憂心少俠安危。」

李玄揚冷笑說道：「此乃李某私事，不勞將軍費心，只是……不知今日將軍親率大軍來此爲何？何不退兵而去！」

蒙戰回道：「有人通報，今日你等在此聚眾謀反，蒙戰自當率軍來平。」

李玄揚笑道：「聚眾謀反！將軍言重了，我等只是江湖上武林俠士的一般聚會，何來謀反，更何勞將軍如此親率大軍，荒唐！荒唐！」

蒙戰聞言，舉目搜望見不著梅少龍，一時卻又不知如何回應李玄揚之語，但因愛才心切，蒙戰索性實話說道：「實話對李少俠說吧！我大元一統天下，實也憂心你等武林人士聚眾謀反，因此聽聞武林各門派聚會於此，老夫特來招降你等武林派門，如不降者，只好格殺毋論，免爲我大元後患！但……老夫今日見你身手，實在欣喜，得你一人便可添我大元一名虎將，因此，老夫今日只爲你，李少俠若願爲我大元效力，老夫不再爲難其他人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
蒙戰此語，反令李玄揚陷入一陣沉思，孫羽珊耳語本要用激將之法誘使蒙戰與李玄揚決鬥，以讓蒙戰敗後退兵，卻沒想蒙戰卻提出要李玄揚歸降之語，因此李玄揚一時卻不知如何回話。



臨陣激將雙強鬥，穹空蒼龍弒叛鷹

這時孫羽珊靈機一動，竟又不知哪來的膽量，立於陣前開口說道：「將軍既要求才，也該令人心悅誠服才是，否則又如何能歸降於你。」

蒙戰微笑回道：「如何才能令你等心悅誠服？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將軍欲求人才，至少也該以武服人，如此大軍陣仗，自然是勝之不武，如何令人誠服！」

蒙戰聞言揣度一思，恍然有悟，哈哈笑道：「小姑娘，妳言下之意是要激我，老夫明白！哈哈……看妳如此聰穎，莫非……方才火燒小徑、白煙漫天及樹林傾倒，均是妳的主意？」

見自己激將之計被蒙戰識破，孫羽珊不由一陣心羞，勉強提振勇氣回道：「是又如何？誰叫你興兵來此，我等只能自保！」

蒙戰回道：「好，好！如此年紀便有萬夫莫敵之勇，小小姑娘便有決勝千里之智，老夫若得你二人，何患西域不平！小姑娘，你二人如何便可誠服歸降老夫，爲我出力，說來聽聽。」

孫羽珊原以爲計被識破，難以誘使蒙戰單挑獨鬥，沒想蒙戰求才若渴，竟是如此豪爽回問，因此也順勢說道：「簡單！將軍不以大軍爲屏，與李少俠單打獨鬥，將軍若勝，便依將軍之言，我倆心悅誠服歸順將軍；惟將軍若敗，便全軍撤退，不得傷及在場群雄一人，不知將軍意下如何？」

這時，蒙戰身旁的漠鷹急忙說道：「將軍不可！今日另有要事，切莫輕信這丫頭激將之語。」

蒙戰拂手，低聲對漠鷹示意說道：「無妨，我自有打算。」於是，蒙戰豪爽應允，並對孫羽珊說道：「好！老夫可以答應妳，只是老夫此行主要任務乃爲黃金寶藏，如未能得知寶藏訊息，與妳打賭也無所用！老夫得先知曉，才能下這賭注。」

孫羽珊盤算一會，心想反正群雄均誤以爲寶藏之密在神劍之內，因此告訴他也無妨，於是便回身向江天雨請取李玄揚交託的天虹神劍。

只見孫羽珊手持天虹神劍對蒙戰說道：「此劍名曰天虹，黃金寶藏之密便在此劍之內，將軍若勝，我等連同此劍奉上。」

漠雪雙鷹兩人聞言，眼睛一亮，雙目直視那天虹神劍，覬覦的自然是那天虹神劍所藏的黃金寶藏之密。

隨後孫羽珊並問在場群雄道：「不知方才提議，現場群雄有無異議？」

孫羽珊此言眞讓群雄面面相覷，不發一語，畢竟人人雖也覬覦那黃金寶藏，但此刻身是元軍的囊中之物，也知孫羽珊答應蒙戰乃爲保全眾人全身而退，因此群雄無語，默許孫羽珊之議。

於是，孫羽珊回身，凜然堅毅對蒙戰說道：「好！群雄既無異議，便與將軍一賭，如果將軍得勝，我倆歸順將軍，並奉上此劍，將軍不得爲難其他人；但李少俠若勝，將軍願賭服輸，無條件撤兵，敢也不敢，將軍自決！否則在場數千群雄與將軍廝殺，孰勝孰敗尚在未定之天。」

孫羽珊此番言語，威誘並濟，毫無懼色，當眞乃一等談判高手，連蒙戰也不由佩服。

蒙戰聞言說道：「好！老夫答應妳，只不過……，李少俠與我空手對戰，不用刀劍，敢也不敢……，如若不敢，便只有決戰一途！」

蒙戰當真是身經百戰之人，早已看出李玄揚劍法超卓，如以刀劍交鋒，勝算難料，況且自己獨門絕學「蒼狼神爪功」所向無敵，若以空手相搏，必有全盤勝算，因此便誘議空手對戰，讓李玄揚陷於兩難。

這時孫羽珊低頭問李玄揚之意，而李玄揚著實難決，畢竟自己所擅長者乃劍法，掌法卻僅學過洛玉波之三式迴雲掌，勝負難料，但若不應允，蒙戰卻不願單挑獨鬥，則一場血戰勢必難免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一旁的洛玉波見李玄揚猶豫之樣，知他憂心掌法不如劍法，於是來到李玄揚身旁問道：「玄揚老弟，洛某曾授你之迴雲掌，你練成幾式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當年洛叔所教三式均已學成，只是掌法不如洛叔這般變化莫測，如今不知對方功力深淺，因而有些擔憂。」

洛玉波說道：「第三式雲轉峰迴已練成，那便太好！你內力渾厚，速學可成，我再授你幾句口訣，等等你臨陣應變，便可將雲轉峰迴變化無盡招式，切記！武學精髓並無定招，只要掌隨心動，心隨意走，然後意之所至，見招拆招，便可無堅不摧，無敵不破。」

於是，洛玉波在李玄揚耳邊背誦迴雲掌最精髓之口訣，李玄揚雖想速記在心，但卻僅存片段口訣。

蒙戰見他兩人嘀咕良久，以為兩人正在商議，但卻遲未回話，便問道：「李少俠，如若不敢便無須勉強，待老夫收拾這群人後，再來談議吧！」

於是，李玄揚急忙回道：「如何不敢，是你怕了吧！我正交代洛叔，萬一我輸之後，向我父母稟報，你卻如何這般不耐等候！好，我答應你，但你也要記得你的允諾。」

蒙戰回道：「老夫一言九鼎，絕不食言。」

一旁的漠鷹仍是勸阻說道：「將軍，萬一有變，則此行目的付諸流水，白忙一場，這可不好。」

蒙戰說道：「若得此二人，對我大元勢必如虎添翼，無論如何，今日老夫必須一賭，你們無需再言！」

漠鷹聞言，看了雪鷹一眼，兩兄弟眼神有異，心中自有盤算，便不再阻止蒙戰單挑李玄揚。

另一旁觀看的江天雨，見威震漠北的蒙古大將軍如此愛才惜才，竟為得良才而應允如此賭注，心中暗自感嘆：「蒙古人如此積極情義延攬將才，無怪乎宋朝降將甘願為其盡效犬馬，相較於當年宋廷朝臣專權，排忌良將忠臣，如此無情無義的江山，難怪無法與蒙古抗衡，以致江山淪落異族統治，其來有自。」

江天雨無奈搖頭，也頻頻嘆息。

這時，李玄揚空手迎風而立，與蒙古第一高手蒙戰臨陣對決，兩人冷然相視，各自盤算時機，孫羽珊則退在一旁，四周群雄及元兵屏息而觀，四周一片寂然。

突然，蒙戰心神一動先發制人，瞬時單手成爪，便是一陣風嘯直撲而來，李玄揚雙腳挪動穩住下盤，雙掌迴動之際，立與蒙戰利爪交手，只見蒙戰五指利爪如蒼狼敏疾，右路去抓李玄揚左肩之際，李玄揚沉肩欲閃，蒙戰左路利爪倏忽而來，立時掃破李玄揚左腹，李玄揚猛然施展追雲步輕身迴旋，才避去這肚破

腸流之危機。

兩人交手不過十餘招，蒙戰身手如此敏捷俐落，雖是愛才急欲延攬李玄揚，但出手比鬥竟如此狠急，當眞令李玄揚意料不到。然在蒙戰心中，志在奪得黃金寶藏以充國庫，絕不能輸，出手自然毫不保留；其次在得沙場將才，雖想李玄揚歸服蒙古，但若李玄揚因不敵自己而命喪爪下，表示李玄揚之才有限，攬之無用。因此，蒙戰出手傾力而戰，一在必勝，二在考驗，因而李玄揚空手相應，漸處劣勢。

蒙戰終究乃蒙古第一高手，長年征戰漠北，深受忽必烈信任，曾平漠北判王，殺敵甚多，當年奉命越阿爾泰山征討判王海都之時，便收服漠雪雙鷹，因而有漠北第一高手之稱，漠北諸王聽聞土土哈（即蒙戰）威名，當眞聞風喪膽。

李玄揚年紀尚輕，又是漢人，自然未曾聽聞蒙戰威名，方才過招一回，心中暗自驚駭蒙戰武功竟如此高深精絕，不由一陣心慌。心下駭然之時，蒙戰縱身飛旋，長空騰躍，登時如蒼鷹展翅，瞬間雙腳落地急馳，又如蒼狼掠攻，左腿掃堂逼得李玄揚連退數步。隨後蒙戰一個搶步，雙爪急探，直取李玄揚腦門及左胸，李玄揚猛然一驚，體內筋脈逆轉，「雲轉峰迴」應式而出，登時氣流旋動，勁力威猛，順勢逼退蒙戰雙爪，兩人各退數步。

李玄揚這招迴雲掌的威勁，令蒙戰心頭一凜，尋思暗想：「這年輕人內功如此深厚，竟能瞬間便生宏大氣勁，我得當心謹慎！」

此時，蒙戰運勁匯聚雙掌，掌勁凝爪，一式蒼狼神爪功的驚天絕招「鳴狼鴻爪」宛如飛鴻利爪，勢如破竹，探、掠、拘、撩如此幻化成招，猛掌變爪，凌厲而攻。李玄揚空手搏鬥之招明顯不敵蒙戰，又因方

才洛玉波所授迴雲掌口訣全部忘光，只守難攻，於是李玄揚便見勢而爲，以招拆招，逢隙而攻。因此，只見李玄揚運縱輕功，腳法絕妙，易筋運氣，心如菩提，雙掌波動登如雲波，竟是一一化拆蒙戰鴻爪，兩人眞勁交鬥，驚險連連，經鬥六、七回合，歷盡數百險招後，李玄揚雖未占得上風，卻也並無敗象。

其實李玄揚雖是拳掌不精，但輕功卓絕，遠勝蒙戰，菩提易筋功內力雄渾，更是數倍於蒙戰，因此拳掌技巧雖遜於蒙戰，但謹記方才洛玉波交代的見招拆招，於是掌隨心動，心隨意走，迴動雙掌變化之機，便因此順勢化解蒙戰絕學。

如此經半個時辰的纏鬥，一旁的漠雪雙鷹也是凜然一驚，畢竟兩人當年於西域與蒙戰決鬥之時，兩人聯手仍是敗於蒙戰這招「鳴狼鴻爪」，因而歸降蒙戰甘爲屬下，卻沒想李玄揚竟能與蒙戰纏鬥數百招而未敗。

而蒙戰絕學「蒼狼神爪功」乃其家傳絕學，據傳其先祖承襲久遠的匈奴部族，而得此神功，因此蒙戰先祖及其父親皆以驍勇善戰聞名。而蒙戰自接掌兵符，空手拚搏至今，未有人能接下其「鳴狼鴻爪」，李玄揚歷經數百招的拆鬥，竟能毫髮無傷，蒙戰內心並未因此惱羞，反而更加喜愛李玄揚這位將才。

一旁群雄初見蒙古第一將軍如此神勇，不由暗暗嘆服蒙戰的武學造詣，更有人竊語說道：「這等勇猛，大宋將領何人能攖其鋒，唉！……難怪啦！」

一句風涼之語，倒是道盡群雄內心之言。畢竟宋朝重文輕武，縱有如岳武穆這般勇武之人，也因朝臣當道之排擠未受君王重用，因而難膺統兵大將，戍衛山河；於是庸將治軍的結果，又如何能與橫掃漠北的蒼狼一較高下呢！

兩人交手至今，蒙戰心中暗讚李玄揚之餘，說道：「李少俠果然好身手，老夫欣賞佩服！只是接下來恐要留神了，老夫此招可是非比尋常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將軍神武，晚輩佩服萬分，只是賭注必有輸贏，將軍只管出手，晚輩也將趁隙而攻，將軍可得留神了。」

話畢，兩人各運眞氣，歷經方才排山倒海的氣勁交鋒後，此刻已然心知對方此招必有毀天滅地之威能，於是一則留神，一則傾力，均是抱持必勝之心。蒙戰爲至寶將才，李玄揚爲群雄之安。

驚天一擊，蒙戰出手便是「蒼狼神爪功」最終式——「蒼狼絕」，只見蒙戰左掌幻動，右掌不移，身形飄忽而前，登時騰躍迴身，電光石火之間，右掌瞬凝成爪，抓往李玄揚後心。

由於蒙戰身影幻動，利爪無影而瞬疾，李玄揚旋身側避，竟已不及，後心衣衫再破，被蒙戰刮抓三條血痕，所幸李玄揚輕功避閃迅疾，否則必然傷及筋脈，鮮血難止。

李玄揚雖是避過一爪，但蒙戰迅如蒼狼的神爪，又已無風無影的速攻而來，分由腦門、前胸及下盤擒抓李玄揚，李玄揚提勁運氣一一拆擋，但蒙戰爪風利疾，李玄揚愈感難支，雖有間隙可反攻蒙戰，但因掌法遜於蒙戰，待要出手搶攻之時，蒙戰之爪早已來到面前，李玄揚只得迅收回掌來擋，頻居下風，因此險象環生。

一旁的孫羽珊及袁莫雲見李玄揚左支右絀之狀，憂心不已，群雄也是暗暗爲李玄揚捏了數把冷汗。

而李玄揚雖是險象環生，只守難攻，但總是能在逼命危急之時化解蒙戰掌爪。只見蒙戰越攻越猛，李玄揚也越拆越快，隨著蒙戰出奇的招式變換，兩人拆鬥又是近百招後，蒙戰猛然收勁，隨後縱天一躍，凌

厲鴻爪空撲李玄揚而來，這竟是誘逼之招，致命之招正在後頭。

然李玄揚爲拆避此爪，也是縱身一躍，凌空後翻，待得雙腳正要落地之時，蒙戰致命之招早已狼爪狠探，一爪正往李玄揚下腹掃來，李玄揚此時身軀正處落地之姿，勢已避無可避，躲無可躲，雙掌要來化解已然不及，此爪掃中必然重傷。

無奈時刻，百無一法，李玄揚腦中突然閃過洛玉波的身影，相同的落地之勢，記得當時洛玉波與血沽刁打鬥之時，曾見洛玉波運勁彈步再起，空中一個翻身，使出絕學「迴雲掌」擊傷血沽刁；又憶方才洛玉波與金獅戰神的最後一招「彈風縱」，見洛玉波彈風再飄，空中三個迴旋擊傷金獅戰神情景。於是，李玄揚猛然心領神會，登時心如菩提，眞氣渾沛，未待雙腳落地，只在半空之時便以追雲步最上乘輕功，彈風運勁再縱，凌空一旋。

如此絕學實在超乎極限，蒙戰掃爪登時撲空，一時難以置信，心中驚駭之時，只見李玄揚凌空收掌，氣勁聚凝，隨後勁隨掌發，由空中一掌拍落蒙戰胸前，蒙戰不及避閃，「啊！」的一聲，應聲飛出丈外，然李玄揚此掌勁力五分，蒙戰雖傷但五臟未創。

然而，當蒙戰應聲飛出之時，只見漠雪雙鷹眼神一動，兩人似乎已有默契，隨後而來的，竟是驚恐駭人的陰謀叛變。

瞬間，只見漠鷹疾馳身影，彷如鬼魅的身影來到孫羽珊面前，瞬間奪去孫羽珊手中的天虹神劍，如此迅捷的動作，群雄尚不及察覺之時，又見雪鷹瞬間氣凝於掌，待蒙戰飛身落地之時，突然，雪鷹一掌擊落蒙戰後背，蒙戰毫無防備，登時往前踉蹌而倒，嘔吐鮮血，氣脈翻騰紊亂，群雄見狀當下一驚。但隨後雪

鷹又是更為殘忍的使出手中鷹勾鐵爪，縱身上前一爪便要掏出蒙戰心肺，李玄揚雖與蒙戰對決，見此情景也是一驚，見雪鷹鐵爪正要刺入蒙戰心窩之時，李玄揚急忙出手，一個氣勁將蒙戰拉回避開鐵爪，並將受創的蒙戰一把抱住後，再讓蒙戰穩穩站立。

後方元軍陣內的金獅、銅虎、鐵鷹，雖是有傷在身，但見蒙戰受襲，當下負傷齊出，來阻雪鷹，豈料雪鷹見刺殺蒙戰失手，連忙回爪橫掃，畢竟雪鷹武功造詣遠在三名戰神之上，瞬間已將金獅、銅虎、鐵鷹三人刺傷，三人胸前鮮血直流。

蒙戰回神之後，五臟已然重創，拭去嘴角鮮血後，怒目說道：「雪鷹，你……！你膽敢偷襲我！」

此時孫羽珊也指著漠鷹，大聲喊道：「玄揚哥，他搶走了天虹神劍！」

這時，群雄才恍然察覺天虹神劍已落在漠鷹手中。

而身手敏捷的漠鷹由孫羽珊手中奪得天虹神劍，已迅速回到雪鷹身旁，見蒙戰受創嘔血，得意笑道：「呵……呵……，屈身多時，終於等到這一刻，真是天助我也！」

蒙戰聽聞漠鷹去奪天虹神劍，恍然領悟，冷然嘆道：「原來你二人歸降於我，竟是另有圖謀！」

漠鷹回道：「沒錯！我兄弟倆等候多時，就為這一刻，伺機刺殺你這漠北蒼狼，也奪取這久聞的黃金至寶，以供海都大汗奪回大位之用！」

蒙戰聞言，怒斥說道：「呸！海都這亂臣賊子，當年被我趕出漠北，何來大汗，我蒙古大汗乃當今聖上，你等竟不知明辨是非，又與海都叛賊狼狽為奸，可悲呀！」

漠鷹回道：「哼！大汗之位本屬海都汗，是忽必烈搶奪而去，今日我等奪此至寶後，往後海都大汗之

軍餉無虞，又兼除去你這漠北蒼狼，海都大汗奪回大位之日指日可期了呀！」

蒙戰冷冷一笑，自嘆自己誤用親信，以致有今日之危，於是無奈嘆道：「若非老夫愛將神鬼二決已死，老夫怎會調回你二人隨我行軍征戰，的確是我輕忽了！」

漠鷹回道：「幸虧他二人已死，我兄弟倆才有機會來到中原，一探黃金至寶之密，也才有機會刺殺你呀！哈……哈……！」

李玄揚不知他們所言之「海都」是何人，但一旁聽聞神鬼二決之死，才造成這起叛變，而李玄揚自知神鬼二決喪命於自己手中，因此也是自己間接造成這起事端，內心不禁唏噓。

原來當年成吉思汗欽點「窩闊台」繼承汗位，窩闊台死後再由其子「貴由」繼承蒙古大汗，但貴由死後，窩闊台家族逐漸失勢，蒙古諸王反而擁立較有能力的托雷之子「蒙哥」繼承大汗。蒙哥死後，其弟「忽必烈」與「阿里不哥」兩人爭奪大汗之位，這時窩闊台之孫「海都」便支持阿里不哥，不斷反忽必烈。阿里不哥敗後，忽必烈繼承蒙古大汗，滅南宋一統中原後，建立大元帝國。但此時「海都」自認是窩闊台之孫，認為窩闊台家族才是成吉思汗欽點的汗位繼承者，因此仍覬覦大汗之位，遂積蓄實力，聯合欽察汗國，幾度興兵與忽必烈爭奪蒙古帝國大汗正統。最後忽必烈派土土哈（蒙戰），擊敗海都本部，並將海都趕出漠北大帳，因而收服原本效力海都的「漠雪雙鷹」。

而蒙戰聽完漠鷹之話才知，原來漠雪雙鷹兩人早有聽聞中原武林的黃金至寶，覬覦奪得至寶以供海都反元之用，才降服於他，同時也是伺機要刺殺自己，此時心中懊悔已然太遲！

蒙戰雖是重傷，但是仍威嚇說道：「今日大軍在此，老夫一聲令下，你二人也休想安然離開！」

漠鷹聞言猖狂大笑，說道：「大軍！哈哈……，在我漠鷹眼裡，只有你蒙戰而已，其餘之人，我還未看在眼裡！今日，你死可瞑目了！」

話畢，漠鷹將天虹神劍交給雪鷹，身影一個疾馳，身法輕盈，騰身而起，掌如鷹爪襲攻蒙戰命門，便要置蒙戰於死地，而蒙戰身受重傷，猛然提氣要擋，因五臟俱創當下又嘔出一口鮮血，反手無力之時，漠鷹利爪已到腦門，一爪刺入，蒙戰必定一命嗚呼！

突然，李玄揚反掌而出，一手抓住漠鷹正要刺入蒙戰腦門之鷹爪，隨後氣勁一震，將漠鷹震退數步。蒙戰驚覺自己未死，回視李玄揚，眼神充滿疑惑，未發一語。

被李玄揚氣震而退的漠鷹，心生疑惑，怒道：「小子，你做什麼，此乃我蒙古人自家事，無須你插手！」

只聽得李玄揚冷冷回道：「我管定了！」並走到蒙戰身前，護住蒙戰。

李玄揚這句「管定了」，倒是令群雄一驚，連孫羽珊及袁莫雲也疑惑不已，一旁的蒙戰也是感到莫名。蒙古內訌，蒙戰若死，群雄正可安然脫身，但李玄揚卻不知爲何管定此事！

群雄正疑之間，漠鷹惱怒說道：「不知死活的小子，沒你之事，爲何要管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你等偷襲叛主，豬狗不如！我李玄揚與蒙將軍承諾決鬥在先，他因受我一掌，才使你等豬狗有偷襲之機，我雖與他無所交情，但若任他無端死去，我李玄揚便是無義之人！要取他命，離開此地之後，你們再去斷殺，便與我無關！」

群雄聞言才知，李玄揚雖是面對宿敵，仍不罔顧江湖道義，當下讚嘆不已。而位於李玄揚身後的蒙戰，當下更是讚賞這位漢人小兄弟。

但漠鷹一聽李玄揚譏笑自己爲豬狗，氣惱不已，當下鷹爪一出，毫不留情急攻李玄揚。李玄揚回身一擋，用掌氣將蒙戰震退數步，以免蒙戰受到襲擊，隨後反掌一出，與漠鷹交手數招，突然左臂不察，竟被相助而來的雪鷹鐵爪抓傷，幸李玄揚見狀急避，但左臂仍被雪鷹抓出兩道血痕。

漠鷹及雪鷹兩人聯手，更是不讓李玄揚有喘息之機，綿密鷹爪攻勢讓李玄揚避閃無路，手中掌法相形見絀，況且李玄揚自方才力戰梅少龍與秋槐仇後，又戰蒙古千兵及銅虎、鐵鷹，如今又甫力戰強敵蒙戰，此時縱有易筋功體加速回復元氣，但終究尚未回復全身功力，因此面對漠雪雙鷹兩大高手，勝負立判。李玄揚一個回擋過慢，被雪鷹一掌擊中左腹，登時眞氣翻湧。

但漠鷹逼殺甚急，不等李玄揚喘息，逼命一爪便往李玄揚胸膛而來，危及之時，洛玉波突來一掌爲李玄揚化去開膛危機。

漠鷹見洛玉波來助李玄揚，二話不說，便又急攻洛玉波。洛玉波因元氣稍復，見李玄揚危急自然來擋，此時便與漠鷹激烈纏鬥。

洛玉波化去李玄揚開膛危機後，雪鷹套在右臂上之鷹勾鐵爪鋒利無比，當下又繼續猛烈狂掃李玄揚，一旁的袁莫雲見李玄揚手無兵器，急忙取過一柄長劍甩向李玄揚，李玄揚騰空一縱取過長劍後，連忙運勁使劍，噹噹……鏘鏘……之交鳴聲不絕於耳。

畢竟漠雪雙鷹氣勢正盛，體力正猛，反觀洛玉波及李玄揚兩人經方才數場高手比鬥，眞氣用盡，一時

難與漠雪雙鷹抗衡，漸趨敗陣。李玄揚雖使出「疾風訣」劍招應敵，但因眞氣不足，劍鋒缺乏猛勁，以致難以傷及雪鷹毫髮；而雪鷹武功雖高，氣勢雖猛，但因李玄揚輕功卓絕，總能閃避雪鷹鐵爪，故而雪鷹也難傷及李玄揚分毫。

反觀洛玉波經與漠鷹數個回合纏鬥，終因精疲力竭，左腋空虛未防之時，漠鷹一個虛招急探，洛玉波猛然回防，卻見漠鷹一個實招正往洛玉波腦門抓去，待洛玉波驚覺已然不及。

正當洛玉波回防不及，危機逼命之際，李玄揚也已自顧不暇，並未察覺洛玉波危機，只見漠鷹一爪落下，遠處的江瑩心慌驚恐大喊：「啊……！」

突然寒光一閃，一個劍鋒猛然迅即刺來，漠鷹一驚，連忙收手。

待漠鷹回身立定後，見那出劍女子後，冷然說道：「原來是妳！段天紅……。」

段天紅回道：「沒錯，正是本姑娘！」

漠鷹說道：「那日黃山之上讓妳救走了陽平秋，今日妳又來干涉！」

因見漠鷹是個白髮老童，於是段天紅說道：「我說白頭老呀！本姑娘今日實在沒閒功夫跟你打，但這人的命是我段天紅的，你就讓給我了吧！我與他還沒分勝負呢！如何？」

漠鷹打量半晌後，心想今日主要是爲黃金寶藏，不能有失，於是回道：「是他自來惱我，非我惹他！哼，人妳帶走吧！」

段天紅灑脫回道：「謝啦！白頭老。」

漠鷹聞言皺眉說道：「我叫漠鷹。」

段天紅回道：「好！知道了。」隨後段天紅拉起洛玉波衣角，對洛玉波說道：「走啦！你的命是本姑娘的，還不走嗎？」

洛玉波暗自感謝段天紅出手救命，由於自己實在已無體力，便退至一旁，無法幫上李玄揚。

這時雪鷹因久戰一時也難退李玄揚，見漠鷹停手，便縱身回到漠鷹身旁，兩人低聲商議，漠鷹說道：「算了！寶藏之密在此劍內，既已得手，便先離開，以防有變，蒙戰一時恐殺他不得，來日再說吧！」

雪鷹回道：「也好！那走吧！」

於是漠鷹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小子，今日老子任務在此劍至寶，饒你不死，下次再尋你算帳！」

話畢兩人正要離開之時，李玄揚縱身飛旋攔住兩人去路，並說道：「劍留下，你二人才可離開，這可是我受人之託所尋得之寶劍，怎可任你二人取走！」

漠鷹一聽，怒不可抑，於是再與雪鷹聯手，這時兩人勁力更猛，合作無間，正是漠雪雙鷹聯手之至高絕招，李玄揚長劍交鋒數十招後漸感不敵，實因體力耗損多時，內勁漸虛，登時又是險象環生。

突然，李玄揚想起當日於五指峽與神鬼二決對戰之時，曾悟「無住菩提」一式，於是連忙筋脈易轉，一股眞氣由「少衝」急衝「極泉」，登時灌入任脈「玉堂」，由於沛然眞氣過猛，李玄揚一時難以駕馭體內眞氣，終於……，李玄揚駕馭不住，眞氣由玉堂再岔入「膻中」，突然「啊……！」的一聲長鳴，李玄揚嘔出一口鮮血，身軀向後退了數步，跌坐於地。

這時漠雪雙鷹極招上手，正要一舉直取李玄揚性命之時，突見李玄揚自發性的嘔出鮮血，也是一陣詫異，兩人一時心中生疑而停手，深恐又是孫羽珊的計略，於是原地靜觀李玄揚動靜，以防有詐！群雄也是

一陣莫名，不知李玄揚何故，而一旁的孫羽珊及袁莫雲則是憂心不已。

原來李玄揚當時於五指峽與神鬼二決對戰之時，因體內血流殆盡，意識迷離，九死一生之時，當眞深悟我相非相之如來實義，因而心念澄明，無住生心，任由沛然內力突破自身功體承受之極限，以致使出「無住菩提」。然此時的李玄揚意識清楚，卻心念執著，仍由自我意識駕馭眞氣流動，因而當筋脈氣行與所學有異之時，便潛意識控制沛然眞氣流動，以致造成方才的眞氣相衝，嘔出一口鮮血，險些走火入魔！

由於此時李玄揚體內筋脈紊亂，眞氣難馭，氣血翻湧不息，但因李玄揚易筋內功之境界高深，外人卻看不出李玄揚正在歷經一場生死交關的體內眞氣亂流。

只見李玄揚仍無動靜，靜坐盤腿調息。群雄納悶，漠雪雙鷹心疑，怎會敵手並未傷他毫髮，他卻逕自嘔血，而生死交戰之時卻又靜坐盤腿，當眞令人疑惑難解！

漠雪雙鷹見李玄揚靜坐毫無動靜，更爲心疑，於是爲防神劍內之寶藏有失，於是不再戀戰，急忙縱身飛奔，正要離去，群雄卻無人能阻。

眼見漠雪雙鷹即將盜走天虹神劍，卻在這時，當漠雪雙鷹縱身正要離去之時，突然一股宏大氣勁急掃而來，竟連武功高強的漠雪雙鷹也被這股宏大氣勁逼落，隨後只聽得遠處千里傳音之聲波迴盪，說道：「劍留下，人離開！」

見來者內勁渾沛，其勢可畏，漠鷹心下一凜，說道：「是誰！別裝神弄鬼，出來！」

群雄也道是誰有如此宏大氣勁，紛紛議論不已，卻見淮東三虎的秦宗卿面露笑容，似有意會。

不久，連峰岡東側一處山峰上，由遠而近一道身影飄然而來，那是超凡入聖的絕等輕功，身輕如飛的寫意瀟灑，當今世上就連李玄揚、洛玉波、段天紅等高手，見這輕功造詣也自嘆弗如，因此群雄見了無不驚服！

那身影來到連峰岡後，飄然而落，穩穩立在漠雪雙鷹眼前，瀟灑自若，來者竟是一名仙風道骨的老翁。

這名老翁年紀約莫八十，白眉鶴髮，氣宇軒昂，眉宇之中毫無肅殺之氣，反而一臉慈祥。眾人見此老翁，卻無人識得，只有秦宗卿嘴上一笑，早已知曉。

漠鷹見來者是名白髮老翁，豎眉說道：「你攔我二人何意？」

那名老翁微笑說道：「你手中之劍可是漢人至寶，當年老朽由崑崙頂峰取來，交給了大宋朝廷，如若讓你拿走，恐怕會辱沒了岳武穆將軍。……劍留下，人……你可走，老朽不會爲難你！」

老翁此言，令在場群雄議論紛紛，疑惑老翁究竟是誰！

漠鷹狂笑說道：「哈……哈，我漠雪雙鷹只爲黃金至寶而來，豈能因你這老頭的幾句話，便捨棄了我海都大汗的霸業，你眞是癡人說夢！劍，我漠鷹是要定了！」

那老翁聞言，搖頭一笑，回道：「那……你只好留下命了！」

漠鷹說道：「哼！狂言，你到底是誰，敢在此狂言，報上名來。」

老翁微笑說道：「老朽柳行風，江湖道號：一筆春秋……」

此言一出，群雄驚訝莫名，眼前老翁，竟是四十多年前揚名天下的武學泰斗：一筆春秋柳行風。在場

所有人均是僅聞其名，未識其人，輩分較高者，曾在年少之時聽聞柳行風威名，卻不曾目睹其風采；輩分較淺之人，則是柳行風揚威天下之時尚未出世。因此，眾人均只是慕名崇仰，不曾見過柳行風本人。如今得見傳聞之武學神人，群雄莫不詫異驚喜。

然漠雪雙鷹乃是漠北之人，近十年來才與中原接觸，只知當今武林高手之名，不曾聽聞柳行風，因而漠鷹便嗤笑說道：「哼！無名老翁，膽敢來此送死，漠雪雙鷹成全你，有本領便出招來吧！」

柳行風笑道：「老朽這把老骨頭都快散了，哪能出招跟你們鬥狠呀！」

漠鷹怒道：「呸！果然是逞口舌之能，不敢出招，還敢妄稱要我們留命。」

柳行風走到李玄揚身旁，一掌貼在李玄揚天靈之上，對漠雪雙鷹說道：「是他，要留下你們性命……，不是老朽我，哈哈！」

卻說李玄揚本是體內眞氣翻騰，正運氣調息卻一直難以平息，豈料柳行風一掌貼落李玄揚天靈之時，一股眞氣鎭住李玄揚任脈，登時李玄揚體內眞氣順然，氣息立即調勻，於是李玄揚登時縱身而起，滿懷感謝的看著柳行風。

而柳行風武學素養已臻寫意由心的境界，爲李玄揚運氣療傷的舉動，竟是氣色泰然，毫無異樣，只有李玄揚心知，在場無人能看出端倪。

因此，漠鷹果然認爲李玄揚方才的無端靜坐必然有詐，於是說道：「哼！你二人果然均是裝神弄鬼之徒，有何本領使來吧！」

柳行風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小兄弟呀，人家要咱倆使本領，但老朽一身老骨頭了，禁不起這猛勁啦，看

你的了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感謝前輩相助，這兩人，……讓我來。」

柳行風早知李玄揚體力將竭，難與兩人持久交戰，卻仍有如此志氣擔當，於是故意哈哈大笑說道：「你有辦法制伏他二人嗎？小兄弟。」

李玄揚自知自己元氣用盡，方才「無住菩提」也未能施展，此刻自然無取勝把握，因此回道：「晚輩一定盡力而爲。」

柳行風嘴角微揚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老朽方才見你這套劍法精妙絕倫，不曾見過，但由劍路觀之，你用了兩式劍招，然這套劍法定然有無窮奧妙的第三式，你卻爲何不用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前輩當眞高明！這套疾龍劍法確實有第三式，名曰『穹空無劍』，只是晚輩慚愧，無能練成這第三式。」

柳行風聞言，哈哈而笑，說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天意！眞是天意！老朽行將就木之人，一生未收徒弟，竟在此時有這機會指點高徒呀……哈哈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卻疑惑不解柳行風之意。

這時，漠雪雙鷹見李玄揚及柳行風兩人竊竊私語，至今仍未出手，不知兩人又弄什玄虛，漠鷹便嗤笑說道：「不知何人要來先死嗎？不如兩人一起上吧，黃泉路上也好有伴。」

柳行風對漠鷹回道：「待老朽交代這小兄弟對你二人手下留情，不然，我擔心你們會……粉身碎骨！」

那雪鷹本來少話，均是漠鷹發言，但一聽柳行風誇言李玄揚會令他二人粉身碎骨，雪鷹也不由噴笑出來，畢竟方才他與李玄揚獨戰之時，功力伯仲之間，不分勝負，如今怎可能會有粉身碎骨的威能，不由心笑柳行風頻逞口舌之能。

卻見柳行風由懷中取出隨身之春秋筆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看他倆笑的，真是死到臨頭還不自知呀！來……，你看老朽這筆，能削斷你手中之劍嗎？」

李玄揚想起淮東三虎說過此事，仍不相信，於是堅定回道：「不可能！」

柳行風微笑說道：「你仔細看清楚，……」

只見柳行風不疾不徐，不改氣色，運筆而下的剎那間，……噹的一響，李玄揚手中之劍登時斷成兩截。

群雄不知何事，漠雪雙鷹也道他倆又故弄玄虛，自然也不知何事，但李玄揚卻雙目愕然，彷彿時空凝結，一時無語，但竟是心有所悟，心領神會。李玄揚多年苦學自修武功，雖是關囚牢獄之時心無旁鶩，因能有成，如今柳行風會心一招，彷彿一燈盡除千年之暗，更如當頭棒喝，讓李玄揚的所學終能融會貫通。

只聽得柳行風問道：「老朽用筆斷劍嗎？」

李玄揚搖頭。

柳行風又問：「老朽用氣斷劍嗎？」

李玄揚也搖頭。

於是柳行風微笑：「那老夫用什斷劍？」

只聽得了然於胸的李玄揚，彷如靈氣貫通一般，登時氣宇軒昂，嘴角微揚，說道：「心……」

柳行風聞言，會心一笑，說道：「值得了！我柳行風一生值得了。此生得指點一高徒，我柳行風也算無憾了。」

只見李玄揚聞言，心能會意柳行風之語，因而雙膝跪地，對柳行風叩拜說道：「前輩一語，晚輩茅塞頓開，……如蒙不棄，李玄揚拜跪師父在上！」

白眉鶴髮的柳行風見李玄揚此舉，一時卻紅了眼眶，喜極而泣，將李玄揚扶起說道：「好，好……我的好徒兒！……既是穹空無劍，那又何處有劍呢？去吧……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徒兒明白了！」

隨後李玄揚轉身，冷然堅毅的對漠雪雙鷹說道：「劍留下，我李玄揚不爲難你們，你們抉擇吧！」

漠鷹回道：「你兩人一老一少，跪拜半天，弄什玄虛，最後還是由你這少的出來應戰，老的不敢了嗎？」

李玄揚微笑說道：「對付你倆，那是侮辱我師父了！」

漠鷹笑道：「什……，這老頭是你師父？拜一下就是師父了，漢人還眞是奇了！還有，爲何對付我倆是侮辱他，你倒說來聽聽。」

李玄揚冷冷回道：「殺你倆這種背主的豬狗，豈不侮辱我師父他老人家！」

漠鷹一聽李玄揚又罵自己豬狗，當下一怒，手持鐵爪兵器，毫不留情的利爪疾馳而掃，直取李玄揚腦門，隨後雪鷹急運氣勁，鷹勾鐵爪齊出，鋒利的鐵爪同時來襲李玄揚左路。兩人這一聯手，又是排山倒海

的猛烈攻勢，招招至絕。

而李玄揚經柳行風提點開悟後，此番身手已是勁由心生，亦由心止，動靜之間，收發自如。只見李玄揚身形微動，凝指拆招，絕等的輕功搭配寫意的身法，竟是如行雲流水般的一一拆解漠雪雙鷹的數波攻勢，不費吹灰之力。

此時漠雪雙鷹心頭猛然一凜，不知李玄揚爲何短短時間功力如此精進，心中納悶詫異之時，卻見李玄揚身影急挪，向後滑動數步之後，突然提筋運氣，體內眞氣沛然，只見輕功卓絕的李玄揚腳運追雲步，縱身騰空而起，急幻的身影似化一縷雲煙，又見那騰空迴旋的身影，宛如穹空蒼龍飄動，李玄揚再運體內筋脈，頓時氣納乾坤氣流，隨後，身影急墜，凝指成劍，急馳漠雪雙鷹而去。

漠雪雙鷹見李玄揚如此驚天氣勢，凜然一驚，勁運畢生功力，盡展畢生絕學，兩人合作之至高絕學「百鷹碎心爪」應式而出，當下與急馳而來的李玄揚兩相衝擊過招。

只見李玄揚疾馳而來的身影，竟是凝指爲劍，聚風成刀的威能，然無刀無劍，卻似刀劍爭鳴，出手之招，正是疾龍劍法第三式「穹空無劍」。雙方交手僅僅數招，漠雪雙鷹的「百鷹碎心爪」雖有力拔山河的氣勢，但李玄揚卻以心會意，輕易之間便化去漠雪雙鷹的巔峰招式；隨後李玄揚一個騰空後翻，雲波飄動，瞬間左掌凝指爲劍，右掌聚風成刀，身影從容翻落雙鷹面前之時，猛然各在兩人天靈一點，由於李玄揚身影宛如氣吞天地的穹空蒼龍，迅疾變幻難以捉摸，漠雪雙鷹愕然而驚之時，已然不及，身軀已隨李玄揚點落天靈的氣勁，向後疾馳滑行數丈未能停止。

李玄揚凝指爲劍及聚風成刀的氣勁有如闢天神威，雙指點落兩人天靈之時，氣勁硬是竟將兩人衝擊

而退滑行數丈難停，於是雙鷹當下各自運勁要止住滑行的身軀，豈料李玄揚那「穹空無劍」的劍鋒後勁更強，當兩人身軀停止滑行之刻，一陣氣驚天地的指鋒後勁作用之下，啵……的無聲之響，兩人登時腦骨碎裂，腦漿迸出，隨後倒臥綠草之上，當場斃命……。

只聽得「啊！……」的群雄驚呼聲，正是眼前情景令人難以置信！畢竟雙方此番交手不過數招，前一回合對戰還是險象環生的李玄揚，此戰竟如此輕易便擊斃兩名不世高手，著實令群雄咋舌難解。

李玄揚上前而去，在死去的漠鷹背上取過天虹神劍，並對死去的兩人輕嘆說道：「唉！此劍招威力無窮，已要你們留劍保命，你等卻執意如此……，也怪不得我了！」

隨後李玄揚回到柳行風身旁，跪地再叩說道：「弟子李玄揚，再謝師父提點之恩，讓弟子終能領悟武學妙境！」

這時孫羽珊及袁莫雲等人，早已來到李玄揚及柳行風身旁，卻不知李玄揚爲何拜柳行風爲師，一時疑惑不解。而此事，也只有心領神會的師徒二人明瞭，一般外人焉能理解。

只見柳行風扶起跪地的李玄揚，得意微笑說道：「好！好，老朽一生了無遺憾啦，哈哈……」隨後，柳行風走到段天紅面前說道：「娃兒……，劍怪獨孤峰有妳這麼位好徒弟，我想他也是死而無憾了！妳倒看看，老朽這位徒弟如何呀！」

段天紅端詳李玄揚一會後，想起那日殺摩神教葛元時，曾見過李玄揚，只是對柳行風之話，笑而不答。

柳行風見她冷笑不語，仰天大笑說道：「獨孤峰呀！你有個像樣的徒弟得你眞傳，而我柳行風今收之

徒，恐怕更勝於你我呀……，哈哈……」話畢，柳行風身形一轉，飄然而去。

李玄揚待要告辭已然不及，只聽得李玄揚喚道：「師父……，保重！」

柳行風聞言，寄語風中，說道：「吾徒切記，善存此劍，免枉當年爲師取送朝廷！」

隨後柳行風的身影，在群雄的讚頌聲中，消失於遠山盡頭……。

見柳行風離去，漠雪雙鷹已死，孫羽珊及李玄揚急忙來到身負重傷的蒙戰面前，孫羽珊取出一顆「養心丹」讓蒙戰服下後，李玄揚隨後掌貼蒙戰背心，一股渾厚暖流注入蒙戰體內，登時抑制蒙戰體內方才受雪鷹襲擊而翻騰的氣脈，蒙戰氣色漸由蒼白轉爲紅潤。

蒙戰功體獲得療治後，立時神清氣明，便對李玄揚及孫羽珊說道：「你等與我是敵非友，爲何救我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救將軍，是因方才有諾在先，將軍若敗便全軍撤退，不得傷及在場群雄一人，如今勝負既分，理當救將軍於危急！況且，將軍乃威鎮北域大將，若有損傷，此罪豈不歸咎於我等，朝廷一旦興兵，我等眾人如何能擔此罪！只是，不知將軍信守方才之承諾否？」

蒙戰聞言，笑道：「放心，老夫一言九鼎，這便撤兵！只是，你二人當真不願歸順老夫，隨我平疆拓土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將軍，恕我直言，當年李某與文丞相同囚之時，見文丞相至死都不願歸順元朝，如今李某受他之託，又如何會降！」

蒙戰冷笑說道：「好吧！畢竟，老夫技不如你，又如何要你降我。不過，李少俠方才相救，讓老夫免

喪命雪鷹手下，老夫心中感激。只是我蒙戰一生不受人之恩，不知你有何求，我蒙戰當即還恩，從此蒙戰便不相欠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將軍，李某救你是因打賭的承諾，見你受人偷襲，本當仗義，李某別無所求，將軍就當忘此恩情吧！」

蒙戰說道：「不！恩歸恩，仇歸仇，老夫恩怨分明，來日沙場再見之時，老夫不願受此恩情束縛，你有何求，官位？錢財？寶馬？任你開口，老夫一定盡力完成，還你恩情。」

見蒙戰如此堅持還恩，李玄揚不知如何推卻，又不知如何求，一眼望向袁莫雲，苦笑無奈之際，李玄揚忽然湧起一個念頭，於是對蒙戰說道：「好，將軍既然如此堅持，李某想跟將軍乞求一事，望將軍協助。」

蒙戰說道：「何事？但說無妨，老夫一定全力協助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想請將軍協助李某取得通關西域的文書，讓我等可以前往伊兒汗國，不知可否？」

蒙戰聞言，皺眉疑惑，說道：「你只要一紙西域通關文書？你對老夫可是救命大恩吶……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是，……只要將軍能助我取得一紙西域通關文書，那對我便是莫大恩德！」

蒙戰見李玄揚語調如此認真渴望，不禁仰天哈哈而笑。隨後，由懷中取出一枚令牌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李少俠，如果西域通關文書真對你如此重要，老夫便將我這隨身『金令』送你，憑老夫此令，西域北關，四大汗國，任你通行，無人敢阻，即便那察哈台汗國之人與我大元有隙，但見老夫令牌，連動你一根汗毛也不敢！也算是老夫報答你的救命大恩。」

李玄揚取過那面金令後，心想有了此令，便能陪同袁莫雲前往伊兒汗國尋找其夫了，因而當下欣喜不已，並謝道：「感謝將軍，感謝將軍！」

蒙戰回道：「哈哈……比起你的救命大恩，老夫這面金令，實在是微不足道了。李少俠、小姑娘，告辭了。」

話畢，蒙戰一聲令下，元軍當下整飭兵馬後，循序撤退而去，終於化解這場因梅少龍引來的殺戮危機，群雄也總算鬆了一口氣。

此番群雄能逃過元軍之攻殺，實因聰穎的孫羽珊巧用乾坤奇略所載「臨敵借箭」之計，生煙疑敵，並以草人阻擋箭矢傷人，又善用「移日換位」之理讓元軍處於落日陽光刺眼之位，才能收此驚敵成效。最後，再智用「臨陣激將」之謀折服主帥，才能盡退元兵。

元軍退去後，群雄紛紛盛讚孫羽珊深謀遠略，竟能在此危機盡退元兵。

只見虎幫幫主嚴剛由衷佩服的上前對孫羽珊說道：「孫姑娘神鬼奇計，嚴某佩服佩服呀！」

俠刀門主林淨丘一旁附聲說道：「是呀！若非孫姑娘妙略，今日我等眾人性命危如累卵呀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多謝兩位前輩臨危指揮眾人，才能順利驚退元軍，否則羽珊這般兒戲如何奏效。」孫羽珊只是謙遜而謝，並未透漏此乃盡出「乾坤奇略」之策，以免人人又因覬覦「乾坤奇略」一書而你爭我奪。但孫羽珊此番用計化解群雄危機，仍是令在場群雄議論不已，聲聲均是佩服的讚賞聲！

然諸葛亮所傳「乾坤奇略」雖載天地奇計妙略，但內文僅載用計之機、施略之法，仍需臨陣對敵應變

用計，方可收奇略之效。若非孫羽珊此等聰穎機靈之人，當下審度情勢而生智謀，也無法如此盡能發揮那計略之功，順利驚退元軍。

隨後，江天雨並將此次英雄大會主要目的詳告群雄，主要爲拆穿梅少龍陰謀，以保各派門危機，實際並不知黃金寶藏之密。而李玄揚也解釋天虹神劍上並無黃金寶藏之密，實爲引誘梅少龍而編織的謊言。群雄聞言後才恍然大悟，考量其爲保各派門之危機，因此也就諒解江天雨及李玄揚等人。

李玄揚則滿懷感謝的上前對唐夜霜說道：「感謝這位前輩相救羽珊性命，大恩至德，李某永惦於心，多謝前輩！」李玄揚此言不假，若非唐夜霜及時喊阻孫羽珊自盡，恐怕這時李玄揚與孫羽珊兩人早已天人永隔，因此李玄揚心中實是萬分感謝唐夜霜。

唐夜霜聞言則回道：「唐某只是舉手之勞，不敢居此大恩。李少俠少年英雄，力退元軍諸將，保我眾人性命，唐某才眞要感謝你呢！況且若非秦大俠來助，唐某這封信函也是難以回天呀！」

於是，李玄揚也回身感謝秦宗卿的相助。

秦宗卿則說道：「此事實非秦某之功，秦某乃受柳行風前輩之命前來，以拆穿梅少龍陰謀。柳前輩因知梅少龍受群雄付託天虹神劍，卻偶然察知梅少龍勾結蒙古異族，因此便暗中觀察一切，並在數日前的夜裡於紅蓮教吉州分會內，窺見馮鳴南重新僞造之信函，於是便趁張石群將姜毅身上之信函掉包時，柳前輩也伺機盜走張石群掉包的眞信函，隨後便命秦某前來揭穿此事。」

群雄聞言，才知原來這位仙遊的一代頂峰高人，雖是深山退隱，仍是心繫江山的變化而盡心盡力。

而群雄方才已知李玄揚誅殺梅少龍取得天虹神劍，並力退蒙古大軍，保住眾人安危，因此便在嚴剛的主持下，公認李玄揚最有資格擁有天虹神劍，李玄揚也因柳行風離去前的叮嚀，便不推諉，承膺保管這天虹神劍重任，以待天機。眾人議論已定後，群雄便紛紛各自下山而去。

當然，有關黃金寶藏眞正藏於乾坤門內之密，李玄揚自然並未透漏，以免有心者覬覦奪搶，枉費了文天祥、陸秀夫及張世傑三人爲續扶宋室的一番苦心。然而，宋室後裔無人倖存，李玄揚保管的這黃金寶藏及天虹神劍，如何一雪神州，便將從此困擾著李玄揚，直到一代江山奇才再出之時，才讓困擾不已的李玄揚卸下這沉重的江山負擔。

當連峰岡上群雄各自散場離去之時，段天紅見江瑩來到洛玉波身旁，舉止殷勤關切模樣，便對洛玉波問道：「她是你的娘子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至親之人，但尚未成親。」

這句至親之人，江瑩聽在耳裡，一時臉紅羞澀，倍覺溫馨。

但段天紅聞言卻冷笑對洛玉波說道：「呵……既然尚未成親，便無守寡之慮！你要記得，本姑娘隨時前往台灣島取你性命，別讓我尋不著人影！」

洛玉波心中感謝她方才出手相救，如今卻又惦記取命報仇一事，不由笑道：「好！洛某之命，玉山峰上等妳來取。只是姑娘來時，洛某當盡地主之誼，讓妳品嚐那清雅閒情的高山烏龍，望能解妳心中仇恨！」

段天紅聞言並不回語，冷然轉身正要離去，臨去之前說道：「那高山烏龍如不好喝呢？」

洛玉波聽她此言，心中明顯並無深仇大恨，於是微笑說道：「放心，品茗之後，若不能令妳滿意，洛玉波任憑妳處置。」

段天紅背對洛玉波，暗地嫣然而笑，隨後說道：「你可別忘了此言。」

隨後，段天紅雪白身影飛縱，離開連峰岡，心中卻迴盪著洛玉波方才不經意的輕薄，暗地裡波心卻不住的蕩漾著……，清淡微薄的一見鍾情，竟此永遠潛藏段天紅心中。

李玄揚、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見群雄散盡，卻不見陽平秋等人蹤影，也就辭別江天雨及洛玉波後，便下山一路往大都而去，準備回報李玄揚雙親，以免雙親擔憂。

三人來到一處客棧落腳歇息，翌日早晨用膳之時，孫羽珊心有疑惑的問道：「玄揚哥，你那時身中秋槐仇劇毒，明明已經毒血攻心而亡了，怎麼……怎麼你竟活了過來，讓我眞難以置信，這其中究竟如何？」

袁莫雲也好奇搭腔說道：「是呀！眞是嚇死我倆，你明明身中劇毒，面色青綠，這可裝不來呀，你倒是快說來聽聽其中奧妙爲何？」

李玄揚想起此事，仍是不禁悚然，說道：「別說妳們，我也以爲這次死定，怎可能僞裝如此。」

孫羽珊更爲疑惑問道：「既非僞裝，就連我也不知毒方，更不知如何解法，玄揚哥你又如何能解那毒王的劇毒呢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其實那日離開落雁峰時，芸香仙子在奉瑤宮內贈我一顆『清露還元丹』，並說明此丹能解萬毒，我見對手乃秋槐仇，想起阿永曾說歸末谷死於他的毒下，因此交手之前早將清露還元丹藏於袖內，以防有變。交手之時我已十分小心謹慎，免受秋槐仇之毒，豈料他竟將蛇毒穿在身上，當我一掌拍落他身上後，赫見手掌滲出細微血水，登時毒氣竄動，我便驚覺中他劇毒，連忙服下這清露還元丹。但他那劇毒之毒性實在過強，我仍是意識漸趨模糊而昏厥，幸虧清露還元丹藥效發揮作用，我才能立刻清醒。睜眼一見他正要用手中紅簫劍刺向我來，我當下將劍鋒轉向，一劍將他刺死。」

袁莫雲聞言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呀！害得我與羽珊兩人擔心害怕的，原來是芸香早已密贈情郎聖藥呀！」

李玄揚聞言一時卻靦腆羞澀，語拙說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我也是情急才想起此藥，卻也沒將仙子美意常掛於心……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好啦，莫雲姊，妳就別再挖苦他了，玄揚哥話都說不出來了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我這是羨慕他呀！只是……看芸香對你如此關心，難不成……難不成你……你真是芸香所說的草莽真龍！」

李玄揚正喫一口茶，一聽此言，當下咽嗆咳了數聲，說道：「妳過獎了，我李玄揚是什料，我自個兒清楚，這草莽真龍呀……，哈哈……絕非是我！袁姑娘妳倒是放心吧！」

這時，李玄揚恍然想起，由懷中取出金令，說道：「對了！那蒙戰將軍送我此令，聲稱憑此令可通西域各關卡，這樣，我們就免再申請什麼通關文書了，便可前往伊兒汗國尋妳夫婿了。」

袁莫雲見那令牌，登時感動無語，隔了半晌才嘆道：「玄揚，謝謝你一直惦記此事，我真不知如何報答你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說哪兒的話，妳我之間還論什報不報答，扯不清了啦！總之，這金令既能通關，我們便可前往伊兒汗國了！」

孫羽珊問道：「那咱們何時出發前往呢？」

李玄揚沉思半晌後，說道：「我想先回去探望我爹娘，安頓他們之後，再出發前往，不知莫雲妳意下如何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好！反正已經不急了，我……唉！」話中無奈嘆了口氣，續道：「我也不敢有什麼指望了，畢竟人海茫茫，……彷彿大海撈針……」

李玄揚打氣說道：「不管如何，前去尋找便有希望，妳別洩氣！」

袁莫雲打起精神回道：「是呀！尋找便有希望，你不就找到了羽珊，還有你爹娘。走，咱們先回去探望李伯父及李伯母吧！」

於是，三人便一路談論著孫羽珊如何巧用「乾坤奇略」之計，以及李玄揚如何拜柳行風為師等等的細節，一路遊山玩水，回到大都西郊的九龍鎮。

四十 難捨情緣兩相全，一代江山現奇才

卻說陽紫萍得知丘膺烙死訊，當群雄離去之時，便來央求龍燁告知丘膺烙葬身之處，龍燁雖受劍傷，但因孫羽珊立時用金創藥爲他止血療傷，傷口並未惡化，且自知紅蓮教愧對黃山派，因此便引領陽紫萍等三人，前往紅蓮教祭拜丘膺烙葬身之墓。

陽紫萍一路跟隨龍燁後方，腦中不斷浮現與丘膺烙相遇的歷歷往事，想起當年丘膺烙於喜來客棧販售平安香水符，並受人欺凌情景，以及兩人黃山之上的相識相知，以至最後臨終之前馬車內的咫尺深情，陽紫萍不能相信，但卻是事實。畢竟多少世間男女，未惜因緣當下勇於表達真心情意，以致空留餘恨，遺憾難挽既成的事實。

當「丘膺烙之墓」映入陽紫萍眼簾之時，陽紫萍終知，一切都是事實，馬車之內，她曾問丘膺烙喜歡她嗎？丘膺烙雖是鼓起勇氣的點頭承認，但終究都遲了，陽紫萍呼天搶地的悲泣聲，再也喚不回丘膺烙的英魂。

一旁的陽平秋忍住心傷，默然祭奠之後，從此只能回憶那寒風中傲骨嶙峋的愛徒丘膺烙，師徒緣盡，徒留陽平秋心中永遠的不捨。而姜毅與丘膺烙情同手足，更是傷痛欲絕，卻又奈何！

三人本想遷移丘膺烙之墳回黃山，但畢竟丘膺烙生前斷魂於此，且龍燁因佩服丘膺烙英勇，承諾永遠祭奠丘膺烙，因此三人只好讓丘膺烙永遠安息於紅蓮教後山，隨後辭別龍燁而回黃山。

而龍燁自梅少龍死後，接管紅蓮教，仍是廣收信徒，安撫人心，並告誡信徒不得欺擾黎民百姓，從此紅蓮教便發揮著撫慰人心的作用。但龍燁死後數十年，紅蓮教又與白蓮教結合，最後由韓山童執任教主，爲反抗元廷暴政，便樹立紅旗，頭綁紅巾，發起元朝末年的紅巾起義，以致最後出現了生於草莽的真命天龍，終於推翻忽必烈所建立的大元帝國江山，這些自不在話下。

再說李玄揚三人回到九龍鎮後，因時正黃昏，孫羽珊便偕同李母前往鎮街採購，以便晚膳烹煮。

這時，袁莫雲突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，可否陪我出去走走？」

李玄揚心覺有異，回道：「好，走吧！」

於是兩人牽著一匹馬兒，往郊外散步而去，李玄揚雖是滿心疑惑，但想應是袁莫雲思君情切，因此也未多問。

兩人行到一處溪邊，袁莫雲望著那溪水，嫣然笑道：「那日鳴沙山越獄後，我倆便是一匹馬來到水邊，還記得你仍是蓬首垢面，哽咽的憂心雙親及羽珊，如今我很高興你都尋到了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那日若非是妳，我今生恐是老死牢獄，或遭處決而死；也幸虧有妳一路陪我、教我，我才得了解世道人心，並尋得我爹娘及羽珊。現在，該是我陪妳去尋妳夫君了。」

袁莫雲淡淡一笑，隨後說道：「玄揚，謝謝你那日保全我，免受那群蒙古獄卒欺侮，更謝謝這些日子以來，你讓我空虛驚惶的心有所寄託。如今，該是你去珍惜自己擁有的，無須再陪我前去那未知的地域，我自己去尋夫君便可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詫異而堅定的眼神說道：「不可！我既答應陪妳前去尋妳夫君，怎可能再讓妳隻身前往！」

袁莫雲看著李玄揚那認真的眼神，不由想起鳴沙山兩人躲藏山洞那夜，因疾龍劍譜藏於錦袍之內，為脫去自己身上錦袍時兩人四目相接的眼神，那也是第一次她對李玄揚依託的開始，於是袁莫雲此刻心中百感交集，不禁紅了眼眶。

隨後袁莫雲回道：「我知你不許我隻身前去，因此才約你陪我出來走走。不過，玄揚，你還是不應陪我前往，而應珍惜眼前的幸福。畢竟，……我也憂心自己的存在……，會不會……影響你與羽珊的感情……。」

袁莫雲的一席話，確實讓李玄揚陷入了矛盾的沉思，畢竟在未尋得孫羽珊之前，鳴沙山洞穴相處的日子，確實已讓兩人萌生情意；而兩人也曾約定，若未能尋得各自的另一半，便將相伴一生的話言猶在耳，如今李玄揚已與孫羽珊重逢，自然無法履行當時的約定。李玄揚心知，他深愛孫羽珊，將與她共度今生，那袁莫雲呢？他內心卻困惑了……。

沉默半晌後，李玄揚語帶無奈地說道：「我想，……羽珊應該不會如此想吧！」

袁莫雲淡淡而細聲地問道：「玄揚……你心裡……喜歡我嗎？」

李玄揚默然了，不知如何回答，他深知自己深愛著孫羽珊，而與袁莫雲卻因那出生入死的情緣，在心中深深烙印了刻骨銘心的回憶，以致兩人不知不覺已互為相惜愛慕，但卻有著不能傾訴的矛盾。因此，李玄揚默然無語，難以回答。

袁莫雲自然也是相同的心境，見李玄揚默認之狀，便說道：「我的心中，同樣充滿著矛盾與困惑，這樣的心情，定然影響你與羽珊的感情……。所以，玄揚，你既幫我取得通關金令，讓我感謝你的恩情，同時也將這段奇遇情緣永埋於心。今後，你珍惜眼前的幸福，和雙親共享天倫，並與羽珊白頭終老。而我……，也須自己去追尋自己的幸福及未來，讓我們就此……道別吧！」

袁莫雲之語確有其理，然李玄揚卻怎麼也放不下心讓袁莫雲隻身獨行，但經袁莫雲再三分析，李玄揚自也不願與袁莫雲的相惜愛慕之情，影響他與孫羽珊的感情，因此，既無法許諾袁莫雲一個可以終身依託的承諾，李玄揚只好無奈尊重袁莫雲的選擇，不再陪她前往伊兒汗國尋夫，但李玄揚終究難掩心中自責。

李玄揚長歎說道：「唉！……既然如此，妳何時要走……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現在就走……」

李玄揚又是一陣詫異問道：「現在？……至少……至少也回去向珊兒辭行吧！」

袁莫雲搖頭回道：「不了！羽珊慈心憫人，絕不會同意讓我隻身前往，前去辭行反而各自心中無奈難捨。既是情緣至此，我便就此離開，還望玄揚成全。」

李玄揚見她心意已定，只好心情沉重而無奈地說道：「好吧！……今後……妳務必要自己保重。」

於是，袁莫雲躍身上馬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我若尋得夫君消息，定當回來告知你，讓你安心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莫雲，無論尋得與否，都得捎個訊息回來，免讓我……憂心。」

這時離別在即，袁莫雲強忍心中不捨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，再次謝謝你……這些日子，我……我很快樂！」話畢，袁莫雲一時鼻酸哽咽，不敢再言，以免李玄揚更為不捨她離開。

李玄揚聞言，更為心緒複雜，想留袁莫雲，卻又不知該如何啟口，便說道：「我也謝謝妳，讓我重生，獲得如今的一切，只是，我……」

袁莫雲知他又是不捨矛盾，於是阻斷他話，說道：「玄揚別再說了，你的心意……我懂……，保重了！」袁莫雲不敢再說下去，否則隨著自己逐漸崩潰的情緒，將無法隻身離開而成就李玄揚的幸福。

於是袁莫雲當下勒馬轉頭，掩藏自己傷感的面容，說道：「玄揚，保重了！……代我向羽珊解釋……」話畢，「駕！」的一聲吆喝，策馬縱奔，揚起漫天黃沙，隨著瀰漫的煙塵迴盪，袁莫雲腦海裡不斷迴盪李玄揚剛毅的身影及笑聲，以及兩人朝夕相處的歷歷過往，……此刻，傾國容顏早已糾結，哭得蕩氣迴腸，而淚水隨風飄盪，滾落於數里黃沙，卻無聲無息。

隨風飄逝的塵煙，彷如帶走歷歷過往，從鳴沙山囚牢的相逢，到水邊初識，李玄揚驚訝她的絕色容顏，以至兩人朝夕相伴的相互依託，那是結緣的開始。曾經在臨安城內的客棧同房而宿，他曾心動想親吻她，卻因此四目相接而觸動天雷勾動地火的深情，潛藏兩人底心深處，永難磨滅……。為她，李玄揚曾捨盡氣力，於寒冰宮挽救她垂死的性命；為他，袁莫雲曾數日不眠驅馬趕路，只為喚回他早已停止的鼻息。如今，隨著逐漸落定的塵埃，一段生死情緣的故事，難道就此休止！只剩令人不勝唏噓的無奈悵然……。

李玄揚雙目落寞而送，直到袁莫雲的身影隱沒於黃沙之中，百感交集的複雜情思，是再也挽回不了的情影？還是能再共譜這段生死情緣……，世間男女，終究還是只能寄望蒼天的宿命安排了！

神情悵然的李玄揚，回到家中進門一刻，孫羽珊便見他神情有異，卻未見袁莫雲跟隨回來，於是問

道：「玄揚哥，莫雲姊呢？」

李玄揚淡淡回道：「莫雲……走了，她說要隻身去尋她夫君！」

孫羽珊聞言一驚，說道：「走了！不是說好的一同陪她前去嗎？她……她怎會隻身前去？玄揚哥，你又怎會讓她隻身前往？」

李玄揚嘆了一口氣，卻不知如何啟口說明袁莫雲是因憂心影響兩人感情，才決意隻身前往，因此默然無語，並未回答。

心思細密的孫羽珊，見李玄揚如此悵然落寞，又未說明原因，心中似有所知，於是便不再追問李玄揚，到廚房與李母準備晚膳。

晚膳席間，眾人沉陷於袁莫雲離去的愁思中，李母雖是感念袁莫雲對李玄揚的再生之恩，但畢竟李玄揚與孫羽珊已有婚約，也不敢說出相留袁莫雲之語。

晚膳之後，李玄揚一人靜坐前院，抬望明月，默然獨思良久。

這時，孫羽珊來到李玄揚身邊坐了下來，問道：「想莫雲姐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唉！她一個女孩家，孤身前往西域，總是令人擔心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那玄揚哥怎捨得讓她一人前往？」

李玄揚默然無語，仍是難以回答，於是孫羽珊便說道：「莫雲姊是不是憂心干擾我與玄揚哥的感情？」

李玄揚聞言，詫異地看著孫羽珊，但孫羽珊既是猜中，李玄揚也不再隱瞞，於是點頭回道：「是！便

是如珊兒所言，而她心意已決，我留不住她！」

孫羽珊深情地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哥，還記得那日臨安城街重逢洛叔之前，我曾問你的話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珊兒指哪件事，我倒是忘記了。」

孫羽珊輕聲說道：「你喜歡莫雲姐嗎？」

李玄揚困擾著不知如何回答，最後還是回道：「珊兒，我不敢騙你，我是眞心要與珊兒白頭終老，但是……，我與莫雲相逢於危難，內心深處，卻……卻有著一絲的情感，那是相知相惜的情感，所以，……我不知這是否算喜歡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玄揚哥，那便是喜歡、愛慕！」

李玄揚道：「眞是這樣的話，珊兒會氣怪我嗎？」

孫羽珊淡淡一笑，說道：「玄揚哥想聽珊兒眞心話嗎？」

李玄揚眼神看著孫羽珊，不知她此話之意，莫非介意他對袁莫雲有情，因此心情立時忐忑不安，回道：「珊兒妳該不會……」

孫羽珊見他如此緊張，笑道：「玄揚哥你想多了，看你緊張的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實在擔心羽珊懷疑我的眞心。」

孫羽珊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早知玄揚哥對我的眞心，從不一刻心疑！但今日得告訴玄揚哥我的眞心話，讓你明瞭。」

李玄揚疑惑不解，問道：「好，我想一聽珊兒想法。」

於是孫羽珊望著明月，細細說道：「玄揚哥，十年前你讓人擒去，我每夜望月祈求，只盼能再見玄揚哥一面，我便心滿意足，但盼了數千個日夜，卻是一日一日的萬念俱灰，我唯一的思念，就只剩玄揚哥當年送我的竹編手環，從此，我再也不敢奢望能再見玄揚哥！然而，蒼天憐憫，竟在十年後，讓我得與玄揚哥再度重逢，這一切，都因……莫雲姊。沒有她，我便再也見不著玄揚哥！這是我對莫雲姐最深的感謝。而經過這些日子的相處，我確實感受你與莫雲姐之間的情感，因此，前番才問你是否喜歡莫雲姊，其實，珊兒心中也是困惑的。」

月光之下，清風徐徐，只見李玄揚認眞地聽著，而孫羽珊則是繼續說道：「珊兒心中曾困惑該如何看待你與莫雲姊之間的情感，直到那日玄揚哥於五指峽氣絕，我以爲永遠失去玄揚哥，心慌無主之時，卻見莫雲姐爲救玄揚哥性命的一絲機會，竟六個日夜不曾闔眼的驅馬趕路，那時我見了莫雲姊的眞心，對於你倆的情感，心中便再無困惑！因此，倘若莫雲姐尋不著夫婿，羽珊是眞心成全你與莫雲姐的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語調堅毅地說道：「不！我今生只願與珊兒白頭終老，我再也不可能捨珊兒而去！」

孫羽珊見他眞情模樣，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珊兒成全你與莫雲姊，卻沒說要離開玄揚哥呀！……珊兒知你愛我惜我，絕不可能捨棄玄揚哥。而莫雲姊對你至恩有情，羽珊也絕不捨莫雲姐隻身犯險，因此，我們絕不能讓莫雲姊一人，獨自前往西域去面對那無知惶恐的未來。」

李玄揚見孫羽珊心胸如此大情大義，心中暗自感動不已，但畢竟袁莫雲已經離去，終究多言無益，於是說道：「唉！莫雲不知珊兒所想，故不願影響妳我感情，如今卻已經離去，……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那就去追她，……」

李玄揚聽得孫羽珊此番真心之語，心中再無憂慮，但猶豫躊躇半晌後，終究憂心袁莫雲隻身安危，困擾說道：「但她已離去，何處去追……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方才晚膳之時，我已想過了，咱明日便動身啓程，直驅你倆當時同居之鳴沙山洞穴等候她，羽珊猜想，莫雲姐出關之前，必定前往此地，畢竟那兒有你倆生死相依的回憶！」

李玄揚對孫羽珊之語也深表贊同，於是兩人經一番商議後，便來向李父李母稟告此事，明日便將動身前去尋找袁莫雲，並陪她前去西域的伊兒汗國尋其夫婿。

深明大義的李母聽完他倆之言後，贊同說道：「珊兒好度量！伯母我本也不敢多言此事，就怕打翻妳醋罈子，但珊兒既有此量，伯母也贊同趕緊去追回袁姑娘，她可是咱玄兒的大恩人吶！她若尋不著夫婿，叫她回來當我女兒也成，讓老身好好感謝她讓我兒重生呀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但我與珊兒此去，就怕爹娘無人照料……」

李母揮手說道：「別擔心我兩老，能見玄兒平安沒事，老娘我死而無憾了！放心去，不要讓袁姑娘一個單薄的女孩在外流浪，人家可是咱救命恩人，要報恩！至於我兩老還是會在這兒賣紅豆餅，生意可好得很，餬口維生絕無問題，所以別擔心我與你爹。……等你與珊兒尋得袁姑娘回來後，咱就前往珊兒家提親！」

孫羽珊聞言，臉上一陣羞紅。

而聽了母親一番重情重義之語，李玄揚更是堅定自己原本猶豫的心。

於是安頓好雙親之後，翌日天明，李玄揚便與孫羽珊兩人前往市集雇了匹駿馬，隨後縱馬急驅，前

往鳴沙山而去，期能尋得隻身而去的袁莫雲，李玄揚心中憂惶不已，卻不知此行能否再續那不解的生死情緣。

而這一方面，初春時節，春草漸榮，伏牛山一處天台之上，有一場祭典正在舉行。

只見那祭神台之上一名身形魁武的黑衣男子，端坐祭神台上，台下約莫三、五十名也是身著黑衣之教眾圍聚成圈，圈內四名年約十八的青年男子及八名年約十歲的小童居中赤裸上身，眾人對那祭神台上的黑衣男子，虔誠頂禮膜拜，並高喊：「蒼生爲禍，摩神不容，天皇至尊，殺戮天下。」

隨後，見那祭神台上的黑衣男子便是眾人所稱之天皇，手持一柄尖刃，步下祭神台，在居中的四名青年男子上身，分別刺烙出五個紅色血點後，說道：「本皇奉摩神令，正式冊封你四人爲摩神護法。」

那四名青年男子應聲高聲宣喊：「屬下誓死效忠天皇，光耀摩神。」

那黑衣天皇聞言欣喜而笑，正要往後繼續爲那八名男童刺烙紅色血點之時，突然一名黑衣教徒驚慌倉促奔來，說道：「啓稟天皇，有人……有人闖……闖入，攔他……攔他不住。」

那黑衣天皇聞言，對那教徒怒道：「何人膽敢擅闖我摩神教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只見祭神台前方，遠遠走來一條玉樹臨風的身影，便逕對黑衣天皇回道：「洛玉波……」

一聽來者便是玉面如來洛玉波，黑衣天皇後方四名天尊立即縱身上前，其中一名便是血沾刁。

當洛玉波來到黑衣天皇面前，那黑衣天皇便說道：「你便是玉面如來洛玉波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正是！」

這時血沽刁上前喝道：「大膽洛玉波，敢在我摩神天皇面前放肆！」

那黑衣天皇將血沽刁阻退一旁，並對血沽刁說道：「無妨，也該跟他算算舊仇了！」

隨後，那黑衣天皇對洛玉波問道：「不知閣下今日侵擾我摩神教何事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你摩神教擄人小孩，拆散人倫，特來請你解散摩神教！」

那黑衣天皇聞言，沉默半晌無語，隨後發狂笑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嘿……嘿，洛玉波，你眞當我摩神天皇沙通河是你兒子呀！你一聲令下，便要我解散摩神教……，嘿嘿……既要解散，我沙通河又何須創教！今日你進得了我摩神教，便讓你連魂魄也離不開，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來人呀，讓他粉身碎骨，血祭摩神……。」

話畢，所有教眾團團圍住洛玉波。

洛玉波見狀，冷然回道：「不知悔悟，爲天下芸芸父母心，便休怪洛玉波手下再無留情！」

不等洛玉波說完，沙通河一句「殺了這廝」，數十名教眾一擁而上，合攻洛玉波，只見洛玉波運掌連波，瞬間便已擊斃數十名教眾。

沙通河見狀，連忙說道：「四方天尊上！」

隨後，血沽刁夥同另外三名天尊，上前圍住洛玉波，血沽刁並說道：「洛玉波，今日讓你見識我摩神天皇座前四方天尊的威能，也好讓你瞑目！」

洛玉波則對血沽刁說道：「那日放你走，你卻仍不知悔改，今日你再無機會！」

血沽刁狂聲笑道：「誇口！我四方天尊在此，你玉面如來連投胎轉世的機會也沒有！」

那四方天尊便是沙通河座前的東龍天尊封禪天、西虎天尊童冥、北武天尊湯華、南雀天尊血沽刁。

這時封禪天也說道：「你玉面如來滅得了血掌幫，今日卻要魂斷於此了！納命來！」話畢封禪天凌厲一掌拍往洛玉波。

童冥、湯華及血沽刁也同時運掌合攻，各個均是身手不凡的高手。

洛玉波以一敵四，毫無懼色，迴雲掌舞動之間，正是一場驚心動魄的生死決戰。雙方交手數個回合，正當洛玉波專注拆擋封禪天與童冥的聯手之招時，血沽刁在洛玉波後方攻其不備，運勁「碎心掌」傾力而出，由背後強襲洛玉波，情勢萬分危急。豈料，洛玉波聞風聽波敏覺，當血沽刁勁力宏大的碎心掌來到洛玉波後心三寸之處，竟見洛玉波從容回身，左手反手一掌拿住血沽刁右臂，右手一個雲波掌風震退封禪天及童冥兩人。血沽刁被洛玉波突如其來的回身反手拿住右臂，當下赫然一驚，卻見洛玉波俐落的身手右掌已然運勁，說了一句「你覺悟吧！」，隨後一掌劈落血沽刁天靈之上……，只見血沽刁驚懼的眼神中，是不可置信的錯愕，但卻已魂斷氣絕。

封禪天驚見血沽刁死狀，怒道：「可惡的洛玉波，你眞是該死！」

封禪天及童冥兩人各取一柄長劍，再運眞元，急刺洛玉波，洛玉波不敢大意一一拆招。

這時，沙通河來到北武天尊湯華耳邊吩咐一番後，湯華遵令而行，再度上前合攻洛玉波。只見封禪天及童冥兩人越戰越猛，傾盡畢生功力決心置洛玉波於死地，但畢竟洛玉波技高一籌，兩人漸趨不敵之際，突然，沙通河暗器飛出，一柄飛刀疾馳洛玉波而來，洛玉波身手敏捷連忙出手接下那柄飛刀；豈料，同一時間，湯華手中一包白粉飛散而出，隨風灑落洛玉波顏面之上，洛玉波見狀，連忙拍去臉上白粉……。

封禪天及童冥兩人見狀，運劍連環，更是毫不間斷的急攻洛玉波，只見洛玉波空手拆招，再提眞元，一式「風捲殘雲」威勁宏大，瞬間震飛兩人手中長劍，不料，這一眞氣上提的刹那，洛玉波只覺胸口一陣悶疼，卻開始頭暈目眩……，洛玉波猛然驚覺自己中毒，印堂轉爲青綠。

一見洛玉波面色轉爲青綠，沙通河便上前哈哈笑道：「嘿……嘿，洛玉波，你縱有萬夫莫敵之勇，今日也要含恨啦！你面色青綠，已經中了我摩神教獨門毒藥七夜迷，加上你方才又動用眞氣，血行之速更快，看來不用我等殺你，你也沒命了！哈……」

洛玉波聞言，連忙點住自己身上七處穴位，以減緩毒行之速，湯華見狀爲免生變，決定立殺洛玉波，於是反手一掌，勁力十分拍往洛玉波胸前而去。洛玉波因頭暈目眩，胸口悶疼，但見湯華擊掌逼命而來，連忙出掌拆招，與湯華拆上三招之時，洛玉波一式「綿柔迴掌」柔中帶剛，一掌劈中湯華右胸，湯華當下飛出丈外，五臟俱創，眾人見狀一驚，但洛玉波卻也嘔出一灘黑色血水，暈眩的癱坐於地，足見毒已攻心。

沙通河見洛玉波身中劇毒還能重創湯華，當下說道：「好個洛玉波，果眞有萬夫莫敵之勇，但你毒已攻心，命不久矣，你認命吧！」

見洛玉波嘔出黑色血水，沙通河更能篤定洛玉波確已劇毒攻心，因此再無憂慮，便自己取過一柄長劍，對玉洛波說道：「玉面如來，今日是你自投羅網，我摩神天皇沙通河，便送你去西方見那如來佛祖！」話畢，沙通河爲防有變，不再拖延，一劍便要刺往洛玉波腦門。

洛玉波武功再高，此刻身中劇毒，頭暈目眩再難起身，眼前一片天旋地轉的情景，難以辨別敵人之

位，面對沙通河急刺而來的一劍，卻再也分辨不出方位，只見沙通河利劍急馳而來，洛玉波命在旦夕，千鈞一髮之際……。

波……的一聲，一條血柱在洛玉波面前噴出，往沙通河的腦門後方傾洩而去……，隨後，只見沙通河雙目驚恐之狀，蹦然一聲倒臥血泊之中，一命嗚呼。

這突來的變化震驚了現場所有摩神教徒，封禪天、童冥及湯華三人更是不可置信他們信仰的摩神天皇，竟然就此喪命……。

這時，只見一名女子急奔而來，來到洛玉波面前驚慌喚道：「洛哥……，洛哥……」來者正是江瑩。

原來洛玉波與江瑩自查明摩神教總壇位置後，洛玉波便請江瑩暫留客棧，等候他前往摩神教歸來，但江瑩自洛玉波前去後不久，心中忐忑難安，深恐洛玉波若有不測，自己又將承受摯愛之人死別的打擊，因此決定不再等待，親身前去一探究竟，於是便攜著彎弓箭矢，前往摩神教總壇。

江瑩到了摩神教總壇後，因教徒均已被洛玉波撂倒而死傷，無人攔阻，便一路尋來這祭神台，卻見洛玉波正與四方天尊廝殺，於是藏匿一旁觀看。方才一見洛玉波嘔出鮮血，江瑩忍住叫喚不敢出聲，驚見沙通河一劍正要刺入洛玉波腦門之際，卻見洛玉波毫無招架之舉，江瑩情急之下，連忙引弓疾射，箭矢飛馳而出，又因江瑩在洛玉波的悉心指導下，箭術已達百步穿楊之境，冷不防地一箭，便射穿沙通河腦門，化去洛玉波的死劫。

封禪天驚見沙通河死狀，又見江瑩來救洛玉波，當下心生惱怒，咬牙厲聲道：「妳……妳竟殺了我摩神天皇……，你們通通……通通該死……」

一語方畢，封禪天猛然一劍，怒眉刺往江瑩而來，江瑩僅會箭術，如何抵擋封禪天這勁猛的劍鋒，當下以身護住洛玉波，驚惶無助。

正當無情劍鋒來到之時，卻見昏眩的洛玉波大喝一聲：「瑩兒小心！」面色已轉青黑的洛玉波急忙使勁，一把將江瑩緊抱貼身，並在地上翻滾一圈避過那劍鋒，隨後洛玉波在昏眩中勉力站起，並將江瑩護於後方，做最後的困獸之鬥。

封禪天一劍失手，腦羞更怒，第二劍勁力更猛，由中路刺往洛玉波胸口，誓取洛玉波性命，一旁童冥及湯華見狀，劍掌齊出，分由左右兩路擊殺洛玉波。只見昏眩的洛玉波因站身不穩，仍是天旋地轉，見封禪天一劍刺來之時，只好空手接劍，正當洛玉波徒手使勁要去握住封禪天劍柄的剎那間，童冥劍鋒也已來到洛玉波左路腦門，湯華更是一掌來到洛玉波右路腦門，洛玉波縱是天神化身，也絕計難逃生天。便在這九死無生的千鈞一髮……，只見洛玉波空手並未接住封禪天之劍鋒，洛玉波迷離的意識只覺自己身形被一股外力移動，心正疑惑之際，一道光虹之後，卻見封禪天長劍落地，頸咽鮮血狂瀉而出，倒臥血泊，驚恐的雙目卻再也不知發生何事。

這時因洛玉波的身影瞬間挪動，童冥之劍及湯華之掌也同時失手，未能擊中洛玉波，兩人驚駭之餘，只見眼前一條雪白的身影，風姿綽約，迎風而立。

童冥這時才驚見封禪天已慘死那人劍下，喝道：「妳是何人？」

那人回道：「本姑娘……，段天紅。」

童冥見封禪天慘死段天紅劍下，心下更怒，向湯華使個眼色後，隨後運勁十分，劍鋒凜凜，連續數十

招綿密劍法毫無間隙快攻段天紅，便此同時，湯華趁機手中七夜迷白粉正要灑向段天紅。只見段天紅嘴角冷然一笑，雪白身影錯動之間，雪影劍虹再出，立時削斷湯華手掌，湯華未及哀號之時，段天紅手中劍虹已在湯華頸上一抹，無聲無息之間，只見湯華頸脈全斷，氣絕斃命。

在這電光石火的剎那之間，童冥劍招失手，回劍再要刺攻段天紅之時，驚見一抹劍光赫然來到面門之前，童冥駭然之際，卻見段天紅手中雪影劍毫不留情，一劍刺入童冥腦門，只剩童冥驚恐的雙目注視著段天紅。

隨後段天紅冷冷說道：「他的命是我的……誰也別想動他一根寒毛！」

話畢，段天紅抽出長劍，童冥便此倒臥血泊，一命嗚呼。

一旁剩餘的摩神教徒見此情景，駭然心驚，渾身發顫，其教天皇已死，四方天尊全數喪命，眾人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只聽得段天紅說道：「識相的就離開，不想活的便上來……。」

眾人聞言，便知段天紅網開一面，於是四下驚慌逃竄，只剩那八名赤裸上身的小童，嚎啕大哭。

段天紅見狀說道：「別哭了，自去找你們爹娘吧！」

於是，八名小童便啼哭著相偕離去。

祭神台前，除了死去之人外，只剩洛玉波、江瑩及段天紅三人，洛玉波化去死劫後，雖是面容青黑、頭暈目眩，仍是勉力說道：「多謝段姑娘相救！」

段天紅怒道：「洛玉波，你曾答應我段天紅，台灣島玉山峰上便可尋你復仇，今日你險些命喪於此，

對我如何交代？」

洛玉波一時啞口無言，隨後愧疚說道：「洛某疏忽了他們用毒！唉……，現在毒已攻心，只怕洛玉波……要對妳食言了！」

江瑩聞言，憂心哽咽泣道：「洛哥……」全身不住驚慌顫抖，卻又一時慌亂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只見段天紅由腰間取出一瓶藥罐，冷然說道：「你要死，還得問問我段天紅准不准！」隨後將那藥罐豪氣地丟給洛玉波。

洛玉波雖是昏眩，仍是俐落的伸手接住了那藥罐，問道：「這是？」

段天紅道：「毒藥，毒死你這食言之人，喝了它吧！」

江瑩聞言，惶恐回道：「段姑娘，妳……」

不等江瑩說完，段天紅便說道：「再不快喝，他真要沒命了！」

洛玉波這時胸口疼痛已然加劇，一聽段天紅之語便知其一番心意，於是立時喝下那瓶藥罐，隨後正要自行盤坐運氣以加速那解藥療效，雙掌凝氣之時，卻有一股清流由後背源源而來，加速了洛玉波的筋脈氣流運行，正是段天紅一掌貼住洛玉波背心，助其療傷。

一個時辰之後，段天紅一個內勁送出，只見洛玉波再次嘔出一口黑色血水，段天紅便起身而立。

隨後洛玉波導氣平順後，面色已轉紅潤，毒氣盡褪，便起身對段天紅說道：「多謝段姑娘……」

洛玉波話尚未說完，段天紅便說道：「別廢話了！我再說一次，你的命是我段天紅的，好好珍惜你的性命，哼！」

這時一旁的江瑩感激的說道：「江瑩謝過段姑娘相救之恩。」

段天紅則回道：「都說別廢話了！妳也真是的，不管好妳的情人，難不成尚未成親便要成爲寡婦？我段天紅雖要取他性命，還是會讓你們過幾年快活日子，好好珍惜去吧！」

隨後段天紅又對洛玉波說道：「洛玉波你記著，我段天紅還沒喝到那高山烏龍之前，你給我好好珍惜性命，別讓本姑娘還要到閻王面前調你魂魄出來復仇！」

洛玉波聞言，笑道：「今日別後，洛某便回玉山峰，沏茶等候大駕光臨。」

段天紅一聽此言，連忙轉過身去，冷然的面容泛起會心的微笑，卻不讓洛玉波及江瑩瞧見，段天紅並回道：「記住你的話！」隨後，一條雪白的身影便此飛身而去，消失在祭神台前。

江瑩則仍是高喊：「多謝段姑娘！」

原來段天紅方才早在祭神台前觀看洛玉波與摩神教眾人決戰，見沙通河提劍正要刺入洛玉波腦門之前，等那劍鋒到洛玉波腦門三寸之處，若洛玉波無法還手，便將出手相救，豈料沙通河才來到洛玉波面前兩步之距，江瑩便已箭矢射出，射穿沙通河腦門，連段天紅也是一驚。隨後見他兩人命在旦夕之際，便出手相救。又段天紅曾於一處村落，由摩神護法葛元手中相救一對年輕夫婦的愛子，並由那群教徒身上取得數瓶七夜迷解藥，因此聽聞沙通天高聲咆哮洛玉波身上之白粉便是七夜迷毒藥，當下由腰間取出一瓶解藥，爲洛玉波解毒逼散毒氣，因而化去洛玉波的死劫，否則以洛玉波毒氣攻心之狀，一日內若不解毒，必定殞命。

段天紅離去後，洛玉波便對江瑩說道：「瑩兒妳怎會來此？」

江瑩回道：「我擔心洛哥若有不測，我再難承受，所以便趕來一探究竟，沒想到洛哥竟然險些……」

江瑩想起方才的生死一瞬，仍是心頭一凜，不敢回想。

洛玉波將她擁入懷中，安慰說道：「沒事了！讓瑩兒擔心了！」

江瑩說道：「洛哥以後再不可如此以身犯險，讓瑩兒爲你擔憂。」

俠骨柔情的洛玉波，早已喚江瑩爲「瑩兒」，爲不再讓江瑩擔憂，應允回道：「好，我答應妳！如今摩神教已散，也了我一樁心事，咱先前往煙波山莊與妳爹爹商議大婚之事，之後便回台灣島去吧！」

此時江瑩依偎洛玉波胸膛，嬌嗔模樣說道：「嗯！」

於是兩人便相偕離開摩神教，前往煙波山莊而去。

從此以後，江湖上再也沒有摩神教的蹤影，惶恐的天下父母心，再也不必擔憂愛子的突然失蹤。然而，雖無摩神教之禍，但異族統治下的漢人，被蒙古人視爲第四類人種「南人」看待，芸芸眾生仍是暗暗祈求九五眞龍再現，以重建漢人統治的情義江山。但眞龍何時再出，再度一統江山，卻也只能寄望蒼天的機緣了！

卻又來說袁莫雲自辭別李玄揚後，一路傷感落寞，不知哭過幾回，心中不捨與李玄揚的生死情緣，卻又心繫生死不明的夫婿，矛盾複雜的情思，再也無人傾訴。唯一可以安慰之事，是有了手中通關金令，總算可以前往西域一探夫婿生死之謎，但腦中迴盪不去的卻是李玄揚的身影……。

經過數日，袁莫雲來到長安城內，便歇宿於那日自己無端身受摩神教七夜迷之毒而暫居的客棧，那兒有李玄揚殷勤照料她的身影，在此地，李玄揚也曾約定，如若各自尋不著彼此眷侶，便此相伴終生，但如今，只剩凋零飄泊的自己……。

離開長安城後，袁莫雲心情也較爲平復，心想情緣已盡，也只能往前看，不再回頭，於是決定出關之前，再回到最初與李玄揚相識的定情之地，揮別這段連她也難以置信的生死情緣。

嗚沙山黃土起伏，阡陌相連，一陣春風吹拂，嗚音不絕於耳，古道之上，一條纖細的女子身影，獨行在如波起伏的黃沙之中。袁莫雲先到月牙泉飲水歇息，那兒是當時她與李玄揚逃脫囚牢後，抓魚果腹之地；那兒，也是她說起夫婿遭遇，哭得肝腸寸斷，而初次依偎李玄揚懷中之地。如今……，景色依舊，卻只剩寂寥落寞的倩影。

袁莫雲獨忘月牙泉良久，沉思無語，心想明日出關後，不知何時能再回中原，而此行即將面對那未知的人地事物，後果如何難料，心中難免無助惶然。

這時天色已近黃昏，袁莫雲起身躍馬而上後，便往兩里外的石窟洞穴而去，並預定今夜在那兒過夜歇息，那兒她曾與李玄揚兩人共度兩個多月的悠然時光，也是兩人結下這段生死情緣的定情之地。

片刻之後，袁莫雲縱馬來到石窟洞口側方，並下馬將馬兒拴好後，細細看著周遭不變的景物，眼裡卻歷歷浮現她與李玄揚的笑聲與身影，袁莫雲心中會然一笑，終究一切已成過往雲煙。

然而，當袁莫雲輕盈的腳步，一步一步走到石窟洞前之時，眼前赫然映入一條熟悉的身影，雙目投射交會的剎那，袁莫雲呆然了，她疑惑著這是幻影，還是再一次的不可思議……。

只聽得那道身影輕聲說道：「妳……終於來了！」

迴盪耳際的聲音，證實了眼前的事實，不是幻覺，一時袁莫雲無聲無語，傾國傾城的絕色容顏登時楞然，心卻已糾結哽咽……，泛紅的眼眶中，淚水潸然而下，翻湧激盪的波心怦然而動，隨後情思已然崩潰的袁莫雲，激動而輕喊著：「玄揚……真的……，真的是你！」

一句「玄揚……」，數日來的孤寂無助，瞬時化成奪眶的淚水，潰堤傾瀉而出，此時袁莫雲決意任心而為，再不管它世道禮俗，一擁而前緊抱李玄揚，嗚咽而無語的不斷哽咽啜泣……，李玄揚同樣將她擁在懷裡安慰著她顫抖的身軀，如同那夜落雁峰山下的古廟之內她被惡夢驚醒那般。

一旁的孫羽珊親見此情此景，不由一陣鼻酸，跟著淚水滑落，心中沒有世俗常人該有的醋勁，而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，畢竟自己也曾這般孤寂無助地等候情郎，如今更是不忍見那曾經共度患難，且早已情同姐妹的袁莫雲如此無助驚惶。

情緒宣洩後的袁莫雲，離開李玄揚懷中，拭去淋漓的淚水，不禁淚中帶笑的說道：「你……，你怎麼來了，害我……害我哭成這樣……，又讓你見笑了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早知妳會怕成這樣，數日前就不讓妳一個人離開了，還將我說服得頭頭是道，差點害我成了薄情無義之人！」

袁莫雲心情已漸平復，說道：「都說我獨自一人便了，你又來做甚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來陪妳前去西域，尋妳夫君。」

袁莫雲眉頭一鎖，疑道：「你要陪我前去……，這怎行，那羽珊呢？」

這時，石窟洞內傳來一陣嫣然的俏皮聲，說道：「我當然也要緊跟玄揚哥囉！」

話畢，孫羽珊由洞內走了出來，當真嚇傻了袁莫雲。

袁莫雲驚訝地回道：「妳……妳也來了，那我方才……」

孫羽珊俏皮調侃說道：「莫雲姊方才緊緊抱住玄揚哥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！」

袁莫雲聞言，一陣尷尬難言，滿懷愧疚。

只見孫羽珊走到袁莫雲身邊，說道：「莫雲姐離去也不告知羽珊，可知珊兒萬分擔心……」

袁莫雲聽她如此胸襟肚量，不禁又是感動得潸然淚下，於是兩女緊緊相擁而泣，袁莫雲並啜泣說道：「我擔心……擔心影響妳與玄揚……」

孫羽珊也是激動淚流，說道：「莫雲姊，放心！我與玄揚哥會陪妳，直到妳有依靠，李伯母也說了，尋不著妳夫君，回去當她女兒，她還沒好好答謝妳呢！」

一席話聽在袁莫雲心裡，感動涕零，並在孫羽珊的一番安慰後，袁莫雲終於心情平復，心中暗暗感謝蒼天的憐惜。

於是，李玄揚及袁莫雲兩人，便將初識於此的種種細節，搭配那一景一物的回憶，細說讓孫羽珊知曉，隨後三人便在石窟洞內商議著明日啟程前往西域之事。

這時，袁莫雲想起芸香仙子所提之箴言，便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對了，玄揚，伊兒汗國歸來之後，對於號召天下英雄，驅逐蒙古異族，再創漢人江山一事，你有何打算？」

李玄揚聞言哈哈大笑：「號召天下英雄？再創漢人江山？袁姑娘，這事你完全無須寄望於我，我沒那頭腦！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但是……，落雁峰主歷經千年，透過芸香仙子將諸葛丞相之『乾坤奇略』交託於你，金母並示意江山奇才及草莽眞龍，必有其意，你若無意於那江山，也該運用那奇略驅逐蒙古異族呀！否則豈不埋沒諸葛丞相嘔心瀝血的奇略。」

李玄揚無奈回道：「不是我不盡力，那書我是眞看不懂呀……」

這時一旁的孫羽珊說道：「有關這『乾坤奇略』之事，數日前我已全數閱畢，內容實在艱澀難懂，絕非常人可學，而昨夜我閱畢之時，竟見末頁有諸葛丞相遺書，清楚道出丞相之意。」

隨後，孫羽珊將那「乾坤奇略」翻開，上面果眞寫著：

「亮觀天斗，千年爾後再入混沌之世，然將星晦隱於東方，俟天機而撥混沌以照大千。緣者承落雁峰主二度因緣，必為情義之人，與亮有隔世機緣，於東方之地佈亮八陣圖，待遇過陣之人，傳亮奇略，以渡奇才。」

李玄揚讀完那字後，大笑說道：「看吧！就說不是我，我有幾兩重，自個兒清楚得很，哪是什江山奇才，草莽眞龍的！果然不錯，另有其人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依此觀之，芸香仙子所說之江山奇才及草莽眞龍，眞是另有其人，但諸葛丞相遺書清楚載明，按此書佈八陣圖，以等待過陣之人傳他奇略，這事咱可不能馬虎了！」

李玄揚聞言深思半晌後，說道：「是！仙子一再叮嚀這是瑤池金母聖意，我可不能馬虎。甚且，咱

手中這日月星三珠所藏置的寶藏以及天虹神劍，乃忠肝義膽的文大叔、陸丞相及張世傑將軍等人，爲情爲義捨命護藏，以雪復江山；但如今趙氏卻因我的罪過從此無後，再難重建大宋江山，我也該當負此全責，不應逃避，以免愧對文大叔臨終之託付。我想，既有諸葛丞相的千年遺計，又有金母聖意夢託我渡江山奇才，此去由西域歸來後，咱便依諸葛丞相遺計佈陣，等候那破陣而來的江山奇才，此人如能破陣，必是智巧之人，便可託付此人雪復江山，驅逐那蒙古韃子以重建漢人江山，如此也可告慰文大叔三傑的在天之靈。到時咱便將這乾坤奇略、黃金至寶及天虹神劍等物，全部交託予他，就此完了這樁心事。」

孫羽珊及袁莫雲聞言後，也都點頭贊同。於是三人商議而定，並繼續促膝深夜長談，這時夜空明月灑落萬籟俱寂的鳴沙山，在此共譜一段人間佳話。

翌日醒來，三人整理行囊完妥後，便揮別這段生死情緣的結識地，踏上萬里黃沙，向著充滿挑戰而未知的異鄉而去。行經玉門關之時，把關將士一見李玄揚手中金令，焉敢盤查，二話不說當即讓三人通關而去。

三人出玉門關後，一路黃沙滾滾，路途崎嶇，由於手持蒙戰金令，因此一路通關無阻，行約數月，終於來到伊兒汗國。但由於言語不通，因而無從打探袁莫雲夫婿石玉清的任何消息。

一日，在一處荒野路上遠遠瞧見一名通商旅人，近瞧之下，來者竟是當年協助搭載袁莫雲的絲綢商人馬里，袁莫雲一見馬里，欣喜不已，連忙道謝當時馬里的協助搭載；馬里則愧疚當年實在無能襄助袁莫雲出關，以致讓她被邊關士兵押解而去，而馬里自然也不知袁莫雲被押解而去後所發生之事了。

由於馬里能通漢語及波斯語，因此袁莫雲便向他說明此行來意，並請求馬里相助代爲翻譯語言，以探詢其夫婿下落，馬里便熱情應允。

於是，在馬里的引路之下，一行人持了蒙戰金令，來到伊兒汗國的都城，便憑蒙戰金令及馬里的翻譯之下，終於由一名帶兵將領口中確實得知袁莫雲多年來期盼的消息。

經馬里的語譯，那名將領說道：「我記得相當清楚，數年前，我尚是校尉之時，忽必烈大汗由東土派調數名鑄劍師，並隨我軍前往征討『馬木留克王朝』，到了前線，其中一名鑄劍師卻堅持不爲我軍打鍊箭矢軍刀，將軍一怒之下，便將那人刑打一番，那時我便清楚瞧見他右臂上兩道烙痕，與袁姑娘形容的特徵一模一樣。數日後，我軍與馬木留克王朝雙方大戰，我軍潰敗，死傷無數，班師後卻再也不見那人身影，混戰之中，想必已經死於戰場了……。」

袁莫雲聞言，想起其夫婿的悲慘境遇，悲然哀痛，立時昏厥，李玄揚連忙上前將她攙扶著。

多年的等待，卻是盼得這樣的結果，袁莫雲清醒之後，仍是失魂喪痛而虛軟的躺臥李玄揚懷中，問天無語，隨後喃喃說道：「玉郎，你曾說終生不爲蒙古人製劍鍊刀，沒想……竟因此而殉命，你既求仁得仁，雲兒今後也只能盼你……盼你夢裡再來探我了！玉郎……。」

是生是死，袁莫雲終是尋得了答案，但心頭的沉重打擊，卻一時難以承受。雖是與夫婿新婚不久便遭逢危難，兩人相處時日不長，然心頭此刻湧起石玉清的殷殷身影，卻令袁莫雲再次面容糾結，無聲啜泣，傾國傾城的淒美容顏，更令人不捨……，一旁的李玄揚雖是不捨心疼，不知如何安慰，但堅毅的臂彎下，卻已是袁莫雲此時心底的寄情依託。

袁莫雲雙目仍是不住哽咽淚流，而心疼她的孫羽珊此時則安慰說道：「莫雲姊姊，節哀吧！咱總是盼到消息了，今後讓珊兒照顧妳，別難過了……。」

最後，袁莫雲起身緊緊擁著孫羽珊，抱頭痛泣，多年憂惶的情思一次宣洩而出，兩人共同歷經一番生死患難後，眼前的孫羽珊，已是她最後精神寄託的支柱。而此刻，孫羽珊感同身受的撫慰著袁莫雲，任由袁莫雲淚泣傾訴，直到良久……。

數日後，袁莫雲心情已漸平復，三人便辭別了馬里，再度啓程前往中原。此時三人心境已與來時不同，在歷經生離死別的一番際遇後，卻更懂珍惜當下的因緣，於是遠望萬里黃沙，一路欣賞大地的遼闊壯偉，攜手遊賞同回中原。

一路上，袁莫雲卻不時恍神而思，不知今後自己孤單一人，茫茫未來將何去何從，心中雖是惶然無助，卻也隱忍於心。

但善解人意的孫羽珊早能體會，便說道：「回中原後，莫雲姐可要好好教羽珊如何佈設那八陣圖迷陣喔！」

袁莫雲聞言詫異回道：「我不懂那兵書陣法，哪能佈陣呀！羽珊說笑了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若無莫雲姊相助，珊兒與玄揚哥定然無法佈陣，便無法完成歷代峰主交託之諸葛丞相遺計。」

袁莫雲聞言，說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畢竟只有莫雲姊姊親身涉足諸葛丞相所佈的八陣圖景象，因此需莫雲姊姊幫我，咱三人才能激盪出智慧，否則以諸葛丞相那艱深的八陣圖，誰人能佈？」

隨後，孫羽珊牽握袁莫雲的雙手，深情說道：「今後，……珊兒陪妳……」

袁莫雲聞言，一時眼眶泛紅，對於孫羽珊的真情相挺，感動無語。於是袁莫雲點點頭，讓孫羽珊笑顏欣悅。

自此之後，中原武林再也無人見過李玄揚身影，而那天虹神劍及黃金寶藏，也便此石沉大海，自然也就無人你爭我奪的尋找神劍及那富可敵國的黃金寶藏。

又自那驚天動地的匡山海戰之後，漢人從此由蒙古統治，「宋末三傑」文天祥、陸秀夫及張世傑辛苦籌劃打造乾坤門，以雪復大宋神州的期盼，最終還是難以如願。但三傑的迢迢英魂泉下有知，也當感佩，爲忠於他三人護主衛國的情義忠心以託江山至寶，尚有一人仍苦苦等候那江山奇才，不曾放棄，即使花謝花開、春去春回數十載……。

時過二十多年後……

這時，蒙古入主中原已有四十餘年，自元世祖忽必烈傳位已歷兩任，此刻已是元武宗海山大汗所統治的大元帝國。

浙江東南雁蕩山附近一處百花碧草的幽靜峰谷，只見一名中年隱者正觀賞著那盛開的桃花，突然一名

小童如探路般的近身前來，那名中年隱者正是年約五十的李玄揚，一見那小童當下心上一驚，連忙對那小童問道：「你……你怎麼進得了此陣？」

那小童說道：「大叔，這陣是你所佈的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是呀！這可是八陣圖迷陣，你……你怎麼進得來？」

那小童說道：「大叔，你這陣真是奇妙，我可是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觀察記錄，才進得了此處。我當時只是好奇，怎會走到此處後便一直回到原點，於是便仔細推敲，當真困擾我許久呀！」

這時，李玄揚打量著這小童，尋思：「自按諸葛丞相遺計佈陣至今，已有二十餘年，從來不曾有人過陣到此，如今過陣之人竟是這名年約九歲的小童，這……這可如何是好，我真能傳他『乾坤奇略』一書嗎？更如何期望他能驅逐蒙古韃子呢？唉！」李玄揚心中納悶而猶豫著，心想諸葛亮的千年遺計恐是錯算了。

由於那小童好奇直問李玄揚那八陣圖迷陣如何佈設，但李玄揚因不知其中奧妙，說不出所以，卻暗自驚嘆那小童的好學之心。於是兩人便如此閒聊一番，李玄揚仍是心中納悶存疑，真不知是否該將那乾坤奇略及黃金寶藏，交託這名小童。

然而，李玄揚心想，隨著自己的年紀增長，二十多年來不曾有人破陣到此，如不按諸葛亮遺計將乾坤奇略傳贈此童，豈不枉這二十多年來的等待，不僅有負芸香仙子付託，倘若真是錯過江山奇才，未能驅逐蒙古重建漢人江山，豈不仍是辜負文天祥的臨終付託。

李玄揚尋思之間，這名小童忽然說道：「大叔，我得趕緊回家了，爹爹見我久未回家，恐會擔心。不

過今日我總算過此迷宮，眞是高興，大叔我走了！」

李玄揚見他突然要離去，連忙說道：「小弟弟且慢，你暫等我一下！」於是李玄揚心下拿定主意，便迅速到屋內取出一個木匣。

李玄揚將那木匣打開後，取出「乾坤奇略」一書，對那小童說道：「小弟弟，此陣乃我妻按此書所佈，而你方才所問八陣圖之事，我實不懂，難以爲你解謎，但今日我將這書『乾坤奇略』送給你，書中應能爲你解答，若你現在不懂，長大再看便知。」

那小童取過「乾坤奇略」一書，簡單翻閱後，見書內許多陣式圖案，正是他所喜愛，當下歡喜不已，感激說道：「感謝大叔，感謝大叔，我回去一定好好仔細研讀。」

李玄揚見他如此喜愛，又說道：「另外，大叔有件重要之事要託付你，你需謹記在心。此盒內有三顆明珠，內附一張字條，待你長大以後，去尋找字條所載地點，善用裡面的寶物及一柄神劍，聯合漢人將蒙古人打回漠北去，懂嗎？」

那小童聞言，也是納悶莫名，實在不知什麼寶物及神劍，更遑論小小年紀的他怎會想到將蒙古人打回漠北之事，但因對那「乾坤奇略」一書好奇興趣，爲感激李玄揚贈書，於是便取過木匣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好的，大叔，我長大後一定去尋找你說的寶物，但現在我實在急欲回家，爹爹恐會擔心。」

李玄揚笑道：「好吧！趕快回去，別讓你爹擔心了，但務必謹記我交代的話喔！」

那小童聞言急忙轉身而去，笑說：「大叔，我會記得，再見了！」

於是那小童拔足便奔，深恐因外出未歸而讓其父擔心。

這時小童離去漸遠，李玄揚才想到未知其名，便對小童高喊道：「小弟弟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只聽得遠處那小童也高聲回道：「大叔……，我叫劉伯溫……。」

於是，心中仍是納悶疑惑的李玄揚，望著遠去的小童背影，想著芸香仙子的話：「持天命之緣，渡江山奇才；扶草莽眞龍，造黎民萬福。」李玄揚尋思暗想：「他眞是能開創江山的九五眞龍嗎？會不會眞是瑤池金母的託夢有誤呢？唉！既是諸葛丞相遺計，我想眞是江山奇才吧！我又不如金母知曉天機，也無諸葛丞相神算之能，疑慮作甚。只是要看這小童是否成爲眞龍帝王，我看今生是看不到了。」

然而，李玄揚豈知，那眞龍自然不是劉伯溫，但李玄揚將那「乾坤奇略」一書交給劉伯溫後的四十五年，中原天下，終於出現千年不出的一代江山奇才，正是繼三分天下諸葛亮後，再次名垂青史的偉大軍師：一統江山劉伯溫。最後劉伯溫扶持九五眞龍朱元璋，驅逐蒙古退回大漠草原，也不枉李玄揚對文天祥臨終之時的情義付託，終是重建漢人治統的太平江山。只是，畢竟百年不出一英主，千年難得一奇才，往後的江山，何時得有再造黎民萬福的英主奇才，卻是人們千呼萬喚也難以如願的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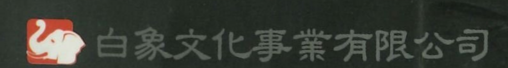
（全書終）





天虹奇略（上卷）
乾坤祕劍

宋朝末年，蒙古人大舉入侵，宋末三傑：文天祥、陸秀夫與張世傑挺身而出，矢志復興趙氏王朝。
三傑遺留的乾坤之祕讓江湖中人明探暗奪，天虹劍出，更是掀起一片血雨腥風。
危急之際，少年奇俠李玄揚橫空出世，是否能斬斷命運的枷鎖，讓漢族再次定鼎中原？



說，故事（26）

天虹奇略（下卷）
落雁遺策
定價・300元

天虹奇略（下卷）：落雁遺策／孟青著．一初版．一臺中市：白象文化，民102.01
面：　公分.——（說，故事；26）
ISBN 978-986-5890-21-6（平裝）
857.9　101024673

作　　者：孟青
校　　對：廖凰廷、段玉屏、雯子
專案主編：黃麗穎
編輯部：徐錦淳、黃麗穎、劉承薇、林榮威、吳適意
設計部：張禮南、何佳諠、賴澧淳
經銷部：林琬婷、莊博亞
業務部：張輝潭、焦正偉
發行人：張輝潭
出版發行：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402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392號
出版、購書專線：（04）2265-2939
傳真：（04）2265-1171
印　　刷：基盛印刷工場
版　　次：2013年（民102）一月初版一刷

設計編印

白象文化｜印書小舖

網　　址：www.ElephantWhite.com.tw
電　　郵：press.store@msa.hinet.net